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04n0202

賢愚經

元魏 慧覺等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1 梵天請法六事品
  - 2 摩訶薩埵以身施虎品
  - 3 二梵志受齋品
  - 4 波羅奈人身貧供養品
  - 5 海神難問船人品
  - 6 恒伽達品
  - 7 須闍提品
  - 8 波斯匿王女金剛品
  - 9 金財因緣品
  - 10 華天因緣品
  - 11 寶天因緣品
  - 12 羼提波梨品
  - 13 慈力王血施品
  - 14 降六師品
  - 15 鋸陀身施品
  - 16 微妙比丘尼品
  - 17 阿輸迦施土品
  - 18 七瓶金施品
  - 19 差摩現報品
  - 20 貧女難陀品
  - 21 摩訶斯那優婆夷品
  - 22 出家功德尸利苾提品
  - 23 沙彌守戒自殺品
  - 24 長者無耳目舌品
  - 25 貧人夫婦疊施得現報品
  - 26 迦旃延教老母賣貧品
  - 27 金天品
  - 28 重姓品
  - 29 散檀寧品
  - 30 月光王頭施品
  - 31 大劫賓寧品
  - 32 梨耆彌七子品

- 33 設頭羅健寧品
- 34 蓋事因緣品
- 35 大施抒海品
- 36 淨居天請佛洗品
- 37 善事太子入海品
- 38 阿難總持品
- 39 優婆斯兄所殺品
- 40 兒誤殺父品
- 41 須達起精舍品
- 42 大光明始發無上心品
- 43 勒那闍耶品
- 44 迦毘梨百頭品
- 45 無惱指鬘品
- 46 檀膩羈品
- 47 師質子摩頭羅世質品
- 48 檀彌離品
- 49 象護品
- 50 波婆離品
- 51 二鸚鵡聞四諦品
- 52 鳥聞比丘法生天品
- 53 五百鴈聞佛法生天品
- 54 堅誓師子品
- 55 梵志施佛納衣得受記品
- 56 佛始起慈心緣品
- 57 頂生王品
- 58 蘇曼女十子品
- 59 婆世蹟品
- 60 優波鞠提品
- 61 汪水中虫品
- 62 沙彌均提品
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  - 003
  - 004
  - 005
  - 006
  - 007

    - 008
    - 009
    - 010
    - 011
    - 012
    - 013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202
賢愚經卷第一

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

（一）梵天請法六事品第一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摩竭國善勝道場。初始得佛，念諸眾生迷網邪倒，難可教化。「若我住世，於事無益，不如遷逝無餘涅槃。」爾時梵天知佛所念，即從天下前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長跪合掌勸請：「世尊！轉于法輪，莫般涅槃！」佛答梵天：「眾生之類，塵垢所弊，樂著世樂，無有慧心。若我住世，唐勞其功，如吾所念，唯滅為快。」
爾時梵天復更傾倒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日法海已滿，法幢已立，潤濟開導，今正是時。又諸眾生應可度者亦甚眾多，云何世尊欲入涅槃，使此萌類永失覆護？世尊往昔無數劫時，恒為眾生採集法藥，乃至一偈，以身妻子而用募求。云何不念便欲孤棄？
「過去久遠，於閻浮提有大國王，號修樓婆，領此世界八萬四千諸小國邑、六萬山川、八千億聚落。王有二萬夫人、一萬大臣。時妙色王德力無比，覆育民物，豐樂無極。王心念曰：『如我今者，唯以財寶資給一切，無有道教而安立之，此是我咎，何其苦哉！今當推求堅實法財，普令得脫。』即時宣令閻浮提內：『誰能有法與我說者，恣其所須，不敢違逆。』募出周遍，無有應者，時王憂愁，酸切懇惻。
「毘沙門王見其如是，欲往試之，輒自變身化作夜叉，色貌青黑，眼赤如血，鉤牙上出，頭髮悉豎，火從口出，來詣宮門，口自宣言：『誰欲聞法？我當為說。』王聞是語，喜不自勝，躬自出迎，前為作禮，敷施高座，請令就坐。即集群僚，前後圍遶，欲得聽聞。爾時夜叉復告王曰：『學法事難，云何直爾欲得聞知？』王叉手曰：『一切所須不敢有逆。』夜叉報曰：『若以大王可愛妻子與我食者，乃與汝法。』爾時大王以所愛夫人及兒中勝者供養夜叉，夜叉得已，於高座上眾會之中取而食之。
「爾時諸王、百官群臣見王如是，啼哭懊惱，宛轉在地，勸請大王令捨此事。王為法故，心堅不迴。時夜叉鬼食妻子盡，為說一偈：

「『一切行無常，　生者皆有苦，
五陰空無相，　無有我我所。』

「說是偈已，王大歡喜，心無悔恨大如毛髮，即便書寫，遣使頒示閻浮提內，咸使誦習。時毘沙門王還復本形，讚言：『善哉！甚奇甚特！夫人太子猶存如故。』

「爾時王者，今佛身是。世尊！昔日為法尚爾，云何今欲便捨眾生，早入涅槃而不救濟？

「又復，世尊！過去久遠阿僧祇劫，於閻浮提作大國王，名虔闍尼婆梨，典領諸國八萬四千聚落、二萬夫人婇女、一萬大臣。王有慈悲，矜及一切。人民蒙賴，穀米豐賤，感佩王恩，猶視慈父。時王心念：『我今最尊，位居豪首，人民於我各各安樂。雖復有是，未盡我心，今當推求妙寶法財以利益之。』思惟是已，遣臣宣令遍告一切：『誰有妙法與我說者，當給所須，隨其所欲。』

「時有婆羅門，名勞度差，來詣宮門，云：『我有法。』王聞之喜，即出奉迎，前為作禮，敷好床褥，請令就座。王與左右合掌白言：『唯願大師垂矜愚鄙，開闡妙法，令得聞知！』時勞度差復報王曰：『我之智慧追求遐方，積學不易，云何直爾便欲得聞？』王復報曰：『一切所須悉見告勅，皆當供給。』勞度差曰：『大王今日能於身上剜，燃千燈用供養者，乃與汝說。』

「王聞此語，倍用歡喜，即時遣人乘八萬里象，告語一切閻浮提內：『虔闍婆梨大國王者，却後七日，為於法故，當剜其身，以燃千燈。』

「時諸小王、一切人民聞此語已，各懷愁毒，悉來詣王，到作禮畢，共白之言：『今此世界有命之類，依恃大王，如盲依導、孩兒仰母。王薨之後，當何所怙？若於身上剜千燈者，必不全濟，云何為此一婆羅門棄此世界一切眾生？』是時宮中二萬夫人、五百太子、一萬大臣，合掌勸請，亦皆如是。

「時王報曰：『汝等諸人慎勿却我無上道心。吾為是事誓求作佛，後成佛時，必先度汝。』是時眾人見王意正，啼哭懊惱，自投於地。王意不改，語婆羅門：『今可剜身而燃千燈。』尋為剜之，各著脂炷。眾會見已，絕而復穌，以身投地，如大山崩。王復白言：『唯願大師垂哀矜採，先為說法，然後燃燈！我命儻斷，不及聞法。』時勞度差便唱法言：

「『常者皆盡，　高者必墮，　合會有離，
生者皆死。』

「說是偈已，而便燃火。當此之時，王大歡喜，心無悔恨，自立誓願：『我今求法，為成佛道，後得佛時，當以智慧光明照悟眾生結縛黑闇。』作是誓已，天地大動，乃至淨居諸天宮殿動搖，咸各下

視，見於菩薩作法供養，毀壞身體，不顧軀命，僉然俱下，側塞虛空，啼哭之淚，猶如盛雨，又雨天華而以供養。

「時天帝釋下至王前，種種讚歎，復問之曰：『大王！今者苦痛極理，心中頗有悔恨事不？』王即言：『無。』帝釋復白：『今觀王身戰掉不寧，自言無悔，誰當知之？』王復立誓：『若我從始乃至於今，心不悔者，身上眾瘡即當平復。』作是語已，尋時平復。時彼王者，今佛是也。

「世尊！往昔苦毒求法皆為眾生，今者滿足，云何捨棄，欲入涅槃，永使一切失大法明？

「又復，世尊！過去世中，於閻浮提作大國王，名毘楞竭梨，典領諸國八萬四千聚落、二萬夫人婇女、五百太子、一萬大臣。王有慈悲，視民如子。爾時大王心好正法，即時遣臣宣令一切：『誰有經法為我說者，當隨其意給足所須。』

「有婆羅門名勞度差，來詣宮門言：『有大法，誰欲聞者，我當為說。』王聞此語，喜不自勝，躬出奉迎，接足為禮，問訊起居，將至大殿，敷施高座，請令就坐。合掌白言：『唯願大師當為說法！』勞度差曰：『我之所知，四方追學，勞苦積年，云何大王直爾欲聞？』王叉手曰：『一切所須幸垂勅及，於大師所不敢有惜。』尋報王言：『若能於汝身上斲千鐵釘，乃與汝法。』王即可之：『却後七日，當辦斯事。』

「爾時大王尋時遣人乘八萬里象，遍告一切閻浮提內：『毘楞竭梨大王，却後七日，當於身上斲千鐵釘。』臣民聞之，悉來雲集，白大王言：『我等四遠，承王恩德，各獲安樂。唯願大王為我等故，莫於身上斲千鐵釘！』爾時宮中夫人、婇女、太子、大臣、一切眾會咸皆同時向王求哀：『唯願大王以我等故，莫為一人便取命終，孤棄天下一切眾生！』

「爾時國王報謝之曰：『我於久遠生死之中殺身無數，或為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；計其白骨，高於須彌，斬首流血過於五江，啼哭之淚多於四海。如是種種唐捐身命，未曾為法。吾今斲釘以求佛道，後成佛時，當以智慧利劍斷除汝等結使之病，云何乃欲遮我道心？』爾時眾會默然無言。

「於時大王語婆羅門：『唯願大師垂恩先說，然後下釘。我命儻終，不及聞法。』時勞度差便說偈言：

「『一切皆無常，　生者皆有苦，
諸法空無生，　實非我所有。』

「說是偈已，即於身上斲千鐵釘。時諸小王群臣之眾一切大會以身投地，如大山崩，宛轉啼哭，不識諸方。是時天地六種震動，欲色諸天怪其所以，僉然俱下，見於菩薩困苦為法，傷壞其身，同時啼哭，淚如盛雨，又雨天花而以供養。

「時天帝釋來到王前，而問王言：『大王！今者勇猛精進，不憚苦痛，為於法故，欲何所求？欲作帝釋轉輪王乎？為欲求作魔王梵王？』王答之曰：『我之所為，不求三界受報之樂，所有功德用求佛道。』天帝復言：『王今壞身乃如是苦，寧悔恨意耶？』王言：『無也。』天帝復言：『今觀王身不能自持；言無悔恨，以何為證？』王尋立誓：『若我至誠心無悔恨者，我今身體還復如故。』作是語已，即時平復。天及人民欣勇無量。

「世尊！今者法海已滿，功德悉備，云何欲捨一切眾生，疾入涅槃而不說法？

「又復，世尊！過去久遠無量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大國王，名曰梵天王，有太子，字曇摩鉗，好樂正法，遣使推求，四方周遍，了不能得。

「爾時太子求法不獲，愁悶懊惱。時天帝釋知其至誠，化作婆羅門，來詣宮門，言：『我知法，誰欲聞者，吾當為說。』太子聞之，即出奉迎，接足為禮，將至大殿，敷好床座，請令就坐。合掌白言：『唯願大師垂愍為說！』婆羅門言：『學事甚難，追師積久，爾乃得之，云何直爾便欲得聞？理不可也。』太子復言：『大師所須，願見告勅，身及妻子一皆不惜。』婆羅門言：『汝今若能作大火坑，令深十丈，滿中熾火，自投於中以供養者，吾乃與法。』爾時太子即如其言作大火坑。

「王及夫人、群臣、婇女，聞是語已，不能自寧，咸悉都集，詣太子宮，諫喻太子，曉婆羅門：『唯願慈愍，以我等故，勿令太子投於火坑！若其所須國城、妻子及與我身，當為給使。』婆羅門言：『吾不相逼，隨太子意。能如是者，我為說法；不者不說。』觀其志固，各自默然。

「爾時大王即遣使者乘八萬里象，宣告一切閻浮提內：『曇摩鉗太子為於法故，却後七日，身投火坑。其欲見者，宜早來會。』時諸小王、四遠士民，強弱相扶，悉皆雲集，詣太子所，長跪合掌，異口同音白太子言：『我等諸臣仰憑太子猶如父母，今若投火，天下喪父，永無所怙。願愍我曹，莫為一人孤棄一切！』

「爾時太子語眾人言：『我於久遠生死之中喪身無數——人中為貪，更相斬害；天上壽盡，失欲憂苦；地獄之中，火燒湯煮、斧鋸刀戟、灰河劍樹，一日之中，喪身難計，痛徹心髓，不可具陳；餓鬼之中，百毒鑽軀；畜生中苦，身供眾口，負重食草，苦亦難數。

空荷眾苦，唐失身命，未曾善心為於法也。吾今以此臭穢之身供養法故，汝等云何復欲却我無上道心？我捨此身，為求佛道，後成佛時，當施汝等五分法身。』眾人默然。是時太子立火坑上，白婆羅門：『唯願大師為我說法！我命儻終，不及聞法。』時婆羅門即便為說此偈：

「『常行於慈心，　除去恚害想；
大悲愍眾生，　矜傷為雨淚；
修行大喜心，　同己所得法；
救護以道意，　乃應菩薩行。』

「說是偈已，便欲投火。爾時帝釋并梵天王各捉一手，而復難之：『閻浮提內一切生類賴太子恩，莫不得所。今投火坑，天下喪父，何為自沒，孤棄一切？』爾時太子報謝天王及諸臣民：『何為遮我無上道心？』天及人眾即各默然。輒自并身，投於火坑。天地大動，虛空諸天同時號哭，淚如盛雨。即時火坑變成花池，太子於中坐蓮花臺，諸天雨華乃至於膝。

「爾時梵天大王，今父王淨飯是；爾時母者，今摩耶是；爾時太子曇摩鉗者，今世尊是。世尊！爾時如是求法，為教眾生；今已成滿，宜當潤彼枯槁之類，云何便欲捨至涅槃不肯說法？

「又復，世尊！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爾時波羅榇國有五百仙士。時仙人師，名欝多羅，恒思正法，欲得修學，四方推求，宣告一切：『誰有正法，為我說者，隨其所欲，悉當供給。』

「有婆羅門來應之言：『吾有正法，誰欲聞者，我當為說。』時仙人師合掌白言：『唯願矜愍，垂哀為說！』婆羅門言：『學法事難，久苦乃獲，汝今云何直爾欲聞？於理不可。汝若至誠欲得法者，當隨我教。』仙人白言：『大師所勅不敢違逆。』尋即語曰：『汝今若能剝皮作紙，析骨為筆，血用和墨，寫吾法者，乃與汝說。』是時欝多羅聞此語已，歡喜踊躍，敬如來教，即剝身皮，析取身骨，以血和墨，仰白之曰：『今正是時，唯願速說！』時婆羅門便說此偈：

「『常當攝身行，　而不殺盜婬，
不兩舌惡口，　妄言及綺語。
心不貪諸欲，　無瞋恚毒想，
捨離諸邪見，　是為菩薩行。』

「說是偈已，即自書取，遣人宣寫，閻浮提內一切人民，咸使誦讀，如說修行。
「世尊！爾時如是求法，為於眾生心無悔恨；今者云何欲捨一切，入於涅槃而不說法？
「又復，世尊！過去久遠阿僧祇劫，於閻浮提作大國王，名曰尸毘；王所住城，號提婆拔提，豐樂無極。時尸毘王主閻浮提八萬四千諸小國土、六萬山川、八千億聚落，王有二萬夫人婇女、五百太子、一萬大臣，行大慈悲，矜及一切。
「時天帝釋五德離身，其命將終，愁憒不樂。毘首羯摩見其如是，即前白言：『何為慷慨而有愁色？』帝釋報言：『吾將終矣，死證已現。如今世間佛法已滅，亦復無有諸大菩薩，我心不知何所歸依，是以愁耳。』毘首羯摩白天帝言：『今閻浮提有大國王，行菩薩道，名曰尸毘，志固精進，必成佛道。宜往投歸，必能覆護，解救危厄。』天帝復白：『若是菩薩，當先試之為至誠不。汝化為鴿，我變作鷹，急追汝後，相逐詣彼大王坐所，便求擁護。以此試之，足知真偽。』毘首羯摩復答天帝：『菩薩大人不宜加苦，正應供養，不須以此難事逼也。』爾時帝釋便說偈言：

「『我亦非惡心，　如真金應試，
以此試菩薩，　知為至誠不。』

「說是偈已。毘首羯摩自化為鴿，帝釋作鷹急追鴿後；臨欲捉食，時鴿惶怖，飛趣大王，入王腋下，歸命於王。鷹尋後至，立於殿前，語大王言：『今此鴿者是我之食，來在王邊，宜速還我，我飢甚急。』尸毘王言：『吾本誓願當度一切，此來依我，終不與汝。』鷹復言曰：『大王！今者云度一切，若斷我食，命不得濟。如我之類非一切耶？』王時報言：『若與餘肉，汝能食不？』鷹即言曰：『唯得新殺熱肉，我乃食之。』王復念曰：『今求新殺熱肉者，害一救一，於理無益。』內自思惟：『唯除我身，其餘有命皆自護惜。』即取利刀自割股肉，持用與鷹，貿此鴿命。
「鷹報王曰：『王為施主，等視一切；我雖小鳥，理無偏枉。若欲以肉貿此鴿者，宜稱使停。』王勅左右：『疾取稱來。』以鉤鉤中，兩頭施盤。即時取鴿安著一頭，所割身肉以著一頭。割股肉盡，故輕於鴿；復割兩臂、兩脇，身肉都盡，故不等鴿。
「爾時大王舉身自起，欲上稱盤，氣力不接，失跨墮地，悶無所覺，良 久乃穌，自責其心：『我從久遠為汝所困，輪迴三界，酸毒備嘗，未曾為福。今是精進立行之時，非懈怠時也！』種種責已，自強起立，得上稱盤，心中歡喜，自以為善。

「是時天地六種震動，諸天宮殿皆悉傾搖，乃至色界諸天同時來下，於虛空中見於菩薩行於難行，傷壞軀體，心期大法，不顧身命，各共啼哭，淚如盛雨，又雨天華而以供養。
「爾時帝釋還復本形，住在王前，語大王曰：『今作如是難及之行，欲求何等？汝今欲求轉輪聖王、帝釋、魔王？三界之中，欲求何等？』菩薩答言：『我所求者，不期三界尊榮之樂，所作福報欲求佛道。』天帝復言：『汝今壞身乃徹骨髓，寧有悔恨意耶？』王言：『無也。』天帝復曰：『雖言無悔，誰能知之？我觀汝身戰掉不停，言氣斷絕，言無悔恨，以何為證？』王即立誓：『我從始來乃至於今，無有悔恨大如毛髮，我所求願必當果獲。至誠不虛如我言者，令吾身體即當平復。』作誓已訖，身便平復，倍勝於前。天及世人歎未曾有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。
「尸毘王者，今佛身是也。世尊！往昔為於眾生不顧身命，乃至如是；今者世尊法海已滿，法幢已立，法鼓已建，法炬已照，潤益成立，今正得時，云何欲捨一切眾生，入於涅槃而不說法？」
爾時梵王於如來前合掌讚歎，說於如來先身求法為於眾生，凡有千首。世尊爾時受梵王請，即便往詣波羅柰國鹿野苑中轉于法輪，三寶因是乃現於世。
時諸人天、諸龍鬼神、八部之眾，聞說是已，莫不歡喜，頂戴奉行。

（二）摩訶薩埵以身施虎品第二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乞食時到，著衣持鉢，獨將阿難入城乞食。時有一老母，唯有二男，偷盜無度。財主捕得，便將詣王。平事按律，其罪應死，即付旃陀羅，將至殺處。遙見世尊，母子三人俱共向佛叩頭求哀：「唯願天尊垂濟苦厄，救我子命！」誠心欷篤，甚可憐愍。
如來慈矜，即遣阿難詣王請命。王聞佛教，即便放之。得脫此厄，感戴佛恩，欣踊無量，尋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合掌白言：「蒙佛慈恩得濟餘命，唯願天尊慈愍我等，聽在道次！」佛即可之，告曰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墮，身所著衣，變成袈裟，敬心內發，志信益固。佛為說法，諸垢永盡，得阿羅漢道；其母聞法，得阿那含。
爾時阿難目見此事，歎未曾有，讚說如來若干德行，又復咨嗟：「母子三人宿有何慶，值遇世尊，得免重罪，獲涅槃安？一身之中，特蒙利益，何其快哉！」

佛告阿難：「此三人者，非但今日蒙我得活，乃往過去亦蒙我恩而得濟活。」
阿難白佛：「不審世尊過去世中濟活三人，其事云何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乃往久遠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大國王，名曰摩訶羅檀囊（秦言大寶），典領小國，凡有五千。王有三子，其第一者，名摩訶富那寧，次名摩訶提婆（秦言大天），次名摩訶薩埵——此小子者，少小行慈，矜愍一切，猶如赤子。
「爾時大王與諸群臣、夫人、太子出外遊觀，時王疲懈，小住休息。其王三子共遊林間，見有一虎適乳二子，飢餓逼切，欲還食之。其王小子語二兄曰：『今此虎者酸苦極理，羸瘦垂死，加復初乳，我觀其志欲自噉子。』二兄答言：『如汝所云。』弟復問兄：『此虎今者，當復何食？』二兄報曰：『若得新殺熱血肉者，乃可其意。』又復問曰：『今頗有人能辦斯事，救此生命，令得存不？』二兄答言：『是為難事。』
「時王小子內自思惟：『我於久遠生死之中，捐身無數，唐捨軀命，或為貪欲，或為瞋恚，或為愚癡，未曾為法。今遭福田，此身何在？』設計已定，復共前行。前行未遠，白二兄言：『兄等且去，我有私緣，比爾隨後。』作是語已，疾從本徑至於虎所，投身虎前。餓虎口噤，不能得食。爾時太子自取利木，刺身出血，虎得舐之，其口乃開，即噉身肉。
「二兄待之經久不還，尋迹推覓，憶其先心，必能至彼，餧於餓虎。追到岸邊，見摩訶薩埵死在虎前，虎已食之，血肉塗漫。自撲墮地，氣絕而死，經於久時，乃還穌活，啼哭宛轉，迷憒悶絕，而復還穌。
「夫人眠睡，夢有三鴿共戲林野，鷹卒捉得其小者食。覺已驚怖，向王說之：『我聞諺言：「鴿，子孫者也。」今亡小鴿，我所愛兒必有不祥。』即時遣人四出求覓。
「未久之間，二兒已到。父母問言：『我所愛子今為所在？』二兒哽噎，隔塞斷絕，不能出聲，經于久時，乃復出言：『虎已食之。』父母聞此，躃地悶絕而無所覺，良久乃穌，即與二兒、夫人、婇女馳奔至彼死屍之處。爾時餓虎食肉已盡，唯有骸骨狼藉在地。母扶其頭，父捉其手，哀號悶絕，絕而復穌，如是經久。
「時摩訶薩埵命終之後，生兜率天，即自生念：『我因何行來受此報？』天眼徹視，遍觀五趣，見前死屍故在山間，父母悲悼，纏綿痛毒。憐其愚惑，啼泣過甚，『或能於此喪失身命，我今當往諫喻彼意。』即從天下，住於空中，種種言辭，解諫父母。
「父母仰問：『汝是何神？願見告示！』天尋報曰：『我是王子摩訶薩埵，我由捨身濟虎餓乏，生兜率天。大王！當知有法歸無，生

必有終；惡墮地獄，為善生天。生死常塗，今者何獨沒於憂愁煩惱之海，不自覺悟勤修眾善？』父母報言：『汝行大慈，矜及一切，捨我取終；吾心念汝，荒塞寸絕，我苦難計。汝修大慈，那得如是？』於時天人復以種種妙善偈句報謝父母，父母於是小得惺悟，作七寶函，盛骨著中，葬埋畢訖，於上起塔。天即化去，王及大眾還自歸宮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大王，摩訶羅檀那者，豈異人乎？今我父王閱頭檀是；時王夫人，我母摩訶摩耶是；爾時摩訶富那寧者，今彌勒是；第二太子摩訶提婆者，今婆修蜜多羅是。爾時太子摩訶薩埵，豈異人乎？我身是也；爾時虎母，今此老母是；爾時二子，今二人是。我於久遠濟其急厄危頓之命，令得安全；吾今成佛，亦濟彼厄，令其永離生死大苦。」

爾時阿難、一切眾會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三）二梵志受齋品第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初夜有二天來詣於佛所，天人身光照曜祇桓，皆如金色，佛便隨宜演暢妙法。心意開悟，俱得道迹，頭面禮佛，還歸天上。

明日清朝，阿難白佛：「昨夜二天來覲世尊，威相晛著，淨光赫奕。昔種何德，獲斯妙果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迦葉如來滅度之後，遺法垂末，有二婆羅門受持八齋，其一人者求願生天，其第二人求作國王。其第一人還歸其家，婦呼共食。夫答婦言：『向受佛齋，過中不食。』婦復語曰：『君是梵志，自有戒法，何緣乃受異道之齋？今若相違不共我飯，當以斯事語諸梵志，使驅擯汝，不與會同。』聞此語已，深懷恐怖，便與其婦非時而食。二人隨壽長短，各取命終。願作王者，持齋完具，得生王家；願生天者，由破齋故，乃生龍中。

「時有一人為王守園，日日奉送種種果蓏。此人後時於泉水中得一異棯，色香甚美，便作是念：『我每出入，常為門監所見前却，當以與之。』如念即與。門監受已，復自思惟：『我通事時，每為黃門之所扼縮，當以與之。』便用斯棯奉貢黃門。黃門納竟，轉上夫人。夫人得棯，復用獻王。王食此棯，甚覺甘美，便問夫人：『從何處得？』夫人即時如實而對；展轉相推，到于園監。王復召喚而問之曰：『吾園之中有此美果，何不見奉，乃與他人？』園監於是本末自陳，王復告言：『自今已後，常送斯棯，莫令斷絕。』園監啟曰：『此棯無種，從泉中得；勅使常送，無由可辦。』王復告

言：『若不能得，當斬汝身！』園監還出，至彼園中，憂愁懊惱，舉聲大哭。
「時有一龍聞其哭音，變身為人，來問之言：『汝有何事，悲哭乃爾？』是時園監具自宣說。龍還入水，以多美果著金盤上，用與此人，因告之言：『可持此果以奉汝王，并騰吾意云：「吾及王本是親友，乃昔在世俱為梵志，共受八齋，各求所願。汝戒完具，得為人王；吾戒不全，生於龍中。今欲奉修齋法，求捨此身，願索八關齋法，用遺於我；若其相違，吾覆汝國，用作大海。」』園監於是奉果於王，因復說龍所囑之變。
「王聞此已，甚用不樂。所以者何？時世無佛，法又滅盡，八關齋文今不可得。若不稱之，恐見危害。惟念此理，是故愁悒。王有大臣，最所敬重，王告臣曰：『神龍從我求索齋法，仰卿得之，當用寄與。』大臣對言：『今世無法，云何可得？』王又告曰：『汝今不獲，吾當殺卿。』
「大臣聞此，甚懷惆悵，往至自舍。此臣有父，年老耆舊。每從外來，和顏悅色，以慰父意。當於是時，父見其子面色改常，即便問之：『何由乃爾？』於時大臣便向其父委曲 自說，其父答曰：『吾家堂柱每現光明，試破看之，儻有異物。』奉父言教，令他抌伐，取而斬析，得經二卷，一是《十二因緣經》，二是〈八關齋文〉，大臣即持，奉上於王。王得歡喜，不能自勝，便以此經著金盤上，自送與龍。
「龍獲此經，大用欣慶，便用好寶贈遺於王；受持八齋，勤而奉行，命終之後，生於天宮。人王亦復修奉齋法，壽盡生天，共同一處。昨夜俱來，諮稟法化，應時尋得須陀洹果，永息三塗，遊人天道，從是已往，畢得涅槃。」
佛說是時，一切眾會歡喜奉行。

（四）波羅梌人身貧供養品第四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是時國中有大長者，生一男兒，面首端政，既生數日，復能言語，問其父母：「世尊在不？」答曰：「故在。」復更問曰：「尊者舍利弗、阿難等，悉為在不？」答言：「悉在。」
父母見子生便能言，謂其非人，深怪所以，便往問佛。佛言：「此兒有福，不足疑也。」父母歡喜，還歸其家。
兒又啟曰：「唯願二親為我請佛及比丘僧！」父母告曰：「請佛及僧，當須供具，非卒可辦。」兒又啟曰：「但掃灑堂舍，莊嚴床

席，施三高座，百味飲食當自然至。又我先身之母今猶存在，居波羅榇國，為我喚之。」父母隨語，使人乘象馳奔召來。
所以作三高座者，一為如來，二為本生母，三為今身母。
佛與眾僧既入其舍，次第坐定，甘饍美味，自在豐足。佛為說法，父及二母、合家大小聞法歡喜，盡得初果。此兒轉長，便辭出家，精懃正業，獲致羅漢。
阿難白佛：「此沙門者，宿種何德，生於豪貴，小而能言，又復學道，逮得神通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此人前身生波羅榇，為長者子。父亡沒後，家業衰耗，漸致貧窮。雖值佛世，無以供養，念此不悅，情不自釋，便捨豪姓，求為客作。終竟一歲，索金千兩，豪姓問曰：『卿欲娶妻耶？』答曰：『不也。』豪姓又問：『用金何為？』答曰：『欲用飯佛及於聖僧。』豪姓告曰：『若欲請佛，吾當與金，并為經營會於我舍。』貧者唯諾，便設餚饍請佛及僧。由此因緣，命終之後，生在長者家，今復請佛，聞法得道。」佛告阿難：「往昔貧人者，今長者子沙門是也。」
佛說此時，一切眾會莫不歡喜，頂戴奉行。

（五）海神難問船人品第五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此國有五百賈客入海採寶，自共議言：「當求明人用作導師。」便請一五戒優婆塞共入大海。
既到海中，海神變身作一夜叉，形體醜惡，其色青黑，口出長牙，頭上火燃，來牽其船。問估客曰：「世間可畏，有過我者無？」賢者對曰：「更有可畏，劇汝數倍。」海神復問：「何者是耶？」答曰：「世有愚人，作諸不善——殺生、盜竊、婬姝無度、妄言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；貪欲、瞋恚，沒在邪見。死入地獄，受苦萬端，獄卒阿傍取諸罪人，種種治之——或以刀斫，或以車裂，分壞其身，作數千段；或復臼擣，或復磨之；刀山、劍樹、火車、鑊湯、寒氷、沸屎，一切備受，荷如此苦，經數千萬歲。此之可畏，劇汝甚多。」海神放之，隱形而去。
船進數里，海神復更化作一人，形體瘠瘦，筋骨相連，復來牽船。問諸人曰：「世間羸瘦，有劇我者無？」賢者答言：「更有羸瘦甚劇於汝。」海神復問：「誰復劇耶？」賢者答曰：「有愚癡人，心性弊惡，慳貪嫉妬，不知布施，死墮餓鬼。身大如山，咽如針鼻，頭髮長亂，形體黑瘦，數千萬歲不識水穀。如是之形，復劇於汝。」海神放船，沒而不現。

船行數里，海神復化更作一人，極為端政，復來牽船。問諸商客：「人之美妙，有與我等者無？」賢者答曰：「乃有勝汝百千萬倍。」海神復問：「誰為勝者？」賢者答曰：「世有智人，奉行諸善，身口意業恒令清淨，信敬三寶，隨時供養。其人命終生於天上，形貌皎潔，端政無雙，殊勝於汝數千萬倍。以汝方之，如瞎獼猴比彼妙女。」海神取水一掬，而問之曰：「掬中水多？海水多耶？」賢者答曰：「掬中水多，非海水也。」海神重問：「汝今所說為至誠不？」賢者答曰：「此言真諦，不虛妄也。何以明之？海水雖多，必有枯竭——劫欲盡時，兩日竝出，泉源池流悉皆旱涸；三日出時，諸小河水悉皆枯乾；四日出時，諸大江海悉皆枯竭；五日出時，大海稍減；六日出時，三分減二；七日出時，海水都盡，須彌崩壞，下至金剛地際皆悉燋燃。若復有人能以信心、以一掬水供養於佛，或用施僧，或奉父母，或匄貧窮、給與禽獸，此之功德，歷劫不盡。以此言之，知海為少，掬水為多。」海神歡喜，即以珍寶用贈賢者，兼寄妙寶施佛及僧。

時諸賈客即與賢者採寶已足，還歸本國。是時賢者、五百賈客咸詣佛所，稽首佛足。作禮畢已，各持寶物并海神所寄奉佛及僧。悉皆長跪，叉手白佛：「願為弟子，稟受清化！」佛尋可之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落，法衣在身。佛為說法，應適其情，即時開悟，諸欲都淨，得阿羅漢。

時諸會者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頂戴奉行。

（六）恒伽達品第六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。是時國中有一輔相，其家大富，然無兒子。時恒河邊有摩尼跋羅天祠，合土人民皆悉敬奉。時此輔相往詣祠所而禱之言：「我無子息，承聞天神功德無量，救護群生，能與其願，今故自歸。若蒙所願，願賜一子，當以金銀校飾天身，及以名香塗治神室；如其無驗，當壞汝廟，屎塗汝身！」

天神聞已，自思惟言：「此人豪富，力勢強盛，非是凡品，得為其子。我德尠少，不能與願；願若不果，必見毀辱。」廟神便復往白摩尼跋羅，摩尼跋羅其力不辦，自詣毘沙門王啟白此事。毘沙門言：「亦非我力能使有子，當詣天帝從求斯願。」

毘沙門王即時上天，啟帝釋曰：「我有一臣摩尼跋羅，近日見語云：『王舍城有一輔相，從其求子，結立重誓，若願得遂，倍加供養，所願若違，當破我廟而毀辱之。』彼人豪兇，必能如是，幸望天王令其有子。」帝釋答曰：「斯事至難，當覓因緣。」

時有一天，五德離身，臨命欲盡。帝釋告曰：「卿命垂終，可願生彼輔相之家？」天子答言：「意欲出家，奉修正行。若生尊榮，離俗則難，欲在中流，冀遂所志。」帝釋復曰：「但往生彼，若欲學道，吾當相佐。」

天子命終，降神受胎輔相之家。即生出外，形貌端政。即召相師，為其立字。相師問曰：「本於何處求得此兒？」輔相答言：「昔從恒河天神求之。」因為作字為恒伽達。

年漸長大，志在道法，便啟父母，求索出家。父母告曰：「吾今富貴，產業弘廣，唯汝一子，當嗣門戶。遣吾存活，終不相聽。」兒不從志，深自惆悵，便欲捨身，更求凡處，於中求出，必極易也。於是密去，自墜高巖，既墮在地，無所傷損；復至河邊，投身水中，水還漂出，亦無所苦；復取毒藥而吞噉之，毒氣不行，無由致死。復作是念：「當犯官法，為王所殺。」

值王夫人及諸婇女出宮，到園池中洗浴，皆脫衣服，置林樹間。時恒伽達密入林中，取其服飾，抱持而出。門監見之，將往白阿闍世王。

王聞此事，瞋恚隆盛，便取弓箭，自手射之，而箭還反，正向王身；如是至三，不能使中。王怖投弓，問彼人言：「卿是天龍鬼神乎？」恒伽達言：「賜我一願，乃敢自陳。」王曰：「當與。」恒伽達言：「我非是天，亦非龍鬼，是王舍國輔相之兒。我欲出家，父母不聽，故欲自殺，更生餘處。投巖、赴河、飲毒不死，故犯王法，望得危命。王今加害，復不能傷，事情如是，何酷之甚！願見顧愍，聽我為道！」王尋告曰：「聽汝出家修學聖道。」因復將之共到佛所，啟白世尊如向之事。於時如來聽為沙門，法衣在體，便成比丘。佛為說法，心意開暢，成羅漢道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脫。阿闍世王尋白佛言：「此恒伽達者，先世之時，種何善根，投山不死，墮水不溺，食毒無苦，箭射無傷，加遇聖尊，得度生死？」

佛告王曰：「乃往過去無數世時，有一大國，名波羅柰，其王名梵摩達，將諸宮人林中遊戲，諸婇女輩激聲而歌，外有一人高聲和之，王聞其聲，便生瞋妬，遣人捕來，勅使殺之。

「時有大臣從外邊來，見此一人而被囚執，便問左右：『何緣乃爾？』其傍諸人具列事狀。臣曰：『且停！待我見王。』大臣進入，啟白王言：『彼人之罪不至深重，何以殺之？雖和其音，而不見形，既無交通奸婬之事，幸願垂矜，匄其生命！』王不能違，赦不刑戮。

「其人得脫，奉事大臣懃謹無替，如是承給經歷多年，便自思惟：『婬欲傷人利於刀劍，我今困厄，皆由欲故。』即語大臣：『聽我出家，遵修道業。』大臣答曰：『不敢相違。學若成道，還來相

見。』即詣山澤，專思妙理，精神開悟，成辟支佛；還來城邑，造大臣家。大臣歡喜，請供養之，甘饍妙服，四事無乏。
「時辟支佛於虛空中現神變化，身出水火，放大光明。大臣見之，欣然無量，便立誓願：『由吾恩故，命得全濟，使我世世富貴長壽，殊勝奇特數千萬倍，令我智德相與共等。』」
佛告王曰：「時彼大臣救活一人，令得道者，今恒伽達是。由是因緣，所生之處命不中夭，今值我時，逮致應真。」
佛說此已，諸在會者信敬歡喜，頂受奉行。

（七）須闍提品第七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。爾時世尊而與阿難著衣持鉢入城乞食。時有老翁、老母，兩目既盲，貧窮孤苦，無止住處，止宿門下。唯有一子，年始七歲，常行乞匄以養父母。得好果菜，其美好者，供養父母；餘殘、酸澁、臭穢、惡者，便自食之。
爾時阿難見此小兒雖為年小，恭敬孝順，心懷愛念。佛乞食已，還到精舍。爾時世尊為諸大眾演說經法，阿難於時長跪叉手，前白佛言：「向與世尊入城分衛，見一小兒慈心孝順，共盲父母住城門下，東西乞匄，所得之物——飯食、菜果，其美好者，先以供養其老父母；破敗、臭穢，極不好者，便自食之。日日如是，甚可愛敬。」
佛語阿難：「出家、在家，慈心孝順，供養父母，計其功德，殊勝難量。所以者何？我自憶念過去世時，慈心孝順，供養父母，乃至身肉濟活父母危急之厄，以是功德，上為天帝，下為聖主，乃至成佛三界特尊，皆由斯福。」
阿難白言：「不審世尊過去世時，慈孝父母，不惜身命，能以身肉濟救父母危嶮之命，其事云何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諦聽！善念！我當說之。」
阿難：「唯然，當善聽之！」
佛告阿難：「乃往過去無量無數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一大國，名特叉尸利，爾時有王，名曰提婆。時彼國王有十太子，各領諸國，最小太子，字修婆羅提致（晉言善住），所領國土、人民，觀望最為豐樂。時父王邊有一大臣，名曰羅睺，每懷兇逆，反殺大王。大王已死，攝正為王，即遣兵眾往詣諸國殺諸太子。此最小者，鬼神所敬，時入園中，欲行觀看。有一夜叉從地而出，長跪白言：『羅睺大臣反殺父王，遣諸兵眾殺汝諸兄，今復遣人欲來殺汝。王可思

計，避其禍難。』時王聞之，心崩惶怖，到於其夜，便思計校，而欲突去。

「時有一兒，字須闍提（晉言善生），至年七歲，端正聰黠，甚為可愛。其王愛念，出復來還，而抱此兒，悲泣歎息。其婦見王入出惶怖，即而問之：『何以忽忽如恐怖狀？』其夫答曰：『非卿所知。』婦復牽之，『我今與汝身命共并，危嶮相隨，莫見捐捨。今有何事，當以告示！』其王答言：『我近入園，有夜叉鬼從地而出，長跪白我：「羅睺大臣今興惡逆，已殺父王，遣諸兵眾殺汝諸兄，今亦遣兵當來殺王，宜可避之。」我聞是語，心懷恐怖，但恐兵眾如是來到，是故急疾欲得去耳。』其婦長跪，即白王言：『願得隨侍，莫見孤棄！』時王即便將婦抱兒，相將而去，欲至他國。

「時有二道——一道七日，一道十四日。初發惶懅，唯作七日糧調，規俟一人而已；既已出城，其心憒亂，乃涉十四日道。已經數日，糧食乏盡，飢餓迷荒，無餘方計。憐愛其子，欲殺其婦，而欲自濟，并用活兒。令婦在前擔兒而行，於後拔刀，欲殺其婦。時兒迴顧，見父拔刀欲殺其母，兒便叉手曉父王言：『唯願大王寧殺我身，勿害我母！』慇懃諫父，救其母命，而語父言：『莫絕殺我，稍割食之，可經數日。若斷我命，肉便臭爛，不可經久。』於是父母欲割兒肉，啼哭懊惱，而割食之。

「日日割食，其肉稍盡，唯有骨在。未至他國，飢荒遂甚，父復捉刀於其節解，次第剝之，而得少肉，於是父母臨當棄去。兒自思惟：『我命少在，唯願父母向所有肉可以少許還用見施！』父母不違，即作三分——二分自食，餘有一分，并殘肌肉、眼、舌之等，悉以施之，於是別去。

「兒便立願：『我今身肉供養父母，持是功德用求佛道，普濟十方一切眾生，使離眾苦，至涅槃樂。』發是願時，三千世界六反震動，色欲諸天而皆愕然，不知何故宮殿動搖，即以天眼觀於世間，而見菩薩以身之肉供養父母，願成佛道，誓度眾生，以是之故，天地大動。於是諸天皆悉來下，側塞虛空，悲泣墮淚，猶如盛雨。

「時天帝釋來欲試之，化作乞兒，來從其乞。持手中肉，復用施之。即復化作師子、虎、狼，來欲噉之。其兒自念：『此諸禽獸欲食我者，我身餘殘骨肉髓腦，悉以施之。』心生歡喜，無有悔恨。爾時天帝見其執志心不移轉，還復釋身，住其兒前，而語之曰：『如汝慈孝，能以身肉供養父母，以是功德，用求何等？天帝、魔王、梵天王耶？』兒即答言：『我不願求三界快樂，持此功德用求佛道，願度一切無量眾生。』天帝復言：『汝能以身供養父母，得無悔恨於父母耶？』其兒答言：『我今至誠供養父母，無有悔恨大如毛髮。』天帝復言：『我今視汝身肉已盡，言不悔恨，是事難

信。』其兒答言：『若無悔恨，我願當成佛者，使我身體平復如故。』言誓已竟，身即平復。時天帝釋及餘諸天異口同音讚言：『善哉！』其兒父母及國中人皆到兒所，歎未曾有。

「時彼國王見其太子所作奇特，倍加恭敬，歡喜無量，將其父母及其太子入宮供養，極為恭敬，哀此太子。時彼國王躬將軍馬，共善住王及須闍提太子還至本國，誅滅羅睺，立作本王，父子相繼，其國豐樂，遂致太平。」

佛語阿難：「爾時善住王者，今現我父白淨王是；爾時母者，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；爾時須闍提太子者，今我身是。」佛語阿難：「由過去世慈心孝順，供養父母，以持身肉濟父母厄，緣是功德，天上人中常生豪尊，受福無量，緣是功德，自致作佛。」

爾時眾會，聞佛自說宿世本緣，爾時會者皆各悲歎，感佛奇特慈孝之行，其中有得須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羅漢者，有發無上正真道者，有住不退地者，一切眾會皆大歡喜，頂戴奉行。

賢愚經卷第一

賢愚經卷第二

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

（八）波斯匿王女金剛品第八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波斯匿王最大夫人，名曰摩利，時生一女，字波闍羅（ 晉言金剛）。其女面貌極為醜惡，肌體麤澁猶如駝皮，頭髮麤強猶如馬尾。
王觀此女，無一喜心，便勅宮內：「懃意守護，勿令外人得見之也。」所以者何？此女雖醜，形不似人，然是末利夫人所生，此雖醜惡，當密遣人而護養之。
女年轉大，任當嫁處。時王愁憂，無餘方計，便告吏臣：「卿往推覓本是豪姓居士種者，今若貧乏無錢財者，便可將來。」吏即如教，即往推覓，得一貧窮豪姓之子。吏便喚之，將至王所。
王得此人，共至屏處，具以情狀，向彼人說：「我有一女，面狀醜惡，欲覓嫁處，未有酬類。聞卿豪族，今者雖貧，當相供給，幸卿不逆，當納受之。」時長者子長跪白言：「當奉王勅！正使大王以狗見賜，我亦當受，何況大王遺體之女！今設見賜，奉命納之。」
王即以女妻彼貧人，為起宮殿，舍宅門閣令有七重。王勅女夫：「自捉戶鑰，若欲出行，而自閉之。我女醜惡，世所未有，勿令外人覩見面狀，常牢門戶，幽閉在內。」
王出財貨、一切所須，供給女壻，使無乏短。王即拜授以為大臣。其人所有財寶饒益，與諸豪族共為讌會，月月為更。會同之時，夫婦俱詣，男女雜會，共相娛樂。諸人來會，悉皆將婦，唯彼大臣恒常獨詣。眾人疑怪：「彼人婦者，儻能端政，暉赫曜絕，或能極醜，不可顯現，是以彼人故不將來？今當設計，往觀彼婦。」即各同心，密共相語，以酒勸之，令其醉臥，解取門鑰，便令五人往至其家，開其門戶。
當於爾時，彼女心惱，自責罪咎，而作是言：「我種何罪——為夫所憎，恒見幽閉，處在闇室，不覩日月及與眾人？」復自念言：「今佛在世，潤益眾生，遭苦厄者，皆蒙過度。」即便至心遙禮世尊，「唯願垂愍，到於我前，暫見教訓！」
其女精誠，敬心純篤。佛知其志，即到其家，於其女前，地中踊出，現紺髮相，令女見之，其女舉頭，見佛髮相，倍加歡喜，歡喜情敬，敬心極深，其女頭髮自然細軟，如紺青色；佛復現面，女得見之，見已歡喜，面復端政，惡相麤皮自然化滅；佛復現身，齊腰

以上金色晃昱，令女見之，女見佛身，益增歡喜，因歡喜故，惡相即滅，身體端嚴猶如天女，奇妙蓋世，無能及者；佛愍女故，盡現其身；其女諦察，目不曾眴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其女盡身亦皆端政，相好非凡，世之希有，惡相悉滅，無有遺餘。佛為說法，即盡諸惡，應時逮得須陀洹道。女已得道，佛便滅去。

時彼五人開戶入內，見婦端政，殊特少雙，自相謂言：「我怪此人不將來往，其婦端政乃至如是。」觀覩已竟，還閉門戶，持其戶鑰，還彼人所，繫著本帶。

其人醒悟，會罷至家，入門見婦端政奇妙，容貌挺特，人中難有。見已欣然，問是何人？女答夫言：「我是汝婦。」夫問婦言：「汝前極醜，今者何緣端政乃爾？」其婦具以上事答夫：「我緣佛故，受如是身。」婦復白夫：「我今意欲與王相見，汝當為我通其意故。」夫受其言，即往白王：「女郎今者欲來相見。」王答女壻：「勿道此事！急當牢閉，慎勿令出。」女夫答王：「何以乃爾？女郎今者蒙佛神恩，已得端政，天女無異。」王聞是已，答女婿言：「審如是者，速往將來！」即時嚴車迎女入宮，王見女身端政殊特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即勅嚴駕，王及夫人、女并女夫，共至佛所，禮佛畢訖，却住一面。

時波斯匿王跪白佛言：「不審此女宿殖何福，乃生豪貴富樂之家？復造何咎，受醜陋形，皮毛麤強，劇如畜生？唯願世尊當見開示！」

佛告大王：「夫人處世，端政醜陋皆由宿行罪福之報。乃往過去久遠世時，時有大國，名波羅榇，時彼國中有大長者，財富無量，舉家恒共供養一辟支佛——身體麤惡，形狀醜陋，憔悴叵看。時彼長者有一小女，日日見彼辟支佛來，惡心輕慢，呵罵毀言：『面貌醜陋，身皮麤惡，何其可憎乃至如是！』

「時辟支佛數至其家，受其供養，在世經久，欲入涅槃，為其檀越作種種變——飛騰虛空，身出水火，東踊西沒，西踊東沒，南踊北沒，北踊南沒，坐臥虛空；種種變現，咸使彼家覩見神足，即從空下，還至其家。長者見已，倍懷歡喜，其女即時悔過自責：『唯願尊者當見原恕！我前惡心罪釁過厚，幸不在懷，勿令有罪也！』時辟支佛聽其懺悔。」

佛告大王：「爾時女者，今王女是。由其爾時惡不善心，毀呰賢聖辟支佛故，自造口過，於是以來常受醜形；後見神變，自改悔故，還得端正，英才越群，無能及者。由供養辟支佛故，世世富貴，緣得解脫。如是，大王！一切眾生有形之類應護身口，勿妄為非、輕呵於人。」

爾時王波斯匿及諸群臣、一切大眾，聞佛所說因緣果報，皆生信敬，自感佛前。以是信心，有得初果至四果者，有發無上平等意者，復有得住不退轉者，咸懷渴仰，敬奉佛教，歡喜遵承，皆共奉行。

（九）金財因緣品第九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尊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城中有大長者，長者夫人生一男兒，名曰金財，其兒端政殊特，世之少雙。是兒宿世捲手而生，父母驚怪，謂之不祥，即披兒兩手，觀其相好，見二金錢在兒兩手，父母歡喜，即便收取；取已，故處續復更生；尋更取之，復生如故。如是懃取，金錢滿藏，其兒手中，未曾有盡。兒年轉大，即白父母，求索出家。父母不逆，即便聽之。
爾時金財往至佛所，頭面作禮，而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當見憐愍，聽我出家，得在道次！」佛告金財：「聽汝出家。」蒙佛可已，於時金財即剃鬚髮，身著袈裟，便成沙彌。年已滿足，任受大戒，即合眾僧，當受具足。臨壇，眾僧次第為禮，其作禮時，兩手拍地，當手拍處有二金錢；如是次第，一切為禮，隨所禮處，皆有金錢。受戒已竟，精勤修習，得羅漢道。
阿難白佛：「不審，世尊！此金財比丘本造何福，自生已來手把金錢？唯願世尊當見開示！」佛告阿難：「汝當善思！我今說之。」阿難對曰：「如是，諾！當善聽。」
佛言：「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時，世有佛名毘婆尸，出現於世，政法教化，度脫眾生不可稱數。佛與眾僧遊行國界，時諸豪富長者子等施設飯食，供養彼佛及弟子眾。爾時有一貧人乏於財貨，常於野澤取薪賣之，值時取薪賣得兩錢，見佛及僧受王家請，歡喜敬心，即以兩錢施佛及僧。佛愍此人，即為受之。」佛告阿難：「爾時貧人以此二錢施佛及僧故，九十一劫恒把金錢，財寶自恣，無有窮盡。爾時貧人者，金財比丘是也。正使其人未得道者，未來果報亦復無量。是故，阿難！一切眾生皆應精懃布施為業。」
爾時阿難及眾會者聞佛所說，皆悉信解，有得須陀洹果者，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，復有得住不退地者，一切眾會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一〇）華天因緣品第十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國內有豪富長者生一男兒，面首端政。其兒生已，家內自然天雨眾華，積滿舍內，即字此兒名弗波提婆（晉言花天）。兒年轉大，往至佛所，見佛顏容相好無比，見已歡喜，心自思惟：「我生處世，得值聖尊，今當請佛及諸眾僧。」即前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及與眾僧明日屈意臨適鄙家，受少蔬食，因見福度。」佛知其根，即時受請。于時華天還至其家。
明日食時，佛與眾僧往至其家，華天即化作寶床座遍其舍內，整設嚴飾，佛及眾僧即坐其座。華天欲須種種飲食，其人福德，自然而辦。佛與眾僧食已攝鉢，廣為華天具說諸法，華天合家得須陀洹。於時，華天即辭父母，求索出家為佛弟子。父母聽之，即至佛所，稽首佛足，求作比丘，稟受佛教。佛聽入道，讚言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墮，袈裟著身，即成沙門，遵修佛教，逮得羅漢。
爾時阿難見斯事已，往至佛所，長跪白言：「世尊！是華天比丘本殖何福，而得如是自然天華，又能化作床座飲食？世尊！當為決散此疑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欲知善聽！過去有佛名毘婆尸，出現於世，度脫眾生。時諸眾僧遊行聚落，到諸豪族，皆悉供養。時有一人貧無錢財，見僧歡喜，恨無供養，即於野澤採眾草華，用散眾僧，至心敬禮，於是而去。」佛告阿難：「爾時貧人散僧華者，今此華天比丘是也。由其過去用信敬心故，採華散僧，至心求願，九十一劫所生之處身體端政，意有所須，欲得飲食、床臥之具，尋時如念，自然而至。緣斯之福，自致得道。是故，阿難！一切眾生莫輕小施，以為無福，猶如華天今悉自得。」
爾時阿難及諸眾會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一一）寶天因緣品第十一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有長者生一男兒，當爾之時，天雨七寶遍其家內，皆令積滿。即召相師，占相此兒。相師覩已，見其奇相，答長者言：「兒相殊特。」長者聞已，心懷歡喜，即語相師：「當為立字。」相師問曰：「此兒生時，有何瑞應？」長者答曰：「此兒生時，天雨七寶滿我家內。」相師答曰：「是兒福德，當為立號為勒那提婆（晉言寶天）。」
兒年轉大，才藝博通，聞佛神聖，奇德少雙，心懷渴仰，貪欲出家，即辭父母，往詣佛所，頭面作禮，而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聽我

出家！」佛即聽許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墮，法衣在身。佛為說法，即得羅漢。
阿難白佛：「不審，世尊！此寶天比丘本作何福，而當生時天雨眾寶，衣食自然，無有乏短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過去世時，有毘婆尸佛出現於世，度脫眾生不可計數。爾時眾僧遊行村落，時彼村中有諸居士共請眾僧，種種供養。時有貧人雖懷喜心，家無財寶供養之具，便以一把白石似珠，用散眾僧，發大誓願。」佛告阿難：「爾時貧人珠供養者，今此寶天比丘是也。由其過去用信敬心，持白石似珠散眾僧故，乃至九十一劫受無量福，多饒財寶，衣食自然，無有乏短。緣於爾時有信敬心，今遭我世，得道果證。」
爾時眾會聞佛所說，自生信心，有得初果，乃至第四果者，復有發心住不退轉。爾時眾會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一二）羼提波梨品第十二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羅閱祇竹園林中止。爾時世尊初始得道，度阿若憍陳如等，次度鬱卑羅迦葉兄弟千人，度人漸廣，蒙脫者眾。於時羅閱祇人欣戴無量，莫不讚歎：「如來出世甚為奇特，眾生之類咸蒙度苦。」又復歎美憍陳如等及鬱毘羅眾：「諸大德比丘宿與如來有何因緣，法鼓初震，特先得聞，甘露法味，獨先服嘗？」
時諸比丘聞諸人民之所稱宣，即具以事往白世尊。佛告之曰：「乃往過去與此眾輩有大誓願：『若我道成，當先度之。』」
諸比丘聞已，復白佛言：「久共誓願，其事云何？唯垂哀愍，願為解說！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。乃往久遠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一大國，名波羅榇，當時國王名為迦梨。爾時國中有一大仙士，名羼提波梨，與五百弟子處於山林，修行忍辱。于時，國王與諸群臣、夫人、婇女入山遊觀。王時疲懈，因臥休息，諸婇女輩捨王遊行，觀諸花林，見羼提波梨端坐思惟，敬心內生，即以眾花而散其上，因坐其前，聽所說法。
「王覺顧望，不見諸女，與四大臣行共求之，見諸女輩坐仙人前，尋即問曰：『汝於四空定為悉得未？』答言：『未得。』又復問曰：『四無量心，汝復得未？』答言：『未得。』王又問曰：『於四禪事，汝為得未？』猶答：『未得。』王即怒曰：『於爾所功德皆言未有，汝是凡夫，獨與諸女在此屏處，云何可信？』又復問曰：『汝常在此，為是何人？修設何事？』仙人答曰：『修行忍

辱。』王即拔劍而語之言：『若當忍辱，我欲試汝，知能忍不？』即割其兩手，而問仙人，猶言忍辱；復斷其兩脚，復問之言，故言忍辱；次截其耳鼻，顏色不變，猶稱忍辱。
「爾時天地六種震動，時仙人五百弟子飛於虛空，而問師言：『被如是苦，忍辱之心不忘失耶？』其師答言：『心未變易。』王乃驚愕，復更問言：『汝云忍辱，以何為證？』仙人答曰：『我若實忍，至誠不虛，血當為乳，身當還復。』其言已訖，血尋成乳，平完如故。
「王見忍證，倍懷恐怖，『咄！我無狀，毀辱大仙，唯見垂哀，受我懺悔！』仙人告曰：『汝以女色，刀截我形，吾忍如地；我後成佛，先以慧刀斷汝三毒。』
「爾時山中諸龍鬼神見迦梨王扠忍辱仙人，各懷懊惱，興大雲霧，雷電霹靂，欲害彼王及其眷屬，時仙人仰語：『若為我者，莫造傷害。』時迦梨國王懺悔之後，常請仙人就宮供養。
「爾時有異梵志，徒眾千人，見王敬待羼提波梨，甚懷妬忌，於其屏處坐，以塵土糞穢而以坌之。爾時仙人見其如是，即時立誓：『我今修忍，為於群生積行不休，後會成佛。若佛道成，先以法水洗汝塵垢，除汝欲穢，永令清淨。』」
佛告比丘：「欲知爾時羼提波梨者，則我身是；時王迦梨及四大臣，今憍陳如等五比丘是；時千梵志塵坌我者，今鬱卑羅等千比丘是。我於爾時緣彼忍辱，誓當先度，是故道成，此等之眾先得度苦。」
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歎未曾有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一三）慈力王血施品第十三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洹中止。爾時尊者阿難於中食後，林間坐禪，而自思惟：「如來興世甚為奇特，眾生之類皆蒙安樂。」又思惟：「憍陳如等五尊比丘種何善本，依何因緣，法門初開，而先得入，法鼓始振，獨先得聞，甘露法降，特先蒙潤？」念是事已，從坐處起，往至佛所，具以所念，而用白佛。
佛告之曰：「憍陳如等先世於我實有因緣。過去世時，我以身血充其飢渴，令得安隱；是故今身先得我法，用致解脫。」賢者阿難重白佛言：「過去以血濟其飢乏，其事云何？願具開示，并令眾會咸得解了！」
佛告之曰：「過去久遠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大國王，名彌佉羅拔羅（ 晉言慈力），領閻浮提八萬四千小國王，有二萬夫人、一萬大

臣。王有慈悲，具四等心，恒愍一切，未曾懈厭，常以十善教誨民庶，四方欽慕。王所化治，國土安樂，莫不慶賴。
「諸疫鬼輩恒噉人血氣，用自濟活，爾時人民攝身口意，敦從十善，眾邪惡疫不敢侵近，飢羸困乏，瘦悴無力。時五夜叉來至王所，『我等徒類，仰人血氣，得全身命；由王教導，咸持十善，我等自是無復飲食，飢渴頓乏，求活無路。大王慈悲，豈不矜愍？』王聞是語，甚懷哀傷，即自放脈，刺身五處。時五夜叉各自持器來承血飲，飲血飽滿，咸賴王恩，欣喜無量。
「王復告曰：『汝若充足，念修十善，我今以身血濟汝飢渴，令得安隱；後成佛時，當以法身戒定慧血，除汝三毒、諸欲飢渴，安置涅槃安隱之處。』
「阿難！欲知爾時慈力王者，今我身是；五夜叉者，今憍陳如等五比丘是。我世世誓願，許當先度，是故我初說法，聞便解脫。」
時尊者阿難及諸眾會聞佛所說，咸增敬仰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一四）降六師品第十四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王舍城竹園之中，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。時洴沙王已得初果，信敬之心倍復隆厚，常設上妙四事所須，供養於佛及比丘僧，樂人同善，志兼勸導。國有六師富蘭那等，先素出世，邪見倒說，誑惑民庶；迷冥之徒信服邪教，眾類廣布，惡黨遍滿。時王有弟敬奉六師，信惑邪倒，謂其有道，竭家之貨供給與之。佛日初出，慧流肇潤，無心拔擢，沒在重網。兄王洴沙甚愛重之，慇懃方便，曉令奉佛；弟執邪理，不從王教。數數勅令請佛供養，弟白兄王：「我自有師，不能復往奉事瞿曇；然王有教，理無有違，當設大會，不限來眾，若其自至，我當與食。」
許王之後，辦設供具，饒敷床座。事訖設會，遣人往喚，六師之徒尋皆來集，坐於上位。怪佛及僧不自來至，即往白王：「王前數數勅請瞿曇，今為設會，日時欲至，如何不來？」王告弟言：「汝雖不能躬自往請，可遣一人白於時到。」王弟受教，遣人白時。
佛與大眾來至會所，見諸六師先坐上座，佛與眾僧次第而坐。佛以神足令此六師合其徒類忽在下行，六師情恥，各起移坐，坐定自見，還在其下；如是再三，移坐就上，猶自見身，乃在下末，更無力能，俛仰而坐。
檀越行水至上座前，佛語施主：「先與汝師。」持水往師前，即舉甕，甕口自閉，其水不下；還往佛前，從佛作次，爾乃水出，咸得洗手。

洗手既竟，次當呪願，檀越捉食在上座前，佛語檀越：「本不為我，往汝師前，自令呪願。」受教尋往至六師所，六師口噤，不得出言，但各舉手，遙指於佛；佛便呪願，梵音聲暢。
呪願既竟，次當行食。欲隨上座作次付之，佛又告言：「先與汝師。」即便持食從六師付，食皆忽上，住虛空中，各當其上，取不可得；行食與佛并僧遍訖，食乃還下，各在其前。
佛與眾僧一切食訖，澡漱還坐，次當說法。佛語檀越：「令汝師說。」尋請六師，六師復噤，但各同時舉手指佛，於是如來廣為眾會出柔軟音，暢演法性，分別義理，應適眾情。聞佛說法，咸得開解，并沙王弟得法眼淨，其餘眾人，或得初果，至第三果，出家盡漏，發無上心，住不退地，隨心所慕，悉得其願。各乃識真，信敬三寶，薄賤六師，捨不承供。
於是六師甚懷惱恚，各至閑靜求學奇術。天魔波旬懼其情怯，不能宣布惡邪之毒，即下化作六師之形，於一人前現五人術，飛行空中，身出水火，分身散體，百種現變。愚癡之徒更相恃賴，忿前見辱，亡失供養，六師悉集，各共議言：「我曹技能不減瞿曇，緣前一辱，眾心離散。比來眾師神術顯變，今察奇妙，足任伏彼，當詣國王求決勝負。」作議已定，即詣王所，自說智能神化靈術，願共沙門講捨奇變，對試之後，可否自現。
王笑之曰：「汝等何癡！佛德弘大，神足無礙，欲以螢火與日諍光、牛跡之水與巨海比大、野干之微與師子捵猛、蟻蛭之堆與須彌等高。大小之形，昭然有別，迷惑高企，何愚之劇！」六師復言：「驗事在後，大王未見我等殊變，是使偏心謂望彼大，決試之後，巨細自定。」王又告曰：「欲試可試，但恐汝等自招毀辱。正使與佛捵神足者，當使我曹具覩異變。」六師言曰：「期後七日，願王平治講試之場！」六師去後，王即嚴駕往至佛所，以事白佛：「六師紛紜，欲得講術，以理呵語，其意不息。唯願世尊奮其神力，化伏邪惡，爾乃從善，因使我曹得覩其變。」佛告并沙：「我自知時。」并沙謂佛可共捵神，即勅臣吏平治博處，安施床座，竪諸幢幡，莊嚴挍珞，極令麗妙。
其當會日，一切企望，於時如來及與眾僧從王舍城往毘舍離，毘舍離中諸律昌輩與諸人民皆來奉迎。諸人後日求佛不在，問實乃知至毘舍離。
六師之徒興張唱言：「久知瞿曇智術單淺。諸人猶豫，不信我言；尅期捵術，自省不如，靡然逃去至毘舍離。」諸六師輩貢高轉盛，各共相率，當必追窮。
時并沙王辦設供具滿五百乘車，王與群臣十四億眾各辦糧食，悉隨佛往，前後絡繹，集毘舍離。

六師復往白諸律昌：「聽我曹等與此瞿曇挍試神力、談講實性！若見聽者，期來七日。」時諸律昌復往白佛：「六師群迷，自謂有道，求與如來共挍神力。唯願世尊垂神降伏！」佛又告曰：「佛自知時。」諸律昌輩合率臣民嚴治設辦，如洴沙王比。

悉皆企慕，望在明日，佛與眾僧至拘睒彌。拘睒彌王，名曰優填，將諸群臣，亦來奉迎。毘舍離人明晨問佛，云佛已往拘睒彌國。六師聞是高心遂盛，合徒聚眾，規必窮逼。

諸律昌輩辦致供具五百車載，用俟供養，將領國人七億之眾，并洴沙王集拘睒彌，觀佛六師共挍神力。前後滿道，絡繹而至。

六師既到，見優填王，騰說事情如上之辭：「沙門自省內無顧恃，空空逃避，不可要勒。須王尅定，令與我試。」優填白佛，說六師辭，「世尊！寧可與挍之不？」佛復告言：「我自知時。」優填望佛在其國試，嚴治設辦，如洴沙王比。

日到當會，佛復捨去，與比丘僧至越祇國。越祇國王屯真陀羅將諸人民來迎世尊。拘睒彌人明日乃問，云佛已去，向於越祇。六師徒眾尋逐其後。時優填王與八億眾，并洴沙等諸國人民，悉共往詣，集越祇國。六師見王，廣自陳說：「當令瞿曇與我共試！」屯真陀羅復往白佛，佛猶答言：「佛自知時。」王亦嚴辦。

會日垂至，佛與眾僧即向特叉尸利，此國中王，名因陀婆彌，與諸臣民，亦來奉迎。屯真陀羅與五億人、洴沙王等諸王臣民，亦皆逐佛向特叉尸利。六師已到，白因陀婆彌，極自譆張，高談大語：「聽與瞿曇挍試神力！」因陀婆彌復往白佛，佛故答言：「我自知時。」

嚴辦日到，佛復捨去，并與諸眾僧至波羅榇。波羅榇王，名梵摩達，亦與人眾躬來迎佛。特叉尸利人民明日乃知佛去。六師追逐，尋跡馳往。因陀婆彌與六億眾、洴沙王等一切隨逐。六師既到，如前白王。王如前辭，往白於佛，佛亦答言：「我自知時。」

嚴辦日到，佛復捨去，與比丘僧往迦毘羅衛國。迦毘羅衛諸釋種輩率諸大眾皆來迎佛。波羅榇人明日乃知。六師徒眾續復馳逐。梵摩達王與八億人、洴沙諸王六國人民，皆悉前後隨逐佛往。六師既到，向諸釋種紛紜自說，廣引術能，「聽與瞿曇共決神力！」釋種復往白佛，具宣其事。佛又告言：「我自知時。」嚴治設辦。

剋日垂至，佛與眾僧往舍衛國。舍衛國王，名波斯匿，與諸臣民，皆來迎佛。釋種明日乃知佛去。六師率徒從後追之。釋種將領九億人眾、洴沙王等諸國人民，亘川滿野，逐趣舍衛。六師等到，見波斯匿，具自陳說本末情事：「欲與瞿曇決挍神力，臨期逃避，不可要勒。今與大眾逐至王國。大王！當使與我等決！」波斯匿王亦用為笑說：「佛殊變難可思議，云何以汝卑陋凡細與大法王挍試力

能？」六師凶凶，言氣遂高。波斯匿王既往見佛白言：「六師慇懃乃爾，唯願世尊垂神化伏，普使一切別偽識真！」佛告王言：「我自知時。」波斯匿王尋勑臣吏平治場地，多積香花，敷設床座，竪諸幢幡。嚴辦已訖，大眾都集。

臘月一日，佛至試場，波斯匿王是日設食，清晨躬手，授佛楊枝。佛受嚼竟，擲殘著地，墮地便生，蓊鬱而起。根莖踊出，高五百由旬，枝葉雲布，周匝亦爾；漸復生華，大如車輪；遂復有菓，大五斗瓶。根莖枝葉純是七寶，若干種色，映燦麗妙，隨色發光，掩蔽日月。食其菓者，美踰甘露，香氣四塞，聞者情悅；香風來吹，更相撞觸。枝葉皆出和雅之音，暢演法要，聞者無厭。一切人民覩茲樹變，敬信之心倍益純厚。佛乃說法，應適其意，心皆開解。志求佛者得果生天，數甚眾多。

次第二日，優填王請佛，於時如來化其兩邊成兩寶山，嚴顯可觀，眾寶雜合，五色暉耀，光焰暐曄；若干種樹行列山上，華果茂盛，出微妙香。其一山頂有成熟粳米，滑美百味，甘之附口，人民之類，自恣而食；其一山上有柔軟之草，肥[月*巽]甘美，以俟畜生，須者往噉，飽已情歡。一切眾會覩山顯異，食已懷悅，仰慕遂深，佛更稱適為說妙法，各得開解，發無上心，得果生天，其數亦眾。

到第三日，屯真陀羅請佛供養，奉佛淨水，俟以澡漱。佛吐水棄，化成寶池，周匝四邊各二百里，純以七寶共相間雜，眾色相照，光明焰奕。其池中水八德具足，水底遍滿七寶之沙。八種蓮花大如車輪，青黃赤白，紅綠紫雜；香氣芬馥，馨徹四遠。隨蓮花色，各發光明，光明顯照，暉曜天地。大會覩此寶池奇妙，歡喜稱歎佛無量德。佛因觀察，隨眾人心方便說法，各令開解，發無上心，得果生天，盡增福業，數多難計。

到第四日，因陀婆彌王請佛。佛於是日，令其寶池四面自然有八渠流還相灌注，自然迴轉。水流有聲，其聲清妙，皆說諸法——五根五力、七覺八道、三明六通、六度四等；大慈大悲，勸發開導。說種種法，一切聞覩心皆開解，發心求佛，得果生天，增積福慧，數甚眾多。

次第五日，梵摩達王請佛供養。佛於是日口中放光，金色赫奕，遍大千土。光明所觸，一切眾生三毒五陰皆自然息，身心快樂，譬如比丘得第三禪。眾會歎怪，志慕佛德，便為說法，各得開解，發大道心，得果生天，進福修慧，數甚眾多。

第六日中，諸律昌輩次復請佛。佛於是日普令大會一切眾生心心相知，各各一人知一切心所念善惡、志趣業行，咸自驚喜，欽美佛

德。佛便為說若干妙法，皆得開解，誓求佛者得果生天，數甚眾多。
到第七日，釋種請佛。佛於是日化諸會者，悉令自見為轉輪王，七寶、千子。諸王臣民肅恭承已，侍仰無減，各自驚怪，喜慶無量。佛便為說法，投適其意。亦發無上正覺之心，得果生天，甚難計數。
又第八日受帝釋請，為佛作師子座。如來昇座，帝釋侍左，梵王侍右，眾會一切靜然坐定。佛徐申臂以手接座，欻有大聲如象鳴吼，應時即有五大神鬼摧滅挽拽六師高座。金剛密迹捉金剛杵，杵頭出火，舉擬六師。六師驚怖，奔突而走，慚此重辱，投河而死。六師徒類九億人眾皆來歸佛，求為弟子。佛言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落，法衣在身，皆成沙門。佛為說法，示其法要。漏盡結解，悉得羅漢。於是如來從八萬毛孔皆放光明，遍滿虛空，一一光頭有大蓮花；一一華上，皆有化佛與諸大眾圍繞說法。眾會覩茲無上之化，信敬之心倍益隆盛，佛即為說，隨其所應。有發大心，得果生天，進福增善，數甚眾多。
到第九日，梵王請佛。佛自化身，高至梵天，威嚴高顯，巍巍難極，放大光明，暉赫天地。一切仰瞻，皆聞其語。佛為種種顯示法要，亦令多眾發心求佛，得果生天，數亦難計。
到第十日，四天王請佛。爾時世尊普令大眾見佛色身遍諸天中，從四天王至色究竟，皆見佛身放大光明。各為大眾說微妙法，咸遙仰視，了了見之，一切眾會甚增敬仰。佛為說法，隨應其意，皆發大心，住不退地，得果生天，不可稱計。
第十一日，須達請佛。佛於是日於高座上自隱其身，寂滅不現，但放光明，出柔軟音，分別演暢諸法之要。在會之人聞法解悟，有發大心、住不退者，得果生天，亦甚眾多。
第十二日，質多居士請佛供養。佛於此日入慈三昧，出金色光，遍照大千。光觸眾生，三毒心息，自然興慈；等視眾生如父如母，如兄如弟，愛潤之心都無增減。然後為說若干妙法，亦發大心，住不退地，得果生天，難可稱量。
第十三日，屯真陀羅王次復請佛，施設供養。佛於是日身昇高座，放於臍光，分作兩奇，離身七仞，頭各有花，上有化佛，如佛無異。化佛臍中復出光明，亦分兩奇，離身七仞，頭有蓮花，上有化佛。如是轉遍大千國土，一切瞻覩，愕然驚喜。佛為應時隨意說法，亦發大心，住不退者，得果生天，數甚眾多。
第十四日，優填王請佛。時優填王花散佛上，佛即應時變其所散花作千二百五十七寶高車，高至梵天，晃踰金山，雜寶眾色曜麗相照，赫然金光振朗殊妙難量，神珠瓔珞雜廁其間。諸高車中，皆有

佛身放大光明遍三千土。眾會覩變，喜敬交懷。佛便說法，應病投藥。皆發大心，或住不退，得道生天，數復甚多。
第十五日，洴沙王請佛。佛豫勅王：「唯須食具。」王但嚴辦器物，極令饒多。食時已到，諸器悉滿，甘饍百味種種異美，普令眾會飽足有餘；食已，身心自然安樂。於時世尊以手指地，十八地獄一切都現，無量塵數諸受罪人各各自說：「我於本時作如是惡，今受此苦。」一切眾會具悉聞見，甚懷悲愍，衣毛驚悚。佛便為說法，應適其意。有發大心，住不退者，得果生天，不可稱數。地獄眾生緣見佛聞法，心生敬仰，皆遙自歸，終皆得生天上人中。
時洴沙王長跪白佛：「世尊奇相三十有二，身手諸相猶曾得見，未覩如來足下輪相，願見示眾，咸共敬觀！」佛即出脚，普示眾會。一切見佛足底輪相端嚴晒著，文理如畫，分別顯了，觀之無厭。王益歡喜，重白佛言：「不審世尊本作何德，而乃致此輪相之妙？」佛即告王：「由我過去自修十善，復以教人，故得斯相明顯如是。」
王又白佛：「不審世尊自修十善，復以教人，其事云何？願見開示！」
佛告王曰：「善聽！著心！乃往無數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大國王，名施陀尼彌，領八萬四千國、八萬億聚落、一萬大臣。王有二萬夫人，皆無有子。王甚憂愁，懼絕國嗣，即廣禱祀，祈願諸天。王第一夫人，名須梨波羅滿，經數時間，便覺有娠。自懷妊後，心性聰了，仁慈矜哀，勸人以善，日月滿足，生一男兒——端政超異，姿相顯美，身諸毛孔，皆有光明。王甚欣慶，覩之無厭，即召相師，占其吉不。相師披見，歎言：『奇哉！是兒之相挺特殊倫，德綏四域，天下敬戴。』王益歡喜，勅為立字。相師白王：『有何異瑞？』王言：『此兒懷妊已來，其母聰慧，仁慈勸善，餘瑞雖眾，甚怪此異。』相師驚喜而白王言：『母豫辯慧，自身光明，當為立字名那波羅滿（晉言惠光）。』
「太子長大，智慧殊人，父王崩薨，葬送畢訖，諸王臣集，勸令嗣位。太子固辭，云不能當。諸臣各曰：『大王已崩，唯有太子，更無兄弟。今言不肯，推讓與誰？』太子答言：『世人行惡，必不執順，若加刑罰，罪我不少；若能率民普行十善，我乃堪任領受國事。』諸臣言：『善！唯願昇殿！十善之道，當勅令行。』太子爾時尋登王位，告下人民普行十善，一切敬順，改心易操。
「魔王妬忌，欲敗王化，密作封書，告下諸國：『前勅行善既無利驗，唐自勞苦，修無益事；自今以往，聽民恣心作十惡事，勿更憚情！』諸王得書，怪此異詔：『何緣越理，勸人從惡？』各遣親

信，重問所由。王聞是語，愕然驚曰：『我無是令，何緣乃爾？』即勑嚴駕，躬行諸國，親見臣民，宣改異化。

「魔於道邊化作一人，身處大火，盛炎熾燃，於中哭叫，聲悲酸切。王即前問：『汝何以爾？』人白王言：『我坐前時勸人十善，今受此苦，痛毒難忍。』王重答言：『何有是事——勸人修善，反更受苦？』又復問言：『勸行十善，令汝受苦；前受勸人行十善者，得善報不？』答言：『前人得善福耳，但教他故，獨受此苦。』王聞歡喜答言：『但令前人得善福者，甘心受苦，不以為恨。』魔聞是語，即隱形去。

「遍行諸國，宣十善行，人民服化，慎身口意，正化彌布，一切欽崇。王德隆赫，嘉瑞而降，金輪先應，七寶具臻。遊化四域，導善為務。

「如是，大王！欲知爾時施陀尼彌王者，今現我父淨飯王是；爾時母者，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；彼惠光王十善化民者，今我身是。我緣彼世自行十善，又以勸民令行十善，是以今日得是足下千輻相輪。」

時洴沙王復白佛言：「六師群迷不自度量，貪著利養，生嫉妬心，求與世尊捵試神力，言：『佛作一，我當作二。』佛現神變，妙難思議；六師窮縮，乃無一術，慚形愧影，投水而死，徒類散解，自遺殃患。念其迷惑，何劇之甚？」

佛告大王：「不但今日六師之徒諍名利故求與我決，自喪失眾；過去世時，亦共我諍，我亦傷彼，奪其人眾。」

王即長跪，尋白佛言：「不審世尊過去世時與六師鬪、奪其徒眾，其事云何？願具說示！」

佛告王曰：「善著心聽！乃往過去無數無量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一國王，名摩訶賒仇利，領五百小國王，有五百夫人，無有太子可以繼嗣。王自念言：『吾年轉大，無有一子以續國位，若其一旦崩亡之後，諸王臣民不相承受，便當興兵，枉害民命；國將亂矣，何苦之劇！』念是事已，心沒憂海。

「時天帝釋遙知王憂，即從天下化作一醫來詣王所，問王憂意，王即如事宣示語醫。化醫白王：『莫復憂慮！我當為王往入雪山採合眾藥，與夫人服，服藥之後，皆當有娠。』王聞是語，差用釋憂，即語醫言：『能爾者善。』是時，化醫即往雪山取諸藥草，擔還王宮，以乳煎之。與大夫人，夫人嫌臭，情又不信，化醫歸天，後不肯服。餘小夫人盡共分服，服未經久，尋覺有娠，各以情事白大夫人。夫人聞已，情乃憂悔，即問：『所服有餘殘不？』答言：『已盡。』復問：『前草今者在不？』答言『猶在。』尋勑取乳，更用重煎，持與夫人，夫人便服，服之數日，亦覺有娠。

「諸小夫人月滿各生，皆是男兒，端政殊異。王見諸子，歡喜踊躍，恒遲念想於大夫人。夫人月滿，亦生一男，面貌極醜，形如株杌。父母見之，情不歡喜，因共號之為多羅睺施（晉言株杌），勅令養育。年漸長大，其餘諸兄皆已納娶，唯有株杌不以在意。

「後會邊國興兵入界，五百王子領兵往拒，始戰軍敗，退來趣城。株杌王子問諸兄言：『何以退走如恐怖狀？』兄輩語言：『往鬪不利，他軍見逐，是以走退。』株杌言曰：『如斯軍賊敢見侵倰！取我先祖天寺之中大弓、貝來，我欲往擊。』——其先祖是轉輪王——即遣多人往取舁來而授與之。取弓舒張，弓聲如雷，彈弓之音，聞四十里。持弓捉貝，便獨往擊，到先吹貝，聲如霹靂，彼軍聞聲，驚怖散走，敵退乃還。父王異遇，爾乃愛待，深思方便，欲為婚娶。

「時一國王名律師跋蹉，聞其有女端政絕世，王即遣使往告求婚，指其一兄貌狀示之，言：『為此兒求索卿女。』使奉教到，具騰王辭，律師跋蹉即許為婚。使還白王，王大歡喜，尋遣車馬往迎將來，自勅株杌：『莫晝見婦！』自今以後，常以日暮乃見交會。

「時諸子婦後共談語，各歎其夫種種才德，時株杌婦亦歎夫言：『我夫猛健，力士之力，身又細軟，甚可敬愛。』餘婦語曰：『汝不須言。汝夫狀貌正似株杌，若汝晝見，足使汝驚。』株杌婦聞，憶之在心，豫掩一燈，藏著屏處，伺夫臥訖，發燈來看。見其形體，甚用恐怖，即夜嚴駕，還至本國。天明乃覺，甚用悒慼，捉弓持貝，尋跡逐往，到其國中，依一臣住。

「後六國王聞律師跋蹉有絕妙之女，各貪欲得，興兵集眾，競共來索。時律師跋蹉甚用憒惱，令諸群臣博議其事，『正欲與一，其餘則恨；作何方便，却此兇敵？』有一臣言：『當分此女，用作六分，一軍與一，其意可息。』或有臣言：『且出重募，有能却軍，以女妻之，分國共治，重加賞賜。』王即然之，便行宣募。

「時多羅睺施即持弓貝，出城趣賊，吹貝叩弓，六軍驚駭，怖不能動，即入軍中，斬六王首，奪取冠飾，攝錄其眾。律師跋蹉甚用歡喜，以女貢之，奉為大王，領攝七國一切軍兵。

「將諸士眾與婦還國。父王聞來，往出界迎，見子所領軍眾極盛，以國讓子，勸作大王。其子不肯，云父猶在，理不應爾。還到宮中，窮責其婦：『汝前何以夜棄我亡？』其婦答言：『君身極醜，初見驚怖，謂非是人。』多羅睺施捉鏡自照，乃見身首熟似株杌，患厭其身，自不喜見，便至林間，乃欲自殺。

「帝釋遙知，即下到邊，問所由緣，慰喻其意，與一寶珠，而告之言：『常以此珠著汝頂上，可得殊異如我端政。』尋喜奉受，安其頂上，覺身倍異。

「還至宮中，自取弓貝，欲至外戲。婦見不識，尋語之曰：『汝是何人？莫觸此物，我夫若來，儻相傷損。』尋語婦言：『我是汝夫。』婦殊不信，而語之言：『我夫極醜，汝形端正，汝是何人，說是我夫？』夫即却珠，還示故形。婦乃驚喜，云何乃爾。夫即具悉說得珠意。婦自是後敬愛其夫。株杌之名從是滅除，便更稱之名須陀羅扇。

「後自生念：『當率兵眾，更起宮城。』即出觀行平博之處，勅諸人眾：『是中可作。』有四龍王，人形來問：『欲作城者，為用何物？』須陀羅扇言：『當用土作。』龍復白言：『何不用寶？』答言：『城大，那得多寶？』龍復白言：『我當相與。』尋化四邊作四大泉，而語之言：『用東泉水而作塼者，便成琉璃；用南泉水而作塼者，可成為金；用西泉水而作塼者，可成為銀；用北泉水而作塼者，可成頗梨。』尋時勅作，如語成寶，便令作城，方四百里；復勅作宮，方四十里。宮城、街陌、樓觀、舍宅、樹林、浴池，悉是四寶，嚴淨顯妙，略如天上。宮城既竟，七寶來應，總攝四域，化民修善。

「如是，大王！欲知爾時摩訶釋仇梨者，今現我父淨飯王是；爾時母者，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；彼多羅睺施醜王子者，今我身是；彼時婦者，今瞿夷是；彼婦翁者，今摩訶迦葉是；彼六國王欲以兵力逼求女者，今六師是。於彼世時，與我諍色，我傷害彼，奪取兵眾；乃至今日嫉名利故，求與我試，無術稱心，投水而死，我攝徒類九億人眾為我弟子。」

時洋沙王復白佛言：「多羅睺施本作何行，福德力強，形如是醜？」

佛復告王：「皆有因緣。乃往過去無量難計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一大國，名波羅棕，國有仙山，名曰律師。時仙山中有一辟支佛，身有風患，當須服油。至油師家，從其乞索。油師瞋恚，逆呵責之：『頭如株杌，手脚如軸，不肯生活候伺他家，不規錢買，但欲唐得。』雖瞋呵責，然與油滓。辟支佛受已，適復擔去。

「其油師婦從外而來，見辟支佛，心甚敬仰，問言：『快士！從何而來？持此油滓用作何等？』時辟支佛如實語之，婦便恨恨，還喚將來，即取其鉢，與滿鉢油，怨責夫言：『汝實不是！云何乃以油滓與之？念還懺悔，除汝口過。』油師心悔，粗還辭謝。夫婦同心白辟支佛：『若使須油，日日來取。』

「後辟支佛數返取油，感其恩力，於油師前現神足力——飛昇虛空，身出水火，分合身體，種種現變。油師夫婦見其神變，倍用歡喜，甚增敬仰。夫見是已，便語婦言：『汝所施油，當共同福，受果報時，共為夫妻。』婦語夫言：『汝興惡言向於快士，方施油

滓，無有淨心，所生之處當極醜惡，云何共汝作夫婦耶？』夫復答言：『我常辛苦積聚油具，云何獨施，不與我共？終不聽汝，要作夫婦！』妻復言曰：『若為汝妻，見汝形醜，夜棄汝亡。』夫答之言：『正使汝亡，我當逐汝，要得乃止。』夫妻語竟，向辟支佛身心自歸、欵誠悔過。時辟支佛語油師夫妻：『緣汝施油，我病得差，今汝夫妻欲求何願，恣汝所求，悉當令得。』夫妻歡喜，長跪立願：『令我夫妻所生之處，天上人中，一切從意。』

「如是，大王！欲知爾時賣油人者，多羅睺施是；是時油師婦者，多羅睺施婦是。緣於爾時見辟支佛，言：『似株杌，手脚如軸。』雖施油滓，瞋色與語，由是因緣，所生之處初形甚醜，如前惡言；緣後懺悔，喜施好油，所生之處還得端正。緣以油施，常得多力，數千萬眾無敢當者；福德報故，作轉輪王，食福四域，五欲從心。善惡之業，其報不朽。是故一切當念道要，慎身口意，遵修道行。」

佛說是時，洋沙王等諸王臣民、四輩之眾、天龍鬼神，聞佛所說，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有種辟支佛善根本者，有發無上大道心者，或有遷住不退地者，一切歡喜，禮敬奉行。

賢愚經卷第二

賢愚經卷第三

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

（一五）鋸陀身施品第十五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。爾時世尊身有風患，祇域醫王為合藥酥，用三十二種諸藥雜合，令佛日服三十二兩。
時提婆達常懷嫉妬，心自高大，望與佛齊，聞佛世尊服於藥酥，情中貪慕，欲同佛服，復勅祇域：「當與我合！」爾時祇域復與合之，因語之言：「日服四兩。」提婆達問：「佛服幾兩？」祇域答言：「日三十二兩。」提婆達言：「我亦當服三十二兩。」祇域答言：「如來身者，不與汝同，汝若多服，必更為患。」提婆達言：「我若服之，自足能消，我身佛身，有何差別？但與我服。」即習效佛，日日亦服三十二兩，藥在體中流注諸脈，身力微弱，不能消轉，舉身支節極患苦痛，呻吟喚呼，煩憒兀轉。
世尊憐愍，即遙申手以摩其頭，藥時即消，痛患即除。病既得愈，看識佛手，因而言曰：「悉達餘術世不承用，復學醫道，善能使知。」於時阿難聞說此語，情用悵恨，長跪白佛：「提婆達多不識恩養，世尊慈矜，為之除患，方更吐此不善之言。有何情懷能生此心，長夜思嫉向佛世尊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提婆達者，不但今日懷不善心，欲中傷我，過去世時亦常惡心殺害於我。」
阿難白佛：「不審過去傷害之事，因緣云何？」
佛言：「善聽！當為汝說。」「唯然，世尊！當一心聽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過去久遠不可計數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一大城，名波羅棕，爾時國王名梵摩達，兇暴無慈，奢婬好樂，每懷惡忌，好為傷害。爾時其王欻於夢中見有一獸，身毛金色，其諸毛端出金光明，照于左右皆亦金色。覺已自念：『如我所夢，世必有此，當勅獵者求覓其皮。』作是念已，召諸獵師而告之言：『我夢有獸，身毛金色，毛頭出光，殊妙晃朗。想今國界必有此物，仰汝等輩廣行求捕。若得其皮，當重賜與，令汝子孫食用七世；若不用心，求不得者，當俱誅滅汝等族黨。』
「時諸獵師得王教已，憂愁憒憒，無復方計，聚會一處，共議此事：『王所夢獸，生未曾覩，當於何所而求覓此？若今不得，王法難犯，我曹徒類永無活路。』論此事已，益增悶惱。又復有言：『此山澤中，毒虫惡獸亦甚眾多，遠行求覓，必不能得，交當喪

身，困死林野，且私募一人，令行求之。』眾人言善，更相簡練，曉勸一人：『汝可盡力廣行求覓，若汝吉還，我曹合物當重賞汝；設令山澤遇害不還，亦當以物與汝妻子。』其人聞此，心自念言：『為此眾人分棄身命。』內計已定，即可當行，辦行道具，涉險而去。

「行已經久，身羸力弊。天時盛暑，到熱沙道，脣乾渴乏，欝蒸欲死，窮酸苦切，悲悴而言：『誰有慈悲矜愍我者，當見拯濟，救我身命！』

「時山澤中有一野獸，名曰鋸陀，身毛金色，毛頭光明，遙聞其語，甚憐愍之，身入冷泉，來至其所，以身裹抱。小還有力，將至水所，為其洗浴，行拾菓蓏，來與食之。體既平復，而自念言：『覩此奇獸毛色光明，是我大王所須之者，然我垂死，賴其濟命，感識其恩，未能酬報，何能生心，當害於此？若復不獲，彼諸獵師宗黨徒類當被誅戮。』念此事已，悲不自勝。

「鋸陀問言：『何以不樂？』垂泣而說心所懷事。鋸陀語言：『此事莫憂！我皮易得。計我前世捨身無數，未曾為福，而能捨壽。今以身皮濟彼眾命，心懷歡喜，如有所獲。但剝取皮，莫便絕命，我已施汝，終無悔恨。』爾時獵師即徐剝皮。

「爾時鋸陀即自立願：『今我以皮用施此人，救彼眾人所愛之命，持此功德，施及眾生，用成佛道無上正真，普度一切生死之苦，安著涅槃永樂之處。』作此願已，三千國土六反震動，諸天宮殿動搖不寧，各用驚愕，推尋其相，見於菩薩剝皮布施，即從天下來到其所，散花供養，涕淚如雨。

「剝皮去後，身肉赤裸，血出流離，難可看覩，復有八萬蠅蟻之屬集其身上，同時啖食。時欲趣穴，復恐傷害，忍痛自持，身不動搖，分以身施，死於彼中。時諸蠅蟻緣食菩薩身者，命終之後，皆得生天。

「爾時獵師擔皮到國，奉上於王。王見歡喜，奇之未有，善其細軟，常用敷臥，心乃安隱，情用快樂。

「如是，阿難！欲知爾時獸鋸陀者，今我身是；彼梵摩達王，今提婆達是；八萬諸虫，我初成佛，始轉法輪，上八萬諸天得道者是。此提婆達於彼世時傷害於我，乃至今日猶無善心，長夜思害，欲相中傷。」

賢者阿難及諸會者聞佛所說，悲悵兼懷，各自感勵，懃求法要，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有種辟支佛因緣者，有發無上佛道意者，有住不退地者，咸各歡喜，敬戴奉行。

（一六）◎微妙比丘尼品第十六(丹本此品在第四卷為第十九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陀精舍。波斯匿王崩背之後，太子流離攝政為王，暴虐無道，驅逐醉象蹋殺人民不可稱計。時諸貴姓婦女見其如是，心中摧悴，不樂於俗，即共出家為比丘尼。國中人民見諸女人——或是釋種，或是王種，尊貴端正，國中第一，悉捨諸欲，出家為道，凡五百人——莫不嘆美，競共供養。
諸比丘尼自相謂言：「吾等今者雖名出家，未服法藥消婬怒癡，寧可共詣偷羅難陀比丘尼所，諮受經法，冀獲所剋。」即往其所，作禮問訊，各自陳言：「我等雖復為道，未獲甘露，願見開悟。」
時偷羅難陀心自念言：「我今當教，令其反戒，吾攝衣鉢，不亦快乎？」即語之曰：「汝等尊貴大姓，田業、七寶、象馬、奴婢，所須不乏，何為捨之，持佛禁戒，作比丘尼，辛苦如是？不如還家，夫妻男女共相娛樂，恣意布施，可榮一世。」諸比丘尼聞說是語，心用惘然，即各涕泣，捨之而去。
復至微妙比丘尼所，前為作禮，問訊如法，即各啟曰：「我等在家習俗迷久，今雖出家，心意蕩逸，情欲熾燃，不能自解。願見憐愍，為我說法，開釋罪蓋！」爾時微妙即告之曰：「汝於三世，欲問何等？」諸比丘尼言：「去來且置，願說現在，解我疑結。」
微妙告曰：「夫婬欲者，譬如盛火燒于山澤，蔓莚滋甚，所傷彌廣。人坐婬欲，更相賊害，日月滋長，致墮三塗，無有出期。夫樂家者，貪於合會、恩愛、榮樂因緣，生老病死、離別、縣官之惱，轉相哭戀，傷壞心肝，絕而復穌，家戀深固，心意纏縛，甚於牢獄。
「我本生於梵志之家，我父尊貴，國中第一。爾時有梵志子聰明智慧，聞我端正，即遣媒禮娉我為婦，遂成室家，後生子息。夫家父母轉復終亡，我時妊娠，而語夫言：『今我有娠，穢污不淨，日月向滿，儻有危頓，當還我家見我父母。』夫即言善，遂便遣歸。至於道半，身體轉痛，止一樹下，時夫別臥。我時夜產，污露大出，毒蛇聞臭，即來殺夫，我時夜喚數反無聲，天轉向曉，我自力起，往牽夫手，知被蛇毒，身體腫爛，支節解散。我時見此，即便悶絕。時我大兒見父身死，失聲號叫，我聞兒聲，即時還穌，便取大兒擔著項上，小兒抱之，涕泣進路。
「道復曠險，絕無人民。至於中路，有一大河既深且廣，即留大兒著於河邊，先擔小兒度著彼岸，還迎大者。兒遙見我，即來入水水便漂去，我尋追之，力不能救，浮沒而去。我時即還，欲趣小兒，狼已噉訖，但見其血流離在地，我復斷絕，良 久乃穌，遂進前路。
「逢一梵志是父親友，即問我言：『汝從何來，困悴乃爾？』我即具以所更苦毒之事告之。爾時梵志憐我孤苦，相對涕哭。我問梵

志：『父母親里盡平安不？』梵志答言：『汝家父母大小，近日失火，一時死盡。』我時聞之，即復悶絕，良久乃穌。梵志憐我，將我歸家，供給無乏，看視如子。

「時餘梵志見我端正，求我為婦，即相許可，適共為室。我復妊娠，日月已滿。時夫出外他舍飲酒，日暮來歸，我時欲產，獨閉在內，時產未竟，梵志打門大喚，無人往開，梵志瞋恚，破門來入，即見撾打。我如事說，梵志遂怒，即取兒殺，以酥熬煎，逼我使食。我甚愁惱，不忍食之，復見撾打。食兒之後，心中酸結，自惟福盡，乃值斯人，便棄亡去。

「至波羅柰，在於城外，樹下坐息，時彼國中有長者子，適初喪婦，乃於城外園中埋之，戀慕其婦，日往出城，塚上涕哭。彼時見我，即問我言：『汝是何人，獨坐道邊？』我如事說，復語我言：『今欲與汝入彼園觀，寧可爾不？』我便可之，遂為夫妻。經于數日，時長者子得病不救，奄忽壽終。時彼國法，若其生時有所愛重，臨葬之日，并埋塚中。

「我雖見埋，命故未絕，時有群賊來開其塚，爾時賊帥見我端正，即用為婦。數旬之中，復出劫盜，為主所覺，即斷其頭。賊下徒眾即持死屍而來還我，便共埋之；如國俗法，以我并埋。

「時在塚中，經于三日，諸狼狐狗復來開塚，欲噉死人，我復得出，重自剋責：『宿有何殃，旬日之間，遇斯罪苦？死而復生，當何所奉，得全餘命？』即自念言：『我昔常聞釋氏之子棄家學道，道成号佛，達知去來，寧可往詣，身心自歸。』即便徑往，馳趣祇洹，遙見如來，如樹花茂星中之月。

「爾時世尊以無漏三達察我應度，而來迎我。我時形露，無用自蔽，即便坐地，以手覆乳。佛告阿難：『汝持衣往覆彼女人。』我時得衣，即便稽首世尊足下，具陳罪厄，『願見垂愍，聽我為道！』佛告阿難：『將此女人付憍曇彌，令授戒法。』時大愛道即便受我作比丘尼，即為我說四諦之要、苦空非常。我聞是法，剋心精進，自致應真，達知去來——今我現世所更勤苦難可具陳，如宿所造，毫分不差。」

時諸比丘尼重復啟白：「宿有何咎，而獲斯殃？唯願說之！」

微妙答曰：「汝等靜聽。乃往過世，有一長者財富無數，無有子息，更取小婦，雖小家女，端正少雙，夫甚愛念，遂便有娠。十月已滿，生一男兒，夫妻敬重，視之無厭。大婦自念：『我雖貴族，現無子息可以繼嗣，今此小兒，若其長大，當領門戶，田財諸物盡當攝持。我唐勞苦積聚財產，不得自在。』妬心即生，『不如早殺。』內計已定，即取鐵針，刺兒顖上，令沒不現。兒漸瘠瘦，旬日之間遂便喪亡。

「小婦懊惱，氣絕復穌，『疑是大婦妬殺我子。』即問大婦：『汝之無狀，怨殺我子？』大婦即時自呪誓曰：『若殺汝子，使我世世——夫為毒蛇所殺，有兒子者，水漂狼食，身見生埋，自噉其子，父母大小失火而死。何為謗我？何為謗我？』
「當於爾時，謂無罪福反報之殃，前所呪誓，今悉受之，無相代者。欲知爾時大婦者，則我身是。」
諸比丘尼重復問曰：「復有何慶，得覩如來，就迎之耶？得在道堂，免于生死？」
微妙答曰：「昔波羅棕國有一大山，名曰仙山，其中恒有辟支佛、聲聞、外道、神仙，無有空缺。彼時緣覺入城分衛，有長者婦見之歡喜，即供養之。緣覺食已，飛昇虛空，身出水火，坐臥空中。婦時見之，即發誓言：『使我後世得道如是。』爾時婦者，則我身是。緣是之故，得見如來，心意開解，成羅漢道。今日我身雖得羅漢，恒熱鐵針從頂上入、於足下出，晝夜患此，無復竟已。殃福如是，無有朽敗。」
爾時五百貴姓比丘尼聞說是法，心意悚然，觀欲之本猶如熾火，貪欲之心永不復生，在家之苦甚於牢獄，諸垢消盡，一時入定，成阿羅漢道。各共齊心白微妙曰：「我等纏綿繫著婬欲，不能自拔，今蒙仁恩，得度生死。」
時佛歎曰：「快哉微妙！夫為道者，能以法教，轉相教誡，可謂佛子。」
眾會聞說，莫不歡喜，稽首奉行。

（一七）阿輸迦施土品第十七(丹本此品在第四卷為第二十二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晨與阿難入城乞食。見群小兒於道中戲，各聚地土，用作宮舍，及作倉藏財寶五穀。有一小兒遙見佛來，見佛光相，敬心內發，歡喜踊躍，生布施心，即取倉中名為穀者，即以手掬，欲用施佛。身小不逮，語一小兒：「我登汝上，以穀布施。」小兒歡喜，報言：「可爾。」即躡肩上，以土奉佛。佛即下鉢，低頭受土，受之已訖，授與阿難，語言：「持此塗污我房。」乞食既得，還詣祇洹。
阿難以土塗佛房地，齊污一邊，其土便盡。污已，整衣服，具以白佛。佛告阿難：「向者小兒歡喜施土，土足塗污佛房一邊，緣斯功德，我般涅槃百歲之後，當作國王，字阿輸迦，其次小兒當作大臣，共領閻浮提一切國土，興顯三寶，廣設供養，分布舍利，遍閻浮提，當為我起八萬四千塔。」

阿難歡喜，重白佛言：「如來先昔造何功德，而乃有此多塔之報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專心善聽！過去久遠阿僧祇劫，有大國王，名波塞奇，典閻浮提八萬四千國；時世有佛，名曰弗沙。波塞奇王與諸臣民供養於佛及比丘僧，四事供養，敬慕無量。爾時其王心自念言：『今此大國人民之類常得見佛，禮拜供養，其餘小國各處邊僻，人民之類無由修福，就當圖畫佛之形像，布與諸國，咸令供養。』作是念已，即召畫師，勅使圖畫。
「時諸畫師來至佛邊，看佛相好，欲得畫之，適畫一處，忘失餘處；重更觀看，復次下手，忘一畫一，不能使成。時弗沙佛調和眾彩，手自為畫，以為摸法，畫立一像。於是畫師乃能圖畫，都盡八萬四千之像，極令淨妙，端正如佛。
「布與諸國，一國與一；又作告下，勅令人民辦具花香以用供養。諸國王臣民得如來像，歡喜敬奉，如視佛身。
「如是，阿難！波塞奇王，今我身是。緣於彼世畫八萬四千如來之像，布與諸國，令人供養，緣是功德，世世受福——天上人中，恒為帝王；所受生處，端正殊妙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。緣是功德，自致成佛，涅槃之後，當復得此八萬四千諸塔果報。」
賢者阿難及諸會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一八）◎七瓶金施品第十八(丹本為二十三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諸比丘各處異國，隨意安居。經九十日，安居已竟，各詣佛所，諮受聖教。爾時世尊與諸比丘隔別經久，慈心愍傷，即舉千輻相輪神手而慰勞之，下意問訊：「汝等諸人住在僻遠，飲食供養得無乏耶？」如來功德世無儔類，今乃下意瞻諸比丘，特懷謙敬。阿難見之，甚怪所以，即白佛言：「世尊出世最為殊特，功德智慧世之希有，今乃下意慰喻問訊諸比丘眾，何其善耶！不審世尊興發如是謙卑之言為遠近耶？」
世尊告曰：「欲知不乎？明聽善思！當為汝說。」「奉教善聽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過去久遠無數無量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一大國，名波羅榛，時有一人好修家業，意偏愛金，勤力積聚，作役其身，四方治生，所得錢財盡用買金，因得一瓶，於其舍內掘地藏之。如是種種勤身苦體，經積年歲，終不衣食，聚之不休，乃得七瓶，悉取埋之。其人後時遇疾命終，由其愛金，轉身作一毒蛇之身，還其舍內，守此金瓶。

「經積年歲，其舍摩滅，無人住止。蛇守金瓶，壽命年歲已復向盡，捨其身已，愛心不息，復受本形，自以其身，纏諸金瓶。如是展轉，經數萬歲，最後受身，厭心復生，自計：『由來為是金故而受惡形，無有休已，今當用施快福田中，使我世世蒙其福報。』思惟計定，往至道邊，竄身草中，匿身而看，『設有人來，我當語之。』

「爾時毒蛇見有一人順道而過，蛇便呼之。人聞喚聲，左右顧望，不見有人，但聞其聲，復道而行。蛇復現形，喚言：『咄！人！可來近我。』人答蛇言：『汝身毒惡，喚我用為？我若近汝，儻為傷害。』蛇答人言：『我苟懷惡，設汝不來，亦能作害。』其人恐懼，往至其所。

「蛇語人言：『吾今此處有一瓶金，欲用相託供養作福，能為之不？若不為者，我當害汝。』其人答蛇：『我能為之。』時蛇將人共至金所，出金與之，又告之曰：『卿持此金供養眾僧，設食之日，好念持一阿輸提來，取我舁去。』其人擔金至僧伽藍付僧維那，具以上事，向僧說之，云其毒蛇欲設供養，剋作食日。僧受其金，為設美饍。

「作食日至，其人持一小阿輸提往至蛇所，蛇見其人，心懷歡喜，慰喻問訊，即盤其身，上阿輸提。於是其人以氈覆上，擔向佛圖。

「道逢一人問擔蛇人：『汝從何來？體履佳不？』其人默然，不答彼問，再三問之，不出一言。所持毒蛇即便瞋恚，含毒熾盛，欲殺其人，還自遏折，復自思念：『云何此人不知時宜？他以好意問訊進止，鄭重三問，無一言答，何可疾耶！』作是念已，毒心復興，隆猛內發，復欲害之。臨當吐毒，復自思惟：『此人為我作福，未有恩報。』如是再三，還自奄伏，『此人於我已有大恩，雖復作罪，事宜忍之。』前到空處，蛇語其人：『下我著地。』窮責極切，囑戒以法。其人於是便自悔責，生謙下心，垂矜一切。蛇重囑及：『莫更爾耶！』

「其人擔蛇至僧伽藍，著眾僧前。於時眾僧食時已到，作行而立。蛇令彼人次第賦香，自以信心視受香者，如是盡底，熟看不移。眾僧引行遶塔周匝，其人捉水，洗眾僧手，蛇懷敬意，觀洗手人，無有厭心。眾僧食訖，重為其蛇廣為說法，蛇倍歡喜，更增施心，將僧維那到本金所，殘金六瓶盡用施僧。作福已訖，便取命終，由其福德，生忉利天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欲知爾時擔蛇人者豈異人乎？則我身是；時毒蛇者，今舍利弗是。我乃往日擔蛇之時，為蛇見責，慚愧立誓，生謙下心，等視一切，未曾中退，乃至今日。」

時諸比丘阿難之等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一九）◎差摩現報品第十九(丹本為二十四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住羅閱祇竹林精舍，與尊弟子無央數眾。爾時國中有一婆羅門，居貧窮困，乏於錢穀，勤加不懈，衰禍遂甚，方宜理盡，衣食不供，便行問人：「今此世間作何等行，令人現世蒙賴其福？」有人答言：「汝不知耶？今佛出世，福度眾生，祐利一切，無不得度。如來復有四尊弟子——摩訶迦葉、大目犍連、舍利弗、阿那律等斯四賢士，每哀貧乏，常行福利苦厄眾生。汝今若能以信敬心設食供養此諸賢士，則可現世稱汝所願。」
時婆羅門聞諸人所說如是事已，心懷歡喜，往其國中，遍行自衒，作役其身，得少財物，擔至其家，施設飲食，請諸賢聖，供養一日，剋心精勤，望現世報。婆羅門婦，字曰差摩(晉言安隱)，飯僧已訖，諸尊弟子勸請差摩受八關齋。受齋已訖，各還精舍。
時瓶沙王值遊林澤，還來向城，道見一人，犯王重罪，縛著標頭，竪在道邊。見王悲哀，求索少食，王情愍傷，即可當與，正爾別去。
時王竟日忽忘前事，夜卒自念：「我以先許彼罪人食，云何欻忘？」即時遣人致食往與。舉宮內外無欲往者，咸作是說：「今是夜半，道路恐有猛獸、惡鬼、羅剎，禍難眾多，寧死於此，不能去也。」爾時國王念彼人苦，身心煩惱，極懷憐愍，即令國中：「誰能致食至彼人所，賞金千兩。」國中人民無受募者。
於時差摩常聞人說：「若世有人受持八關齋者，眾邪惡鬼毒獸之類、一切惡災，無能傷害。」差摩聞之，便興此心：「我家貧窮，加復受齋，今王所募，欲為我耳，我今當往受其募直。」思惟已定，往應王募。爾時國王又語差摩：「為吾擔食至彼人所！若達來還，吾定當與汝金千兩。」
差摩即時如勅擔往，至心持齋，無有缺失，順道而行。出城漸遠，逢一羅剎，名曰藍婆。彼鬼是時生五百子，初生已竟，極懷飢渴，見差摩來，望以為食，然彼差摩持齋無缺，羅剎見之，逆懷怖畏，飢餓所逼，現身從乞：「所擔之食，持少施我。」差摩不逆，以少與之，所施雖少，鬼神力故，而用飽滿。於時羅剎問差摩言：「汝字何等？」女人答言：「我字差摩。」羅剎歡喜，語差摩言：「今我分身而得安隱，由卿活命，益我不少。我既蒙活，復聞好字，我所住處有一釜金，持以報卿，來時念取。」又復問言：「汝欲何至？」差摩答言：「欲持此食，往與彼人。」藍婆又言：「我有女妹在前住止，字阿藍婆，卿若見之，為吾問訊，云我分身，生五百子，身體安隱。具騰我情，令知消息。」

差摩如言順道而去，見阿藍婆，即出問訊，說其藍婆情事委曲，生五百子，皆悉安隱。時阿藍婆聞之歡喜，問婦人曰：「今汝字何？」女人答言：「我字差摩。」羅剎聞之，亦用歡悅。「我姊分身，復得安隱，汝字復好，何其善也！今此住處有一釜金，我用賜卿，來時念取。」又問之曰：「汝欲何至？」差摩答言：「為王擔食至彼人所。」阿藍婆曰：「我有一弟，字分那奇，住在前路，為吾問訊，因騰姊意。」即復共辭，順道而進。
到前如意，見分那奇，為其二姊具說意狀，云彼大姊生五百子，身輕安隱，無有不祥。時分那奇聞其二姊平安消息，心用歡喜、復問差摩：「汝字何等？」婦人答曰：「我字差摩。」其鬼答言：「汝字安隱，復傳我姊平安消息，倍何快耶！」即語差摩言：「我此住處有金一釜，以用遺卿，來時念取。」辭別已竟，引路而去。
憶識故處，至彼人所，與食已訖，還來本處，取金三釜，持至其家，復於王家得賞金千兩，其家於是拔貧即富。
國中庶民見其家內財寶饒多，各各慕及，樂為營從，來至其家，承給使令。王聞是人福德如是，即召至宮，拜為大臣。既蒙王祿，其家又富，信心誠篤，廣殖福業，請佛及僧，施設大檀。佛與徒眾悉受其請，飲食已訖，佛為說法，心意開解，成須陀洹。時諸會者阿難之等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二〇）◎貧女難陀品第二十(丹本此品在第十一卷為五十三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國中有一女人，名曰難陀，貧窮孤獨，乞匄自活，見諸國王、臣民大小各各供養佛及眾僧，心自思惟：「我之宿罪，生處貧賤，雖遭福田，無有種子。」酸切感傷，深自咎悔，便行乞匄，以俟微供，竟日不休，唯得一錢，持詣油家，欲用買油。油家問曰：「一錢買油，少無所逮，用作何等？」難陀具以所懷語之。油主憐愍，增倍與油。得已歡喜，足作一燈。擔向精舍，奉上世尊，置於佛前眾燈之中，自立誓願：「我今貧窮，用是小燈供養於佛，以此功德，令我來世得智慧照，滅除一切眾生垢闇。」作是誓已，禮佛而去。
乃至夜竟，諸燈盡滅，唯此獨燃。是時目連次當日直，察天已曉，收燈摒擋，見此一燈獨燃明好，膏炷未損，如新燃燈，心便生念：「白日燃燈無益時用。」欲取滅之，暮規還燃，即時舉手扇滅此燈，燈焰如故，無有虧減，復以衣扇，燈明不損。
佛見目連欲滅此燈，語目連曰：「今此燈者，非汝聲聞所能傾動，正使汝注四大海水以用灌之，隨嵐風吹，亦不能滅。所以爾者，此

是廣濟發大心人所施之物。」佛說是已，難陀女人復來詣佛，頭面作禮，於時世尊即授其記：「汝於來世二阿僧祇百劫之中當得作佛，名曰燈光，十號具足。」於是難陀得記歡喜，長跪白佛，求索出家，佛即聽之作比丘尼。

慧命阿難、目連，見貧女人得免苦厄、出家受記，長跪合掌，前白佛言：「難陀女人宿有何行，經爾許時貧乞自活？復因何行，值佛出家，四輩欽仰，諍求供養？」

佛言阿難：「過去有佛，名曰迦葉，爾時世中有居士婦躬往請佛及比丘僧，然佛先已可一貧女受其供養，此女已得阿那含道。時長者婦自以財富，輕忽貧者，嫌佛世尊先受其請，便復言曰：『世尊云何不受我供，乃先應彼乞人請也？』以其惡言，輕忽賢聖，從是以來，五百世中恒生貧賤乞匄之家；由其彼日供養如來及於眾僧，敬心歡喜，今值佛世，出家受記，合國欽仰。」

爾時眾會聞佛說此已，皆大歡喜，國王、臣民聞此貧女奉上一燈，受記作佛，皆發欽仰，並各施與上妙衣服，四事無乏。合國男女、尊卑大小競共設作諸香油燈，持詣祇洹，供養於佛。眾人猥多，燈滿祇洹諸樹林中，四匝彌滿，猶如眾星列在空中，日日如是，經於七夜。

爾時阿難甚用歡喜，嗟歎如來若干德行，前白佛言：「不審世尊過去世中作何善根，致斯無極燈供果報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過去久遠二阿僧祇九十一劫，此閻浮提有大國王，名波塞奇，主此世界八萬四千諸小國土。王大夫人生一太子，身紫金色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當其頂上，有自然寶眾相晃朗，光曜人目。即召相師占 相吉凶，因為作字。相師披看，見其奇妙，舉手唱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今此太子於諸世間天人之中無與等者。若其在家，作轉輪聖王；若其出家，成自然佛。』相師白王：『太子生時，有何異事？』王答之言：『頂上明寶自然隨出。』便為立字，字勒那識祇（晉言寶髻）。年漸長大，出家學道，得成為佛，教化人民，度者甚多。

「爾時父王請佛及僧，三月供養。有一比丘字阿梨蜜羅（晉言聖友），保三月中作燈檀越，日日入城，詣諸長者、居士、人民，求索蘇油燈炷之具。

「時王有女，名曰牟尼，登於高樓，見此比丘日行入城，經營所須，心生敬重，遣人往問：『尊人恒爾勞苦，何所營理？』比丘報言：『我今三月與佛及僧作燈檀越，所以入城詣諸賢者，求索蘇油燈炷之具，使還報命。』王女歡喜，又語聖友：『自今已往，莫復行乞，我當給汝作燈之具。』比丘可之。從是已後，常送蘇油燈炷之具詣於精舍。

「聖友比丘日日經營燃燈供養，發意廣濟，誠心欵著，佛授其記：『汝於來世阿僧祇劫當得作佛，名曰定光，十號具足。』王女牟尼聞聖友比丘受記作佛，心自念言：『佛燈之物悉是我有，比丘經營，今已得記，我獨不得。』作是念已，往詣佛所，自陳所懷，佛復授記，告牟尼曰：『汝於來世二阿僧祇九十一劫，當得作佛，名釋迦牟尼，十號具足。』於是王女聞佛授記，歡喜發中，化成男子，重禮佛足，求為沙門，佛便聽之。精進勇猛，勤修不息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比丘阿梨蜜者，豈異人乎？乃往過去定光佛是；王女牟尼，豈異人乎？我身是也。因由昔日燈明布施，從是已來，無數劫中，天上世間受福自然，身體殊異，超絕餘人，至今成佛，故受此諸燈明之報。」
時諸大會聞佛所說，有得初果乃至四果，或種緣覺善根之者，有發無上正真道意。慧命阿難及諸眾會咸共頂戴，踊躍奉行。
◎
賢愚經卷第三

（二一）◎大光明王始發道心緣品第十六

有智慧巧便人，以小緣故，能發大心，趣向佛道；懈怠懶惰人，雖有大緣，猶不發意趣向佛道。是故行者應強心立志，勇猛善緣。何以知然？爾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諸四眾、諸王臣民前後圍遶，供養恭敬。於是眾中多有疑者：「世尊本以何因緣故，初發無上菩提之心，自致成佛，多所利益？我等亦當發心成道，利安眾生。」尊者阿難知眾所念，即從坐起，整衣服，前白佛言：「今此大眾咸皆有疑：『世尊本昔從何因緣發大道心？唯願說之，廣利一切！』」
佛告阿難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所問者，多所饒益。諦聽！善思！當為汝說。」時大會寂靜無聲，風河江水、百鳥走獸皆寂無聲，於是大眾、天龍鬼神悚然樂聞，一心觀佛。
佛言阿難：「過去久遠無量無邊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一大王，名大光明，有大福德，聰明勇慧，王相具足。爾時邊境有一國王與為親厚，彼國所乏，大光明王隨時贈送；彼國所珍，亦復奉獻於光明王。時彼國王大山遊獵得二象子，端正姝妙，白如玻[王*(黍-禾+利)]山，七支拄地，甚可敬愛，心喜念言：『我今當以與光明王。』念已莊校金銀雜寶、極世之珍，遣人往送。時光明王見此象已，心大欣悅。
「時有象師，名曰散闍，王即告言：『汝教此象，瞻養令調。』散闍奉教，不久調順，眾寶交絡，往白王言：『我所調象，今已調

良 ，願王觀試。』王聞心喜，遲欲見之，即擊金鼓，會諸臣下，令觀試象。

「大眾既集，王乘是象，譬如日初出山，光明照曜，王初乘象，亦復如是。與諸臣民出城遊戲，將至試所。時象氣壯，見有群象於蓮華池食蓮華根，見已欲發，奔逐牸象，遂至深林。時王冠服悉皆墮落，壞衣破身，出血牽髮。王時眩[目*冒]，自惟必死，極懷恐怖，即問象師：『吾寧當有餘命不耶？』散闍白王：『林中諸樹有可捉者，願王搏捉，乃可得全。』王搏樹枝，象去王住，下樹坐地，自視無復衣冠，身體傷破，生大苦惱，迷悶出林，不知從者所在。

「象師小前捉樹得住，還求見王愁惱獨坐，象師叩頭，白王：『願王莫大憂苦！此象正爾婬心當息，厭惡穢草，不甘濁水，思宮清淨、肥美飲食，如是自還。』王即告曰：『吾今不復思汝及象，以此象故，幾失吾命。』

「爾時群臣咸各生念，謂王已為狂象所害。尋路推求，處處或得天冠衣服，或見落血，遂乃見王。駕乘餘象，還來入城。城中人民悉見大王受如是苦，莫不憂惱。

「爾時狂象在野澤中食諸惡草，飲濁穢水，婬欲意息，即思王宮清涼甘饍，行如疾風，詣本止處。

「象師見已，往白王言：『大王！當知先所失象今還來至，願王視之。』王言：『我不須汝，亦不須象。』散闍啟王：『王若不須我及象者，唯願觀我調象之方！』王即使於平坦地敷置坐處。

「時國中人聞此象師欲示大王調象之法，普皆雲集。時王出宮，大眾導從，詣座而坐。象師散闍將象至會，尋使工師作七鐵丸，燒令極赤，作已念言：『象吞此丸，決定當死，王後或悔。』白言大王：『此白象寶，唯轉輪王乃得之耳，今有小過，不應喪失。』王告之言：『象若不調，不應令吾乘之；若其調適，事釁如斯。今不須汝，亦不須象。』象師又言：『雖不須我，象甚可惜。』王怒隆盛，告言遠去。散闍起已，泣淚而言：『王無親踈，其心如毒，詐出甜言。』時會大小聞已墮淚，諦視於象。

「象師即便作相告象：『吞此鐵丸！若不吞者，當以鐵鉤斲裂汝腦。』象知其心，即自思惟：『我寧吞此熱丸而死，實不堪忍被鐵鉤死；如人俱死，寧受絞死，不樂燒殺。』屈膝向王，垂淚望救。王意怒盛，覩已餘視。散闍告象：『汝今何以不吞此丸？』時象四顧，念：『是眾中乃無有能救我命者。』以手取丸，置口吞之，入腹焦爛，直過而死，如金剛杵打玻[王*(黍-禾+利)]山，鐵丸墮地，猶故熱赤。時會見已，莫不悲泣。王見此事，驚怖愕然，乃生悔心，即召散闍，告言：『汝象調順乃爾，何故在林不能制之？』

「時淨居天知光明王應發無上菩提之心，即作神力，令象師跪答王言：『大王！我唯能調象身，不能調心。』王即問言：『頗復有人亦能調身兼調心不？』白言大王：『有佛世尊，既能調身，亦能調心。』時光明王聞佛名已，心驚毛竪，告言散闍：『所言佛者，何種性生？』散闍答言：『佛世尊者，二種性生——一者智慧，二者大悲。勤行六事，所謂六波羅蜜，功德智慧悉具足已，號之為佛，既自能調，亦調眾生。』

「王聞是已，悚然踊躍，即起入宮，洗浴香湯，更著新衣，上高閣上，四向作禮，於一切眾生起大悲心，燒香誓願：『願我所有功德迴向佛道，我成佛已，自調其心，亦當調伏一切眾生。若以一眾生故，在於阿鼻地獄住經一劫有所益者，當入是獄，終不捨於菩提之心。』作是誓已，六種震動，諸山大海[跳- 兆+叵][跳- 兆+我]踊沒，虛空之中自然樂聲，無量諸天作天妓樂歌歎菩薩，而作是言：『如汝所作，得佛不久。成佛道已，願度我等，我等於此清淨法會，亦應有分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欲知爾時白象吞鐵丸者，難陀是也；時象師者，舍利弗是也；光明王者，我身是也。我於爾時見是象調順故，始發道心，求於佛道。」

爾時大會聞佛苦行如是，有得四道果者，有發大道心者，有出家修道者，莫不歡喜，頂戴奉行。

以是因緣，強志勇故，由小因緣能辦大事；懶惰懈怠，雖遇大緣，無所能成。是故行者當勤精進，趣向佛道。

◎賢愚經卷第四

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

（二二）摩訶斯那優婆夷品第二十一(丹本無此品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洹精舍，與大比丘眾圍繞恭敬。爾時佛讚智慧行者：「欲成佛道，當樂經法、讚誦演說。正使白衣說法，諸天鬼神悉來聽受，況出家人？出家之人，乃至行路誦經說偈，常有諸天隨而聽受，是故應勤誦說經法。」何以故知？
佛初至祇桓精舍，功德流布，莫不聞知。時諸善人聞佛名德，歡喜無量，稱揚讚歎。所以者何？世間惡人聞善人名，心生憎嫉，聞惡歡喜；賢善之人遏惡揚善，欲令廣聞，見人作惡，而知結使，憐愍愿恕。如是善人聞佛出世，稱揚流布，令遍諸國。
時波斯匿王有邊小國，名毘紐乾，時此聚落中，人多邪見，無佛法僧。時此村落有一女人，名摩訶優波斯那，時有事緣至舍衛國波斯匿王所，緣事畢訖，從諸篤信優婆塞邊聞佛功德，欲得見佛，即往祇洹。覩佛相好莊嚴殊特，頭面禮足，却在一面。爾時世尊為諸大眾說五戒法——所謂不殺得長壽、不盜得大富、不邪婬得人敬愛念、不妄語得言見信用、不飲酒得聰明了達。時優波斯那聞此法已，甚大歡喜，前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授我五戒！我當盡壽清淨奉持，寧失身命，終不毀犯。如飢人惜食、渴者愛水，如疾者護命，我護禁戒，亦復如是。」時佛即與授五戒法。得五戒已，白言：「世尊！我所住處偏僻迥遠，當還所止，願賜少物，當敬奉之。」過去諸佛如恒河沙，盡說《法句》；未來諸佛如恒河沙，亦說是經。爾時世尊以《法句經》與優波斯那，令諷奉行。得已作禮，遶佛三匝而去，還本聚落，思惟憶念佛所與經。
是時中夜，於高屋上思佛功德，讀誦《法句》。時毘沙門天王欲至南方毘樓勒叉所，將千夜叉從優波斯那上過，聞誦經聲，尋皆住空，聽其所誦，讚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姊妹善說法要。今我若以天寶相遺，非爾所宜，我今以一善言相贈，謂尊者舍利弗、大目揵連，從舍衛來，當止此林。汝明往請，於舍供養，彼呪願時，并稱我名。」
優波斯那聞此語已，仰視空中，不見其形，如盲眼人於夜黑闇都無所見，即問言曰：「汝為是誰？不見其形，而但有聲。」空中答言：「我是鬼王毘沙門天也，為聽法故，於此住耳。」優婆夷言：「天無謬語。汝天我人，絕無因由，何故稱我為姊妹耶？」天王答

言：「佛是法王，亦人天父。我為優婆塞，汝為優婆夷，同一法味，故言姊妹。」
時優婆夷心生歡喜，問言：「天王！我供養時，稱汝名字，有何利耶？」天王答言：「我為天王，天耳遠聞，稱我名者，我悉聞之。以稱我故，增我勢力、威德、眷屬，我亦復以神力，及勅鬼神護念是人，增其祿福，令離衰患。」說是語已，尋便過去。
時優婆夷歡喜踊躍，自思惟言：「佛於百劫精勤苦行，唯為我耳，以佛恩故，乃使鬼王為我姊妹。」便不寢寐，天垂欲曉，方得少眠。
時彼家中常令使人入林取薪，是時使人早赴入林，上樹採薪，遙見尊者舍利弗、目連等五百比丘在此林中，其精勤者坐禪誦經，其懶惰者臥沙草上。時彼使人奔隨大家到舍衛國，是故遙見識二尊者，便自念言：「我等大家所尊敬者今在此林，大家不知。若我徐取薪已，乃還白者，或有餘人脫先請去，我則有過，於事折減。先辦斯要，後乃取薪，於事無苦。」即便下樹往尊者所，頭面禮足，白言尊者：「我大家優波斯那禮足問訊。」尊者答言：「令優波斯那安隱受樂，解脫生死。」白言：「尊者！我大家優波斯那請明日食，唯願屈臨！」尊者答言：「汝還歸家，告優波斯那：『善哉優婆夷！知時長宜。佛讚五施得福無量，所謂一一施遠來者、施遠去者、施病瘦者、於飢餓時施於飲食、施知法人。如是五施，現世獲福。』」
使者受教，辭退出林，急疾還家，到已問婢大家所在，答言：「彼高屋上，初夜、中夜不得睡眠，今方始眠。」使曰：「喚覺！」率言不敢。曰：「汝若不能，我自當覺。」咸言隨意。便前上屋，彈指令覺。覺已問言：「欲何所白？」白言：「大家！尊者舍利弗、目揵連等在某林中。」優波斯那甚大喜躍，即便自取耳二金鐶而以賞之。尋更白言：「尊者有好言教到大家邊。」即曰：「有何好教，可時說之。」具以五施而為說之。時優婆夷歡喜踰前，譬如蓮花見日即便開敷，時彼開解，亦復如是，即自解頸眾寶瓔珞，重以賜之。使者白言：「大家時起洗手、辦具飲食供養，我向輒持大家言教，請二尊者及五百弟子今日來食，願時供辦。」聞是語已，益復踊躍，言：「我所欲作，已為我作，快不可言！我今放汝，更不屬我，如汝善好，在家出家，聚落城邑，隨處光好。」
時優波斯那即起洗手，告語家屬及諸隣比：「汝應作食。」「汝應燃火。」「汝應取水。」「汝應敷席。」「汝應取花。」如是種種，分部訖已，即自取藥，搗末和篣。所供已辦，即遣是人還白：「時到，食具已辦，唯願知時！」

時二尊者與諸比丘著衣持鉢，往詣其家，就座而坐。時優波斯那手自行水，下種種食，色香味具。一切諸行隨業受報——好色食施，得好顏色；食有好香，得遠名稱；其味具足，得隨意所欲；以食之報，得大筋力。

眾僧食已，尊者舍利弗即與之呪願。其呪願時，優波斯那白言：「尊者！願當稱彼毘沙門天王名。」時舍利弗呪願已訖，尋便問言：「汝於毘沙門天王有何因緣，而稱其名？」白言：「尊者！有希有事，以我昨夜誦《法句》故，彼天王住於空中聽我誦經，讚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姊妹善說妙法。』我即仰問：『汝為是誰？不覩身形，但有聲耶。』彼答我言：『我是鬼王毘沙門身，聞汝誦經，故住聽耳。欲以天寶相遺，而非汝所宜，今以善言贈汝。』我即問言：『欲何所告？』即言：『尊者舍利弗、目揵連，明日當至某林，汝可請來，於舍供養，呪願之時念稱我名。』我即問之：『稱汝名字，有何利益？』彼即答我具以上事。以是因緣，我今稱之。」舍利弗言：「實為奇特！汝人彼天，而能屈意與汝言語，云是姊妹。」

優婆夷言：「我又更有奇特之事。此舍有神，與我親厚，如有女人共相往來。我布施時，此神語我：『此阿羅漢。』『此阿那含。』『此斯陀含。』『此須陀洹。』『此凡夫。』『此持戒。』『此破戒。』『此智慧。』『此愚癡。』我雖聞此說，意等無二，於凡夫、犯戒等如阿羅漢。」舍利弗言：「汝實奇特！能於此中生平等心。」

摩訶斯那言：「我復有奇特好事。我女人身，加復在家，而能除滅二十身見，得須陀洹。」舍利弗言：「姊妹！汝甚奇特！能於女身成須陀洹。」

優婆夷言：「我又更有希有奇特！我有四子皆惡邪見。我夫惡邪，又亦尤甚，於佛法僧不識不敬，我若供養三寶及給貧窮，便生嫉恚，咸言：『我等勞勤家業，而乃作此無益之用。』雖有此說，我於道心修善布施，終無退縮，亦不恚恨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婦人之法，一切時中常不自在——少小則父母護；壯時則其夫護；老時則子護。而汝不為夫、子所制，隨意修善。姊妹！我今誨汝，可善著心。何者好事？謂佛世尊是暮當至毘紐乾特林，我用是事以相報遺。」語已，辭還所止。優婆夷言：「尊者所告實為甚善！尊者去後，當辦所供，以待世尊。」

如是世尊以至是林，摩訶斯那甚大歡喜，即集諸優婆夷尋於其暮往至佛所，遙見世尊光相殊妙，五情悅豫，喜踊無量。到已作禮，種種香華供養佛畢，却坐一面。佛為說法——施論、戒論、生天、斷欲、涅槃之論。

聞說法已，將欲還家，合掌白佛：「我此村人普皆邪見，不識佛法，不知佛德，不好布施，故使沙門、婆羅門入此村乞，常至我家。唯願世尊隨我幾時住此村邑，佛及弟子常受我請、四事供養！」

白已，禮足而退，次第觀諸比丘所止宿處，最後見有一病比丘臥草窟中，即問：「大德！何所苦患？」比丘答言：「道路行來，四大不調，困苦少賴。」優婆夷言：「大德所患，便宜何食？」答言：「醫處當服新熱肉汁。」優婆夷言：「莫復餘求，我明日當送。」答言：「可。」

爾時優婆夷禮足還家，自思惟言：「我得大利，見佛世尊及舍利弗等諸大尊者。」深加喜慶，然不憶念明十五日一一時彼國法，其十五日一切不殺，殺者違命。

明日晨朝，勅使持錢買新熱肉。使人受教，詣市遍求，不得空還，白大家言：「今十五日，市無屠殺。」時優婆夷告使人言：「汝持千錢買百錢肉，有求利者，或能與汝。」使人持錢，又往推覓，王限重故，無敢與者。使人還白，具如事情。時優婆夷聞是事已，心憂惱言：「汝持金錢等重買索。」爾時使人雖持金錢如勅推求，而諸屠者雖貪其利，王法嚴重，懼失命根，無敢與者。如是往返，了不能得。

時優婆夷倍增憂惱，念：「病比丘已受我請，而我設當不供所須，或能失命，便是我咎，當設何計？」

念是事已，重自思惟：「往昔菩薩以一鴿故，猶自屠割，不惜身肉，況此比丘於鴿有降，我寧不愛自己身肉而不濟？」彼作是念已，將一可信常所使人却入靜室，淨自洗身，踞坐床上，勅使人言：「汝今割我股裏肉取。」爾時使人如教，即以利刀割取。當割肉時，苦痛逼切，悶絕躃地，時婢即以白氎纏裹。既取肉已，合諸藥草，煮以為[飢-几+霍]，送疾比丘。比丘受是信心檀越所送，食已，疾即除愈。

夫婆羅門，于時不在，行還問言：「摩訶斯那為何所在？」答：「某房中。」其夫往見顏色變異，不與常同，即便問言：「汝今何緣憔悴乃爾？」對曰：「我今為病所侵。」其夫憂愁，尋集諸醫，診其所患。醫集問言：「汝有何疾？所疾發動，其來久如？有休間不？」答言：「我病一切時痛，如今疼苦無復休間。」時醫察脈，不知所痛，默然還出。其夫垂泣，而問妻言：「汝何所疾，以情見語。」妻答之曰：「明醫不知，我焉能知？」

時婆羅門問家內人：「汝等能知摩訶斯那所苦患不？」時諸使人白言：「大家！我等不知，當問可信所親近者。」時婆羅門即召彼婢於隱屏處，問言：「我婦何由有疾？」婢以實答：「大家！當知為

病比丘故，割肉飴之。」夫聞是已，於佛法僧生恚害心，便於街巷，高聲唱言：「沙門釋子食噉人肉，如駮足王。」
爾時篤信優婆塞聞婆羅門罵佛法僧，憂愁不樂，往世尊所，頭面禮足。世尊告曰：「汝等何故，愁慘不樂？」白言：「世尊！有一婆羅門於多人處高聲唱言，罵佛法僧：『昔駮足王，食噉人肉；今沙門釋子，食噉人肉，亦復如是。』願佛世尊勅諸比丘莫食人肉！」
爾時世尊以是事故集比丘僧，呼病比丘。時病比丘聞世尊教，心懷喜踊：「世尊大慈乃流及我。」身雖羸瘦，自力而來，到已禮足，却坐一面。佛言：「貴子！汝何所患？」比丘白言：「為病所惱，今見世尊，小得瘳降。」世尊又問：「今日汝何所食？」答言：「今日食肉汁食。」佛言：「所食是新肉？為乾肉乎？」答言：「新肉。天竺國熱，肉不經宿。」「所食若新若乾——善男子！汝食肉時，為問淨不淨不？」答言：「世尊！我病困久，得便食之，實不問也。」佛言：「比丘！汝云何乃受不淨食？比丘之法，檀越與食，應先問之：『此是何肉？』檀越若言：『此是淨肉。』應重觀察，可信應食；若不可信，便不可食。」爾時世尊即制比丘——諸不淨肉，皆不應食；若見聞疑三不淨肉，亦不應食，如是分別應不應食。
時優婆夷聞，「佛世尊正由我故，制諸比丘不得食肉。」生大苦惱，以緣於己，永令比丘不食肉故，即語夫言：「若能為我請佛及僧明日來此設供養者，甚善；若其不能，我當捨命。我乃自以身肉施人，汝有何悔，乃起是事！」
此婆羅門素於三寶無信敬心，聞妻是語，以其妻故，入林趣佛，至佛所已，即言：「瞿曇沙門及諸弟子當受我請，明日舍食。」佛默然受。時婆羅門知佛受請，還家語妻：「沙門瞿曇已受汝請。」時優婆夷即勅家內辦種種食、香花、坐具。明日時到，遣人林中往白世尊：「食具已辦，唯聖知時！」
佛與比丘著衣持鉢往至其家，就座而坐；坐已，問婆羅門：「摩訶斯那今何所在？」答言：「病在某房。」佛言：「喚來。」時婆羅門即往告言：「汝師呼汝。」即曰：「我摩訶斯那禮佛法僧足。我有病苦，不任起往。」其夫往白佛言：「優婆斯那：『禮佛法僧足。我有病苦，不任起往。』」佛告阿難：「汝往告優波斯那：『汝起見佛。』」阿難即往告優波斯那：「世尊呼汝，汝可往見。」時優波斯那即於臥上合掌白言：「我今禮佛法僧。思見世尊，如飢須食，如渴須飲，如寒思溫，如熱思涼，如失道思導，我思見佛亦復如是。心雖欲往，身不肯隨。」阿難還白佛如優波斯那所說。佛勅阿難：「并床輿來。」阿難奉教，使人輿來到於佛前。

爾時，如來放大光明，諸遇佛光觸其身者，狂者得正，亂者得定，病者得愈。時優波斯那遇佛光已，苦痛即除。爾時舍神以水洗瘡，以藥塗之，平復如故。時優波斯那即起下床，手執金瓶，自行澡水，下種種食，色香味具。

佛食已，澡手洗鉢，為摩訶斯那說微妙法——所謂布施、持戒、人天果報，生死過患，貪欲為害，出離滅樂，十二因緣輪轉不息。時優波斯那聞佛所說，得斷慳嫉，成阿那含道；家內眷屬悉受五戒；其婆羅門捨離邪見，信敬三寶，受優婆塞戒。時會四眾有得須陀洹者，有得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有發大道心者，一切大小莫不歡喜。

時有眾人畏生死者，各作是念：「今此女人乃能如是自割身肉以供沙門，甚為奇特！我等若捨聚落田宅，豈足為難？」便各棄捨聚落、家屬，出家求道，勤修精進，斷諸結漏，成羅漢道。時此聚落佛法信行，廣闡流布。

以是緣故，有強志者，乃至女人，讀誦經法，不惜身肉，得諸道果，況於丈夫勤心道業，當不成者乎？是因緣故，諸善男子！當勤善法，畏於生死，便得結使微薄、離於生死，雖於此末法之中不能得度，緣此功德，當於人天受無窮福。彌勒世尊不久五十六億七千萬歲來此成佛，當為汝等廣說妙法，汝於其中隨願所求，成三乘道，悉得解脫。頂戴奉行。◎

（二三）◎出家功德尸利苾提品第二十二(丹本此品在第七卷三十三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摩伽陀國王舍城迦蘭陀竹園中。爾時世尊讚歎出家功德因緣其福甚多，若放男女、若放奴婢、若聽人民、若自己身出家入道者，功德無量。布施之報，十世受福，六天人中往返十到，猶故不如放人出家及自出家功德為勝。何以故？布施之報，福有限極；出家之福，無量無邊。又持戒果報，五通神仙，受天福報極至梵世；於佛法中出家果報不可思議，乃至涅槃，福故不盡。

假使有人起七寶塔，高至三十三天，所得功德不如出家。何以故？七寶塔者，貪惡愚人能壞破故；出家之法，無有毀壞，欲求善法，除佛法已，更無勝故。如百盲人，有一明醫能治其目，一時明見；又有百人罪應挑眼，一人有力能救其罪，令不失目。此二人福雖復無量，猶亦不如聽人出家及自出家其福弘大。何以故？雖能施於二種人目，此人唯各獲一世利。又肉眼性，性有敗壞；聽人出家，若自出家，展轉示導眾生永劫無上慧眼，慧眼之性，歷劫無壞。何以

故？福報人天之中，恣意受樂，無窮無盡，畢成佛道。所以者何？由出家法，滅魔眷屬，增益佛種，摧滅惡法，長養善法，滅除罪垢，興無上福業，是故佛說出家功德高於須彌、深於大海、廣於虛空。

若使有人為出家者作諸留難，令不從志，其罪甚重，如夜黑闇，無所覩見，是人罪報亦復如是，入深地獄，黑闇無目；譬如大海，江河百流悉投其中，此人罪報亦復如是，一切諸惡皆集其身；如須彌山劫火所燒，無有遺餘，此人亦爾，地獄火燒無有窮已；譬如迦留樓醯尼藥極為毒苦，若等斤兩比於石蜜，彼善惡報亦復如是。

聽人出家、若自出家，功德最大。以出家人以修多羅為水，洗結使之垢，能滅除生死之苦，為涅槃之因；以毘尼為足，踐淨戒之地；阿毘曇為目，視世善惡，恣意遊步八正之路，至涅槃之妙城。以是義故，放人出家、若自出家，若老若少，其福最勝。

爾時世尊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，時王舍城有一長者，名尸利苾提(秦言福增)，其年百歲，聞出家功德如是無量，便自思惟：「我今何不於佛法中出家修道？」即辭妻子、奴婢、大小，「我欲出家。」其人老耄，家中大小莫不厭恡，輕賤其言；無從用者聞欲出家，咸各喜言：「汝早應去，何以遲晚？今正是時。」尸利苾提即出其家，往趣竹林，欲見世尊，求出家法。

到竹林已，問諸比丘：「佛．世尊．大仙．大悲廣利天人者，今何所在？」比丘答言：「如來世尊餘行教化利益，不在。」尸利苾提又問：「次佛大師智慧上足，更復是誰？」比丘指示彼尊者舍利弗是。

即柱杖至舍利弗所，捨杖作禮，白言：「尊者！聽我出家。」時舍利弗視是人已，念此人老，三事皆缺——不能學問、坐禪、佐助眾事，告言：「汝去！汝老年過，不得出家。」

次向摩訶迦葉、優波離、阿㝹樓陀等，次第五百大阿羅漢，彼皆問言：「汝先向餘人未？」答言：「我先以向世尊，世尊不在，次向尊者舍利弗。」又問：「彼何所說？」答言：「彼告我言：『汝老年過，不得出家。』」諸比丘言：「彼舍利弗智慧第一尚不聽汝，我等亦復不聽汝也。譬如良醫善知瞻病，捨不療治，餘諸小醫亦悉拱手，當知是人必有死相。」以舍利弗大智不聽，其餘比丘亦爾不聽。

尸利苾提求諸比丘不得出家，還出竹園，住門閫上悲泣懊惱，舉聲大哭：「我從生來無有大過，何故特不聽我出家？如優波離剃髮賤人、泥提下穢除糞之人、鴦掘摩羅殺無量人，及陀塞鞊大賊惡人，如是等人尚得出家，我有何罪，不得出家？」

作是語時，世尊即於其前踊出，放大光明，相好莊嚴，譬如忉利天王帝釋七寶高車。佛問福增：「汝何故哭？」爾時長者聞佛梵音，心懷喜踊，如子見父，五體投地，為佛作禮，泣白佛言：「一切眾生——殺人作賊、妄語誹謗、下賤等人皆得出家，我獨何罪，特不聽我佛法出家？我家大小以我老耄不復用我，今於佛法不得出家，今設還家，必不前我，當何所趣？我今定當於此捨命。」

爾時佛告尸利苾提：「誰能舉手於虛空中而作定說：『是應出家；此人不應』？」是長者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法轉輪王第一智子．次佛第二世間導師．舍利弗者，此不聽我佛法出家。」爾時世尊以大慈悲慰喻福增，譬如慈父慰喻孝子，而告之言：「汝莫憂惱！我今當令汝得出家。非舍利弗三阿僧祇劫精懃苦行，百劫修福；非舍利弗世世難行，破頭、挑眼，髓腦、血肉、皮骨、手足、耳鼻布施；非舍利弗投身餓虎，入於火坑，身琢千釘，剜身千燈；非舍利弗國城、妻子、奴婢、象馬、七寶施與；非舍利弗初阿僧祇劫供養八萬八千諸佛，中阿僧祇劫供養九萬九千諸佛，後阿僧祇劫供養十萬諸佛世尊，出家持戒，具足尸波羅蜜；非舍利弗於法自在，何得制言：『此應出家；此人不應』？唯我一人於法自在，唯我獨乘六度寶車，被忍辱鎧，於菩提樹下坐金剛座，降魔王怨，獨得佛道，無與我等。汝來隨我，我當與汝出家。」如是世尊種種慰喻，福增憂惱即除，心大歡喜，便隨佛後入佛精舍。

告大目揵連：「令與出家。何以故？眾生隨緣得度，或有於佛有緣，餘人則不能度；於餘人有緣，佛則不能度；於舍利弗有緣，目連、迦葉、阿那律、金毘羅等一切弟子則所不度。如是展轉，隨其有緣，餘人不度。」

爾時目連亦思：「此人年高老耄，誦經、坐禪、佐助眾事，三事悉缺，然佛法王勅使出家，理不有違。」即與出家受具足戒。

此人前世已種得度因緣，以吞法鉤，如魚吞鉤，必出不疑；已曾修集諸善功德，晝夜精勤，修習讀誦修多羅、毘尼、阿毘曇，廣通經藏。以年老故，不能隨時恭敬、迎送、禮問上座。諸年少比丘以先出家為上座故，常苦言剋切：「此老耄比丘自恃年高，誦經學問，憍慢自大，不相敬承。」

時老比丘便自思惟：「我在家時，為家大小之所刺惱，今來出家，望得休息，而復為此諸年少輩之所激切，何罪乃爾？」益增苦惱，又作是念：「我今寧死。」

時彼林邊有大河水，既深且駃。尋往埳邊，脫身袈裟置樹枝上，長跪向衣，啼泣墮淚，自立誓言：「我今不捨佛、法、眾僧，唯欲捨命、我此身上衣。布施、持戒、精進、誦經，設有報者，願我捨身生富樂家，眷屬調順，於我善法不作留難，常遇三寶，出家修道，

遭值善師，示悟涅槃。」誓已，於河深駛、迴波覆涌之處，欲投其中。
爾時目連以天眼觀：「我老弟子為作何事？」尋見弟子放身投水。未至水頃，以神通力接置埠上，問言：「法子！汝何所作？」尸利苾提甚大慚愧，即自思惟：「當以何答？我今不應妄語誑師。設誑師者，世世獲罪，當無舌根；又我和上神通玄鑒，我縱妄語，亦自知之。世若有人智慧明達、性實質直，諸天應敬；若有智慧而懷諂誑，可為人師，人應恭敬供養；若無智慧而有質直，雖不兼物，行足自濟；若人愚癡，心懷誑諂，一切眾中惡賤下劣，設有所說，人悉知之，皆言：『此人諂欺無實。』假令實說，捨不信用。是故我若欺誑和上，此非我宜。當如實說！」即白師言：「我厭家出家，欲求休息，今復不樂，故欲捨命。」
目連聞已，即作是念：「此人設當不以生死恐畏之事而怖之者，於出家利空無所獲。」即告之言：「汝今至心捉我衣角，莫中放捨。」即奉師教，譬如風性輕舉所吹塵草，上衝虛空；神足遊空，若捉一毛，隨意所至。爾時目連猶如猛鷹銜於小鳥飛騰虛空，目連神足亦復如是，身昇虛空，屈申臂頃，至大海邊。
海邊有一新死女人，面貌端正，身容殊妙，相好具足。見有一蟲，從其口出，還從鼻入，復從眼出，從耳而入。目連立觀，觀已捨去。尸利苾提白言：「和上！此何女人狀相如是？」目連告言：「時到當說。」
小復前行，見一女人自負銅鑊，擔鑊著水，然火吹之；既沸，脫衣自入鑊中，髮爪先脫，肉熟離骨，沸吹——骨出在外，風吹——尋還成人；自取其肉而食噉之。福增見已，心驚毛豎，白言：「和上！自食肉者，為是何人？」目連告曰：「時到當說。」
次小前行，見一大身多有諸蟲圍唼其身乃至支節，無有空處如針頭許，時有大聲叫喚啼哭，震動遠近，如地獄聲。白言：「和上！此大惡聲，為是何人？」目連告言：「時到當說。」
次復見有一大男子，周匝多有獸頭人身諸惡鬼神手執弓弩、三叉毒箭，鏃皆火燃，競共射之，身皆燋燃。白言：「和上！此是何人，受茲苦毒，逃走無所？」師言：「且住！時到當說。」
次前經久，見一大山，下安刀劍，見有一人從上投下，刀戟劍矟壞刺其身，即自收拔，還豎本處；復還上山，如前不息。見已白師：「此復何人而受斯苦？」告言：「且止！時至當說。」
次前見有一大骨山，高七百由旬，能鄣蔽日，使海蔭黑。爾時目連於此骨山一大肋上來往經行。
弟子隨行，尋自思惟：「我今和上既已無事，我寧可問向來事不？」念已白言：「唯願和上為我解說向所見事。」目連告言：

「今正是時。」即白和上：「先所見者是何女人？」目連答言：「汝欲知者，是舍衛城大薩薄婦，容貌端正，夫甚愛敬。爾時薩薄欲入大海，貪戀此婦，不能捨離，即將入海，與五百估客上船入海。時婦常以三奇木頭擎鏡照面，自覩端正，便起憍慢，深生愛著。時有一大龜以脚蹋船，船破沒海，薩薄及婦、五百估客一切皆死。大海之法不受死屍，若水迴波，夜叉、羅剎出置岸上。

「眾生命終，隨所愛念，死即生中。或有難言：『隨所愛著便往生者，誰愛地獄而入地獄者？』眾人答曰：『若有眾生盜三尊財及父母物，乃至殺人，如是大罪，應墮熾火地獄。是人為風寒冷病所逼，便思念火，欲得入中，念已，命終便墮是獄。

「『若人盜佛燈明及直，或盜僧祇燈燭、薪草，若破壞撥撤僧祇房舍、講堂，若冬寒時剝脫人衣，若以力勢，以氷寒時水灌奴婢及以餘人，若抄掠時剝人衣裳，如是罪報，應墮寒氷地獄；是人為熱病所逼，常思寒冷之處，念想之時，便墮此獄。優鉢羅、鉢頭摩、拘物頭、分陀利地獄亦復如是。寒地獄中受罪之人身肉氷燥，如燋豆散，腦髓米爆，頭骨碎破百千萬分，身骨劈裂，如剖箭鈒。

「『若人慳貪，斷餓眾生隨時飲食，應墮餓鬼；得逆氣病，不能下食，瞻病知識以種種食強勸之言：「是甜是酢，此美易消，汝可強食。」便起恚心：「使我何時眼不見食？」爾時命終，生餓鬼中。

「『若人愚癡不信三寶，誹謗毀道，應墮畜生；為病所困，唯得伏臥，不得偃側，不喜善言，左右定知此人必死，便逼勸言：「汝當聽法、受齋、受戒，汝當見佛像、見比丘僧，汝當布施。」其人心意都不喜樂。為強敦曉喻，便增惡念：「願我得一不聞三寶善名處者，快不可言！」爾時命終生畜生中。

「『若有修善、種人天因，此人不為大病所困，臨命終時，心不錯亂，所親左右知其將死，各勸之言：「樂聞法不？欲見像不？欲見比丘、聽經偈不？汝喜欲得受齋戒不？欲得財物施佛像不？」悉答言：「好。」復與說言：「施佛形像，得成佛道；供養法者，在所生處，得深智慧，達解法相；若施眾僧，所生之處，得大珍寶，隨意無乏。」病人聞已，歡喜願言：「使我所生常遇三寶，聞法開悟。」爾時命終得生人中。

「『若人廣種生天善因，清淨施戒，樂聽經法，修持十善，其人將終，安隱仰臥，見佛形像、天宮婇女及聞天樂，顏色和悅，舉手上向；爾時命終，即生天中。』

「此薩薄婦自愛著身，命終還生，故身作蟲；捨此蟲身，墮大地獄，受苦無量。」

尸利苾提白言：「和上！自食肉者，是何婦人？」目連告曰：「是舍衛國優婆夷婢。彼優婆夷請一清淨持戒比丘，夏九十日奉給供

養，於自陌頭起房安止，自辦種種香美飲食，時到使婢送食供養。婢至屏處，選好美者，自取食之，餘與比丘。大家覺婢顏色悅澤有飲食相，問言：『汝得無污比丘食？』答言：『大家！我亦有信，非邪見人，何緣先食？比丘食已，有殘與我，我乃食之。若我先食，使我世世自食身肉。』以是因緣故，先受輕繫花報之罪，命終當墮大地獄中，受正果報，苦毒無量。」

福增白言：「所見大身，諸蟲啖食，發大惡聲，復是誰乎？」告言福增：「是瀨利吒營事比丘，以自在故，用僧祇物、花果、飲食送與白衣，受此花報，於此命終，墮大地獄；啖食諸蟲，即是爾時得物之人。」

福增白言：「和上！彼舉聲哭，眾箭競射，洞身火燃，復是何人？」目連告言：「此人前身為大獵師，多害禽獸，以是罪故，受斯苦毒，於此命終，墮大地獄，經久難出。」

又問：「和上！彼大山上自投來下，刀劍矛矟刺割其身，投已復上，此是何人？」目連告言：「是王舍城中大健鬪將，以猛勇故，身處前鋒，或以刀劍矛矟傷剋物命，故受此報，於是死已，墮大地獄，受苦長久。」

福增又白：「今此骨山，復為是誰？」目連告言：「汝欲知者，此即是汝故身骨也。」尸利苾提聞是語已，心驚毛竪，惶怖汗水，白言：「和上！願我今者心未裂頃時，為我說本末因緣。」目連告言：「生死輪轉無有邊際，而善惡業終無朽敗，必受其報。造若干業，隨行受報。」

目連又言：「過去世時，此閻浮提有一國王，名曰曇摩苾提(秦言法增)，好喜布施、持戒、聞法，有慈悲心，性不暴惡，不傷物命，王相具足，正法治國滿二十年。事閒閑暇，共人博戲。時有一人犯法殺人，諸臣白王：『外有一人犯於王法，云何治罪？』王時慕戲，脫答之言：『隨國法治。』即按限律，殺人應死，尋殺此人。王博戲已，問諸臣言：『向者罪人今何所在？我欲斷決。』臣白王言：『隨國法治，今已殺竟。』王聞是語，悶絕躃地，諸臣左右冷水灑面，良 久乃穌，垂泣而言：『宮人、妓女、象馬、七寶悉於此住，唯我一人獨地獄中受諸苦痛。我本未為王時，而此宮中亦有王治；我不久死，此中亦當續有王治。我名為王而害人命，當知便是梅陀羅王，不知世世當何所趣？我今決定不須為王。』即捨王位，入山自守。

「時王命終，生大海中作摩竭魚，其身長大七百由旬。諸王、大臣自恃勢力，枉尅百姓，離別人民，剝脫眾生，命終多作摩竭大魚，多有諸蟲啖食其身。譬如拘執及毾㲪茸著身，諸蟲亦復如是；身瘙

痒故，揩頗梨山，碎殺諸蟲，血流污海，百里皆赤。以此罪緣，於是命終墮大地獄。

「時摩竭魚一眠百歲，覺已飢渴，即便張口，海水流入，如注大河。爾時適有五百估客入海採寶，值魚張口，船行駛疾，投趣魚口。賈人恐怖，舉聲大哭，各作是言：『我等今日決定當死。』各隨所敬，或有稱佛及法、眾僧，或稱諸天、山河鬼神、父母、妻子、兄弟、眷屬，竝作是言：『我等今日是為最後見閻浮提，更永不見。』爾時垂入摩竭魚口，一時同聲稱南無佛。時魚聞稱南無佛聲，即時閉口，海水停止，諸賈客輩從死得活。此魚飢逼，即便命終，生王舍城中。夜叉羅剎即出其身，置此海邊，日曝雨澆，肉消骨在，此骨山是。

「福增！當知爾時法增王者，汝身是也。緣殺人故，墮大海中為摩竭魚。汝今既已還得人身，不厭生死，若於此死，當墮地獄，欲出甚難。」

時尸利苾提既見故身，聞是說已，畏於生死，於所修法次第憶念，繫心住意，觀見故身，解法無常，厭離生死，盡諸結漏，得羅漢道。

目連歡喜，告言：「法子！汝今所應作者皆已作竟。汝來向此，因我力來；汝今可以自神力去。」爾時目連飛昇虛空，尸利苾提隨和上後，如鳥子從母，還至竹林。

時諸年少未知得道，如前激刺，尸利苾提心已調順，威儀安詳，默無所陳。佛知此事，欲護諸比丘不起惡業故，又欲顯此老比丘德，於大眾中呼福增言：「汝來！福增！汝今日往大海邊耶？」福增白言：「實往。世尊！」「汝所見者，今可說之。」福增比丘具白世尊如所見事。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福增比丘！如汝所見事實如是，汝今已離生死之苦，得涅槃樂，應受一切人天供養。比丘所應作事，汝已具足。」年少比丘聞佛是語，深懷憂悔：「如是智慧賢善之人，我等無智，惡心刺抶，我等云何受此罪報？」時諸比丘即從坐起，至福增所，五體投地，而作是言：「諸善人生，與悲俱生，大德今生亦應當與大悲俱生。唯願於我生憐愍心，受我悔過！」福增答言：「我於諸人無不善心，可爾悔過。」尸利苾提見諸年少心懷恐怖，即為說法。諸比丘聞，厭生死法，精勤修集，斷結盡漏，得阿羅漢道。

福增因緣善名流布遍王舍城，諸人咸言：「甚奇甚特！此長老者於此城中老耄無施，今於佛法出家成道，顯說如是希有妙法。」時城中人多發淨心，或有聽放男女奴婢人民令出家者，或自出家者，莫不歡喜頂戴奉行。以是因緣，出家功德，無量無邊。

福增百歲方乃出家，成就如是諸大功德，況諸盛年欲求妙勝大果報者？應勤修法，出家學道。歡喜奉行。
◎賢愚經卷第四

賢愚經卷第五

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

（二四）◎沙彌守戒自殺品第二十三(丹本此品在第七卷為三十四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安陀國。爾時世尊慇懃讚歎持戒之人護持禁戒，寧捨身命，終不毀犯。何以故？
戒為入道之初基，盡漏之妙趣，涅槃安樂之平途。若持淨戒，計其功德無量無邊，譬如大海無量無邊，戒亦如是。猶如大海多有阿脩羅、黿鼉、水性摩竭魚等大眾生居，戒海亦爾，多有三乘大眾生居；譬如大海多諸金銀琉璃等寶，戒海亦爾，多出善法，有四非常、三十七品、諸禪三昧如是等寶；猶如大海金剛為底，金剛山圍，四江大河流注其中，不增不減，戒海亦爾，毘尼為底，阿毘曇山以為圍遶，四阿含河流注入中，湛然常爾，不增不減。何以故注入不增不減？下阿鼻火，上衝大海，海水消涸，以故不增；常流入故，以故不減。佛法戒海不放逸故不增，具功德故不減。是故當知能持戒者，其德甚多。
佛涅槃後，安陀國土爾時有一乞食比丘樂獨靜處，威儀具足。乞食比丘，佛所讚歎，非住眾者。何以故？乞食比丘少欲知足，不儲畜積聚，次第乞食，隨敷露坐，一食三衣，如是等事，可尊可尚。在僧比丘多欲無厭，貯聚儲畜，貪求恪惜，嫉妒愛著，以故不能得大名聞。彼乞食比丘德行淳備，具沙門果，六通三明，住八解脫，威儀庠序，名聞流布。
爾時安陀國有優婆塞，敬信三寶，受持五戒，不殺、不盜、不邪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布施修德，名遍國邑，即請是乞食比丘終身供養。
供養之福，隨因受報。若請眾僧就舍供養，則妨廢行道，道路寒暑勞苦，後受報時，要勞思慮，出行求逐，乃能得之；若就往奉供養，後受福報時，便坐受自然。是優婆塞信心淳厚，辦具種種色香美食，遣人往送，日日如是。
沙門四種，好惡難明，如菴羅果生熟難知。或有比丘威儀庠序，徐行諦視，而內具足貪欲恚癡，破戒非法，如菴羅果外熟內生；或有比丘外行麤踈，不順儀式，而內具足沙門德行、禪定智慧，如菴羅果內熟外生；或有比丘威儀麤獷，破戒造惡，內亦具有貪欲恚癡、慳貪、嫉妒，如菴羅果內外俱生；或有比丘威儀庠審，持戒自守，

而內具足沙門德行、戒定慧解，如菴羅果內外俱熟。彼乞食比丘內外具足，亦復如是，德行滿故，人所宗敬。

爾時國中有一長者，信敬三寶，有一男兒，心自思惟：「欲令出家，當求善師而付託之。所以爾者，近善知識則增善法，近惡知識便起惡法。譬如風性雖空，由栴檀林、若瞻蔔林，吹香而來，風有妙香；若經糞穢臭屍而來，其風便臭。又如淨衣，置之香篋，出衣衣香；若置臭處，衣亦隨臭。親近善友，則善日隆；親附惡友，則惡增長，是故我今當以此兒與此尊者，令其出家。」念已即往，白比丘言：「我此一子，今使出家，唯願大德哀納濟度！若不能受，當將還家。」爾時比丘以道眼觀：「此人出家能持淨戒，增長佛法。」即便受之，度為沙彌。

時優婆塞有一親善居士，請優婆塞及其妻子、合家奴婢明日客會，時優婆塞晨朝念言：「今當就會，誰後守舍？我若強力課留一人所應得分，我則負他；若有自能開意住者，我於會還，當別投報。」優婆塞女即白父言：「唯願父母從諸僮使但行應請，我堪後守。」其父喜曰：「甚善！甚善！今汝住守，與我、汝母正等無異，於家損益，心無疑慮。」於是合家悉往受請，女便牢閉門戶，獨住家內。

時優婆塞是日忽忽，忘不送食，爾時尊者心自念言：「日時向晚，俗人多事，或能忘不送食，我今寧可遣人迎不？」即告沙彌：「汝往取食，善攝威儀，如佛所說：『入村乞食，莫生貪著，如蜂採華，但取其味，不損色香。』汝今亦爾，至家取食，收攝根門，莫貪色聲香味觸也。若持禁戒，必能取道。如提婆達多雖多誦經，以造惡毀戒，墮阿鼻獄；如瞿迦利誹謗破戒，亦入地獄；周利槃特雖誦一偈，以持戒故，得阿羅漢。又戒即為入涅槃門、受快樂因。譬如婆羅門法，若設長齋三月、四月，請諸高明持戒梵行諸婆羅門，以揀擇請，不得普故，仇留為封，印請者椀。一婆羅門雖復高經，性不清廉，貪蜜甜故，舐封都盡。明日至會所，呈封乃入，次是梵志無印欲入，典事語言：『汝有封不？』答言：『我有，以甜故舐盡。』語言：『汝今如是已足。』便不得前。復貪小甜，失四月中甘香美味，及竟達嚫種種珍寶。汝今如是，莫貪小事，破淨戒印，失人天中五欲美味及諸無漏三十七品涅槃安樂無量法寶。汝莫毀破三世佛戒，污染三寶、父母、師長。」

沙彌受教，禮足而去。往到其家，打門作聲，女問：「是誰？」答言：「沙彌，為師迎食。」女心歡喜：「我願遂矣。」即與開門。是女端正，容貌殊妙，年始十六，婬欲火燒，於沙彌前作諸妖媚，搖肩顧影，深現欲相。沙彌見已念言：「此女為有風病、癲狂病、羊癇病耶？是女將無欲結所使，欲嬈毀我清淨行耶？」堅攝威儀，

顏色不變。時女即便五體投地，白沙彌言：「我常願者，今已時至。我恒於汝欲有所陳，未得靜便，想汝於我亦常有心，當與我願。我此舍中多有珍寶金銀倉庫，如毘沙門天宮寶藏，而無有主。汝可屈意為此舍主，我為汝婦，供給使令。必莫見違，滿我所願！」

沙彌心念：「我有何罪，遇此惡緣？我今寧當捨此身命，不可毀破三世諸佛所制禁戒。昔日比丘至婬女家，寧投火坑，不犯於婬；又諸比丘，賊所劫奪，以草繫縛，風吹日曝，諸蟲啖食，以護戒故，不絕草去；如鵝吞珠，比丘雖見，以持戒故，極苦不說；如海船壞，下座比丘以守戒故，授板上座，沒海而死。如是諸人，獨佛弟子能持禁戒，我非弟子、不能持耶？如來世尊獨為彼師、非我師耶？如瞻蔔華并胡麻壓油，瞻蔔香；若合臭花，油亦隨臭。我今已得遇善知識，云何今日當造惡法？寧捨身命，終不破戒、污佛法僧父母師長。」又復思惟：「我若逃突，女欲心盛，捨於慚愧，走外牽捉及誹謗我，街陌人見，不離污辱。我今定當於此捨命。」方便語言：「牢閉門戶，我入一房，作所應作，爾乃相就。」女即閉門。沙彌入房，關撢門戶，得一剃刀，心甚歡喜，脫身衣服，置於架上，合掌跪向拘尸那城佛涅槃處，自立誓願：「我今不捨佛、法、眾僧，不捨和上阿闍梨，亦不捨戒；正為持戒，捨此身命。願所往生，出家學道，淨修梵行，盡漏成道。」即刎頸死，血流滂沛，污染身體。

時女怪遲，趣門看之，見戶不開，喚無應聲，方便開戶，見其已死，失本容色，欲心尋息，慚結懊惱，自摑頭髮，爪裂面目，宛轉灰土之中，悲哭泣淚，迷悶斷絕。

其父會還，打門喚女，女默不應，父怪其靜，使人踰入，開門視之，見女如是，即問女言：「汝何以爾？有人侵汝、污辱汝耶？」女默不答，心自思惟：「我今若以實對，甚可慚愧；若言沙彌毀辱我者，則謗良 善，當墮地獄，受罪無極。不應欺誑。」即以實答：「我此獨守，沙彌來至，為師索食，我欲心盛，求嬈沙彌冀從我心，而彼守戒，心不改易，方便入房，自捨身命。以我穢形欲壞淨器，罪釁若斯，故我不樂。」

父聞女言，心無驚懼。何以故？知結使法爾故，即告女言：「一切諸法皆悉無常，汝莫憂懼！」即入房內，見沙彌身血皆污赤，如栴檀机。即前作禮，讚言：「善哉！護持佛戒，能捨身命。」

時彼國法，若有沙門白衣舍死，當罰金錢一千入官。時優婆塞以一千金錢置銅盤上，載至王宮，白言：「大王！我有罰謫，應入於王，願王受之。」王答之言：「汝於我國敬信三寶，忠正守道，言行無違，唯汝一人，當有何過而輸罰耶？」時優婆塞具陳上緣，自

毀其女，讚歎沙彌持戒功德。王聞情事，心驚悚然，篤信增隆，而告之言：「沙彌護戒，自捨身命，汝無辜咎，那得有罰？但持還舍，吾今躬欲自至汝家供養沙彌。」即擊金鼓，宣令國人，前後導從，往至其家。

王自入內，見沙彌身赤如栴檀，前為作禮，讚其功德，以種種寶莊嚴高車載死沙彌至平坦地，積眾香木闍毘供養。嚴飾是女，極世之殊，置高顯處，普使時會一切皆見。語眾人言：「是女殊妙，容暉乃爾。未離欲者，誰無染心？而此沙彌既未得道，以生死身奉戒捨命，甚奇希有！」

王即遣人命請其師，廣為大眾說微妙法。時會一切見聞是事，有求出家持淨戒者，有發無上菩提心者，莫不歡喜，頂戴奉行。

（二五）長者無耳目舌品第二十四(丹本為三十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陀精舍，與諸比丘大眾說法。爾時國內有大長者，財富無量，金銀七寶、象馬牛羊、奴婢人民、倉庫盈溢，無有男兒，唯有五女，端正聰達。其婦懷妊，長者命終，時彼國法，若其命終，家無男兒，所有財物悉應入官。王遣大臣攝錄其財，垂當入官。其女心念：「我母懷妊，未知男女，若續是女，財應屬官；若其是男，應為財主。」念已，往白王言：「我父命終，以無男故，財應入王。然今我母懷妊，須待分身，若苟是女，入財不遲；若或是男，應為財主。」時波斯匿王任法平整，即可所白，聽如其言。

其母不久月滿生兒，其身渾沌，無復耳目，有口無舌，又無手足，然有男根，即為作字，名曼慈毘梨。爾時是女具以是事往問於王。王聞是已，思惟其義：「不以眼耳鼻舌手足等而為財主，乃以男故，得為財主。兒有男根，應得父財。」即告諸女：「財屬汝弟，吾不取也。」

爾時大女往適他家，奉給夫主，謙卑恭謹，拂拭床褥，供設飲食，迎來送去，拜起問訊，譬如婢事大家。比近長者覩其如是，怪而問言：「夫婦之道，家家皆有，汝獨何為改操若茲？」女子對曰：「我父終沒，家財無量，雖有五女，猶當入王；會母分身，生我一弟，無有眼耳舌及手足，但有男根，得為財主。以是義故，雖有諸女，不如一男，是故爾耳。」

長者聞已，怪其如是，即與其女往至佛所，白言：「世尊！彼長者子以何因緣，無有眼耳舌及手足，而生富家，為此財主？」佛告長者：「善哉問也！諦聽善思！當為汝說。」「唯然，樂聞。」

佛告長者：「乃往過去，有大長者兄弟二人，兄名檀若世質，弟名尸羅世質。其兄少小忠信成實，常好布施，賑救貧乏，以其信善，舉國稱美，王任此人為國平事，諍訟曲直，由之取決。是時國法，舉貸取與無有券疏，悉詣平事檀若世質以為明人。

「時有估客將欲入海，從弟尸羅世質多舉錢財，以供所須。時弟長者唯有一子，其年幼小，即將其子并所出錢到平事所，白言：『大兄！是估客子從我舉錢，入海來還，應得爾許。兄為明人，我若終亡，證令子得。』平事長者指言如是。其弟長者不久命終。時估客子乘船入海，風起波浪，船壞喪失，時估客子捉板得全，還其本國。

「時長者子聞其船壞空歸，唯見此人，便自念言：『此雖負我，今者空窮，何由可得？須有當債。』時此估客長者復與餘賈續復入海，獲大珍寶，安隱吉還，心自念言：『彼長者子前雖見我，不從我債。我舉錢時，此人幼稚，或時不憶？或以我前窮故不債耶？今當試之。』即嚴好馬眾寶，服飾寶衣，乘馬入市。長者子見服乘如是，心念：『此人似還有財，當試從債。』即遣人語言：『汝負我錢，今可見償。』答言：『可爾。當思宜了。』

「估客自念：『所舉頓大，重生累息，無由可畢，當作一策乃可了爾。』即持一寶珠，到平事婦所白言：『夫人！我本從尸羅世質舉少錢財，其子來從我債，今上一珠，價直十萬，若從我債，可囑平事莫為明人。』其婦答言：『長者誠信，必不肯爾，為當試語。』即受其珠。

「平事暮歸，婦便具白，長者答言：『何有是事！以我忠信不妄語故，王立我為國平事，若一妄言，此事不可。』明估客來，具告情狀，即還其珠。時估客子更上一珠，價直二十萬，復往白言：『願使囑及！此既小事，但作一言，得三十萬。彼若得勝，雖復姪兒，無一錢分，此理可通。』爾時女人貪愛寶珠，即為受之，暮更白夫：『昨日所白，事亦可通，願必在意！』長者答言：『絕無此理。我以可信，得為平事，若一妄語，現世當為世所不信，後世當受無量劫苦。』爾時長者有一男兒，猶未能行，其婦泣曰：『我今與汝共為夫妻，若有死事，猶望不違，囑此小事，直作一言，而不相從，我用活為？若不見隨，我先殺兒，然後自殺。』長者聞此，譬如人噎，既不得咽，亦不得吐，自念：『我唯有此一子，若其當死，財無所付；若從是語，今則不為人所信用，將來當受無量苦惱。』迫蹙不已，即便可之。其婦歡喜，語估客言：『長者已許。』

「估客聞之，欣悅還家，嚴一大象，眾寶莊校，著大寶衣，乘象入市。長者子見，心喜念言：『是人必富，服乘乃爾，我得財矣。』

即往語曰：『薩薄！當知先所負錢今宜見償。』估客驚言：『我都不憶，何時負君？若相負者，明人是誰？』長者子言：『若干日月，我父及我手付汝錢，平事為我明人，何緣言不？』估客子言：『我今不念，苟有事實，當還相償。』尋共相將至平事所。
「長者子言：『此人往日親從我父舉若干錢，伯為明人，我時亦見，事為爾不？』答言：『不知。』其姪驚曰：『伯父爾時審不見聞，不作是語，此事可爾；不以手足指是財耶？』答言：『不爾。』姪子恚曰：『以伯忠良，王令平事，國人信用，我親弟子，非法猶爾，況於外人，枉者豈少？此之虛實，後世自知。』」
佛告長者：「欲知爾時平事長者，今曼慈毘梨無有耳目渾沌者是。由於爾時一妄語故，墮大地獄，多受苦毒；從地獄出，五百世中常受渾沌之身。由於爾時好布施故，常生豪富，得為財主。善惡之報，雖久不敗，是故汝等當勤精進，攝身口意，莫妄造惡。」
時諸大眾聞佛所說，有得初果至四果者，有發無上菩提心者，莫不歡喜，頂戴奉行。

（二六）貧人夫婦疊施得現報品第二十五(丹本為三十六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祇洹精舍，與大比丘眾圍繞說法。爾時國中有一長者，其婦懷妊，月滿生女，端正姝妙，容貌少雙。其初生時，細軟白疊裹身而生，父母怪之，召師占相，師曰：「甚吉！有大福德。」因為作字，名曰叔離(秦言白也)。叔離長大，疊隨身大。此女瑰瑋，國內遠近競來娉求。父母念言：「女年已大，宜當嫁處。」即使工師為作瓔珞，叔離問父：「鍛是金銀用作何等？」父告之言：「汝年已大，欲嫁處汝，故作環釧。」女白父言：「我欲出家，不樂嫁去。」父母愛念，不違其志，尋為出疊，欲作五衣。女見復問：「欲作何等？」告言：「為汝作衣。」白父母言：「我此所著悉已具足，更不須作，唯願聽我時往佛所！」父母即將往詣佛所。頭面作禮，求索出家。佛言：「善來！」頭髮自墮，所著白疊尋成五衣。付大愛道，為比丘尼。精進不久，成阿羅漢道。
阿難白佛言：「叔離比丘尼本種何功德，生長者家，生與疊俱出，出家不久，得阿羅漢道？」佛告阿難：「諦聽善思！吾今說之。」阿難言：「唯然。」
佛言「過去久遠有佛出世，名毘婆尸，與諸弟子，廣度一切。時王臣民多設供養，作般遮于瑟。有一比丘恒行勸化，令詣佛所、聽法布施。時有女人名檀膩伽，極為貧窮，夫婦二人共有一疊，若夫出

行，則被而往，婦便裸住坐於草敷；若婦被疊，出外求索，夫則裸坐草蓐。勸化比丘次至其家，見是女人，因勸之言：『佛世難值，經法難聞，人身難得。汝當聽法！汝當布施！』廣說慳貪、布施之報。

「女人白言：『大德！小住。』還入舍中，語其夫言：『外有沙門，勸我見佛、聽法、布施，我等先世不布施故，致此貧窮，今當以何為後世資？』夫答之言：『我家貧困如是，雖可有心，當以何施？』婦言：『前世不施，今致是困；今復不種，後欲何趣？汝但聽我，我決欲施。』夫心自念：『此婦或能少有私產，我當聽之。』即可之言：『欲施便施。』尋曰：『我意欲以此疊布施。』夫言：『我之與汝共此一疊，出入求索，以自存活，今若用施，俱當守死，欲作何計？』婦言：『人生有死，今不施與，會當歸死。寧施而死，後世有望；不施而死，後遂當劇。』夫歡喜言：『分死用施。』

「婦即還出，白比丘言：『大德！可止屋下，我當布施。』比丘答言：『若欲施者，汝當面施，為汝呪願。』叔離白言：『唯此被疊，內無異衣，女形穢惡，不宜此脫。』即還入內，遙於向下，脫身上疊，授與比丘。比丘呪願，持至佛所。

「佛言比丘：『持此疊來。』比丘授佛，佛自手受此疊垢污。時王眾會微心嫌佛受此垢疊，佛知眾心，而告之言：『我觀此會清淨大施無過於此以疊施者。』大眾聞已，莫不悚然。夫人歡喜，即脫己身所著嚴飾瓔珞寶衣，送與陀膩騎；王亦喜悅，脫身衣服，送與其夫，命令詣會。毘婆尸佛廣為大眾說微妙法，時會大眾得度者眾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欲知爾時貧窮女人陀膩騎者，今叔離比丘尼是。由於爾時以清淨心疊布施故，九十一劫所生之處常與疊生，無所乏少，隨意悉得。緣於彼佛聞深妙法，願解脫故，今得遇我，成阿羅漢。是故汝等應勤精進、聞法、布施。」

佛說是時，得道者眾，莫不歡喜，頂戴奉行。

（二七）迦旃延教老母賣貧品第二十六(丹本為三十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阿梨提國。時彼國中有一長者，多財饒寶，慳貪暴惡，無有慈心。時有一婢晨夜走使，不得寧處，小有違失，便受鞭捶，衣不蔽形，食不充體，年老困悴，思死不得。時適持瓶詣河取水，思惟是苦，舉聲大哭，時迦旃延來至其所，問言：「老母！何以悲泣懊惱乃爾？」白言：「尊者！我既年老，恒執苦役，加復貧窮，衣

食不充，思死不得，以故哭耳。」迦旃延言：「汝若貧者，何不賣貧？」母言：「貧那可賣？誰當買貧？」迦旃延言：「貧實可賣。」如是至三。女人白言：「苟貧可賣，我宜問方。」即言：「大德！貧云何賣？」迦旃延言：「審欲賣者，一隨我語。」答言唯諾。告言：「汝先洗浴。」洗已。告言：「汝當布施。」白言：「尊者！我極貧困，如今我身無手許完納，唯有此瓶是大家許，當以何施？」即授鉢與，「汝持此鉢，取少淨水。」如教取來，奉迦旃延。迦旃延受，尋為呪願，次教受齋，後教念佛種種功德，即問：「汝有住止處不？」答言：「無也。若其磨時，即磨下臥；舂炊作使，即臥是中；或時無作，止宿糞堆。」迦旃延言：「汝好持心，恭謹走使，莫生嫌恨，自伺大家一切臥竟，密開其戶，於戶曲內敷淨草座，思惟觀佛，莫生惡念。」爾時老母奉教而歸，如勅施行，於後夜中，即便命終，生忉利天。大家早起，見婢命終，恚而言曰：「此婢恒常不聽入舍，今暮何故乃於此死？」即便使人草索繫脚，拽置寒林中。

時彼天中有一天子，有五百天子以為眷屬，宮殿嚴麗。爾時天子福盡命終，此老母人即代其處。生天之法，其利根者自知來緣，鈍根生者但知受樂。爾時此女既生天中，與五百天子娛樂受樂，不知生緣。時舍利弗在忉利天，知此天子生天因緣，問言：「天子！汝因何福生此天中？」答言：「不知。」時舍利弗借其道眼，觀見故身生天因緣由迦旃延，即將五百天子來至寒林，散花燒香，供養死屍。

諸天光明照曜村林，大家見變，怪其所由，告令遠近詣林觀看，見諸天子供養此屍，即問天曰：「此婢醜穢，生存之時，人猶惡見，況今已死，何故諸天而加供養？」彼時天子具說本末生天因緣，即皆迴詣迦旃延所。時迦旃延為諸天人廣說諸法，所謂施論、戒論、生天之論、欲不淨法、出離為樂。爾時彼天及五百天子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，飛還天宮。

時諸會眾聞此法已，各獲道迹，乃至四果，莫不歡喜，頂戴奉行，敬禮而去。◎

（二八）◎金天品第二十七(丹本此品在第五卷為第二十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此國中有一長者，其家大富，財寶無數，生一男兒，身體金色，長者欣慶，即設施會，請諸相師令占吉凶。時諸相師抱兒看省，見其奇相，喜不自勝，即為立字，字修越那提婆(晉言金天)。此兒福德極為純厚，其生之日，家中自然出

一井水，縱廣八尺，深亦如是，其水汲用，能稱人意，須衣出衣，須食出食，金銀珍寶、一切所須，作願取之，如意即得。兒年轉大，才藝博通，長者愛之，未敢逆意，而作是念：「我子端正，容貌無倫，要當推求選擇名女，形容色狀殊姿越群，金容妙體類我兒者，當往求之。」即募諸賈周遍求之。

時閻波國有大長者而生一女，字脩跋那婆蘇(晉言金光明)，端正非凡，身體金色，晃昱照人，細滑光澤。初生之日，亦有自然八尺井水，其井亦能出種種珍寶、衣服、飲食，稱適人情。彼長者亦自念言：「我女端正，人中英妙，要得賢士，形色光暉如我女比，乃當嫁與，共為婚姻。」爾時女名遠布舍衛，金天名稱復聞女家。時二長者各懷歡喜，即各相詣，求為婚姻。娶婦已竟，還至舍衛。

時金天家便設上供，請佛及僧供養一日。佛受其請，往至舍食，食已攝鉢，具為長者、金天夫妻廣演妙法，開解其心。金天夫妻及其父母即時破壞二十億洞然之惡，心情開解，獲須陀洹果。爾時世尊便還精舍。於是金天與金光明俱白父母，求索出家，父母即聽許。俱往佛所，稽首佛足，作禮繞竟，求索入道。佛尋聽可，讚言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落，法衣著身，便成沙門。於是金天在比丘眾，金光明比丘尼付大愛道，漸漸教化，悉成羅漢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脫，一切功德悉皆具足。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不審，世尊！金天夫妻本造何行，自生以來，多財饒寶，身體金色，端正第一，得此一井，能出一切？唯願如來當具宣示！」

佛告阿難：「乃往過去九十一劫，時世有佛，號毘鉢尸，佛既滅度，遺法在世。後有諸比丘遊行教化到一村落，有諸人民、豪賢、長者見眾僧至，各競供設衣被、飲食，無有乏短。時有夫妻二人貧餓困乏，每自思念：『我父在時，財寶積滿，富溢難量；今者我身貧困極甚，坐臥草蓐，衣不蓋形，家無升斗，何其苦耶！爾時雖富，財寶無量，不遭斯等眾聖之僧；今既得值，無錢供養。』思惟是已，愴然而啼，懊惱墮淚，墮婦臂上。

「婦見夫涕，而問之言：『有何不適，懊惱若是？』聟答婦言：『汝不知耶？今有眾僧適過此村，豪賢、居士咸興供養，我家貧乏，獨無升斗，於此眾僧不種善緣，今者貧困，來世又劇。我惟此已，是故泣耳。』婦答聟言：『今當如何？』『正欲供養，無有財寶，雖有空意，不遂其願。』婦語聟言：『今汝可往至本舍中，於故藏內推覓財寶，若苟得之，當用供養。』

「時夫如言至故藏中遍行推覓，得一金錢，持至婦所。于時其婦有一明鏡，即共合心，當用布施。置一新瓶，盛滿淨水，以此金錢著瓶水中，以鏡著上，持至僧所；到已，至心用布施僧。於時眾僧即

為受之，各各取水，而用洗鉢，復有取水而飲之者。時彼夫婦歡喜情悅，作福已竟，遇疾命終，生忉利天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貧人持一瓶水布施僧者，今此金天夫婦是也。由其前世持此一金錢及一瓶水并此明鏡施眾僧故，世世端正，身體金色，容儀晃昱，殊妙無比，九十一劫恒常如是。由于爾時有信敬故，得離生死，逮得應真。阿難！當知一切福德不可不作，如彼貧人以少施故，乃獲如是無量福報。」
爾時，阿難及諸眾會聞佛所說，咸興施心，勤加福業，歡喜奉行。

（二九）重姓品第二十八(丹本為二十六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國中有豪長者，財富無量，唯無子姓，每懷悒遲，禱祠神祇，求索一子。精誠款篤，婦便懷妊，日月滿足，生一男兒，其兒端正，世所希有，父母、宗親值時[飢-几+燕]會，共相合集，詣大江邊飲酒自娛，父母持兒詣其會所。父愛此兒，順坐擔舞，父舞已竟，母復擔之，歷坐擎騰，歡娛自樂，臨到河邊，意卒散亂，執之不固，失兒墮水，尋時搏撮，竟不能得。于時父母憐念此兒，愛著傷懷，絕而復甦。其兒福德，竟復不死，至河水中隨水沈浮。
時有一魚吞此小兒，雖在魚腹，猶復不死。時有小村而在下流，有一富家亦無子姓，種種求索，困不能得，而彼富家恒令一奴捕魚販賣，僕輸大家。其奴日日捕魚為業，值時捕得吞小兒魚，剖腹看之，得一小兒，面貌端正。得已歡喜，抱與大家。大家觀看，而自慶言：「我家由來禱祠神祇，求索子息，精誠報應，故天與我。」即便摩捫，乳哺養之。
時彼上村父母聞下村長者魚腹中得兒，即往其所，追求索之，而語之言：「此是我兒。我於彼河而失是子，今汝得之，願以見還！」時彼長者而答之言：「我家由來禱祠求子，今神報應，賜我一兒。君之亡兒，竟為所在？」紛紜不了，詣王求斷。於是二家各引道理。其兒父母說：「是我兒。我於其時失在河中。」而彼長者復自說言：「我於河中魚腹得之。此實我子，非君所生。」王聞其說，靡知所如，即與二家評詳此事：「卿二長者各認此兒，今若與一，於理不可，更互共養，至兒長大，各為娶婦，安置家業，二處異居。此婦生兒，即屬此家，彼婦生兒，即屬彼家。」時二長者各隨王教。
兒年長大，俱為娶婦，供給所須無有乏短。于時其兒白二父母言：「我生以來，遭羅苦難，墮水魚吞，垂死得濟，今我至意欲得出

家，唯願父母當見聽許！」時二父母心愛此兒，不能拒逆，即便聽許。其兒即辭，往至佛所，稽首佛足，求索入道，佛即聽之，讚言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落，即成沙門，字曰重姓，佛為說法，得盡諸苦，即於座上成阿羅漢。
阿難白佛：「不審，世尊！此重姓比丘本造何行、種何善根，而今出世墮水魚吞，而故不死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汝且聽之！吾當為說。過去久遠有佛世尊，號毘婆尸，集諸大眾，為說妙法，時有長者來至會中，聞其如來廣說大法——布施之福、持戒之福，聞已歡喜，信心猛烈，即從彼佛受三自歸，受不殺戒，復以一錢布施彼佛，由是之故，世世受福，財寶自恣，無有乏短。」佛告阿難：「欲知爾時長者子者，今重姓比丘是也，由其爾時施佛一錢，九十一劫恒富錢財，至於今世，二家父母供給所須；受不殺戒故，墮大水，魚吞不死；受三自歸故，今值我世，沐浴清化，得羅漢道。」
爾時阿難及與大眾聞佛所說，遵修善行，敬重佛教，歡喜信受，頂戴奉行。

（三〇）散檀寧品第二十九(丹本為二十七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與諸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國中有五百乞兒，常依如來，隨逐眾僧，乞匄自活，經歷年歲，厭心內發，而作是言：「我等諸人雖蒙僧福得延餘命，苦事猶多。」咸作是念：「我等今者寧可從佛求索出家。」共詣佛所，於是眾人即共白佛：「如來出世甚為難遇，我等諸人生在下賤，蒙尊遺恩，濟活身命，既受殊養，貪得出家，不審世尊寧可得不？」
爾時世尊告諸乞兒：「我法清淨，無有貴賤，譬如淨水洗諸不淨，若貴若賤，若好若醜，若男若女，水之所洗，無不淨者；又復如火，所至之處，山河石壁、天地所有，無大無小，一切萬物，其被燒者，無不燋燃；又復我法猶如虛空，男女大小，貧富貴賤，有入中者，隨意自恣。」
時諸乞兒聞佛所說，普皆歡喜，信心倍隆，歸誠向佛，求索入道。世尊告曰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墮，法衣在身，沙門形相於是具足。佛為說法，心開意解，即盡諸漏，成阿羅漢。
於時國中，諸豪長者、庶民之等，聞諸乞兒佛聽入道，皆興慢心，而作是言：「云何如來聽此乞匄下賤之人在眾僧次？我等諸人儻修福業，請佛、眾僧供養食時，奈何令此下賤之徒坐我床席、捉我食器？」

爾時太子名曰祇陀，施設供具，請佛及僧，遣使白佛：「唯願世尊明受我請，及比丘僧！」因令白佛：「所度乞兒作比丘者，我不請之，慎勿將來！」佛便受請。

明日食時，佛及眾僧當應請時，告諸乞兒比丘：「吾等受請，汝不及例，今可往至鬱多羅越取自然成熟粳米，還至其家，隨意坐次，自食粳米。」時諸比丘如命，即以羅漢神足往彼世界，各各自取，滿鉢還來，攝持威儀，自隨次第乘虛而來，如鴈王飛，至祇陀家，隨次而坐，各各自食。於時太子覩眾比丘威儀進止、神足福德，敬心歡喜，歎未曾有，而白佛言：「不審，世尊！此諸聖賢大德之眾，威神巍巍，眾相具足，為從何方而來至此？甚可欽敬，唯願如來今當為我說其徒眾本末因緣！」

佛告祇陀：「汝若欲知者，善思聽之！當為汝說。此諸比丘正是昨日所不請者。吾及眾僧向者欲來應太子請，此諸比丘以不請故，往鬱多越取自然粳米而自食之。」爾時祇陀聞說是語，極懷慚愧，懊惱自嘖：「我何愚蔽，不別明闇！」又復言曰：「世尊功德難可思議，此諸乞兒於此國中最為下賤，今日乃得稟受清化，最蒙洪潤，既受現世安樂身福，復獲永世無為之樂。如來今日所以出世，但為此輩，更不存餘。又復，世尊！不審此徒往古世時，種何善行，修何功德，今值世尊特蒙殊潤？復造何咎，從生已來，乞匄自活，困苦乃爾？世尊慈愍，幸見開示！」

佛告之曰：「若欲知者，宜善聽之！吾當為汝具足解說如是本末。」「諾！當善聽。」爾時世尊便告祇陀：「過去久遠無量無數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一大國，名波羅奈。國有一山，名曰利師(晉言仙山)，古昔諸佛多住其中；若無佛時，有辟支佛依其住止；假使復無辟支佛時，有諸五通學仙之徒復依止住，終無空廢。

「爾時山中有辟支佛二千餘人恒止其中。於時彼國有火星現，是其惡災。此星已現，十二年中，國當乾旱，無有天雨，不得種植，國必破矣。是時國內有一長者，名散陀寧，其家巨富，財穀無量，恒設供具給諸道士。

「時千快士往至其家，求索供養，而作是言：『我等諸人住在彼山，值國枯旱，乞食叵得，長者若能供我食者，當住於此；若不見與，當至餘方。』長者於時即問藏監：『今我藏中所有穀米足供此諸大士食不？吾欲請之。』藏監對曰：『唯願時請，所有穀食饒多足供。』長者即請千辟支佛飯食供養。

「彼殘千人復詣其家，亦求供養。長者復問其藏監曰：『卿所典藏穀食多少？更有千人亦欲設供，足能辦不？』其藏監言：『所典穀食，想必足矣，若欲設供，宜可時請。』於時長者即便請之，差五

百使人供設飯食。時諸使人執作食具，經積年歲，厭心便生，並作是說：『我等諸人所以辛苦皆由此諸乞兒之等。』
「爾時長者恒令一人知白時到。時此使人養一狗子，若往白時，狗子逐往，日日如是。爾時使人卒值一日，忘不往白，狗子時到，獨往常處，向諸大士高聲而吠。諸辟支佛聞其狗吠，即知來請，便至其家如法受食。因白長者：『天今當雨，宜可種殖。』長者如言，即令諸作人齎持作器，勤力耕種，大麥、小麥、一切食穀悉皆種之。經數時間，所種之物盡變為瓠。長者見已，怪而問之，諸大士曰：『此事無苦，但勤加功，隨時溉灌。』如言勤灌，其後成熟，諸瓠皆大，復加繁盛，即劈看之，隨所種物成治淨好，麥滿其中。長者歡喜，合家藏積，其家滿溢，復分親族，合國一切咸蒙恩澤。
「是時五百作食之人念言：『斯之所獲果實之報，將由斯等大士之恩，我等云何惡言向彼？』即往其所，請求改悔。大士聽之，悔過已竟，復立誓言：『願使我等於將來世遭值賢聖，蒙得解脫。』由此之故，五百世中常作乞兒；因其改悔，復立誓故，今遭我世，蒙得過度。
「太子！當知爾時大富散檀寧者，豈異人乎？我身是也；時藏臣者，今須達是也；日日往白時到人者，優填王是；時狗子者，由其吠故，世世好音，美音長者是也；爾時五百作食之人，今此五百阿羅漢是也。」
爾時祇陀及眾會者覩其神變，感佛功德，剋心精勤，有得初果及第四果者，復有專修快士行者，復有興心求佛道者，各各精勤，求遂本心，歡喜踊躍，頂戴奉行。
◎賢愚經卷第五

賢愚經卷第六

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

（三一）◎月光王頭施品第三十(丹本此品却在五卷為二十八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毘舍離菴羅樹園中。爾時世尊告賢者阿難：「其得四神足者，能住壽一劫，吾四神足極能善修，如來今者當壽幾許？」如是至三。於時阿難為魔所迷，聞世尊教，默然不對。又告阿難：「汝可起去靜處思惟。」賢者阿難從坐而起，往至林中。阿難去後，時魔波旬來至佛所，白佛言：「世尊處世教化已久，度人周訖，蒙脫生死，數如恒沙，時年又老，可入涅槃。」於時世尊取地少土著於爪上，而告魔言：「地土為多，爪上多耶？」魔答佛言：「地土極多，非爪上土。」佛又告言：「所度眾生如爪上土，餘殘未度如大地土。」又告魔言：「却後三月，當般涅槃。」於時波旬聞說是已，歡喜而去。
爾時阿難於林中坐，忽然眠睡，夢見大樹普覆虛空，枝葉蓊鬱，花果茂盛，一切群萌靡不蒙賴，其樹功德種種奇妙，不可稱數。旋風卒起，吹激其樹，枝葉壞碎猶如微塵，滅於力士所住之地，一切群生莫不悲悼。
阿難驚覺，怖不自寧，又自思惟：「所夢樹者，殊妙難量，一切天下咸賴其恩，何緣遇風碎壞如是？而今世尊覆育一切，猶如大樹，將無世尊欲般涅槃？」作是念已，甚用戰懼，來至佛所，為佛作禮，而白佛言：「我向所夢如斯之事，將無世尊欲般涅槃？」佛告阿難：「如汝所言，吾後三月當般涅槃。我向問汝：『若有得四神足者能住壽一劫，吾四神足極能善修，如來今日能壽幾何？』如是滿三，而汝不對。汝去之後，魔來勸我當取涅槃，吾已許之。」
阿難聞此，悲慟迷荒，悶惱惘塞，不能自持，其諸弟子展轉相語，各懷悲悼，來至佛所。爾時世尊告於阿難及諸弟子：「一切無常，誰得常存？我為汝等應作已作，應說已說，汝等但當懃精修集，何為憂慼？無補無行。」
時舍利弗聞于世尊當般涅槃，深懷歎感，因而說曰：「如來涅槃，一何疾耶！世間眼滅，永失恃怙。」又白佛言：「我今不忍見於世尊而取滅度，今欲在前而入涅槃。唯願世尊當見聽許！」如是至三。世尊告曰：「宜知是時一切賢聖皆常寂滅。」時舍利弗得佛可已，即整衣服，長跪膝行，繞佛百匝，來至佛前，以若干偈讚歎佛已，捉佛兩足敬戴頂上，如是滿三，合掌侍佛，因而言曰：「我今

最後見於世尊。」叉手肅敬，却行而去。將沙彌均提詣羅閱祇，至本生地；到已，即勅沙彌均提：「汝往入城，及至聚落，告國王、大臣、舊故知識、諸檀越輩來共取別。」
爾時均提禮師足已，遍行宣告：「我和上舍利弗今來在此，欲般涅槃，諸欲見者宜可時往。」爾時阿闍世王及國豪賢、檀越四輩聞均提語，皆懷慘悼，異口同音而說是言：「尊者舍利弗——法之大將，眾生之類之所親仰，今般涅槃，一何疾哉！」各自馳奔來至其所，前為作禮，問訊已竟，各共白言：「承聞尊者欲捨身命，至于涅槃，我曹等類失於恃怙。」
時舍利弗告眾人言：「一切無常，生者皆終，三界皆苦，誰得安者？汝等宿慶，生值佛世；經法難聞，人身難得，念懃福業，求度生死。」如是種種，若干方便，廣為諸人隨病投藥。爾時眾會聞其所說，有得初果，乃至三果，或有出家成阿羅漢者，復有誓心求佛道者。聞說法已，作禮而去。
時舍利弗於其後夜正身正意，繫心在前，入於初禪；從初禪起，入第二禪；從第二禪起，入第三禪；從第三禪起，入第四禪；從第四禪起，入空處定；從空處起，入於識處；從識處起，入不用處；從不用處起，入非有想非無想處；從非有想非無想處起，入滅盡定；從滅盡定起，而般涅槃。
時天帝釋知舍利弗已取滅度，與多天眾百千眷屬，各齎花香供養之具來至其所，側塞虛空，咸各悲叫，淚如盛雨，普散諸花，積至于膝，復各言曰：「尊者智慧深若巨海，捷辯應機，音若涌泉，戒定慧具，法大將軍，當逐如來廣轉法輪，其取涅槃，何其速哉！」城聚內外聞舍利弗已取滅度，悉齎酥油、香花供具馳走悉集，悲哀痛戀，不能自勝，各持香花而用供養。時天帝釋勅毘首羯磨合集眾寶，莊嚴高車，安舍利弗在高車上，諸天龍鬼、國王臣民侍送號咷至平博地。時天帝釋勅諸夜叉：「往大海邊，取牛頭栴檀。」夜叉受教，尋取來還，積為大[艹/積]，安身在上，酥油以灌，放火耶旬，作禮供養，各自還去。火滅之後，沙彌均提收師舍利，盛著鉢中，攝其三衣，擔至佛所，為佛作禮，長跪白佛：「我和上舍利弗已般涅槃，此是舍利，此是衣鉢。」
時賢者阿難聞說是語，悲悼憒悶，益增感切，而白佛言：「今此尊者・法大將軍已取涅槃，我何憑怙？」佛告之曰：「此舍利弗雖復滅度，其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如是法身亦不滅也。又舍利弗不但今日不忍見我取般涅槃而先滅度，過去世時亦不堪忍見於我死，而先我前死。」賢者阿難合掌白佛：「不審，世尊！往昔先前取死，其事云何？願為解說！」

佛告阿難：「過去久遠無量無數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一大國王，名旃陀婆羅脾(晉言月光)，統閻浮提八萬四千國、六萬山川、八十億聚落。王有二萬夫人婇女，其第一夫人名須摩檀(晉言花施)；一萬大臣，其第一者，名摩旃陀(晉言大月)。王有五百太子，其最大者太子名曰尸羅跋陀(晉言戒賢)。王所住城名跋陀耆婆(晉言賢壽)，其城縱廣四百由旬，金、銀、琉璃、頗梨所成，四邊凡有百二十門，街陌里巷，齊整相當。又其國中有四行樹，亦金、銀、琉璃、頗梨所成，或金枝銀葉，或銀枝金葉，或琉璃枝頗梨葉，或頗梨枝琉璃葉；有諸寶池，亦金、銀、琉璃、頗梨所成，其池底沙，亦是四寶。其王內宮周四十里，純以金、銀、琉璃、頗梨。其國豐潤，人民快樂，珍奇異妙，不可稱數。

「爾時其王坐於正殿，忽生此念：『夫人處世，尊榮豪貴，天下敬瞻，發言無違，珍妙五欲，應意而至，斯之果報，皆由積德修福所致。譬如農夫由春廣種，秋夏豐收，春時復到，若不勤種，秋夏何望？吾今如是。由先修福，今獲妙果，今復不種，後亦無望。』作是念已，告諸群臣：『今我欲出珍妙寶藏置諸城門，及著市中設大檀施，隨其眾生一切所須，盡給與之；并復告下八萬四千諸小國土，悉令開藏，給施一切。』眾臣曰：『善！敬如王教。』即豎金幢，擊於金鼓，廣布宣令，騰王慈詔，遠近內外咸令聞知。

「於時，國中沙門、婆羅門、貧窮孤老、有乏短者，強弱相扶，雲趨雨集。須衣與衣，須食與食，金銀寶物、隨病醫藥，一切所須稱意與之。閻浮提內一切臣民蒙王恩澤，快樂無極，歌頌讚歎，盈於衢路。善名遐宣，流布四方，無不欽仰，慕王恩化。

「於時邊表有一小國，其王名曰毘摩斯那，聞月光王美稱高大，心懷嫉妬，寢不安席，即自思惟：『月光不除，我名不出。當設方便，請諸道士，慕求諸人，用辦斯事。』思惟是已，即勅請喚國內梵志，供設餚饍百味飲食，恭敬奉事，不失其意。經三月已，告諸梵志：『我今有憂，纏綿我心，夙夜反側，何方能釋？汝曹道士是我所奉，當思方便，佐我除雪。』諸婆羅門共白王言：『王有何憂，當見示語！』王即言曰：『彼月光王名德遠著，四遠承風，我獨卑陋，無此美稱。情志所願，欲得除之。作何方便能辦此事？』諸婆羅門聞說是語，各自言曰：『彼月光王慈恩惠澤潤及一切悲濟窮厄，如民父母，我等何心從此惡謀？寧自殺身，不能為此。』即各罷散，不顧供養。時毘摩斯那益增愁憒，即出廣募，周遍宣令：『誰能為我得月光王頭，共分國半治，以女妻之。』

「爾時山脇有婆羅門，名曰勞度差，聞王宣令，來應王募。王甚歡喜，重語之言：『苟能成辦，不違信誓。若能去者，當以何日？』

婆羅門曰：『辦我行道糧食所須，却後七日便當發引。』時婆羅門作呪自護，七日已滿，便來辭王，王給所須，進路而去。

「時月光王國豫有種種變怪興現——地處處裂，拙電星落，陰霧晝昏，雷電霹靂；諸飛鳥輩於虛空中悲鳴感切，自拔羽翼；虎豹豺狼禽獸之屬自投自擲，跳踉鳴叫；八萬四千諸小國王皆夢大王金幢卒折、金鼓卒裂；大月大臣夢鬼奪王金冠。各懷愁憂，不能自寧。時城門神知婆羅門欲乞王頭，亦用憒憒，遮不聽入。時婆羅門繞城門數匝不能得前。

「首陀會天知月光王以此頭施，於檀得滿，便於夢中而語王言：『汝誓布施，不逆眾心，乞者在門，無由得前。欲為施主，事所不然。』王覺愕然，即勅大月大臣：『汝往諸門，勅勿遮人。』大月大臣往到城門，時城門神即自現形白大月言：『有婆羅門從他國來，懷挾惡心，欲乞王頭，是以不聽。』大臣答言：『若有此事，是為大災。然王有教，理不得違，當奈之何？』時城門神便休不遮，大月大臣即自思惟：『若此婆羅門必乞王頭，當作七寶頭，各五百枚，用貿易之。』即勅令作。

「時婆羅門徑至殿前，高聲唱言：『我在遐方聞王功德———一切布施不逆人意，故涉遠來，欲有所得。』王聞歡喜，迎為作禮問訊：『行道不疲極耶？隨汝所願，國城、妻子、珍寶、車乘、輦輿、象馬、七寶、奴婢、僕使，所有欲得，皆當與之。』婆羅門言：『一切外物雖用布施，福德之報未為弘廣，內身布施其福乃妙。我故遠來，欲得王頭，若不辜逆，當見施與。』王聞是語，踊躍無量。婆羅門言：『若施我頭，何時當與？』王言：『却後七日，當與汝頭。』

「爾時大月大臣擔七寶頭來用曉謝，腹拍其前，語婆羅門言：『此王頭者，骨肉血合，不淨之物，何用索此？今持爾所七寶之頭以用貿易，汝可取之，轉易足得終身之富。』婆羅門言：『我不用此，欲得王頭，合我所志。』時大月大臣種種諫曉，永不迴轉，即時憒感心裂七分，死於王前。

「於時，其王勅語臣下乘八千里象，遍告諸國言：『月光王却後七日當持其頭施婆羅門，若欲來者，速時馳詣。』爾時八萬四千諸王絡繹而至，咸見大王，腹拍王前，『閻浮提人賴王恩澤，各得豐樂，歡娛無患。云何一旦為一人故，永捨眾庶，更不矜憐？唯願垂愍，莫以頭施！』一萬大臣皆身投地，腹拍王前，『唯見哀愍矜恤我等，莫以頭施，永見捐棄！』二萬夫人亦身投地，仰白王言：『莫見忘捨，唯垂蔭覆！若以頭施，我等何怙？』五百太子啼哭王前：『我等孤幼，當何所歸？願見愍念，莫以頭施！長養我等，得及人倫。』

「於是大王告諸臣民、夫人、大子：『計我從本受身已來，涉歷生死由來長久。若在地獄，一日之中生而輒死，棄身無數，經歷灰河、鐵床、沸屎、火車、炭坑及餘地獄，如是等身，燒刺煮炙，棄而復棄，永無福報；若在畜生，更相食噉，或人所殺，身供眾口，破壞消爛，亦復無數，空棄此身亦無福報；或墮餓鬼，火從身出，或為飛輪，來截其頭，斷而復生，如是無數，如是殺身亦無福報；若生人間，諍於財色，瞋目怒盛，共相殺害，或興軍對陣，更相斫截，如是殺身亦復無數，為貪恚癡恒殺多身，未曾為福而捨此命。今我此身種種不淨，會當捐捨，不能得久；捨此危脆穢惡之頭，用貿大利，何得不與？我持此頭施婆羅門，持是功德，誓求佛道，若成佛道，功德滿具，當以方便度汝等苦。今我施心垂欲成滿，慎莫遮我無上道意！』一切諸王臣民、夫人、太子聞王語已，默然無言。

「爾時大王語婆羅門：『欲取頭者，今正是時。』婆羅門言：『今王臣民大眾圍遶，我獨一身，力勢單弱，不堪此中而斫王頭，欲與我者，當至後園。』爾時大王告諸小王、太子、臣民：『汝等若苟愛敬我者，慎勿傷害此婆羅門！』作此語已，共婆羅門入於後園，時婆羅門又語王言：『汝身盛壯，力士之力，若遭斫痛，儻復還悔。取汝頭髮堅繫在樹，爾乃然後能斫取耳。』時王用語，求一壯樹，枝葉鬱茂，堅固欲繫，向樹長跪，以髮繫樹，語婆羅門：『汝斫我頭，墮我手中，然後於我手中取去。今我以頭施汝，持是功德，不求魔、梵及天帝釋、轉輪聖王三界之樂，用求無上正真之道，誓濟群生，至涅槃樂。』

「時婆羅門舉手欲斫，樹神見此，甚大懊惱，『如此之人，云何欲殺？』即以手搏婆羅門耳，其項反向，手脚繚戾，失刀在地，不能動搖。爾時大王即語樹神：『我過去已來，於此樹下，曾以九百九十九頭以用布施，今施此頭，便當滿千，捨此頭已，檀便滿具。汝莫遮我無上道心。』爾時樹神聞王是語，還使婆羅門平復如故，時婆羅門便從地起，還更取刀，便斫王頭，頭墮手中。

「爾時天地六反震動，諸天宮殿搖動不安，各懷恐怖，怪其所以，尋見菩薩為一切故捨頭布施，皆悉來下，感其奇特，悲淚如雨，因共讚言：『月光大王以頭布施，於檀波羅蜜今便得滿。』是時音聲普遍天下。

「彼毘摩羨王聞此語已，喜踊驚愕，心擗裂死。時婆羅門擔王頭去，諸王臣民、夫人、太子已見王頭，自投于地，同聲悲叫，絕而復甦；或有悲結吐血死者，或有愕住無所識者，或自剪拔其頭髮者，或復斸裂其衣裳者，或有兩手斸壞面者，啼哭縱橫，宛轉于地。

「時婆羅門嫌王頭臭，即便擲地，脚蹋而去。或復有人語婆羅門：『汝之酷毒劇甚乃爾！既不中用，何乃索之？』于時婆羅門進道而去，人見便責，無給食者，飢餓委悴，困苦極理。道中有人因問消息，知毘摩羨王已復命終，失於所望，懊惱憒憒，心裂七分，吐血而死。毘摩羨王及勞度差命終皆墮阿鼻泥犁，其餘臣民思念王恩，感結死者，皆得生天。

「如是，阿難！欲知爾時月光王者，今我身是；毘摩羨王，今波旬是；時勞度差婆羅門者，今調達是；時樹神者，今目連是；時大月大臣者，今舍利弗是。當於爾時不忍見我死，而先我前死，乃至今日不忍見我入於涅槃，而先滅度。」

佛說是已，賢者阿難及諸弟子聞佛所說，悲喜交集，異口同音，咸共嗟歎如來功德奇特之行，咸共專修，有得四道果者，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，皆大歡喜，敬戴奉行。

賢愚經卷第六

◎（三二）快目王眼施緣品第二十七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大眾圍遶而為說法，城中人民樂聽法者往至佛所，前後相次。時城中有盲婆羅門坐街道邊，聞多人眾行步駛疾，即問行人：「此多人眾，欲何所至？」行人答曰：「汝不知耶？如來出世，此難值遇，今在此國敷演道化，我等欲往聽其說法。」

此婆羅門而有一術，眾生之中，有八種聲，悉能別識，知其相祿。何謂八種？一曰烏聲，二曰三尺烏聲，三曰破聲，四曰鴈聲，五曰鼓聲，六曰雷聲，七曰金鈴聲，八曰梵聲。其烏聲者，其人受性，不識恩養，志不廉潔；三尺烏聲者，受性凶暴，樂為傷害，少於慈順；其破聲者，男作女聲，女作男聲，其人薄德，貧窮下賤；其鴈聲者，志性勤了，多於親友，將接四遠；其鼓聲者，言辭辯捷，解釋道理，必為國師；其雷聲者，智慧深遠，散析法性，任化天下；金鈴聲者，巨富饒財，其人必積千億兩金；其梵聲者，福德彌高，若在家者，作轉輪聖王，出家學道，必得成佛。

時婆羅門語行路人：「我能識別人之語聲，若實是佛，當有梵音。汝可將我往至其所，當試聽之，審是佛不。」時行路人因牽將往。漸近佛所，聞佛說法梵音具足，深遠流暢，歡喜踊躍，兩目得開，便得見佛紫磨金色、三十二相，明朗如日，即時禮佛，喜慶無量。佛為說法，志心聽受，即破二十億惡，得須陀洹；已得慧眼，便求

出家。佛言：「善來！」便成沙門，佛重方便廣為說法，即復尋得阿羅漢果。
一切眾會莫不奇怪。賢者阿難從座而起，長跪叉手而白佛言：「世尊出世實多饒益，拔濟盲冥，恩難稱極。此婆羅門一時之中肉眼既開，慧眼清淨，佛於此人恩何隆厚！」
佛告阿難：「吾與其眼，不但今日，過去世時，亦復與眼。」
阿難重白：「不審世尊過去與眼其事云何？唯願垂哀，具為解說！」
佛告阿難：「過去久遠無量無數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一大城，名富迦羅拔，時有國王，名須提羅(此言快目)，所以名之為快目者，其目明淨，清妙無比，徹覩墻壁，視四十里，以是故立字號曰快目。領閻浮提八萬四千國、六萬山川、八十億聚落。王有二萬夫人婇女、一萬大臣、五百太子，其第一太子名尸羅拔陀提(此言戒賢)。王有慈悲，愍念一切，養育民物，猶如慈父，化導以善，民從其度，風時雨順，四氣和適，其國豐樂，群生蒙賴。爾時其王退自思惟：『我因宿福，今為人主，財寶五欲，富有四海，發言化下，如風靡草。今世會用，更無紹續，恐我來世窮苦是分。譬如耕夫春日多種，秋夏收入，所得必廣，復遭春時，若當懶惰，來秋於穀何望？是以我今於諸福田及時廣種，不宜懈怠。』即告群臣：『出我庫藏金銀珍寶、衣被、飲食所須之具，著諸城門及積市中，徧行宣令：「一切人民有所乏者，皆悉來取。」并復告下八萬四千國，亦令開藏，施給一切。』時諸群臣奉受王教，即豎金幢，擊大金鼓，謄王慈教徧閻浮提。閻浮提人——沙門、婆羅門、孤貧困厄、年老、疾病，有所欲得，稱意而與，一切人情賴王慈澤，安快自娛，無復憂慮，歌頌讚歎，皆稱王德。
「爾時邊裔有一小國，其王名曰波羅陀跋彌，恃遠慠慢，不賓王化，又其治政，五事無度；受性倉卒，少於思慮；躭荒色欲，不理國政；國有忠賢，不往諮稟；邊境之土，役使煩倍；商賈到國，稅奪過常。
「彼王有臣，名勞陀達，聰明智略，明識道理，覩其違度，前諫王曰：『王有五事不能安國，必招禍患，恐是不久。儻不忌諱，聽臣說之。』王曰：『便道。』尋長跪白王：『受性倉卒，少於思慮，事大不當，必致後悔；王躭荒色欲，不理國事外有枉滯，理情無處；國有忠賢，不往諮稟，則不防慮未然之事；邊土之民，役調煩劇，則思違背賓屬他國；商賈稅奪，違於常度，惡憚行來，寶貨猛貴。有此五事亡國之兆，願王易操，與民更始。須提羅王恩慈廣普，閻浮提人咸蒙慧澤；我曹此國獨不恭順，幽遐之民不蒙其潤。願王降意，還相承奉，便可子孫食祿長久！』

「波羅陀跋彌聞此臣語，心恚作色，不從其言。臣勞陀達益生瞋憒，能自心念：『我見王治政匡化不周，表貢忠誠，望相扶輔，反更怒盛，不從我言。言既不用，儻復見殺，當就除之，為民去患。』謀未及就，事已發露，王合兵眾欲往誅討。

「時勞陀達知王欲收，即便乘疾馬逃走而去，兵眾尋逐。彼勞陀達素善射術，又知人身著射應死處凡有十八，兵眾雖逮，不敢能近。逕得徹到富迦羅拔國，見快目王，拜問訊訖，共王談對，事事得理，王即善之，立為大臣；漸得親近，具以來事以用啟聞，王聞是已，問群臣言：『彼之國土不屬我耶？』群臣答曰：『悉屬大王，但恃遐遠，不來賓附。』勞陀達言：『彼波羅陀跋彌頑闇凶闇，縱逸荒迷，不識禮度，憑遠守謬，不承王命；彼民惡厭，視之如怨。與臣兵馬，自往降伏。』王聞其語，即然可之，告下諸國，選擇兵眾，剋日都集，往彼波羅陀跋彌王國。

「爾時波羅陀跋彌比國之王遣人語之：『閻浮提內都勅發兵當集汝國；汝快晏然而安坐耶？』波羅陀跋彌聞是消息，愁悶迷憒，莫知所如，著垢黑衣，坐黑闇所。有輔相婆羅門來至其所，問其意故：『王有何憂，願見示語！』波羅陀跋彌王曰：『卿不聞乎？前勞陀達逃突至彼快目王邊，因相發起，令快目王悉發八萬四千諸國兵眾欲來攻我。若當來者，便滅我國。』其輔相曰：『當令群臣試共議之。』即合共議，各各異計，共輔相言：『我聞快目王自誓布施，唯除父母不以施耳，其餘一切不逆來意。今此國中有盲婆羅門，當勸勉之往乞王眼，若能得者，軍兵足却。』王聞是語，即然可之，尋遣輔相，往求曉之。

「輔相即時遣人往喚，尋使來而告之曰：『今有國事欲相勞苦，願垂留意，共相佐辦。』婆羅門言：『我今盲冥，竟何所能而相佐辦？』輔相又曰：『須提羅王欲合兵眾來伐我國，若當來者，我等強壯雖能逃避，猶憂殘戮，況汝無目能得脫耶？彼王有誓：「一切布施隨人所須，不逆人意。」往從乞眼，庶必得之。若得其眼，兵眾可息。此事苟辦，當重募汝。』婆羅門言：『今我無見，此事云何？』王重勸勉：『我當遣人將護汝往。』即給道糧行道所須，引路而去。

「時快目王國種種災怪悉皆興現，空中崩聲，曳電星落，陰霧霹靂，地處處裂；飛鳥之類，悲鳴感切，挫戾其身，自拔羽翼；虎狼師子走獸之屬，鳴吼人間，宛轉于地。國王臣民怪其所以。

「時婆羅門漸到大城，徑至殿前，高聲唱言：『我在他國承王名德——一切布施不逆人意，故涉遠來，欲望乞匄。』王聞是語，即下問訊：『步涉遐道得無疲倦？若欲所得，一切所須——國土、珍寶、車馬、輦輿、衣被、飲食、隨病醫藥，一切所須皆當給與。』

婆羅門言：『外物布施，福德不妙；內身布施，果報乃大。我久失眼，長夜處冥，承聞大王，故發意來，欲乞王眼。』王聞歡喜，語婆羅門：『若欲得眼，我當相與。』婆羅門言：『欲與我者，何時能與？』王語之曰：『却後七日，便當與汝。』

「王即宣下八萬四千小國：『須提羅王却後七日當剜其目施婆羅門，諸欲來者，悉皆時集。』諸王人民聞斯令已，普來奔詣於大王所，八萬四千諸王臣民以身投地，腹拍王前，啼淚交流，而白王言：『我之等類閻浮提人蒙賴大王以為蔭覆，若當剜眼施婆羅門，一切人民當何恃怙？唯願迴意，勿為一人而捨一切！』一萬大臣亦皆投地，仰白王言：『何不哀愍憐我曹等？為一人意，捨棄我等。唯願迴意，莫與其眼！』二萬夫人頭腦打地，腹拍王前，亦皆求請：『唯願大王迴意易志，莫以眼施，安慰我等！』五百太子涕哭王前：『唯願天父當具矜憐，莫以眼施，撫養我等！』時戒賢太子重白王言：『願剜我眼，以代父王。所以然者——我雖身死，國無損益；大王無眼，海內靡恃。』

「時快目王告諸王臣、夫人、太子：『我受身來，生死長久，設積身骨高於須彌，斬刺之血倍於四海，而飲母乳過四大江，別離悲淚多於四海。地獄之中，破壞之身，燒煮斫刺，棄眼無數；餓鬼之中，受若干形，火從身出，還自焦然，如是破壞，眼亦無數；畜生之中，更相食噉，種種死傷，復不可計；人間受身，壽多中夭，或爭色欲，還相圖謀，共相傷殺，死非一徹，如是破散，無央數眼；正使生天，命亦不久。計本以來，亦受多形，於此三界，迴波五道，為貪恚癡碎身塵數，未曾給施用求佛道。如此臭眼，危脆之物，如是不久，自當爛壞，今得用施，不應不與。今持此眼以用布施，求佛無上一切智眼，若我願成，當與汝等清淨慧眼。汝莫遮我無上道意！』其在會者默然無言。

「正語左右：『可挑我眼。』左右諸臣咸各言曰：『寧破我身，猶如芥子，不能舉手向大王眼。』王語諸臣：『汝等推覓其色正黑諦下視者，便召將來。』諸臣求得，將來與王，王即授刀，勅語令剜。剜得一眼，著王掌中，王便立誓：『我以此眼以用布施，誓求佛道。若審當得成佛道者，此婆羅門得我此眼，即當用視。』作是誓已，王即以眼安婆羅門眼匡之中。尋得用見，得視王身及餘眾會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即白王言：『得王一眼，足我用視，願留一眼，王自用看。』王復答言：『我已言決，許與兩眼，不應違言。』便更剜一眼，復著掌中，重復立誓：『我持眼施，用求佛道。審能成佛，至誠不虛，此婆羅門得於我眼，便當用視。』復安一眼，尋得用視。

「當爾之時，天地震動，諸天宮殿皆亦動搖，時諸天人愕然驚懼，尋見菩薩剜目布施，咸皆飛來，側塞虛空，散諸華香而用供養，讚言：『善哉！大王所作，甚奇甚特！』天帝前問：『實為奇特！能作是事，欲求何報？』王答言曰：『不求魔、梵、四王、帝釋、轉輪聖王三界之樂，以此功德誓求佛道，度脫眾生至涅槃樂。』天帝復問：『汝今剜眼，苦痛如是，頗有悔退、瞋恚不耶？』王言不悔，亦不瞋恨。天帝復言：『我今觀汝，血出流離，形體戰掉，言不悔恨，此事難信。』王即自誓：『我剜眼施，無悔恨意，用求佛道，會當得成。審不虛者，令我兩眼平復如故。』王誓已訖，兩眼平完，明淨徹視，倍勝於前。諸天、人民、一切大會稱慶喜踊，不能自勝。王語婆羅門：『今與汝眼，令汝得視，後成佛時，復當令汝得慧眼見。』將婆羅門入寶藏中，恣取一擔，發遣去。
「還到本國，波羅陀跋彌自出迎之，已見先問：『得眼不耶？』答言：『得眼，我今用視。』復問言曰：『彼王今者為存為亡？』答言：『諸天來下，尋即誓願，眼還平復，眼好於前。』波羅陀跋彌以聞此語，惱悶憤結，心裂而死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欲知爾時須提羅王，今我身是；波羅陀跋彌，今調達是；時乞我眼婆羅門者，今此會中盲婆羅門得道者是。先世之時，我與其眼；乃至今日，由見我故，既得肉眼，復得慧眼。我為汝曹世世苦行，積功累德，今日致佛，汝等應當勤求出要。」
佛說是語，時諸在會者感念佛恩，內身克厲，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有發無上道意者。賢者阿難及諸會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三三）五百盲兒往返逐佛緣品第二十八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毘舍離國有五百盲人乞匄自活，時聞人言：「如來出世甚奇甚特，其有眾生覩見之者，癰殘百病皆蒙除愈，盲視聾聽，瘂語僂伸，拘躄手足，狂亂得正，貧施衣食，愁憂苦厄悉能解免。」
時諸盲人聞此語已，還共議言：「我曹罪積，苦毒特兼，若當遇佛，必見救濟。」便問人言：「世尊今者為在何國？」人報之曰：「在舍衛國。」聞此語已，共於路側卑言求哀：「誰有慈悲愍我等者，願見將導到舍衛國，至於佛所！」喚倩經時，無有應者。時五百人復共議曰：「空手倩人，人無應者，今共行乞，人各令得金錢一枚，以用雇人，足得達彼。」各各行乞，經于數時，人獲一錢，凡有五百。合錢已竟，左右喚人：「誰將我等到舍衛者，金錢五百

雇其勞苦。」時有一人來共相可，相可已定，以錢與之。勅諸盲人展轉相牽，自在前導，將至摩竭國，棄諸盲人，置於澤中。是時盲人不知所在為是何國，互相捉手，經行他田，傷破苗穀。
時有長者值來行田，見五百人踐蹋苗稼，傷壞甚多，瞋憤怒盛，勅與痛手。乞兒求哀，具宣上事，長者愍之，令一使人將詣舍衛。適達彼國，又聞世尊已復來向摩竭提國，是時使人復還將來向摩竭國。時諸盲人欽仰於佛，係心欲見，肉眼雖閉，心眼已覩，歡喜發中，不覺疲勞。已至摩竭，復聞世尊已還舍衛。如是追逐，凡經七返。
爾時如來觀諸盲人善根已熟、敬信純固，於舍衛國便住待之。使將盲人漸到佛所，佛光觸身，驚喜無量，即時兩目即得開明，乃見如來四眾圍遶，身色晃昱如紫金山，感戴殊澤，喜不自勝，前詣佛所，五體投地，為佛作禮，作禮畢訖，異口同音共白佛言：「唯願垂矜，聽在道次！」時佛告白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墮，法衣在身，重為說法，得阿羅漢。
爾時阿難見諸盲人肉眼明淨，又盡諸漏成阿羅漢，長跪合掌，前白佛言：「世尊出世實復奇特，所為善事不可思議。又此諸盲人特蒙殊澤，肉眼既明，復獲慧眼，世尊出世，正為此等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我非但今日除其冥闇，乃往久遠無量劫時，亦為此等除大黑闇。」
阿難白佛：「不審世尊過去世中為此除闇，其事云何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乃昔久遠無量無數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五百賈客共行曠野，經由嶮路，大山谷中極為黑闇。時諸商人迷悶愁憂，恐失財物，此處多賊，而復怖畏，咸共同心向于天地、日月、山海一切神祇啼哭求哀。時薩薄主愍諸商客迷悶之苦，便告言曰：『汝等莫怖！各自安意，吾當為汝作大照明。』是時薩簿即以白氎自纏兩臂，酥油灌之，然用當炬，將諸商人，經於七日，乃越此闇。時諸賈客感戴其恩，慈敬無量，各獲安隱，喜不自勝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薩薄豈異人乎？我身是也。我從昔來，國城、妻子及以肉血恒施眾生，以是之故，今致特尊。爾時五百諸賈客者，豈異人乎？今此五百比丘是也；過去世時，以生死力，施其光明，今得成佛，亦施無漏慧眼。」
爾時眾會聞佛所說，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，有種辟支佛善根，或發無上道意度者甚多。慧命阿難及諸眾會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三四）富那奇緣品第二十九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放鉢國有一長者，名曇摩羨(此言法軍)，於彼國中，巨富第一。時長者妻生一男兒，值出軍征伐餘國，因字其兒號曰羨那(此言軍也)；後復生兒，值王出軍征討得勝，復字其兒比耆陀羨那(此言勝軍)。二子長大，各為娶妻。
爾時長者遇疾困篤，數召諸醫瞻養其病，看視醫師，甘饍盡供。醫貪利養，欲遣殘病，逆懷姦詐，更與餘藥，使病不瘥。時有一婢供養長者飲食、湯藥，恒知時宜，白長者言：「從今以去，此諸醫師不足更喚，惡意相誤，病更不瘥。今我自當如前法度，隨病所須，更莫喚醫。」婢便看養，長者得瘥。於是其婢白長者言：「大家！我看大家瞻視供養，病得除瘥，唯當垂愍，賜我一願！」長者告曰：「卿求何等？」時婢便言：「欲得大家與我共通，若不見違，當從我志。」長者不逆，即遂其願。交通已竟，便覺有身。
時婢懷妊十月已滿，生一男兒，其願滿足，故因字其兒名富那奇(此言滿願)。端正福德，宜於錢財，善能估販，種種治生倍獲盈利，所至到處無有不吉。雖復稟受長者遺體，才藝智量，出過人表，然是厮賤婢使所生，不及兒次，名在奴例。
爾時長者復嬰痼疾，困篤著床，將死不久，遺言慇懃，告其二子：「吾設沒後，慎勿分居。」長者被病，雖服醫藥，不能救濟，奄致命終。
爾時二子承用父教，共居一處，經歷年載。值時有緣，欲至他國賈作治生，各以家居婦兒付囑富那奇：「為我看視斯等大小及家餘事。」悉用相累，正爾別去，於時富那奇即受其教，營理家事。時二兄子數往其所，求索飲食及餘所須，時富那奇稱給其意，隨其所求，買索與之。卒值一日無錢持行，勝軍小兒白富那奇：「我今飢渴，與我飲食。」手中無錢，索食叵得，小兒瞋恚，往語其母：「今富那奇懷情不普，見伯父兒，隨意給稱，我從索食，獨不見與。」母聞兒言，恨心便生，云：「此婢子敢懷偏心！」
勝軍還家，其婦及兒忿心未息，具以上事向勝軍說。勝軍聞之，倍懷憤怒：「此婢子奴敢違我教，薄賤我兒，吾當殺之。」懷情已定，求兄分居。兄敬父勅，即時不可。勝軍懊惱，數求不止。兄見意盛，察其所規，知弟懷恚，意不得已，即可其言，聽各分居。弟以家財一切所有養生園宅用作一分，以富那奇用作一分，以此二分，恣兄取之，謂兄取財，規自取富那奇而欲殺之。兄知勝軍心害富那奇，慈心憐愍，取富那奇，空將妻子單嬰來出，依餘家住。
時富那奇問其嫂曰：「與我少錢，欲用買薪。」兄嫂答曰：「唯有五錢。」即解用與。時富那奇持此五錢詣市買薪，見一束薪賣索五錢，時富那奇即買其薪，雇以五錢，尋見牛頭栴檀香木在薪束中，

意甚歡喜，持薪歸家，取此香木，分為十段。值王夫人熱病之極，當須牛頭栴檀香木摩以塗身，以除其病，舉國推覓，求之叵得，即令國內：「誰有香木一兩，當與黃金千兩。」時富那奇往應王募，持一小段用奉王家，王如本令，償千兩金。如是展轉，十段香木悉皆售盡，得金萬兩，因用起居、園田、舍宅、象馬、車乘、奴婢、畜生，家業於是豐富具足，過踰於前，合居數倍。

爾時復有五百賈客相與結要，欲入大海，喚富那奇共為伴侶。富那白兄：「求共採寶。」兄即聽之，給其所須。及伴往至大海，如意取寶，自重而還。來至中道嶮難之處，眾人咸見閻浮提內有三日現，怪問導師：「今三日出，是何瑞應？」導師答言：「汝等當知！一是正日，二是魚眼；其間白者，此是魚齒；今水所投黑冥之處，是魚口也，最為可畏。我等今者無復活路，臨至魚口，定計垂死。」有一賢者敬信佛道，告語眾賈：「唯當虔心稱南無佛。三界德大，無過佛者，救厄赴急，矜濟一切，最能覆護苦厄眾生。唯佛神聖，願救危險，濟此諸人毫氂之命！」時摩竭魚聞稱佛名，即還閉口，沈竄海底，眾賈於是安隱還國。

時富那奇取大金案，以諸妙寶、摩尼珠等莊累積滿，奉兄羨那，長跪仰望，白大兄言：「我已為兄積畜財寶，舍宅所有一切具足，子孫七世食用不盡，唯願大兄聽我出家！」羨那答曰：「吾不相違，但卿少年，未達人倫，佛法要重，持之甚難，比更數年，乃可遂意。」富那奇曰：「大兄！當知人命無常，斯須難保。前在大海，值摩竭魚吸船趣口，命危垂死，蒙佛神恩，得濟餘命。唯念垂許，聽在道次！」兄即聽之。

時富那奇與其五百採寶之眾，咸以信心至舍衛國，到於佛所，禮敬問訊，因具白佛，求索出家。佛即許可，聽使入道，讚言：「善來！」便成沙門。佛為種種苦切說法，五百比丘心意開解，盡諸苦際，成阿羅漢，唯富那奇結使深重，佛為說法，未能暢達，精誠困篤，始入初果，勤精修習，無有休懈。

時諸比丘安居日近，佛聽各各隨意安居，時富那奇往白佛言：「弟子欲往至放鉢國安居三月，唯願見聽！」於時世尊告富那奇：「彼國人惡，信邪倒見，汝今初學於佛法中，未能具足佛法聖行，設為彼人見毀辱者，當奈之何？」富那奇曰：「設令被人極理毀辱，但莫見害。」世尊又告：「彼人極惡，設被害時，當復云何？」富那奇曰：「世尊！當知正使彼人毀辱加害，莫斷我命，猶戢其恩。」佛又告曰：「汝往至彼，忽遭惡人殘害汝命，無益於汝，當如之何？」富那奇言：「世尊！當知一切萬物有形歸無，彼若殺我，分受其死。」於時世尊告富那奇：「彼諸惡人毀辱加害，及未斷命，汝當瞋不？」富那奇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正使彼人無根見謗，毀辱

極世不軌之事，設加刀杖打害次殺，復未殘戮，臨當斷命，終不一念生起恚心。」佛即讚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弟子所行，唯是為快。」

時富那奇攝持衣鉢，禮佛辭退，至放鉢國。明日晨旦入城乞食，至一大富婆羅門家。時婆羅門見是比丘，即懷惡心而來罵逐，比丘即往異家乞食。自其明日，續其舍乞食，時婆羅門復撾打極手，比丘歡喜，顏色不變，時婆羅門覩此比丘見毀被害，苦困垂死，而無怨色、不生瞋恨，便自悔責，懺謝己過。

時富那奇於彼國中勤修不懈，盡諸結使，心忽開解，獲無漏證。安居已竟，便辭檀越，囑及其兄：「慎勿入海，大海中難甚多無數，兄之財寶足用七世。」囑及已竟，還往佛所，稽首問訊，問訊訖竟，隨意住止。

時兄羨那不惟其勅，有諸眾賈來歸羨那，種種曉喚共入大海，羨那不逆，即可共去。至海渚上，隨意自重，唯有羨那多取牛頭栴檀香木，滿船而還。龍性慳恪，惜其香木，即於道中捉其船舫，舉帆羅風，不能得過。一切眾客定計恐死，羨那一心稱：「富那奇！今遭苦厄，願見拔濟！」時富那奇在舍衛國祇洹精舍坐禪思惟，遙以天耳聞兄羨那處在危厄，至心自陳，悲酸一心稱富那奇，富那奇即以羅漢神足，猶如健夫屈伸臂頃，變身化作金翅鳥王至於大海，恐蹙其龍。龍見鳥形，怖入海底，眾賈於是安隱還家。

時富那奇教化其兄，令為世尊立一小堂，覆堂村木純以栴檀。其堂已成，教化其兄請佛。羨那答曰：「請佛之宜，以何等物能屈世尊？」時富那奇俱與其兄辦足供養，各持香爐，共登高樓，遙向祇洹燒香，歸命佛及聖僧：「唯願明日臨顧鄙國，開悟愚朦盲冥眾生！」作願已訖，香煙如意乘虛往至世尊頂上，相結合聚作一煙蓋。後遙以水洗世尊足，水亦從虛，猶如釵股，如意徑到世尊足上。

爾時阿難覩見是事，怪而問佛：「誰放煙、水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是富那奇羅漢比丘於放鉢國勸兄羨那請佛及僧，故放煙、水，以為信請。」因勅阿難：「往至僧中行籌，告語：神足比丘明日悉來往應羨那請，因現變化，以遊彼國。」阿難奉命合僧行籌，「有神足者，明當受請。」時諸比丘各各受籌。

明日晨旦，僧作食人名奇虔直奇(此言續生)，其人已得阿那含道，恒日供給一切眾僧，結跏趺坐，身放光明，四出照曜，引作食具、瓢杓、健支、百斛大釜而隨其後，乘虛飛行，趣向其國。羨那問曰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言：「非也。是諸比丘作食之人，故來相佐辦具飲食。」於是羨那即以華香妓樂供養；供養畢竟，即便過去。

次後復有十六沙彌均提之等，各以神足變作樹林，採華採果，種種變現，演身光明，晃曜天地，凌虛繼邁，駱驛而到。羨那復問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斯諸人等，先前來者，乃是我等同師弟子，年始七歲，得羅漢道，諸漏永盡，神足純備，今故先來採華具果。」即以華香具足供養；供養訖已，各各過去。
次復耆年大阿羅漢化作千龍結身為座，頭皆四出，雷吼震天，其諸龍口悉雨七寶，復於其上施大寶座，飛昇虛空，身放光明照曜天下，而來至國。羨那復問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是師弟子，名憍陳如。佛初得道，在鹿野苑初轉法輪，廣度眾生，斯等五人最先受化，於弟子中第一上首，神通具足，無所罣礙。」羨那聞說，倍加恭敬，香華妓樂悉以供養；供養已訖，即便過去。
次後復有摩訶迦葉化作七寶講堂，七寶莊校，奮身光明，晃昱四布，往至其國。羨那見之，問富那奇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是師弟子摩訶迦葉，清儉知足，常行頭陀，愍諸厮賤，賑濟貧乏。」羨那即以香華妓樂供養，畢訖，即時過去。
時舍利弗次後乘千師子槃身為座，頭皆四出，口雨七寶，雷吼咆哮，震動天地，復於其上敷大寶床，莊校嚴飾，而處其上，身出光明，普照四域，飛騰虛空，翱翔而至。羨那問曰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今乘來者，是師大弟子，廣博大智，名舍利弗。」羨那聞已，倍增歡喜，即以華香妓樂供養；供養訖已，即以過去。
時大目連尋後而發，化作千象，羅頭四出，其諸象口皆有六牙，其一牙頭有七浴池水，一一池中有七蓮華，其一華上有七玉女，種種變現其數無量，放大光明感動四隣，復於其上安置寶座，自坐其上，乘虛徑至。羨那問曰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言：「非也。是師弟子，名大目連，神足第一，德行純備。」羨那聞說，歡喜戴仰，香華妓樂而以供養；供養已，即便過去。
次後復有阿那律提而自化作七寶浴池，浴池中復生金色蓮華，蓮莖皆是七寶合成，處其華上，結跏趺坐，項佩日光照曜天下，光所照處皆是金色，乘虛至國。羨那復問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言：「非也。是師弟子阿那律提，於是大眾，天眼第一。」羨那聞之，歡喜恭敬，華香供養，即自過去。
次後復有佛弟難陀化作千馬駕七寶車，車上復有七寶大蓋，放演光明，四出照曜，乘虛馳至，詣放鉢國。羨那見之，問富那奇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言：「非也。是世尊弟，名曰難陀，眾相具足，德行純備。」羨那即以香華妓樂供養，畢訖，即自過去。
時須菩提次後復來，作七寶山，坐瑠璃窟，身放種種雜色光明，照曜天地，來至其國。羨那問曰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言：「非也。是

師弟子，名須菩提，廣智多聞，解空第一。」即以華香供養，畢訖，即自過去。
次有分耨文陀尼子化作一千迦樓羅王結身為座，四向羅頭，口含眾寶，發哀和音，復於其上施大寶座，而坐其上，乘虛來至。羨那問曰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言：「非也。是我同師，名曰分耨文陀尼子，辯才應適，最為第一。」即以華香供養，訖已，便自過去。
次復弟子名優波離，化作千鴈聚身相結，頭口出聲，哀鳴相和，口含眾寶，飛翔虛空，於其身上敷眾寶座，放大光明，照曜四遠，身坐其上，馳奔來至。羨那問曰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是師弟子，名優波離，於眾比丘，持律第一。」羨那聞已，即持華香供養，畢訖，即復過去。
次後復有沙門二十億化作行樹，於虛空中以紺瑠璃作經行道，復以七寶夾樹兩邊，種種妙寶以界道側，於中經行，漸至其國。羨那問曰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是佛弟子，名曰沙門二十億，於比丘中，精進第一。」華香妓樂供養，畢訖，即便過去。
次後復有大劫賓寧化作七寶樹，樹上復有種種華果，樹下皆有七寶高座，處其座上，放大光明，乘虛來至。羨那問曰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是佛弟子，名劫賓寧，挺特勇猛，端正第一。」羨那聞已，歡喜供養華香妓樂，供養已訖，即自過去。
次有弟子名賓頭盧埵闍，坐寶蓮華，項佩日光，放千光明，暉赫天地，飛昇虛空，來至其國。羨那問曰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是師弟子，名賓頭盧埵闍，善能入定，坐禪第一。」即以香華供養，畢訖，即自過去。
次羅睺羅尋後趣引，自化其身作轉輪王，千子七寶皆悉具足，導從前後，來至其國。羨那問曰：「是汝師不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是佛之子，名曰羅睺羅。設在家者，領四天下，七寶自至，兵仗不用，自然降附；今捨此位，出家學道，得阿羅漢，六通清徹，無所罣礙，今故變身，作是形位。」羨那聞已，香華供養，即自過去。
五百神足弟子各各現變，不可稱計。
爾時世尊知諸弟子盡適彼國，放大光明，照曜天地普皆金色。時富那奇語其兄曰：「今者世尊始欲發意而來至此，故先放光，作是瑞應。」爾時世尊始於座上下足躡地，應時天地六反震動。時富那奇語其兄曰：「今者世尊始於座上下足躡地，以是之故，天地大動。」爾時世尊始出精舍，住在於外，八金剛神住於八面，時四天王在前導道，時天帝釋從諸欲界天子百千萬眾侍衛左面，大梵天王與色界諸天無央數眾住在右面，弟子阿難住在佛後，大眾圍遶，放演光明，照曜天地，飛昇虛空，趣放鉢國。

於其中道，逢五百作人以千具犁牛墾治隴畝，諸牛見佛一一乘空而過，身放金色普照世界，諸牛至心仰視世尊，心存篤敬，住隴不行。作人見牛仰向觀瞻，驚怪所以，亦視見佛，即各跪白：「咸興歸誠，唯願如來當見哀愍，暫下開度，使離生死！」佛以悲心知其可度，即下為說種種妙法，五百作人心意開悟，斷二十億洞然之惡，成須陀洹，時牛命終，盡生天上，普皆歡喜。
於時如來即復發引，到前未遠，有五百童女共遊曠野，見地金色，仰視其變，見乘虛而行，咸懷歡喜，叉手白言：「唯願天尊垂心矜愍，暫見濟度！」佛知其宿行應可度化，即稱所願，往至其所，隨應堪能，為說諸法。信受開解，成須陀洹。
變感已竟，遂步而至。復有五百仙人處在林澤，見光普照，地悉金色，仰覩如來與諸大眾遊行乘虛，心懷踊躍，敬心倍隆，仰請佛言：「唯願大聖暫勞神形，因見過度，聽在道次！」佛覩其本緣，知之應度，尋下在前。求作沙門，佛即聽之：「善來比丘！」便成沙門，因為說法，心淨開解，諸漏永盡，成阿羅漢，隨從佛後，乘空而至。
時富那奇遙見佛來，光曜天地，大眾虛轉，語兄羨那：「世尊及眾今始來至。」
佛到其國，羨那歡喜，即以香華及眾妓樂供養，畢訖，共至會所。佛至其舍如法就坐，羨那合家供辦甘饍，自行澡水，敬意奉食。佛為噠嚫，食訖澡漱，為其舉國、合家大小演說妙法。合家一切得須陀洹，有具二道三四果者，復有發意趣大乘者，復有堅住不退地者。佛說法訖，舉國男女得度者眾，不可稱計。
阿難長跪，叉手合掌，前白佛言：「不審，世尊！此富那奇過去世中作何惡行，為人下賤，屬他為奴？復有何福，遇佛得度？」佛告阿難：「欲知之者，明聽善思！當為汝說。」對曰：「唯然，願具開示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乃往過去迦葉佛時，有一長者財富無數，為佛眾僧興僧伽藍，衣服飲食、病瘦醫藥、四事供辦，供給一切，無有乏短。爾時長者遇疾命終，其後一兒出家學道，其父死後，佛圖供具皆悉轉少，眾僧罷散，其寺荒壞，無人住止。其兒比丘勤力招合檀越知識，積聚錢財，修補缺落，復合眾僧還繼供養。於時多眾住在其寺，勤精專修，具諸道者，時彼道人作僧自在。時有羅漢道人次知日直，掃除草土，積在中庭，不時除棄。於時比丘惡心呵叱：『今此比丘如奴無異，雖知掃地，不能除棄。』
「阿難！當知彼時比丘大自在者，今富那奇比丘是也，由其惡心呵得道人，比之為奴，由此一言，五百世中恒為奴身，復由興立勸合

眾人供養眾僧，償罪已畢，復遭我世，蒙得過度。今此國中受化之人，皆是往昔勸助之眾，緣是果報，皆得度脫。」
阿難之等及與眾會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三五）尼提度緣品第三十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舍衛城中人民眾多，居止隘迮，廁溷尠少，大小便利多往出城。或有豪尊不能去者，便利在器中，雇人除之。時有一人名曰尼提，極貧至賤，無所趣向，仰客作除糞，得價自濟。
爾時世尊即知其應度，獨將阿難入於城內，欲拔濟之。到一里頭，正值尼提持一瓦器盛滿不淨，欲往棄之。遙見世尊，極懷鄙愧，退從異道，隱屏欲去，垂當出里，復見世尊，倍用鄙恥，迴趣餘道，復欲避去，心意怱忙，以瓶打壁，瓶即破壞，屎尿澆身，深生慚愧，不忍見佛。
是時世尊就到其所，語尼提言：「欲出家不？」尼提答言：「如來尊重，金輪王種，翼從弟子悉是貴人，我下賤弊惡之極，云何同彼而得出家？」世尊告曰：「我法清妙，猶如淨水，悉能洗除一切垢穢，亦如大火能燒諸物，大小好惡皆能焚之。我法亦爾，弘廣無邊，貧富貴賤，男之與女，有能修者，皆盡諸欲。」
是時尼提聞佛所說，信心即生，欲得出家。佛使阿難將出城外大河水邊洗浴其身，已得淨潔，將詣祇洹，為說經法——苦切之理，生死可畏，涅槃永安；霍然意解，獲初果證，合掌向佛，求作沙門，佛即告曰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落，法衣在身，佛重解說四諦要法，諸漏得盡，成阿羅漢，三明六通皆悉具足。
爾時國人聞尼提出家，咸懷怨心而作是言：「云何世尊聽此賤人出家學道？我等如何為其禮拜？設作供養，請佛及僧，斯人若來，污我床席。」展轉相語，乃聞於王。王聞亦怨恨，情用反側，即乘羽葆之車，與諸侍從，往詣祇洹，欲問如來所疑之事。既到門前，且小停息。祇洹門外有一大石，尼提比丘坐於石岩縫補故衣，有七百天人各持華香而供養之，右遶敬禮。時王覩見，深用歡喜，到比丘所，而語之言：「我欲見佛，願為通白！」比丘即時身沒石中，踊出於內，白世尊曰：「波斯匿王今者在外，欲得來入覲省諮問。」佛告尼提：「從汝本道，往語令前。」尼提尋時還從石出，如似出水，無有罣礙，即語王言：「白佛已竟，王可進前。」王作此念：「向所疑事，且當置之，先當請問此比丘者有何福行，神力乃爾。」

王入見佛，稽首佛足，右遶三匝，却坐一面，白世尊言：「向者比丘神力難及，入石如水，出石無孔，姓字何等，願見告示！」世尊告曰：「是王國中極賤之人，我已化度，得阿羅漢。大王故來，欲問斯義。」王聞佛語，慢心即除，欣悅無量，因告王曰：「凡人處世，尊卑貴賤、貧富苦樂，皆由宿行而致斯果。仁慈謙順，敬長愛小，則為貴人；凶惡強梁，憍恣自大，則為賤人。」波斯匿王白世尊言：「大聖出世，多所潤濟如此凡陋下賤之人，拔其苦毒，使常安樂。此尼提者，有何因緣，生於賤處？復種何德，得遇聖尊，稟受仙化，尋成應真？唯願世尊敷演分別！」

佛告王曰：「諦聽！善持！吾當解說，令汝開悟。乃往過去迦葉如來出現世間，滅度之後，有比丘僧凡十萬人，中有一沙門作僧自在，身有疾患，服藥自下，憍慠恃勢，不出便利，以金銀澡槃就中盛尿，令一弟子擔往棄之，然其弟子是須陀洹。由在彼世不能謙順，自恃多財，秉捉僧事，暫有微患，懶不自起，驅役聖人，令除糞穢，以是因緣，流浪生死，恒為下賤，五百世中為人除糞，乃至於今。由其出家持戒功德，今值我世，聞法得道。」佛告大王：「欲知爾時僧自在者，今尼提比丘是。」波斯匿王白世尊言：「如來出世，實為奇特，利益無量苦惱眾生。」佛告大王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」佛又告曰：「三界輪轉，無有定品，積善仁和，生於豪尊；習惡放恣，便生卑賤。」

王大歡喜，無有慢心，即起長跪，執尼提足而為作禮，懺悔自謝，願除罪咎。世尊爾時因為廣說法微妙之義，所謂論者，施論、戒論、生天之論，欲不淨想，出要為樂。

爾時大會聞佛所說，各獲道證，信受奉行。◎

賢愚經卷第七

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

（三六）大劫賓寧品第三十一(丹本此品前在第四卷為十八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爾時國王名波斯匿。于時南方有國名為金地，其王字劫賓寧，王有太子，名摩訶劫賓寧。其父崩背，太子嗣位，體性聰明，大力勇健，所統國土三萬六千，兵眾殷熾，無能敵者，威風遠振，莫不摧伏，然與中國不相交通。
後有商客往到金地，以四端細氈奉上彼王，王納受已，問商客言：「此物甚好，為出何處？」商客答曰：「出於中國。」王復問言：「其中國者，名字云何？」商客啟曰：「名羅悅祇，又名舍衛，其數眾多，不能具說。」王復問言：「中國諸王以何等故不來獻我？」商客啟曰：「各自霸土，威名相齊，以是之故，不來承奉耳。」王自思惟：「今我力勢能總威攝一切天下，何緣諸王不來承貢？今當加威，令彼率伏。」復問商客：「中國諸王，何者最大？」商主白言：「舍衛國王為第一大。」
時金地王即便遣使詣舍衛國，持書示教，其理委備，告語其王波斯匿言：「我之威風遍閻浮提，卿為所恃，斷絕使命，今故遣使共卿相聞。卿若臥時，聞我聲者，尋應起坐；若坐聞者，尋時應立；若食聞聲，應即吐哺；若沐聞聲，應即握髮；若住時聞，應即相趣。却後七日，與我相見；設不如是，吾當興兵破汝國界。」
波斯匿聞，深用驚惶，即往詣佛，具白斯事。佛告王言：「王還語使云：『我不大，更有大王。』」王奉佛教，告彼使言：「世有聖王，近在此間，卿可到邊傳汝王命。」使即時往詣於祇桓。
于時世尊自變其身作轉輪王，令目連作典兵臣，七寶侍從皆悉備有。又化祇桓令作寶城，繞城四邊有七重塹，其間皆有七寶行樹，雜色蓮花不可稱計，光明晃晃，照然赫發。城中宮殿亦是眾寶，王在殿上尊嚴可畏。
於是彼使前入化城，既覩大王，情甚驚悚，自念：「我君無狀招禍。」然不得已，以書示之。化王得書，蹋著脚下，告彼使言：「吾為大王，臨統四域，汝王頑迷，敢見違距。汝速還國，致宣吾教：『信至之日，馳奔來覲，臥聞當起，坐聞應立，立聞吾令，便當涉道。剋期七日，不得稽遲；敢違斯制，罪在不請。』」
使受教竟，還詣本國，具以聞見白金地王。王承斯問，深自咎責，合率所領諸小王輩，嚴辦車馬，欲朝大王，然有所疑，未便即路，

先遣一使白大王言：「臣所總秉三萬六千，王為當都去，將半去耶？」大王還報：「聽半留住，但將半來。」
時金地王將萬八千小王同時來到，既見化王，謁拜畢已，心作是念：「大王形貌雖復勝我，力必不如。」化王于時勅典兵臣以弓與之，金地國王手不能勝。化王還取，以指張弓，復持與之，勅令引挽；金地國王殊不能挽。化王復取，而彈扣之，三千世界皆為振動。次復取箭，彎弓而射，離手之後，化為五發，其諸箭頭各各皆出無數光明，其光明頭皆有蓮花，大如車輪，一一花上各各皆有一轉輪王，七寶具足，奮演光明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，五道眾生莫不蒙賴。
諸天境界見其光明及聞說法，身心清淨，有得道果第二、第三道者，有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復有得住不退地者；人道眾生見佛光明及聞所說，心生踊躍，其中有得一道、二道、三道之者，出家入要得應真者，有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得不退地，不可稱計；餓鬼中者，見佛光明及聞所說，皆得飽滿，身心清淨，無諸熱惱，皆生慈心，恭敬於佛，即得解脫，生人天中；畜生中者，見佛光明，貪欲瞋毒皆得消除，癡心曚冥尋得醒悟，皆悉歡喜，信敬於佛，即得解脫，生人天中；地獄中者，見佛光明，寒則煖煖，熱則清涼，苦痛之處即得休息，身心踊躍，慈敬於佛，即得解脫，生人天中。
爾時摩訶劫賓寧王、金地諸王見斯變已，其心信伏，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，萬八千王一時皆然。須臾之頃，佛攝神力，還復本形，諸比丘僧前後圍繞。金地王眾求索出家，佛即聽許，鬚髮自墮，袈裟在體，思惟妙法，盡得阿羅漢果。
阿難白佛：「此金地王宿種何德，生在豪尊，功德巍巍，遭值佛世，逮成無漏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眾生由行受其果報。乃往過去有迦葉佛，般涅槃後，有一長者為起塔廟，造作堂閣，四供養具。歲月漸久，而塔崩落，床褥、衣食亦復斷絕。其主長者有子比丘，便行勸化人民之類各令減割，用治斯塔，又設飲食、床臥之具，諸人同心咸共供承，因發誓願：『當來之世，富貴長壽，值佛出世，聞法獲證，行報無遺，皆令果成。』」佛告阿難：「爾時長者子比丘者，今金地王摩訶劫賓寧是；其諸人民受道化者，今萬八千諸王是也。」
佛說是法，眾會聞者逮得道證，發心不退，受持至教，歡喜奉行。◎

（三七）梨耆彌七子品第三十二(丹本此品在第四卷為第二十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波斯匿王有一大臣，名梨耆彌，家居大富，生七男兒，為其娶妻，已至于六，殘第七子，當為求婦。自思惟言：「吾年衰邁，唯餘一兒，為之納婦，要令殊勝。」時此長者有一親厚婆羅門來共相見，因議語曰：「今我欲為小兒求婚，未能知處。卿自昔來遊行諸國，今欲煩君為我推覓，若見有女端政賢智，性命相宜，適我子意，乃當求之。」
時婆羅門即便然可，遍行看覓。到特叉尸利國，見有五百童女群行遊戲，採取好花，用作拂飾，此婆羅門隨逐觀之。轉復前行，當度少水，諸女子輩皆脫革屣，中有一女而獨不脫，并屣入水；轉復前行，續更有河，眾女褰衣爾乃入水，唯此一女獨并衣入；前行林間，諸女各各上樹採花，時此一女自不上樹，從他索之，得花甚多。
時婆羅門問此女言：「我有少疑，欲得相問。」其女答曰：「有疑便問。」婆羅門言：「向者諸女當入水時盡脫革屣，汝獨不脫，有何意故？」時女答言：「汝癡何甚！所以作屣，正用護脚。陸地之事，眼有所見，荊棘瓦石可得避之；水底隱匿，眼所不覩，儻有棘刺及諸毒虫傷害人脚，是以不脫。」時婆羅門復更問言：「以何事故，并衣入水？」時女答言：「女人之身，相有好惡，褰衣入水，為人所見，相好則可，不好嗤笑，以是事故，而不褰之。」時婆羅門復更問言：「以何緣故，獨不上樹？」女便答言：「若當上樹，樹枝儻折，危害人身，以是事故，而不上耳。」此女即是波斯匿王弟曇摩訶羨女也。羨昔因罪逃奔彼國，便於其土安家納娶，而生斯女，字毘舍利。
時婆羅門聞女所說，知必賢能，而問女言：「汝父母在不？」女答曰：「在。」遂逐到門，求共相見。女入白父：「外有婆羅門欲見大人。」時曇摩訶羨便出見之，問訊已竟，而語之言：「向者女子是君女不？」答言：「是也。」「為有主未？」答言：「未也。」婆羅門言：「舍衛國中有一大臣，字梨耆彌，君識之不？」答言：「舊識。」婆羅門言：「是梨耆彌最下小兒端政聰明，欲求君女共為婚姻，可得爾不？」曇摩訶羨言：「彼是豪姓，本與匹偶，苟其欲得，情在無違。」已蒙許可，便共剋日。
爾時有伴往舍衛國，時婆羅門即作書疏與梨耆彌，陳說事狀。長者聞已，辦具娉物，車馬騎乘往特叉尸利國，漸近欲到，先遣使往。時曇摩訶羨善加敬待，即設賓會，以女妻之。諸事畢竟，當還舍衛，時此女母於眾人前囑其女言：「自今已後，常著好衣，恒食美食，日日照鏡，莫令斷絕。」女即長跪，奉受教勅，梨耆彌聞，陰用為恨，「人生一世，苦樂無定，好衣美食如何得常？恒照明鏡，斯亦非理。」雖有此念，難不問之。

客主相辭，於是別去，大小徒侶進路歸國，於道中間有一客舍，四面垂軒，極為清涼，其先到者在下休息。兒婦後至，啟白姑言：「此不可住，速出向外。」姑不違之，出向露處，左右數人不肯出去。時有象馬身體瘙痒，以身揩柱，屋即崩壞，填殺下人。時梨耆彌作是念言：「我今脫死，由是兒婦。」敬遇之心倍益隆厚。

即便駕乘，進路而歸，到一大澗，草茂水美，眾人息駕，澗側而住。兒婦後到，便語之言：「住此不快，速出岸上。」即用其言，遠澗休息。須臾之間，便有雲起，震雷降雨，滂沛而下，溢澗流來。時梨耆彌復重念曰：「吾等今日再脫於死，由此兒婦得全身命。」復勅嚴駕，涉道進前。

既達本國，中表親里悉來慶問，長者欣悅，即設供具，共相娛樂。終竟一日，賓客既罷，是時長者召諸兒婦而告之曰：「吾今年高，厭眾事務，家居器物欲有付託，卿等諸人誰能為我知藏執鑰？」六大兒婦盡辭不堪，其第七者自言能任，于時長者以諸藏鑰悉以付之。

既以受命，勤謹不懈，朝朝早起，灑掃堂舍，炊蒸已竟，先飯姑姑及諸男女，後飯奴婢僮僕，使人各各分處赴趣作業，然後自食，以是為常。姑見忠恪不與凡同，怪前母囑而不用之，便問之曰：「汝前來時，被母教勅：『好衣美食，日照明鏡。』其事云何，卿可說之。」兒婦長跪，具答事狀：「我母所約著好衣者，體上大衣教使愛護，恒令淨潔，時間客會，可得鮮妙；所勅美食，非為甘肥，教使晚飯，飢虛得食，麤細盡美；其明鏡者，非銅鐵鏡，教令早起，灑掃內外，端整床席，務令淨潔。我母所囑，其事如是。」時姑聞之，知有妙才，情存待遇甚倍於前，家中眾物悉以委之，歡喜泰然，無復憂慮。

時有群鴈飛入海渚，食噉粳米，食之既飽，銜穗翔來，當王宮上，失墮殿前。諸人見之，取用奉王。王見奇好，必中作藥，勅使留種，莫得棄散，賦與諸臣，各令殖之。時梨耆彌亦得少許，持至於家，教令種之。

兒婦奉取，驅率奴僕調和畦田，於中下種，生長滋茂，大獲子實。諸人種者，消息失度，悉皆不生。

時王夫人欻得篤疾，召問諸醫治病所由，中有醫言：「當須海渚粳米作食，食之爾乃可差。」王自憶念：「昔得其種，賦人墾殖，今當推校為有為無？」即召諸臣而問之言：「前勅種稻為成熟不？今日急須用治困病。」諸臣各各自說本末，或云不生，或云鼠噉。時梨耆彌歸家問曰：「前種稻米為獲實不？欲得與王治夫人病。」兒婦答言：「家內豐多，若用作藥，足周一國，不但濟一人也。」時

梨耆彌即送與王。尋用作食，以與夫人，夫人食已，病得除愈。王甚歡喜，大與賞賜。
時特叉尸利、舍衛二國共相嫌隙，常不和順，時特叉尸利王欲試舍衛有聖智不，遣一使者至舍衛國，送牸馬二匹，而是母子形狀、毛色一類無異，「能別識者，實為大善。」王及群臣不能分別。時梨耆彌從宮歸家，兒婦問言：「有何消息？」娑即答言如向所見，兒婦白言：「此事易知，何足為憂？但取好草，並頭而與，其是母者，推草與之；其是子者，拽搏食之。」時梨耆彌尋往白王，王如其語，以草試之，果如其策，母子區別。即語使者：「斯是馬母，彼是其駒。」時使答言：「審如來語，無有差錯。」王大歡喜，倍加爵賞。
時彼來使還歸本國，具白諸理。時特叉尸利王便更遣使送二蛇，麤細長短相似如一，「能別雄雌者，斯亦大善。」波斯匿王及諸群臣無能識者。時梨耆彌歸問兒婦：「此復云何？」兒婦答言：「以一端細氈敷置於地，取此二蛇用著氈上，若是雌者，靜然不動，其是雄者，搔擾不寧。何以知之？女之為性，愛著細滑，得軟生染，不欲動搖；男子性剛，轉側不安。以此推之，可足知矣。」長者聞已，即往白王。王從其計，尋時試之，果如所言，了了識別。告彼使曰：「是雄，是雌。」使尋報曰：「審爾不虛。」王甚慶悅，大賜財寶。
時彼國王復送一木，長滿一丈，根杪正等，無有節目、刀斧之迹，而語之曰：「若能識別此木上下，亦大快善，甚不可量。」王及諸臣無能識者。時梨耆彌復問兒婦，兒婦答曰：「此事易耳，但取其木用著水中，根自沈沒，頭浮在上。」長者聞已，復往白王。王用其語，而便試之，果如其計，沈浮各殊。語彼使言：「浮者是頭，沈處是根。」時使答言：「信如所論。」王益歡喜，重與賞賜。
彼使還國，具白因緣。其王聞之，心用信伏，更遣使命，兼獻珍寶，因復語曰：「大王國中實有賢達，自今以後當修義好。」波斯匿王情倍踊躍，召梨耆彌而問之曰：「頃來諸事，卿何由知？」梨耆彌言：「非臣所達，是臣兒婦之智辯耳。」國王聞已，深加欣敬，拜其兒婦，用為王妹。
復經少時，兒婦懷妊，日月已滿，生三十二卵，其一卵中出一男兒，形體顏貌端嚴挺特。年遂長大，勇健無雙，一人之力，敵於千夫，父母愛念，合國敬畏，後為納娶，各已備畢，純是國中豪賢之女。
時毘舍離信心開解，請佛及僧於舍供養。佛為說法，合家眷屬得須陀洹，唯末小兒未獲道迹。時乘白象欲出遊戲，門外有塹，既深且廣，於其塹上有大木橋，時此少年適到橋宕，爾時復有輔相之子乘

車外來，橋中相逢，各恃豪姓，不相開避。毘舍離兒便懷瞋恚，就於象上低身下向，捉輔相子并其車乘擲置壍中。身體傷破，百節皆痛，啼哭而歸，白其父言：「毘舍離兒橫見毀辱，傷我身體，苦痛若斯。」其父聞之，甚用懊惱，恤其子言：「彼人力壯，又是國親，難與爭勝，當思密計，以報此怨。」即以七寶合為馬鞭三十二枚，用好純剛作刀內中，三十二人各遺一枚，而語之言：「汝等年少，體性自嬉，故作此鞭而用相贈，幸可納之，恒捉在手。」諸人歡慶，便為受之。

是時國法，見王之時，禮不帶刀。於是輔相已見納受而常秉執，便向國王深譖讒之，云：「毘舍離三十二子年盛力壯，一人敵千，今懷異計，謀欲害王。」王雖聞之，情猶未信，復更白王：「事審不虛，現有證驗，各作利刀置馬鞭中，以此推之，事足明矣。」王即索看，果如所言，王意便信，謂必為然，選擇力士，安在宮內，一一召喚，於裏殺之。以三十二頭盛著一函，繫縛封印，送與其妹。當於是日，其毘舍離請佛及僧就家供養，見王送函，謂為致供來相助辦，便欲開看。世尊告曰：「且住！勿解！須待食竟。」食飽已訖，便命令坐，為其說法。「此身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生多危懼，不得久立，眾惱纏縛，辛酸難計，恩愛別離，互相悲戀，唐困身識，於道無益，唯有智者能解此要。」

時毘舍離霍然情悟，得阿那含道，歡喜合掌，白世尊言：「唯垂矜愍，見賜四願：一者、諸病比丘，給足湯藥，隨病飲食；二者、看病比丘，亦給其食；三者、遠來比丘，先供養之；四者、遠行比丘，給辦糧餉。所以者何？諸病比丘由無湯藥、好飲食故，其病難差，或復沒命；瞻病比丘由無食故，當捨乞食，早晚無時，病人所須或能差錯，違心恚怒，病則難愈，以是之故，當施其食；諸有他方遠來比丘，初到異土，未有知識，若行乞食，或值惡狗，或逢弊人，儻能瞋恚，傷損毀辱，以是之故，當先與食；遠去比丘，當須伴侶，由無糧餉，或不逮伴，道路遐險，多諸毒獸，設當獨涉，或致危難，我以是故，當供給之。」

爾時世尊聞毘舍離求此四願，讚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願，其德弘大，供佛無異。」即與眾僧還到祇桓。世尊去後，開函視之，三十二頭悉在函中，由愛斷故，不生懊惱，但作是言：「痛哉！悲哉！人生有死，不得長久，驅馳五道，何苦乃爾！」三十二兒婦家親族聞此事理，極懷瞋恚，咸共唱言：「大王無道，枉殺善人。」共合兵馬，欲為報仇。軍眾雲集，圍繞王宮，時王恐怖，退向佛所。諸人聞之，即引軍馬往圍祇桓。

爾時阿難聞波斯匿王殺毘舍離三十二子，婦家宗黨欲為報仇，長跪合掌，白世尊言：「有何因緣，三十二兒為王所殺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毘舍離子三十二人，不但今日為王所殺，三十二人一時頓死。汝今善聽！持之在心，當為汝說。」阿難曰：「諾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乃往過去久遠世時，此三十二人共為親友，相與言議，盜他一牛。彼時國中有一老母，無有子息，單窮困厄，時諸偷兒往詣其舍，欲共殺牛，老母歡喜，為辦薪、水、煮熟之具。臨下刀時，牛跪匄命，諸人意盛，必欲殺之，牛便結誓：『汝今殺我，將來之世，我不置汝，正使得道，猶不相放。』立誓已竟，便為所殺。諸人燒煮，競共噉之，老母因次，亦得飽滿，欣悅而言：『由來安客，今日最善。』」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牛者，今波斯匿王是；爾時盜牛人者，今毘舍離三十二子是；爾時老母者，今毘舍離是。由此果報，五百世中常為所殺，乃至於今。彼時老母由助喜故，五百世中常為作母，極懷懊惱，今值我時，始獲道證。」
阿難合掌，重白佛言：「復修何福，豪富猛健？」佛告阿難：「乃往過去迦葉佛時，有一老母信敬三寶，其家大富，合集眾香，以油和之，欲往塗塔，於其中路逢三十二人，因而勸之：『我欲以油塗塔，可相助佐，當得福德，世世所生，端正多力。』時三十二人歡喜共去，塗塔已竟，各作是言：『由是老母故，令我等得種福業，願所生處尊榮富貴，恒為我母，我等為子，常莫相離，見佛聞法，疾得道果。』老母喜悅，便許可之。從是已來，五百世中恒生尊貴。爾時老母，今毘舍離是；爾時三十二人，今三十二子是。」
時諸軍眾聞佛所說，恚心便息，而作是言：「大王所刑，非造為之，此人自種，今受其報。由殺一牛，猶尚如是，波斯匿王是我曹主，云何懷惡而欲危害？」即除器仗，自投王前，求哀請過。王亦釋然，不問其罪。
爾時世尊因為四眾廣說諸法，「善業應修，惡行應離。」敷演分別四諦妙法。眾會聞者皆得道證，受持佛教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三八）設頭羅健寧品第三十三(丹本為二十一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羅閱祇竹園中。爾時賢者阿難從座而起，整衣服，長跪叉手，前白佛言：「阿若憍陳如伴黨五人宿有何慶，依何因緣，如來出世，法鼓初震，獨先得聞，甘露法味特先得嘗？唯願垂哀，具為解說！」
於時世尊告阿難言：「此五人者，先世之時，先食我肉，致得安隱，是故今日先得法食，用致解脫。」
爾時阿難重白佛言：「先世食肉，有何因緣？願具開示！」

佛告之曰：「過去久遠無量無數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大國王，名曰設頭羅健寧，領閻浮提八萬四千國、六萬山川、八十億聚落、二萬夫人婇女。王有慈悲，憐念一切，人民之類靡不蒙賴。
「爾時國中有火星現，相師尋見，而白王言：『若火星現，當旱不雨經十二年。今有此變，當如之何？』王聞是語，甚大憂愁：『若有此災，奈何民物？民命不濟，無復國土。』即合群臣而共議之。眾臣咸曰：『當下諸國計現民口，復令算數倉篙現穀，知定斛斗十二年中人得幾許。』王從其議，即時宣令急勅算之。都計算竟，一切人民日得一升猶尚 不足。從是已後，人民飢餓，死亡者眾。王自念曰：『當設何計濟活人民？』因與夫人、婇女出遊園觀，到各休息，王伺眾眠寐，即從座起，向四方禮，因立誓言：『今此國人飢羸無食，我捨此身，願為大魚，以我身肉充濟一切。』即上樹端，自投於地，即時命終，於大河中為化生魚，其身長大五百由旬。
「爾時國中有木工五人，各齎斤斧往至河邊規斫材木，彼魚見已，即作人語而告之曰：『汝等若飢欲須食者，來取我肉；若復食飽，可齎持去。汝今先食我肉，而得充飽，後成佛時，當以法食濟脫汝等。汝可并告國人大小，有須食者悉各來取。』五人歡喜，尋各斫取，食飽齎歸。因以其事具語國人，於是人民展轉相語，遍閻浮提悉皆來集，噉食其肉。一脇肉盡，即自轉身，復取一脇，皆復食盡，故處還生，復轉身與之。如是翻覆，恒以身肉給濟一切，經十二年。其諸眾生食其肉者，皆生慈心，命終之後，得生天上。
「阿難！欲知爾時設頭羅健寧王者，則我身是；時五木工先食我肉者，今憍陳如等五比丘是；其諸人民後食肉者，今八萬諸天及諸弟子得度者是。我於爾時先以身肉充彼五人，令得濟活，是故今日最初說法度彼五人，以我法身少分之肉，除彼三毒飢乏之苦。」
賢者阿難及諸會者聞佛所說，且悲且喜，頂戴奉行。◎
賢愚經卷第七

賢愚經卷第八

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

（三九）蓋事因緣品第三十四(丹本為三十八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羅閱祇竹林精舍。慧命阿難竹林中坐，心自思惟：「如來出世，甚奇甚特！今諸弟子蒙佛恩澤，於四供養無所乏少，各獲安隱，得盡苦際；一切世間諸王臣民亦得大利，遭值三寶，人民安樂，悉思世尊威力所致。」作是念已，從坐處起，來詣佛所。
爾時，世尊為四部眾廣說妙法。慧命阿難前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長跪合掌，向佛自說林中所念。
佛告阿難：「如汝所言，如來出世實復奇特，令一切眾生皆獲利益。復次，阿難！如來正覺非但今日祐利眾生，過去世時亦復利益。」
阿難白佛：「不審世尊過去世中饒益眾生，其事云何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過去久遠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四河水、二大國王。一王名曰婆羅提婆（晉言梵天），獨據三河，人民熾盛，然復儜弱；一王名曰罰闍達提（晉言金剛聚），唯得一河，人民亦少，然其國人悉皆勇健。
「時金剛聚處于正殿，獨坐思惟：『如我今者，兵眾勇悍，而所獲水少，彼國儜弱，獨霸三河，今當遣使和索一河。若與我者，共為親厚，國有好物，更相貢贈，若有艱難，共相赴救；若其不得，便當力逼而奪取之。』作是念已，召諸大臣共議此事，諸臣咸言：『今正是時。』即遣驛使至梵天國，具以王意宣示梵王。梵王聞此，復自思惟：『我國豐實，人眾亦多，又此國界，父王所有，轉用授我。至於力諍，我不下彼。』作是念已，報彼使言：『今此國土非我所得，乃是父王轉用見授。如我今者力不減汝，汝欲力決，我不相畏。』
「使還本國，具以聞王。王即合軍攻梵天國。共戰一交，梵天軍壞，乘背追躡，經至城邊。眾人怖縮，更不敢出，諸臣相將悉共集會，詣梵王所，咸皆同心白大王言：『他國兵強，我國儜弱，惜一河水，今致此敗，如是不久，懼恐失國。唯願開意，以一河水與之，共為親厚，足得安全。』
「王心便開，可眾臣意，即時遣使至彼軍中，白其王言：『我曹比國，用作惡為？所索河水，今以相與，我當以女為汝夫人，國有異

物，更相貢贈，急難危嶮，共相赴救。』時金剛聚從其來意，即迎其女，拜為夫人，各共和解，迴軍還國。

「經於數時，其王夫人便覺有胎，懷妊之後，恒有自然七寶大蓋當在身上，坐臥行立終不遠離。至滿十月，生一男兒，身紫金色，頭髮紺青，光相晞著，世之少雙。兒以出胎，蓋在其上。召諸相師，令相此兒。相師披看，舉手唱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』異口同音白大王言：『今觀太子德力無比，人相畢足，世之希有。』王及群臣喜不自勝，即告相師，為其立字。爾時國法依於二事而為作字：一者瑞應，二者星宿。相師白王：『今此太子入胎已來有何等瑞？』王答之曰：『有七寶蓋恒在其上。』便為作字剎羅伽利（晉言蓋事），以眾妙供隨時承奉。年至成人，父便命終。葬送畢訖，諸小王臣共立蓋事用為大王。

「治政數年，出外遊觀，見諸人民耕種勞苦，問左右曰：『我國人眾何以作此種種役使？』臣答王言：『國以民為本，民以穀為命。若其不爾，民命不存；民命不存，國則滅矣。』王便言曰：『若我福相應為王者，令我民眾獲自然穀，莫復作此。』發言已竟，一切人民倉篇自滿，種種雜穀隨意悉有。

「又經數時，復出外遊，見其國人採薪汲水、舂磨作役，又問臣言：『今諸人眾故復勞苦，何以爾耶？』臣白王言：『蒙王恩澤獲自然穀，穀叵生食，事須成熟，是以庶民辦作食調。』王復言曰：『若我福德應為王者，令吾國內一切人民若欲食時，有自然食恒在其前。』發言已訖，合境皆獲自然之食。

「又復經時，王更出遊觀，見眾人忽忽各執所務，紡織裁縫，辦具衣調。王問臣言：『此諸人等何以故爾辛苦執作？』臣白王言：『蒙大王恩，獲自然食，今者作役，辦具衣裳。』王復言曰：『若我福德應為王者，使吾國內一切樹木出自然衣。』適發此語，國中諸樹，皆出妙衣，極為細濡，青黃赤白，隨人所好。

「又經數時，王復出遊，見於人民各各競共作諸樂器，王復問臣：『我國人民何以故爾勞煩執作？』臣白王言：『此諸人等蒙大王恩，衣食自然，各獲安隱，事須伎樂，用自娛樂，是以今者治伎樂器。』王便言曰：『若我有福應為王者，令我國中一切樹上皆有種種樂器，鼓貝琴瑟、琵琶箜篌，一切所須，稱意悉有。』

「又經數時，諸王臣民悉來拜賀，值王食時，時王即請，留與飲食。爾時，諸臣得王飯食，百味具足，咸共白言：『臣等家食其味薄少，今得王食，美味非凡。』王告之曰：『卿等臣民若欲常得如我食者，用吾食時，食者皆得如是之食。』即勅司官：『吾食時到，恒鳴大鼓，令諸人民悉得聞知，用我時食，當得百味上妙之

供。』從是已後，食便鳴鼓，一切人民承音念食，百味上饌自然在前，人民優樂，不可具陳。

「時王梵天遣使來至蓋事王國，語蓋事言：『汝父在時，我以河水用與汝父，汝父已終，宜當還我。』時蓋事王報彼使曰：『我今境土及以河水亦非我力強從汝得，然我為王，不勞民物。此蓋小事，宜停在後，須我面與汝王相見，乃當宣備國土之要。』使還到國，一一白王，王然其意，剋日共期。

「期日已滿，二王俱進，軍眾圍遶，甚多無數，各安大營在河一邊。二王乘船河中相見，時王梵天初見蓋事一一身色晃曜如紫金山，頭髮奕奕如紺琉璃，其目廣長，人中難有一一敬心內發，謂是梵天。到相問訊，對坐一處，談兩國土，論索水事。蓋事報曰：『我國人民所欲自然，亦無貲輸王役之勞。』所言未訖，食時已至，蓋事王軍鳴鼓欲食，時梵天王甚以惶懼，謂欲牽攝而取殺之，怖不自寧，起謝已過，手足四布，腹拍前地。蓋事自起，曉令還坐，復語之曰：『大王！何以恐怖如是？我軍食時恒自鳴鼓，所以爾者是我食時，用我時食，皆獲百味上饌之供。』時王梵天復起合掌，白蓋事曰：『唯願大王普見臨覆我及國人，悉願降附，令諸民庶悉蒙恩澤。』於是蓋事典閻浮提，一切人民盡獲安樂。

「登位之後，處於正殿，群僚百官宿衛侍立。日初出時，有金輪寶從東方來，王遙見之，即下御座，右膝著地，向於輪所，以手三招，輪已來至，千輻具足，光色晌著。王告之曰：『若我應作轉輪王者，如法住處，汝便住中。』於是輪寶當在王前虛空中住，其輪去地七多羅樹；象寶、神珠、玉女、典兵、典藏等寶次第來至。時蓋事王七寶具足，典四天下，一切眾生蒙王恩德，所欲自恣，王悉教令脩行十善，壽終之後，皆得生天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剎羅伽利王者，豈異人乎？我身是也；爾時父王罰闍達提；今現我父淨飯王是；爾時母者，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。我因往昔慈愍眾生，恒以財法而攝取之，從是因緣，自致成佛，三界獨尊，無與等者。以此義故，一切眾生皆應修習大慈潤益。」

爾時阿難復白佛言：「不審，世尊！過去世中，剎羅伽利轉輪聖王以何因緣獲如是等無量功德，初入母胎，寶蓋隨覆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乃復過去久遠無量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波羅榇國仙人山中，有辟支佛恒於山中止住。時辟支佛患身不調，往問藥師，藥師語曰：『汝有風病，當須服乳。』時彼國中有一薩薄，名曰阿利耶蜜羅（晉言聖友），時辟支佛往告其家，陳病所由，從其乞乳。薩薄歡喜，便請供養，日給其乳，經於三月。

「三月已竟，身病得差，感其善意，欲使主人獲大利益，踊在空中，坐臥行立，身出水火，或現大身滿虛空中，又復現小入秋毫之

裹，如是種種，現十八變，於是聖友極懷歡喜，復從空下，重受其供，經於數時，乃入涅槃。
「薩薄悲悼，追念無量，闍維其身，收取舍利，盛以寶瓶，用起鍮婆，香花、伎樂種種妙物持用供養，所捉大蓋以置其上，盡其形壽供養此塔。由其供養一辟支佛四事供養，因此福報，無量世中，或生天上，或處人中，尊豪挺特，世之少雙。」又告阿難：「一切眾生，在家出家皆應脩福，生生之中，獲如是利。」
爾時阿難及諸會眾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四〇）大施抒海品第三十五(丹本為三十九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，與尊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世尊念須侍者，諸尊弟子憍陳如等各共觀察，知佛所念。時憍陳如從坐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長跪，白佛：「貪得侍近捉衣持鉢，唯願垂愍，賜教聽許！」佛告之曰：「汝年老邁，自須給侍，何忍使汝復見供事？」時憍陳如知佛不聽，禮已還坐。摩訶迦葉、舍利弗、目揵連及諸弟子五百人等，次第白佛，皆求給侍，佛皆不聽。時阿那律試觀佛意，見佛志趣心在阿難，如日在東，照于舍宅，光從東牖直至西壁，世尊志意亦復如是；諸大弟子皆亦觀知。
時舍利弗及目犍連從坐處起，到阿難前，語阿難言：「世尊志意欲得於仁以為侍者。仁有善利，獨蒙稱可，宜速往白求為佛侍。」時賢者阿難見諸上座來到其前，又聞其語，尋起合掌，白上座言：「世尊德重，智慧深遠，以我常近親侍奉事，懼招罪尤，自遺殃患。」舍利弗等復語之言：「今觀世尊專注致意，欲得於仁以為侍者，如日初出，照于室宅，光從東牖直照西壁，世尊注心亦復如是。又復世尊究人情能，知仁堪任，是以留意。宜時速白求為侍者。」賢者阿難重得是語，思惟是事，靡知所如，復更合掌，白諸上座：「若今世尊賜我三願，我乃堪任為佛侍者。何謂為三？世尊故衣，勿與我著；世尊殘食，莫令我噉；時節進現，隨我裁量。賜此三願，乃能侍佛。」舍利弗等聞是語已，具以其事往白世尊。
佛聞此已，告舍利弗：「諸弟子等！阿難所以求索不著我故衣者，阿難長慮，恐諸弟子懷嫉妒者而生此心：『國王、臣民、諸檀越輩施佛貴價細濡之衣，阿難貪此，故求給事。』復索不噉我殘食者，慮諸弟子復生此心：『如來鉢中所食之餘，甘美百味，世無此食，阿難嗜故，而來側近。』阿難所以索自裁量時節進現者，慮諸弟子及外道眾來求進現，有所難問，不知時節，儻相惱觸；又為侍者，當候時節，飲食所宜，便身益體。一一制度慮過見及，是以先預索

此三願。又復阿難不但今日索自知時，過去世時奉侍於我，善知時宜。」
時舍利弗重白佛言：「不審過去奉事於佛，善知時宜，其事云何？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汝欲聞者，諦聽著心！當為汝說。」「唯然，世尊！諾！當善聽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乃往過去無數無量阿僧祇劫，有大國王領閻浮提八萬四千小國、八十億聚落。王所住城名婆樓施舍，於是城中有一婆羅門，號尼拘樓陀，聰明博達，天才殊邈，王甚宗戴，師而事之；八萬四千諸小國王，悉遙敬慕，瞻仰所在，四遠貢獻，遣使諮承，略而言之，如奉大王。
「於是婆羅門富敵王家，但無子息可以紹繼，出入坐臥，每懷此愁，不知何方可以得子；即禱祀梵天、天帝四王、摩醯跋羅，及餘諸天、日月星宿、山河樹神。種種禱祀，無所不遍，剋誠積報，經十二年，其大夫人便覺有娠——聰明女人能得知此，自知所懷必是男兒，即以情事白婆羅門。婆羅門歡喜，倍增怡躍，即勑家內夫人婇女來共擁護夫人進止，飲食、床薦極令細濡，調適稱給，莫違其意。
「十月已滿，便生男兒，身紫金色，頭髮紺青，端正超異，人相難有。婆羅門見，喜不自勝，即召相師來共相之。相師披觀，嘆未曾有，『此兒相好，福德弘廣，天下所瞻，如子賴母。』其父歡喜，勑為立字。天竺作字，依於二種，或依星宿，或依變異。相師便問：『懷妊以來，有何變異？』其父答言：『此兒之母素來忌惡，少於慈順，不脩慈慧；自懷妊來，心性改異，矜憐苦厄，如母愛子，志好布施，無有貪惜。』相師聞之，歡喜而言：『是此兒志，故使然也。當為立字號摩訶闍迦樊（晉言大施）。』
「其兒漸大，父甚愛念，別為作宮，立三時殿，冬溫、夏涼、春秋居中，安諸妓侍，以娛樂之。其兒聰明，好樂學問，誦持俗典十八部書，文既通利，并善其義，學諸技術，靡所不通。其後大施白其父言：『久在深宮，思欲出遊。』父聞此語，即勑臣吏：『我子大施欲出遊行，掃灑街陌，除諸不淨，竪諸幢幡，散華燒香，莊嚴道路，極令潔淨。』
「施設辦已，大施於是乘大白象，七寶挍飾，搥鍾鳴鼓，作倡伎樂，千乘萬騎導從前後，行大御道，往詣城門。於時國中人民之類於樓閣上、挾道兩邊競共觀看，無有厭足，皆各言曰：『甚奇甚妙！覩其威相，猶如梵天。』
「轉復前行，見諸乞兒著弊壞衣，執持破器，卑言求哀：『匄我少許。』大施見之，而問之曰：『汝等何以辛苦乃爾？』或有答言：

『我無父母、兄弟、妻子，貧窮孤煢，無所恃怙。』或有答言：『我有長病，不能作役，自活無路。』或有答言：『我之不幸，數遭破亡，債負盈集，身口所切，無方自濟，是以行乞，以託餘命。』大施聞已，酸嘆而去。

「次復前行，見諸屠兒剉剝畜生，削割秤賣。大施見問：『咄！作何等？』各各言曰：『祖父已來，屠殺為業，若捨此事，無以自濟。』大施嘆息，捨之而去。

「次見耕者，以犁墾地，虫從土出，蝦蟇拾吞；復有蛇來，吞食蝦蟇；孔雀飛來，啄食其蛇。大施問之：『此作何等？』答言：『墾地，於中下種，後當得穀以自供養，并復當得以輸王家。』大施聞已，深歎而去。

「次復前行，見諸獵者張網設罝，捕諸禽獸；見諸禽獸墮罝網中，自挽自頓，不能得脫，悲鳴相喚，各懷怖懼。大施見之，『何以作此？』各共答言：『我等唯仰獵殺為業，若不為此，存活無路。』聞其語已，酸傷而去。

「次復前行，見捕魚師張設羅網，所得甚多，積著陸地，趣能動搖。復問其故：『咄！何以爾？』各前答言：『祖父已來，無餘生業，唯仰捕魚，賣供衣食。』

「大施見已，甚懷愍悼，而自思惟：『是諸眾生皆由貧窮乏衣食故，為此惡業，殺害眾生，歡喜極意；壽終之後，當歸三塗。從冥入冥，何其怪哉！』作是念已，迴駕還宮。

「思憶是事，愁憂不樂，往見其父，求索一願。父語大施：『隨汝所求，終不相違。』即自說言：『先日出遊，覩彼人民求衣求食，勞形役思，殺害欺誑，具諸惡業，意甚矜憐，思欲賑給。唯願垂恩，施我大藏，聽自恣施，濟眾所乏！』父告之曰：『我聚財寶，盡為汝故，汝意欲爾，奈何相違？』

「兒得父教，即勅宣下一切人民：『摩訶闍迦樊欲設大檀，有所須者皆悉來取。』唱令已訖，沙門、婆羅門、貧窮負債、孤苦疾病，諸城道路前後而去。諸人民輩，有從百里、二、三、五百、千里來者，復從三千、五千、萬里來者，皆強弱相扶，四方雲集。一切給與，滿其所願，須衣與衣，須食給食，金銀、七寶、車馬、輦輿、園田、六畜，稱意而與。

「如是布施，經數時中，諸藏之物三分已二。時典藏吏往白其父：『摩訶闍迦樊自布施來，藏物三分已施其二，諸王信使當有往返，願熟思惟，後勿見責！』父聞吏語，自思惟言：『吾愛此子，不能距逆，寧復空藏，何能中斷如是布施？』

「復經數時，用殘藏物三分復二，吏復更白：『前所殘物，三分之中已更用二，諸王信使事須報知，今藏垂空，願更重思！』時婆羅

門而語吏言：『吾愛此子，愛心隆厚，未曾違失、面折其意。汝可方便假設因緣，來求物時，乍稱不在，且令餘殘延引日月。』
「吏得語已，即閉藏戶，小復他行。乞兒來集，至大施所，大施將來詣吏求物，其吏不在，比行推覓，經歷時節，困乃得之，雖復得物，不稱時要。
「大施自念：『今此小吏自力何敢不承受我？將是父意故使爾耳！又人子之法，不宜空竭父母之藏令其盡也。今此藏中所殘無幾。』作是念已，『我當云何多得財寶，用滿我意，濟給群生？』即問諸人：『今此世間作何事業可得多財，用之難盡？』或有人言：『多種五穀，脩治園圃，可得多財。』或有人言：『多養六畜，隨時蕃息，可得多財。』或有人言：『不避劇難，遠出行估，最得多財。』或有人言：『唯有入海採取珍寶，最得多財。』大施聞此，而自言曰：『耕種、養畜、遠出行估，既非我宜，得利無幾，唯有入海此計可從。我當力勵求辦此事。』作是念已，往白父母：『今欲入海求多珍寶，還用施給，濟民所乏。唯願見聽，得遂所志！』
「父母聞語，驚而問言：『世人入海，窮貧無計，分棄身命，無所顧戀。汝有何事，復欲習此？若欲布施，我家所有一切眾物及藏中殘盡令汝用，莫入大海！又復海中眾難甚多，水浪迴波、摩竭大魚、惡龍羅剎、水色之山，如是眾嶮，難可經過。汝有何急，投身此難？我等命存，終不相聽，宜息汝意，勿多紛紜。』
「大施聞此，願不從心，甚懷悒慼，而自心念：『我今所願，欲辦大事，設復貪身，事何由成？』以身布地，伏父母前，而自言曰：『若必顧留，違我志願，伏身此地，終不復起。』父母聞此，心懷灼然，與諸內官前諫喻曰：『海道遼遠，險難事多，往者甚眾，來還者尠。念我求子，禱祀諸天，精誠懇惻，靡所不遍，經十二年，因乃從願，適汝長大，欲得捨我。念棄此志，還起飲食。』從一日、二日至于六日，如是種種，諫喻求曉，其言如初，執志不迴。父母心懼，自共議言：『此兒前後欲有所作，要令成辦，未曾中退。就令入海，猶望還期，今必拒遮，到其七日，交見其禍，為之奈何？宜當聽去，轉憂在後。』言議已決，俱來兒邊，各捉一手，而語兒言：『聽隨汝意，起還就食。』
「大施聞此，即起就飯。飯食已訖，即起出外，廣行宣令，告語眾人：『我今躬欲入海採寶，誰欲往者，可共俱進。我為薩薄，自辦行具。』於時國中有五百人聞是令已，僉然應命。即辦所須，剋定發日。日到裝駕，辭別趣道，王與群臣并其父母、諸王、太子、臣民之類，數千萬人送到路次，各贈妙寶，供道所須，啼哭斷絕，於是別去。

「轉行數日，止宿曠野，值遇群賊來欲伺盜；菩薩憐愍，即以所齎盡用匄與。轉前到城，城名放鉢，城中有婆羅門名迦毘梨。於時大施往到其所，欲從貸索三千兩金。時婆羅門有一妙女，身紫金色，頭髮紺青，端正絕世，更無儔類，八萬四千諸小國王皆為太子求，悉不許。是時大施到其門中，問迦毘梨：『欲共相見。』其女在內，聞外語聲，歡喜驚起，語父母言：『在外之者，斯是我聟。』時迦毘梨即出相見，覩其色狀，知必非凡，聞其須金，一切許給。又復左手捉金澡罐，右手捉女，語大施言：『今我此女容貌殊異，諸王遣使各為子求；今覩薩薄端正相似，請以此女用相奉侍。』大施答言：『我今方當涉難入海，焉知能得安全還不。預受君女，此非所以。』迦毘梨言：『若令吉還，當為我受。』是時大施即許可之。

「時迦毘梨歡喜，便與三千兩金及餘所須。於是共別，轉前到海，勅語賈人牢治其船，令有七重，候風以至，推著海中。以七張大索繫於岸邊，便搖鈴唱令，告眾賈人：『汝等皆聽海中之難——黑風、羅剎、水浪洄復、惡龍、毒氣、水色之山、摩竭大魚，眾難甚多，百伴入海，時一安還。誰欲退者，可於此住，索斷之後，欲悔無及。若能堅心，不顧身命，分捨父母、兄弟、妻子，際遇安隱，得七寶還者，子孫七世食用不盡。』作是令已，便斷一索，日日如是。

「七日復唱令已，斷第七索，望風舉帆，船疾如箭，普與眾賈到於寶所。大施多聞，明識諸寶輕重貴賤、色貌好醜，示諸賈客：『如是色寶致之不重，價貴可取；如是輩寶致重價賤，各共莫取。』又復約勅：『取寶多少，當令得中——多則船重，重則沈沒；少雖船輕，不補勞苦。』誡語已訖，各勤採拾，積著船上；寶足裝嚴，便欲來還。

「於時大施不欲上船，諸人悉集，問其意故，大施答言：『我欲前進至龍王宮求如意珠，盡我身命，不得不還。』眾賈聞此，愁慘無憀，各共白言：『我曹之等憑賴薩薄，捐捨所重，冒嶮至此，冀望相因，全濟還家。今者云何欲見棄捨？』大施答言：『我當為汝自誓求願，令汝曹等安隱還國。』諸賈人聞，心怖乃安。大施導師手執香鑪，向於四方而自立誓：『我不憚勞，涉海求珍，用濟群生飢乏之困，合集此德，用求佛道。若我至誠，所願當就，令此眾賈及船珍寶不逢惡難，安全還國。』作誓已訖，眾賈前抱導師手足，涕泣愴悢，辭別還國。斷索舉帆，還閣浮提，皆蒙安隱，得出大海。

「爾時大施與眾別後，前入於水，水可齊膝，行經七日；轉復前行，其水漸深，可齊於歧，復經七日；如是前進，七日齊腰，七日齊項，七日恒浮。到一山邊，兩手捉木，刺山而上，經乎七日，乃

徹山頂。於彼山上平行七日，復還下山，七日徹下。到於水邊，水中皆有金色蓮花，有諸毒蛇，其毒極盛，悉以其身纏蓮花根。菩薩見此，即自端坐，繫心攝念，入慈三昧，念：『諸毒蛇本生之時，皆由瞋恚嫉妬倍盛，故生此中，受斯惡形。』極以慈心矜憐悲念，慈心已滿，彼諸蛇毒皆自除歇。大施即起，躡花而行，復經七日，乃得度蛇。

「轉復前行，見諸羅剎聞人香臭，皆來求覓。大施已見，攝心慈觀，諸羅剎輩敬心自生，濡語來問：『欲何所至？』大施具答：『欲求如意寶珠。』羅剎歡喜，而自念言：『此福德人去於龍宮其道猶遠，云何使此經涉辛苦？我當接過於諸嶮難。』即時接去，度四百由旬，乃還放地。

「於是大施轉自前行，見一銀城白淨皦然，知是龍城，歡喜往趣，見其城外有七重塹，滿諸塹中皆有毒蛇，其毒猛盛，視之可惡。大施導師念：『諸毒蛇皆由前身怒害多盛，故受如斯可惡之形。』念慈哀愍，如視赤子，慈心已滿，蛇毒悉除。即起蹈上，行詣龍城，見有二龍以身繞城，交頭門闔，見於大施，仰頭愕視，大施尋時復入慈心，龍毒便除，低頭不視，大施即前躡上而過。

「城中有龍坐七寶殿，遙見菩薩，驚起自念：『今我城外七重塹中皆有毒蛇，餘龍、夜叉無敢妄越，斯是何人，能來至此？』即前迎問，作禮恭敬，請令就座，坐七寶床，種種美饍以用供養。食已談語，問其來意，菩薩答言：『閻浮提人貧窮辛苦，求於財寶供衣食故，殺害欺誑，具造眾惡，命終之後，墜三惡道。意甚憐愍，欲救濟故，涉嶮遠來，見於大王，求栴陀摩尼往用救濟，積此功德，誓求佛道。若不距逆，唯見給與！』龍王答言：『栴陀摩尼難得之寶，汝故遐嶮，正來為此。若能開意留住一月，受少微供，因為說法，栴陀摩尼爾乃可得。』菩薩可之。

「龍王日日供設百味，作諸伎樂，供養菩薩，菩薩便為具足分別四念處慧。經一月竟，辭當還去，龍王歡喜，解髻寶珠，以用奉上，因而言曰：『大士慈心，普濟難及，此志強猛，必至佛道，我願為作智慧弟子！』菩薩可之，而問之言：『今汝此珠有何力能？』即答之言：『此珠能雨二千由旬一切所須。』菩薩自念：『此珠雖快，故未辦我曠濟大事。』諸龍大小送到門外，重相辭謝。

「於是別去，轉復前行，遙見一城純青琉璃，其色清潔，復前往趣，其城外邊亦七重塹，諸塹之中亦滿毒蛇。菩薩見已，念：『此諸蛇瞋妬所致，故來此中，受此毒形。』端坐入慈，極加哀念，慈心已盛，毒皆得除。經蹈其上，往趣城門，亦見二龍以身纏城，交頭門闔，已見菩薩，擎頭怒視。菩薩尋時思惟慈心，慈心已滿，其毒復除，便復低頭，菩薩蹈過。

「爾時城中有一龍王坐七寶殿，遙見菩薩，驚起自念：『計我城外七重蛇塹，諸龍、夜叉無能越者。此是何人能來至此？』尋下迎問，恭敬作禮，請詣殿上，坐七寶床，辦諸百味盛美飯食。食竟，徐徐談問所由。菩薩因答故來之意：『唯欲求乞旃陀摩尼。』龍王白言：『旃陀摩尼甚為難得，苟欲得者，願受我請，二月住此，并見開示菩薩之行。』龍王供設種種飲食，作諸伎樂，而以供養，菩薩具足為其分別四神足事。經二月已，辭當還去，龍王即出髻中寶珠，以用奉上，因立要誓：『大士勤心悲濟群生，其心廣大，必至佛道，我願為作神足弟子！』菩薩可言：『如汝所願。』又復問：『此所與寶珠力能云何？』龍即答言：『此珠能雨四千由旬一切所須。』菩薩自念：『此珠轉勝，雖復殊妙，未稱我意。』諸龍大小送出門外，各懷戀恨。

「於是別後，轉更前進，見一金城，其色晃晃，甚為妙好，菩薩往趣，見其城外亦七重塹，諸塹之中亦滿毒蛇。菩薩自念：『此諸毒蛇亦由前身習恚，憎妬怒害盛故，受此毒形。』端坐入慈，極加愛念，慈心已至，蛇毒皆除，便前登躡，蹈上而過。到於城門，亦見二龍以身纏城，交頭門閫，已見菩薩，仰頭愕視，菩薩如法入于慈定，龍毒得除，低頭而視。即前躡上，度入城中。彼時城中亦有龍王處於寶殿，遙見菩薩，愕然自念：『我此城外有七重塹，滿中毒蛇，餘龍、夜叉無能越者。今此何人能來至此？』心極奇怪，尋下迎問，致敬為禮，請令上殿，施七寶床，讓之令坐；坐已，具食種種美味；食已，徐問所以來意。菩薩答言：『閻浮提人薄德窮苦，勞身役思，殺害欺誑為衣食故，具十不善，命終後，復墮三劇苦中。意甚愍傷，思欲救濟。承海龍王，有如意珠，故涉遐嶮，唯望得此。』龍王答言：『如意寶珠，此難得物，大士故來，望當相與。若欲得者，四月留住，受我微供，并見教誨。』菩薩尋可。龍王歡喜，日日施設百味上美，躬自斟酌，奉進甘食，亦復勅作種種伎樂。菩薩恒為分別諸法名字本末，廣宣其義。龍王敬慕，專意聽受，朝夕問訊，不失時節，隨時所須，龍自裁量，諸龍、夜叉來欲求現，可進可退，自立限度，奉事四月，善知時宜。四月已竟，菩薩辭去，爾時其龍即解髻中如意之珠，用奉上之，因立誓願：『大士弘誓，慈心曠濟，悲彼群生，不憚勤勞，必能成佛，拔濟荼蓼，願作侍者總持弟子。』菩薩許之，又復問言：『所可施珠，力能何如？』龍王答言：『此珠能雨八千由旬七寶所須。』菩薩歡喜，而自念言：『閻浮提地七千由旬，此珠之德副我所望。』前後所得凡有三珠，繫在衣角，即起出城。諸龍大小送到城外，各懷悲戀，遂共別去。

「菩薩到前，捉珠求願：『若今實是旃陀摩尼，當令我身能飛虛空。』求願已訖，即舉其身，便能飛翔，出于海外。已度海難，小眠休息。是時海中有諸龍輩自共議言：『我曹海中唯此三珠，其德甚大，難有般比，此人皆能索得持去。可惜此寶，當還攝取。』言議已竟，密解持去。

「菩薩眠覺，看珠不在，即自思惟：『此中無人，必是海龍持我寶去。我為此珠經涉遐嶮，今垂還國滿我所願。雖取我珠，吾終不放，會當盡力抒此海水，誓心剋志，畢命於此，若不得珠，終不空歸。』思惟已定，即行海邊，得一龜甲，兩手捉持，方欲抒海，海神知意，來問之曰：『海水深廣三百三十六萬里，正使一切人民之類盡來共抒，不能使減，況汝一身而欲辦此？』菩薩答言：『若人至心欲有所作，事無不辦。我得此寶，當用饒益一切群生，以此功德用求佛道。我心不懈，何以不能？』

「是時首陀會天遙見菩薩一身一意獨執勤勞，欲用充濟安樂一切，『我曹云何不往佐助？』展轉相語，來至其所。菩薩下器，一切諸天盡以天衣同弇水中；菩薩出器，諸天舉衣棄著餘處。一反抒海，減四十里；二反抒之，減八十里；三反抒之，減百二十里。

「其龍惶怖，來到其所，語言：『止！止！更莫抒海！』菩薩尋休。龍來問言：『汝求此寶用作何等？』菩薩答言：『欲用給濟一切眾生。』龍復問言：『如汝言者，我曹海中眾生甚多，何以不與，必欲得去？』菩薩答言：『海中之類亦是眾生，然無劇苦如閻浮提人民之類——為錢財故，殺害、欺誑、作十不善，死墮三途。我以人類解於法化，故來索寶，先充所乏，後以十善而勸誨之。』龍聞其語，出珠還之。爾時海神見其精進強力所作，即作誓言：『汝今如是精進不休，必成佛道，我願為作精進弟子。』

「菩薩得珠，復更飛去，到便先問入海同伴賈客，即下在地。同伴見之，驚喜無量，皆共歎言：『甚奇甚特！』轉復前行，到放鉢城。迦毘梨婆羅門聞於菩薩海中吉還，歡喜踊躍，出迎問訊，并請同伴，為設客會，辦具種種餚饍飲食；食訖，談敘行路恤耗。是時，菩薩持其寶珠，指歷其家，婆羅門家內諸藏悉滿，會者覩此，歎未曾有。時迦毘梨莊嚴其女，若干種寶挍飾其身，躬手自捉金寶澡罐，先自洗手，後牽女臂授與菩薩。菩薩為受，迦毘梨歡喜，嚴五百伎女，擇取才能工為伎者，具五百白象，眾寶莊挍，極令奇異，用送其女。菩薩勑伴駕乘即路，城中大小送到道次，作眾伎樂，導從還國。

「大施父母自與兒別，憂結迷憒，啼哭過哀，其目俱冥，盲無所見。兒還到國，禮拜問訊，父母聞聲，以手摩捫，爾時審知大施還國，悲喜交代，窮責其子：『汝實無狀！捨我入海，困苦我曹，微

命趣存。汝大海中得何等物？』菩薩出珠，以授父母，父母手捉而自言曰：『今我藏中如斯石比亦不少也，何用辛苦方乃得此？』菩薩取珠，指父母眼，目欻明淨，如風除雲，既還得視，心遂欣豫，感此珠德，嘆言：『甚奇！汝雖辛苦，功不唐捐。』菩薩復捉其珠，而從求願：『若是旃陀摩尼者，使我父母身下自然當有七寶奇妙珍異床座，上有嚴淨七寶大蓋。』言訖尋成，一切皆喜。

「菩薩復更捉珠求願：『令我父母及王、臣民一切諸藏皆悉盈滿。』即以其珠四向歷訖，如語悉滿，莫不驚喜。即時遣人乘八千里象，告閻浮提一切人民：『摩訶閻迦樊海中吉還，得如意珠，其德殊異，却後七日，當令其珠雨於一切珍寶衣食，隨人所須，自恣而取，皆各齋戒，儲[仁- 二+(亡/大)]以待。』

「告下遍已，七日頭到，大施菩薩沐浴其身，著新淨衣，至平坦地，即持其珠著高幢頭，手執香鑪，四方求願：『閻浮提人貧窮辛苦，欲得濟給，令無有乏，若當實是旃陀摩尼者，便當次第雨眾所須。』

「求願已訖，四方陰雲，即時風起，吹諸不淨，瑕穢糞掃皆悉除去，次雨微水，以掩塵土，次雨飲食百味上美，次雨五穀，次雨衣服，次雨七寶種種奇珍，閻浮提內眾寶積滿，人民之類自恣而取，上妙衣食盈溢有餘，視諸珍寶猶如瓦石。

「爾時菩薩觀民充足，即遣臣吏四遠告下閻浮提內，咸使聞知：『汝等群民先由窮乏，求於衣食及諸財寶，更相欺誑、殺害，極意自利忘義，不惟罪福，命終皆墮三塗之中，從冥入冥，受罪多劫。常相悲憐，無由相濟，故忘形苦，涉嶮入海，得此寶珠，來用相救。汝等既已更無乏短，念自剋勵，勤脩十善，攝身口意，慈仁孝順，精進御意，勿懷放逸。』種種方便廣勅奉善，因作文書，告諸王臣騰其法誨，咸令聞知，更相勸督勿妄為非。

「爾時一切閻浮提內既蒙大恩慈澤霑潤，各思何方仰酬至德，又蒙優教勅使脩善，咸皆慕義，專習慈敬，制身口意，不妄犯非，命終之後，皆得生天。

「如是，舍利弗！欲知爾時父婆羅門尼拘樓陀者，今現我父淨飯王是；爾時母者，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；時大施者，今我身是；銀城中龍者，今舍利弗是；琉璃城中龍者，今目犍連是；金城中龍者，今阿難是；時海神者，今離越是。阿難為龍王時，奉事於我，善知時宜，乃至今日索自知時。阿難欲得此三願者，隨從其意。」阿難聞此，歡喜踊躍，從座處起，長跪白佛：「當盡形壽為佛侍者。」時諸會者聞佛所說，感念大恩，專心剋勵，思惟四諦諸法出要，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有種辟支佛善根因緣者，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，有得住不退地者，咸共歡喜，頂戴奉行。

賢愚經卷第八

賢愚經卷第九

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

（四一）◎淨居天請佛洗品第三十六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首陀會天下閻浮提，至世尊所，請佛及僧洗浴供養。世尊默然，已為許可。即設飲食，并辦洗具，溫室煖水調和適體，蘇油浣草皆悉備有。施設已辦，白世尊曰：「食具已訖，唯聖知時。」於是世尊及諸比丘納受其供，盡共洗浴，并享飲食，其食甘美，世所希有。食竟澡漱，各還本坐。
是時阿難長跪合掌，白世尊曰：「此天往昔作何功德，形體妙好，威相奇特，光明顯赫，如大寶山？唯願世尊敷演其事！」
佛告阿難：「諦聽！善持！吾當解說。乃往過去毘婆尸佛時，此天彼世為貧家子，恒行傭作，以供身口。聞毘婆尸佛說浴僧之德，情中欣然，思設供養，便勤作務，得少錢穀，用施洗具，并及飲食請佛眾僧，而已盡奉。由此福行，壽終之後，生首陀會天，有此光相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而此天者，非但今日請佛及僧，尸棄佛時亦來世間供養世尊及於眾僧，乃至迦葉佛時，亦復如是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此天非但承供七佛，於當來世賢劫之中千佛興出，亦當一一洗佛及僧，猶如今日，無有差別。」爾時世尊因授天記：「於未來世滿阿僧祇百劫之中，當得作佛，號曰淨身，十號具足，所化眾生，不可限量。」
爾時阿難及諸四眾聞佛所說，歡喜無量，咸作是言：「如來出世，所利益大，如是少施，獲報彌多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」因為眾會廣說妙法，其聞法者，有得道迹、往來、不還、逮應真者，發大道意，各各歡喜，頂受奉行。◎

（四二）善事太子入海品第三十七(丹本此品却在九卷為四十二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，與大比丘僧圍繞說法。爾時賢者阿難見提婆達多於如來所常懷嫉妬，驅飲醉象，推山鎮佛，種種方便，欲得危害，然佛慈心，常有矜愍，於羅睺羅及提婆達多視之一等，無有差別。賢者阿難覩其如是，常懷惋悵，思惟在意，從座而起，

偏袒右肩，長跪合掌，歎說是事。佛告阿難：「提婆達多不但今日興惡於我，宿世之時亦傷害我，然我於彼常慈念之。」
賢者阿難即白佛言：「不審宿世提婆達多亦為傷害，爾時慈愍其事云何？願具說示！」
佛告阿難：「過去久遠無數無量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一國王，名曰勒那跋彌（晉言寶鎧），領五百小國王，有五百夫人、婇女，皆無有子。王便禱祠諸天、日月、山海樹神，經年歷紀，不獲子息。
「王大愁憂，而自念言：『我今無子，旦夕崩亡，國無紹繼，天下必亂。所以者何？五百諸臣不相賓伏，便當力諍，強弱相[麥*欠]，扞殺無辜，亡國喪民莫不由此。』念是事已，益增憒惱。
「時有天神知王至意，於王夢中而語王言：『城外林中有二仙士，其第一仙，身有金色，福德聰辯，不可逮及。汝苟須子，可往求請，必當迴意，來生王家。』王尋驚悟，差有喜色，即勅駕乘，單將數人遍往推覓，便得見之，即向求哀，種種自說，國無繼嗣，憂深慮重。『貪屈大仙來生我家，紹繼國嗣，去我憂患。若不見恥，唯垂見顧！』爾時仙人見王殷勤，不忍拒逆，即便可之。第二仙人復語王言：『我亦當往生於王家。』王大歡喜，便辭還宮。
「經歷數時，金色仙人即取命終，王大夫人名曰蘇摩，即覺有娠——聰明女人能得此智，知所懷妊，分別男女——便自說言：『我所懷妊必當是男。』王及宮內聞此語已，欣悅無量。王勅宮內夫人、婇女盡共承給，稱悅其意，床褥飲食，極令細軟，將護進止，不臨危險。十月已滿，其大夫人便生男兒，端正絕異，身紫金色，其髮紺青，人相具足。王及內外觀之無厭，因召相師令占 相之。相師尋詣，上下觀相，歡喜踊躍，而白王言：『此兒相好，人中難有，聰明福德，不可逮及。』王聞遂喜，復告相師可為立字，相師問王：『今此太子受胎已來有何變異？』王即答言：『此太子母素來妬惡，樂人之過，妄舉姦非；見他人善，心不為喜。懷妊已來，志性改異，為人慈仁，矜愚愛智，好修施惠，等意護養。』相師聞此，讚言：『善哉！此是兒志寄情於母。』便為立字，字迦良 那伽梨（晉言善事）。
「其第二夫人名曰弗巴，第二仙人亦復命終，生於第二夫人腹中。日月足滿，便生男兒，形體狀貌無他殊異。復召相師而瞻相之，相師披觀而語之言：『此太子者，是常人耳，福德智能為足自任。』王復勅之為其立字，相師復言：『有何異事？』王語相師：『此太子母素性忠良 ，為人慈順，樂宣人善；懷妊已來，反更樂惡，嫉妬賢能，見善不喜。』相師復言：『此亦兒志寄之於母，故使然耳。』因即立字為波婆伽梨（晉言惡事）。

「其王爾時注心愛念迦良 那伽梨，不失其意，即勅為起三時之殿——冬時居溫殿，春秋居中殿，夏時居涼殿——安置伎樂，而娛樂之。

「太子漸大，聰辯殊異，學諸世典，十八部經誦持通利，善其義理。後辭出遊，王即聽之，勅治道陌，除去不淨。乘大白象，金銀校飾，千乘萬騎導從前後，街道陌中一切人民挾道兩邊，諸樓閣上觀者無數，皆言太子熟似梵天，威相姿貌人中希有。

「爾時太子見諸乞兒身體羸瘦，衣被弊壞，左捉破器，右持折杖，卑言求哀，從人乞匄。太子問曰：『何以乃爾？』群臣答言：『如此人輩，或無父母，孤窮單獨，無所依仰，癃疾狂病，不能作役，無一錢儲，身口所切，是使爾耳。』太子慈愍，心深增悼。

「轉復前行，見諸屠兒殺害畜生，稍割稱賣。太子問言：『何以作此？』尋各答言：『我不必樂。祖父已來，以此為業，若捨此事，無以自濟。』太子聞此，長歎而去。

「轉前到田，見諸耕者，墾地蟲出，蝦蟇拾吞；復見有蛇，吞食蝦蟇；孔雀飛來，啄食其蛇。太子問人：『此作何等？』耕者答言：『此是我業，於中下種，後當得穀，以自供食，并輸王家。』太子歎曰：『人由飲食，殺害眾生，役身役力，辛苦乃爾。』

「轉復前行，見諸獵師趣向群鳥，挽弓欲射，復見安網，張施在地，見諸禽獸墮在其中，驚張鳴吼，不能得脫。太子問言：『皆作何等？』咸皆答言：『捕諸禽獸，以自供濟。』太子聞此，深歎捨去。

「到河池邊，見捕魚師張網捕魚，狼藉在地，跳踉申縮，死者無數。太子復問，皆各答言：『我仰此魚用供衣食。』太子長歎，愍哀群生，『為衣食故，乃當如是。殺害眾生，供俟身口，殃罪日滋，後報如何？』便迴還宮，憂念不樂，往白父王：『願賜一願。』王答之曰：『恣汝所欲，不相違逆。』太子白王：『出行遊觀，覩彼群品為衣食故欺誑、殺害，積罪日增，意甚悼愍，欲得供濟。願王聽我，用於王藏，自恣布施，充民所乏！』王於太子倍加愛念，聞其所語，不能違意，即便可之。

「於是太子即時宣下，告諸人民：『迦良 那伽梨太子布施窮困乏短之者，一切施給，皆悉來取；若有欲須金銀、寶物、衣服、飲食及諸所須，當施與之。』即開王藏，出諸寶物，著諸城門，及置市中，隨人所須，一切悉給。爾時諸國沙門、婆羅門、貧窮孤老、癃殘疾病，強弱相扶，次第而至。須衣與衣，須食與食，金銀寶物恣意而與。爾時人民展轉相語，遍閻浮提皆悉來集，用王寶藏三分向二。

「時典藏臣入白王言：『大王典領五百小國，諸國使命當有往返，事須寶物，還相報遺。太子布施用王內藏，三分之物向用其二，王可思之，勿令後悔。』王聞是語而告臣言：『我此太子意好布施，其心猛盛，不可迴轉，若當禁遮，儻違其意，令其憂惱，當云何耶？分恣其意，莫得違失。』

「如是數時，太子布施所殘藏物三分用二。臣復白王：『前所殘物，日日布施，三分之中已更用二，餘殘少許當俟信遺，不可盡用。願王熟思，後莫見咎。』王便思惟，而告臣曰：『吾愛此子，特復倍餘，不忍顯露違逆其意。若來索寶，小避行來；若其急索，且復與之。乍得乍不得，可延日月。』爾時藏臣得王教已，太子後日來索寶時，其臣託緣，餘處行來。或時索得，或時不得，不能一一稱其所須。

「太子覺之，而自念言：『今此藏臣有何力能敢違失我，不相承用？將是王意故使爾耳。又人子禮，不應竭用父母庫藏，令其盡也。今此藏中所殘無幾，我當云何得於財寶，給施一切，令無有乏？』作是念已，即問諸人：『今此世間作何事業可得多財，稱意用之？』有一人言：『不避劇難，遠出販賣，可得多財。』有一人言：『墾治田畝，不避寒暑，廣種五穀，可得多財。』有一人言：『多養六畜，隨時將護，時節蕃息，可得多財。』有一人言：『唯不顧命，能入大海，至龍王宮求如意珠，斯事成辦，最得多財。』

「於時太子聞眾人語，而自念言：『行估、種田、畜養六畜，且非我宜，得利無幾。唯入大海，詣龍王宮，此入我意，當勤求是事。』作是念已，往白父王：『我欲入海求索珍寶，給施眾生，用之無盡，唯願父母當見聽許！』王及夫人聞太子言，甚懷憂灼，問太子曰：『汝有何意而欲入海？苟欲布施，成汝本志，我家所有藏內餘殘盡當與汝，以用布施。何為自棄，云欲入海？又聞海中多諸劇難，黑風、羅剎、水浪迴波、摩竭大魚、水色之山，如斯眾難，安全者少，百伴共往，時有一還。汝今何急沒身危險？我及汝母無不極憂，諸王臣民皆懷灼惕之懼。念捨此意，勿更紛紜。』

「於是太子聞王此語，心在大計，志存拔濟，王雖留遮，意不傾動，規盡身命，成辦其事，布身于地，腹拍王前，因白王言：『唯願垂哀遂子本心！若必拒逆，不見聽許，伏身此地，終不起也。』王及夫人、內外一切見太子意不可迴轉，自誓畢死，伏身于地，皆共解喻，曉謝令起。其言如初，執志不變，從一日至二日，乃至六日。王及夫人自共議言：『太子不食已經六日，到明七日，命必不全。此兒前後意欲所作，要必成辦，不可迴轉。若令入海，猶有還理；今違其意，交斷人望。就當聽之，放憂在後。』王與夫人相可

已訖，俱共來前，各捉一手，涕淚交流，因語之言：『聽汝入海，可起還食。』

「於時太子聞王語已，歡喜而起，曉喻父母：『我雖入海，不久當還，唯願莫大憂念於我！』為辦種種餚饍，飲食已訖，出外廣行宣令：『迦良 那伽梨今欲入海，誰欲往者，當共俱進。』爾時國中有五百賈客咸皆來集，悉言欲去。

「是時國中有盲導師，自前已曾數返入海，太子聞之，即往到邊，向其殷勤，嘉言求曉：『汝當與我共入大海，示我行來利害去就。』導師答言：『我既年老，又盲無見，雖欲自去，私情甚難。王愛太子隆倍異常，須臾離目，有懷悒遲，今聞與我共入大海，儻復見拒，咎我不少。』於時太子聞是語已，即便還宮，自白父王：『今此國中有盲導師，前已數返，曾到大海，願王勅曉，令共我去。』王聞是語，自往其所，語導師言：『我此太子志存入海，種種諫語，意堅不迴，事不得已，今聽就去。念其年少，未厭辛苦，聞汝前行，知海去就，望汝迴意，忍勞共往。』爾時導師聞王是語，即白王言：『恨我年耆，盲無所見，大王所勅，豈敢有違。』王得是語，即自還宮。

「于時太子即共導師論定發日，還到王所。王問左右：『誰敬愛我，可與太子共往採寶。』波婆伽梨即白王言：『願與兄俱，共涉大海。』王聞此語而自念言：『令弟共往險厄之中，儻能濟要，勝於他人。』作是念已，即可聽去。

「爾時太子出三千兩金——以千兩辦糧，千兩辦船，復以千兩辦諸所須。嚴辦已訖，於是欲發。王及夫人、諸王臣民啼哭送之，別於路次。於是太子與諸同伴進道而去。到於海邊，牢治其船，令有七重，候風時節，推著水中；以七大索繫於海邊，搖鈴唱令，語眾人言：『汝等皆聽！海中眾難——水浪迴波、惡龍、羅剎、黑風迴覆、海色之山、摩竭大魚，如是餘難，其數猶多，前後入海，吉還者少。若狐疑者，於此可還，誰能堅意，分捨身命，不顧父母，不戀妻子，當共入海，至於寶所，若得珍寶，安隱還歸，子孫七世用不可盡。』作是令已，便斷一索，日日如是；至於七日，唱令已訖，斷第七索，望風舉帆，船疾如箭，徑與諸人到彼寶渚。

「太子聰明，通達世典，識寶色相，悉知其價，示諸眾人諸寶好醜，勅語眾賈令隨意取，重告眾賈，令多少得中——多取，船重有沈沒之憂；少取，行勞不補其苦。勅誡已訖，獨與導師別乘小船，與眾賈別，轉復前進。

「導師問言：『此前應有白色之山，汝為見不？』太子言：『見。』導師語曰：『此是銀山。』轉復前行，導師復問：『當有紺色之山，汝見未耶？』太子答言：『我已見之。』導師語言：

『是紺琉璃山。』轉更前進，復問太子：『此中應有黃色之山，汝為見未？』太子言：『見。』導師語之：『此是金山。』到金山下，坐金沙上，導師言曰：『我今羸劣，命必不濟，示方面已。進止道路，汝從是去，前當有城，其城極妙，七寶雜廁。汝到城門，城門若閉，其城門邊有金剛杵，汝便取杵，以撞其門。城中當有五百天女各齎寶珠來用奉汝，更有一女最特尊勝，所持寶珠而有紺色，名旃陀摩尼。此如意珠得便堅持，勿令失脫；其餘與者，亦可取之。攝錄諸根，勿復與語。我今轉極，餘命少少，若命終後，念識我恩，對我發哀，埋此沙中。』導師語竟，氣絕命終。對之悲慟，為之葬埋，隨其所教，前進而去。

「到七寶城，城門堅閉，見金剛杵在其門邊，如語取杵，以撞其門，城門便開。五百天女各持寶珠來奉太子，最前一女手所持珠如語紺色。隨次第攝取，裹在衣角，便旋還來。

「前太子別後，波婆伽梨復語眾人：『行來不易，但當多取。』眾人貪寶，取之過度。太子還到，其船已滿，放船還來，船便沈沒。諸賈人輩乍沈乍浮，太子已有如意珠，故身不沒溺。波婆伽梨遙喚太子：『當見救濟，勿便捐棄。』太子聞語，即牽共浮，力勵相挽，便得出海。出海之後，弟語兄言：『我曹兄弟辭父母來，入於大海，望不空歸。際遇不諧，喪失財寶，單身空到，甚可恥也。』迦良 那伽梨天性忠直，即語弟言：『我故得寶。』弟語兄言：『當用見示。』即解衣裏，以珠示之。弟得見珠，因而懷情，念：『我父王恩慈不普，偏愛我兄，我不在意。今我二人俱來入海，兄得異寶，我獨空歸，從是已後，當賤遇我，我當云何？因其臥寐，陰殺其兄，取其珠寶，歸語父王，言其兄沒海，於是乃當異愛念我。』作是念已，密自懷計，語其兄言：『人村漸近，我曹兄弟不應俱眠，宜更坐守，護持寶珠。』兄即然之，常共更守。

「波婆伽梨次應休眠，臥地經時，極過常度，然後乃起。兄復次臥，由坐久故，睡寐極著。波婆伽梨起入林中，林中有樹，其刺極利，即取兩枚，各長尺五，持來兄邊，兄眠甚重，一手捉刺，當其眼宕，刺令沒刺，收寶而去。太子苦痛，高聲急喚：『波婆伽梨！波婆伽梨！此中有賊。』喚經數反，無有應者。

「爾時樹神語太子言：『波婆伽梨是汝之賊，刺汝眼竟，持汝珠去。』於是太子宛轉辛苦，匍匐而行，漸小前進，到梨師跋陀國。至於澤宕，值五百頭牛來到其邊，有一牛王見於太子，憐敬兼懷，出舌舐之，餘牛悉集，愕住共視。時牧牛人來前試看，乃覩太子臥在于地，見其眼中有是長刺，觀其形相，又知非凡，即為拔刺，將至住處，常以酥乳著其瘡中，飲食供給，隨其瞻養。復經數時，眼瘡漸差，主人承事未曾懈廢。爾時太子問牧牛人：『汝居此中，有

何基業？』牧牛人答：『我在此中，無有基業，唯仰乳酪，賣用自濟。』太子自念：『我遭困厄，勞煩主人恒供養我，今者瘡差，小能行來，當更方宜求易處所。』念是事已，因語主人：『爾所時節共相勞煩，感念主人，恩難酬報。我欲前行到於城中，展轉行乞，以自供活。』時牧牛舍主聞太子言，懼其舍內妻子、奴婢有餘厭辭聞太子耳，『若其不爾，何緣乃辭？』作是念已，先問舍內：『汝曹有何不稱之事，而令貴客辭欲索去？』舍內皆言：『我曹於此如兄如弟，不知何緣欲相捨去。』於時舍主語太子言：『我相承侍，未有不稱，不可捨我，轉行餘乞。』於時太子聞舍主語，見其慇懃，恒護其意，且小停住。

「復經數時，便語主人：『汝供待我隨時無乏，家內一切接我隆厚，但我意中自欲轉行到前城中，望遣一人，將我共往。』時牧牛人見其慇懃，恐違其意，令其心愁，躬自將護，共至城中。已到彼城，共別當還，太子語言：『汝哀我者，買索一琴，與我自娛。』時牧牛人尋買索與，共相辭謝，於時別去。

「爾時，太子素多伎能，歌頌文辭極善巧妙，即於陌宕激聲歌頌，彈琴以和，音甚清雅。城中人民聞其音者，皆樂聽觀，無有厭足，各持飲食，競來與之。時城中有五百乞兒皆來依附，賴其飽食。

「梨師跋王有一園監，為王監守果棃之園。棃有熟者，鸚鵡來食，手力不周，不能驚遮。於時園監檐棃與王，其中好棃鸚鵡啄壞，王見瞋恚，欲加刑罰。園監惶怖，向王自陳：『家乏人力故使爾耳，唯見寬恕，原恕刑罰，當索守人，更不令爾。』王便恕置，不問其罪。園監得脫，行求索人，見迦良 那伽梨匄於道邊，觀其形相，似是忠人，即語之曰：『汝能為我看守園不？汝若能者，當供所乏。』太子答言：『我眼無見，云何看守？』園監語言：『汝苟欲看，雖復無眼，當作方便，多作細繩，繫諸樹端，以諸鈴物連繫相著，展轉相牽，汝捉一頭，若聞有聲，汝便頓繩，鸚鵡驚怖，無緣得住。』太子聞語，而答之言：『若有此事，我能為之。』共相可竟，即往為守。

「時波婆伽梨到父王國，王怪獨來，即問消息。波婆伽梨而語王言：『我曹不偶，船重沈沒，迦良 那伽梨并諸賈人合諸珍寶，盡沒大海，我力勵浮，趣得全濟。』王及夫人聞是語已，悶絕良 久，無所覺識，以水灑面，困乃還穌。宮閤內外、諸王臣民聞此事者，莫不悲悼。王及夫人語波婆伽梨：『迦梨太子沒海，汝何以來？何不并就死大海中？』合土人民無不痛惜，朝夕哭戀，如喪父母。太子在宮，常愛一鴈，王告其鴈：『太子養汝，今入大海，奄沒不還，何不往看，知其所在？』因作書音，以繫鴈項。

「鴈即高翔，廣行求覓，遊彼園上，識其歌聲，即下試看，得見太子，鳴聲悲喜，不能自勝。太子聞識，即解取書，眼無所見，不能看讀，因求紙筆，作書與王，說波婆伽梨刺眼委曲，所更歷處辛酸諸事。繫於鴈項，鴈便飛去。

「梨師跋王時有一女，端政殊妙，世間希有，王甚愛重，不違其意。時女辭王，出遊園觀，王便聽去。女至園中，見於太子迦良 那伽梨頭亂面垢，目無所見，著弊壞衣，坐林樹間。其女觀察，覩其色狀，心情屬向，不離其側，便坐其邊，與共談語。食時已到，王遣人喚，女還遣人白於王曰：『願送食來，欲就此食。』即送食來，女語太子：『我欲共汝一處坐食。』太子答言：『我是乞匄之人，汝是王女，云何共食？王若聞者，罪我不少。』其女慇懃，語太子言：『若汝不肯，我便不食。』如是數反，逼迫不已，而便共食。言遂欵篤，意漸附近，目無去離。

「日轉欲暮，王遣人喚女，女還遣人往白王曰：『我願為此守園人婦，不用其餘國王太子。今我專心慇懃如是，唯願父王勿違我意！』使到王所具導其事，王聞是已，不能違情，因自言曰：『此事災異，是女不肖，乃至若是。寶鎧大王為第一太子迦良 那伽梨來求索之，今此太子入海未還，乃欲為是乞兒作婦，辱人名字，甚為不少。我當覆頭藏著何處？』作是語已，復遣人喚，女言如初，執志不移。時王愛念，不能違意，就并將來，著於宮中，便令交會，成為夫婦。

「復經數日，婦恒晝去，冥乃來還，夫怪問之：『汝言與我共為夫婦，晨去暮還，心不在此，將為他志故使爾耶？』婦因自誓：『我今一心共相尊奉，無有他意大如毛髮。若當實爾至誠不虛，令汝一目平完如故。』言誓已訖，一目尋復如故。復問太子：『汝之父母，為在何國？』太子語婦：『汝聞大王勒那跋彌名字不耶？』答言：『聞之。』『是我父也。彼王太子迦良 那伽梨，汝復聞不？』答言：『聞之。』『我身是也。』婦即驚問：『汝復何為辛苦如是？』太子因為說其本末。婦聞是語，深懷歎息，語太子言：『波婆伽梨懷害於汝，自古至今未有此處。汝若得彼，當云何治？』答言：『波婆伽梨雖害於我，我於其邊永無瞋恨。』婦復語言：『此事難信，相困如是，奈何不瞋？』迦良 那伽梨因自誓言：『若我於彼波婆伽梨無有微恨大如毛髮，我言至誠不虛欺者，當令一目復得平復。』自誓已訖，眼悉明淨。

「婦見其夫兩目完淨，端正威相，未曾所覩，喜不自勝，往白其父：『寶鎧太子迦良 那伽梨，父王識不？』王答言：『識。』女即言曰：『今欲見不？』王言：『今在何處？』女言：『我夫則是其人。』王笑之曰：『此女癡狂，志亂失性，迦良 那伽梨入海未還，

見盲乞兒，名之為是。』女復白言：『願王往看。』王尋往視，審是太子，衣毛悚然，愧懼交懷，腹拍其前，向懺悔言：『實不相知，願恕其過。』密將太子還著界上，便唱露言：『大王！大子迦良 那伽梨從大海還。』施設辦具，嚴駕象馬，躬與群臣自往迎之。還來到國，廣作賓眾，莊校其女，方云始欲以女用配。

「爾時鴈還，擔書到國，大王見鴈，披解看讀，始得消息，知大子存在，具知其所更辛酸諸事。王及夫人乍悲乍喜，宮閤內外靡不悲悼、懊惱、瞋憤，取波婆伽梨，枷鎖其身，幽閉在獄。勅令告下梨師跋王：『太子辛苦在於爾國，云何默住，不來表示？書到其時，象馬侍送，事若有違，吾當自往。』使便齎書，徑到其國。

「梨師跋王奉受披讀，於是太子語梨師跋王：『牧牛之人於我有恩，我今思念，欲得見之，可遣使往，為我喚之。』王尋召來。太子語王：『我眼被刺，正仰此人供給將養如我父母，王若見念，當為我報。』王大歡喜，即時賜遺名衣上服、象馬車乘、園田舍宅、金銀寶物、奴婢僕使，并所典牛，盡持與之。其人歡喜，非其所望，便得安樂終身富貴。

「即還報使，因表事情：『太子在此，實所不知辛酸諸事，伏想委曲。太子今者已還得眼，即娉鄙女為太子妻，莊嚴辦具，臣自衛送。』尋勅嚴具五百白象，金銀校飾，極令殊妙，選五百人奉侍太子，復令擇取五百侍女，極取端正、才能巧妙，種種寶物而莊飾之，五百乘車寶物莊校，亦令極妙，以送其女。梨師跋王自與群臣數百千乘亦共侍送，伎樂歌頌，圍繞前後，稱慶無量，進道還國。

「爾時其使到大王所，披讀書表，甚增喜踊，告下諸王：『悉皆來集。』即嚴象馬，群臣百官、夫人婇女導從前後，躬迎太子，到於界宕。

「爾時太子遙見父王，下車步進，頭面禮拜，問訊父母；父母亦下，便共抱持，別久念想，與子相見，一悲一喜。諸王臣民見其如是，欣感之情不可具說。談論粗訖，即還駕乘，撾鍾鳴鼓，作眾伎樂，歡喜稱善，導從趣城。到城門外，太子白王：『波婆伽梨今何所在？』王答之言：『如斯惡人，天下不覆，吾不忍見，先來幽閉，在於獄中。』太子白王：『今當還放。』王答之言：『其罪深重，未及撿挍，云何當出？』太子復言：『若不放出波婆伽梨，終不入城。』王即勅放，語令來出。既得脫出，來見太子。太子抱持，慰撫其意，然後爾乃入城至宮。

「爾時父母、諸王臣民、男女大小見於太子——視於怨家如視赤子，波婆伽梨雖刺其眼，無有微恨大如毛髮——敬愛慈惻，倍加於前。一切大眾皆共歎美：『甚為奇特！天上人中實無有比。』

「太子到宮，與波婆伽梨親欵之情，慈愛如舊，徐問：『其珠今在何處？』波婆伽梨答太子言：『來時藏著道邊土中。』勅還往取，求覓不得。太子共往，到便見之，收取珠寶，還共歸宮。以五百寶珠遺與諸王，各令取一，殘如意珠而自留之。手捉其珠，便從求願：『若實當是如意珠者，令我父母所坐之處有七寶座，頂上當有七寶大蓋。』其言已訖，如語而成。復捉其珠而從求願：『令我父母宮內諸藏，及諸王臣所有諸藏，前所用施，悉令還滿。』即時捉珠，四向歷訖，一切諸藏而皆還滿。復勅諸臣告下諸國：『迦良 那伽梨太子却後七日，當雨七寶。』即時告下，悉皆聞知。

「於時太子香湯洗浴，竪立大幢，以珠著頭，著新淨衣，手執香爐，向四方禮，口自說言：『若其實是如意珠者，便當普雨一切所須。』求願已訖，四方雲霧，即有風來吹除糞穢，及餘不淨悉自除去，次復雨水，用掩塵土，次復雨於百味飲食種種美味，次雨五穀，次雨衣服，次雨七寶，積滿天下。爾時人民稱慶無量，視諸珍寶猶如瓦石。於時太子廣布宣令：『汝等已得一切所須供身之事，無所乏少，若能感識如是之恩，當攝身口意，修十善道。』爾時一切閻浮提內感念太子無極之施，又聞其令，尅勵其心，奉行十善，不犯眾惡，命終之後，皆得生天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欲知爾時迦良 那伽梨太子者，今我身是；爾時我父勒那跋彌，今現我父淨飯王是；爾時母者，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；時梨師跋王，摩訶迦葉是；爾時妻者，今瞿夷是；爾時波婆伽梨者，今提婆達多是；閻浮提人蒙我恩者，我初得道，八萬諸天及我弟子得授記者如此等是。阿難！我於爾時為彼所害，辛苦極理，猶以慈心而矜愛之；況我今日得成佛道，煩惱都除，慈悲廣布，被彼少害，豈不慈愍？」

佛說是已，時諸會者聞佛所說，感念世尊為於群生經涉劇苦，而不退廢，歎未曾有，悲喜交懷，尅心勵志，思惟妙法，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有種辟支佛善根者，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，咸共敬戴，歡喜奉行。

賢愚經卷第九◎

（四三）◎摩訶令奴緣品第四十八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迦維羅衛國尼拘盧陀僧伽藍。佛初還國，於時諸釋觀佛威儀，相好殊異，身體金色，三十二相，視之無厭，各共群聚街陌市里，異口同音歎說如來：「於此眾中無有儔類，實可敬哉！」時諸

比丘聞是論已，並共白佛，說其諸人歎詠之詞。於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知吾乃往昔於此眾中最尊最妙，不但今日。」
時諸比丘各共白佛：「不審世尊過去世時，於此眾中最尊最妙，其事云何？」
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諦聽！諦聽！善著心中。吾當為汝具足解釋過去世事。」
對曰：「唯然，願樂欲聞。」
佛便為說：「過去無量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大國王，名曰令奴，其王統領八萬四千諸小國王、一萬大臣、五百太子，夫人、婇女合有二萬。最大夫人，字提婆跋提，最後懷妊，生一太子，其兒端正，身紫金色，其髮紺青，兩手掌中千輻輪相，其左足底有馬形相，其右足底有白象相。其兒福德，人中奇尊，即依父母，而為立字提婆令奴。乳哺長大，令奴大王卒遇時病，其命將終，諸小國王、群臣、太子咸來問病。因問大王：『假其終沒，諸王太子誰應紹嗣？』時王報曰：『若我諸子有能具足十功德者，乃立為王。何等十德？一者、身紫金色，其髮紺青；二者、兩手掌中有金輪相，具足不缺；三者、其右足底有白象相；四者、其左足下有馬形相；五者、著王衣服與身相可，不大不小；六者、坐王御座，威德巍巍，其坐安隱；七者、諸王群臣歡喜敬禮，稱善無量，入於後宮，夫人、婇女踊躍歡喜，作禮恭敬；八者、若將至於天祠，泥天木像悉為作禮；九者、福德威力能雨七寶，稱給一切；十者、其母是誰——提婆跋提夫人所生。若有具足是十功德，斯乃立之，用作大王。』教勅已竟，無常對至，遂便命終。
「諸王臣民，五百子中從其大者，次以十事觀相其身——此諸太子身無金色，髮無紺青，手掌無輪，足底無有象馬之相；著王者服不相應當；坐于御座，其木師子驚張起立，欲搏噬之；諸王臣民悉不敬禮；將至宮內，夫人、婇女悉不歡喜，無禮敬者；設入天祠，自禮天像，諸餘泥木天像悉不作禮；語使雨寶，亦復不能；又復不是提婆跋提夫人所生。乃至五百諸大太子，於十事中乃無一事。
「最下小子，身紫金色，其髮紺青；看其兩手，輪相具足；覩其脚底，象形馬相，晒然如畫；著王法服，與身相可；坐於御座，福德巍巍；諸王臣民無不敬禮；入於後宮，夫人、婇女敬奉作禮；將至天祠，泥木天像悉皆為禮；教使雨寶，始語即雨；問是誰生——提婆跋提夫人所生。十事具足，諸王臣民即拜為王。
「至十五日，日初出時，有金輪寶從東方來，輪有千輻，縱廣一由旬。王即下座，右膝著地，跪而言曰：『若我福德應為王者，輪當稱我。』即如其言，來在殿前，住虛空中。白象寶者，從香山來，毛尾貫珠；若王乘上，象皆能飛，從朝至午，徧四天下；若以足

行，足所觸地，即成金沙。紺馬寶者，身紺青色，其馬毛尾皆悉珠色，皆雨七寶；若王乘上，一食之頃，遊四天下，不疲不勞。神珠寶者，自然而至，其珠光明，晝夜恒照百二十里，內復能雨於七寶，稱給一切。玉女寶者，自然而至，端正殊妙，稱適王意。典藏臣者，王須七寶，隨意給足，終無乏盡。其典兵臣，王若欲須四種兵時，顧視之頃，諸兵悉集，行陣嚴整，威力非凡。

「七寶既具，坐自思惟：『吾享斯位，皆由前身宿種福業乃致之耳，今當紹繼，使不斷絕。』即以香湯洗浴其身，著新淨衣，手執香爐，向于東方跪而言曰：『東方快士！來受我請。』即時便有二萬辟支佛來至王宮；南、西、北方，悉皆請之，時有六萬辟支佛來受王請。王與諸臣四事供養，其八萬四千諸小國王離家來久，即啟大王欲辭還國，王即聽之。因啟王曰：『此中快士其數甚眾，願王垂愍，減省少許，與臣供養，願使將來共享斯福。』於時大王即以四方辟支佛與諸小王隨時供養。經八萬四千歲，諸王臣民命終之後，皆得生天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欲知爾時令奴王者，今現我父白淨王是；爾時提婆跋提夫人者，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；爾時提婆令奴王者，今我身是；爾時五百太子者，今此五百釋是。我乃爾時於諸人中最為尊妙；吾今成佛，眾相具足，於此眾中，最為奇妙。」

時諸大會聞佛所說，有得須陀洹者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有種辟支佛因緣者，有發菩薩心成不退者，眾坐歡喜，頂戴奉行。

（四四）善求惡求緣品第四十九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提婆達多雖復出家，利養蔽心，作三逆罪——推山壓佛，傷佛腳指，復縱放黑象，欲令害佛；別僧兩部；殺漏盡比丘尼。以故殺生，疑畏受後報。時有六師，即往問之，六師便為說諸邪見，言：「為惡無罪，為善無福，信敬心生，喪斷善根。」

是時阿難析體愛重，惋恨情深，悲哽懊惱，白世尊言：「調達愚癡，造不善業，壞破善根，辱釋種子。」

爾時世尊告阿難言：「提婆達多非但今世為利養故斷破善根，過去世時亦貪利養，喪身失命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提婆達多過去世時貪利喪身，其事云何？願樂欲聞！」

佛告阿難：「善聽！當說。往昔無量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國名波羅奈。時有薩薄名摩訶夜移，其婦懷妊，自然仁善，意性

柔和。月滿生男，形體端正，父母愛念，施設美饍，延請親戚并諸相師，共相娛樂，抱兒示眾，為其立字。相師問言：『此兒受胎已來，有何瑞應？』其父答言：『受胎已來，其婦自然慈心和善。』相師即為立字，名為善求。乳哺長大，好積諸德，慈愍眾生。

「次後懷妊，自然弊惡，期滿生男，形體醜陋。即請相師為其立字，相師問言：『此兒懷妊，有何感應？』答言：『懷兒已來，受性弊惡。』於時相師即為立字，名曰惡求。乳哺長大，好為惡事，恒生貪心，懷嫉妒意。

「年各長大，欲行共賈，入海求索寶物，各有五百侍從前後而發。途路懸遠，中道乏糧，經於七日，去死不遠。是時善求及諸賈人咸共誠心禱諸神祇，欲濟飢儉，於空澤中，遙見一樹枝葉鬱茂，便即趣之，有一泉水。善求及眾悉共誠心求哀救護，誠感神應，現身語之：『斫去一枝，所須當出。』諸人歡喜，便斫一枝，美飲流出；斫第二枝，種種食出，百味具足，咸共承接，各得飽滿；斫第三枝，出諸妙衣，種種備具；斫第四枝，種種寶物悉皆具足，莊嚴悉備，所須盡辦。

「惡求後到，眾人如前盡得充足，便自念言：『今此樹枝能出如是種種好物，況復其根。今當伐之，足得極妙佳好之物。』思惟心定，令人伐之。是時善求聞如是語，懷憤懊惱，語惡求言：『我等飢乏，命在旦夕，蒙此樹恩，得濟餘命。云何懷此弊惡之心，而欲伐之？』爾時惡求不用其言，即掘其根。善求感佩，不忍見之，領眾歸家。伐樹已竟，有五百羅剎取此惡求及眾賈人，悉皆噉之，財物伴侶，一切喪失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善求者，今我身是；爾時父者，今現我父淨飯王是；爾時母者，今現我母摩訶摩耶是也；時惡求者，今提婆達多是。阿難！提婆達多非但今日作不善事，貪利養故，世世常造。我於往昔常與相值，恒教善法，而不用之，反更以我為怨。」

爾時阿難及四部眾聞佛所說，悲喜交集，咸自勸勵，頂戴奉行。

賢愚經卷第十

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

（四五）◎阿難總持品第三十八(丹本為四十三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諸比丘咸皆生疑：「賢者阿難本造何行，獲此總持，聞佛所說，一言不失？」俱往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「賢者阿難本興何福，而得如是無量總持？唯願世尊當見開示！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諦聽著心！斯之總持皆由福德。乃往過去阿僧祇劫，爾時有一比丘畜一沙彌，恒以嚴勅，教令誦經，日日課程。其經足者，便以歡喜；若其不足，苦切責之。於是沙彌常懷懊惱——誦經雖得，食復不周，若行乞食，疾得食時，誦經便足；乞食若遲，誦則不充，若經不足，當被切責。心懷愁悶，啼哭而行。
「時有長者見其啼哭，前呼問言：『何以懊惱？』沙彌答曰：『長者！當知我師嚴難，勅我誦經，日日課限。若其足者，即以歡喜；若其不充，苦切見責。我行乞食，若疾得者，誦經即足；若乞遲得，誦便不充，若不得經，便被切責。以是事故，我用愁耳。』於時長者即語沙彌：『從今以往，常詣我家，當供飲食，令汝不憂。食已，專心勤加誦經。』於時沙彌聞是語已，即得專心勤加誦學，課限不減，日日常度，師徒於是俱同歡喜。」
佛告比丘：「爾時師者，定光佛是；時沙彌者，今我身是；時大長者供養食者，今阿難是。乃由過去造是行故，今得總持，無有忘失。」
爾時諸比丘聞是說已，歡喜信受，頂戴奉行。

（四六）◎優婆斯兄所殺品第三十九(丹本為四十四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羅閱祇國有估客兄弟，二人共住一處。兄求長者女，欲以為婦，其女年小，未任出適。於時其兄即與眾賈遠至他國，經歷年歲，滯不時還。女年向大，任可嫁處，而語其弟：「卿兄遠行，沒彼不還，汝今宜可納取我女。」其弟答言：「何有是事！我兄存在，不敢有違。」
爾時長者數數陳說，其弟意堅，未曾迴轉。長者不已，詐作遠書，託諸賈客說兄死亡，弟聞兄死，心乃愕然。長者復往，而告之曰：

「卿兄已死，女當云何？卿若不取，當思餘計。」弟被急逼，即妻其女，經歷數時，女便懷妊。兄後便乃從他國還，於時其弟聞兄還國，心懷慙懼，逃至舍衛。發跡之後，諸親友輩按其婦腹，墮其胎兒。

如是展轉，到於佛前，慙愧所逼，求索出家。佛知可度，即時聽許。蒙佛聽已，便成沙門，名優婆斯，奉持律行，精勤不懈，應時便得阿羅漢道，六通清徹，眾智具足。

時兄到家，見弟已娶其婦，嫉心內忿，往追欲殺，求索推問，云至舍衛。毒恚煩心，即出重募：「誰能取得我弟頭者，當與重賞金五百兩。」

時有一人來應其募：「我能往取其頭。」兄即出金，用募其人，相將俱進，至舍衛國。到彼，見弟坐禪思惟，於時彼人欻生慈心，而作是念：「我當云何殺此比丘？吾設不殺，當奪我金。」引弓欲射，當挽弓時，向彼比丘，至於放矢，乃中其兄。

其兄懷恚，憤惱而死，後更受身作毒蛇形，生彼道人戶樞之中，毒心未歇，規當害之。戶數開閉，撽身而死。既死之後，未能改操，遂願更作小形毒蟲，依彼道人屋間而住，伺其道人端坐之時，從屋間下，墮其頂上，惡毒猛熾，即殺比丘。

時舍利弗見斯事已，往至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「彼死比丘本作何緣，今現得道，被毒而死？唯願世尊當見開示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善聽！善念！吾當為汝具分別說。乃往過去無數世中，有辟支佛出現於世，處在山林，修遂其志。時有獵師恒捕禽獸，施設方計，望伺苟得。時辟支佛驚其禽獸，令其獵師伺捕不得，便懷瞋恚，懊惱憤結，即以毒箭射辟支佛。時辟支佛心愍此人，欲令改悔，為現神足——所謂飛行履虛，屈伸舒戢，出沒自在，具足變現。於時獵師見是事已，心懷敬仰，恐怖自責，歸誠謝過，求哀懺悔。時辟支佛受其懺悔，懺悔已竟，被毒而死。其人命終便墮地獄，既出地獄，五百世中常被毒死，至于今日，得阿羅漢道，猶為毒蟲見螫斷命。由興惡意，即還懺悔，而發誓願：『使我來世遭值聖師，所得神足如今者。』故今得值我，蒙獲道法。」

爾時舍利弗及與眾會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四七）◎兒誤殺父品第四十(丹本為四十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有一老翁早失其婦，獨與兒居，困無財寶，覺世非常，念欲出家，即往佛所，求索入道。時佛怜愍，即聽出家。於時其父便作比丘，時兒年小，即為沙彌，恒共

其父入村乞食，暮還所止。時有一村，最為邊遠，至彼乞食，逼暮當還。其父年老，行步遲緩，其兒恐懼，畏諸毒獸，急扶其父，推之進路，執之不固，推父倒地，應時其父當手而死。
父死之後，獨至佛所。時諸比丘問沙彌言：「汝朝與師至村乞食，今為所在？」沙彌答言：「我向與師至彼乞食，日暮還時，師行小遲，我時恐怖，故急推之，推之手急，撲師著地，我師於時即死道中。」時諸比丘呵責沙彌：「汝大惡人殺父殺師！」即以白佛。
佛告之曰：「此師雖死，不以惡意。」即問沙彌：「汝殺師不？」沙彌答言：「我實排之，不以惡意而殺父也。」佛可其語。「如是，沙彌！我知汝心無有惡意。過去世時，亦復如是，無有惡意，而相殺害。」
時諸比丘聞佛語已，即共白佛：「不審，世尊！過去世時，斯人父子有何因緣而便相殺？」
佛言：「諦聽！吾當說之。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時，父子二人共住一處。時父病極，於時睡臥，多有虻蠅數來惱觸，父即令兒遮逐其蠅，望得安眠以解疲勞。時兒急遮，蠅遂數來，數來不止，兒便瞋恚，即持大杖，伺蠅當殺。時諸虻蠅競來父額，以杖打之，即殺其父。當於爾時亦非惡意。比丘！當知爾時父者，此沙彌是；時兒以杖打父額者，今彼死比丘是。由於爾時無有惡心，以杖打父殺之，不以惡意，今還相報，亦非故殺。」於時沙彌漸漸修學，勤加不懈，遂得羅漢。
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心悉信解，歡喜奉行。

（四八）◎須達起精舍品第四十一(丹本為四十六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王舍城竹園中止。爾時舍衛國王波斯匿有一大臣，名曰須達，居家巨富，財寶無限，好喜布施，賑濟貧乏及諸孤老，時人因行為其立號，名給孤獨。
爾時長者生七男兒，年各長大，為其納娶，次第至六。其第七兒端政殊異，偏心愛念，當為娶妻，欲得極妙容姿、端政有相之女，為兒求之。即語諸婆羅門言：「誰有好女相貌備足，當為我兒往求索之。」諸婆羅門便為推覓，展轉行乞到王舍城。
王舍城中有一大臣，名曰護彌，財富無量，信敬三寶。時婆羅門到家從乞。國法施人，要令童女持物布施。護彌長者時有一女，威容端正，顏色殊妙，即持食出，施婆羅門。婆羅門見，心大歡喜：「我所覓者，今日見之。」即問女言：「頗有人來求索汝未？」答言：「未也。」問言：「女子！汝父在不？」其女言：「在。」婆

羅門言：「語令出外，我欲見之，與共談語。」時女入內，白其父言：「外有乞人欲得相見。」父便出外。
時婆羅門問訊：「起居安和善吉！舍衛國王有一大臣，字曰須達，輔相識不？」答言：「未見，但聞其名。」報言：「知不？是人於彼舍衛國中第一富貴，汝於此間富貴第一。須達有兒，端正殊妙，卓略多奇，欲求君女，為可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可爾。」值有估客欲至舍衛，時婆羅門作書因之，送與須達，具陳其事。須達歡喜，詣王求假，為兒娶婦，王即聽之。大載珍寶，趣王舍城，於其道次賑濟貧乏。到王舍城，至護彌家為兒求妻。
護彌長者歡喜迎逆，安置敷具，暮宿其舍，家內搔搔，辦具飲食。須達念言：「今此長者大設供具，欲作何等？將請國王、太子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、婚姻親戚，設大會耶？」思惟所以，不能了知，而問之言：「長者今暮躬自執勞，經理事務，施設供具，為欲請王太子、大臣？」答言：「不也。」「欲營婚姻親戚會耶？」答言：「不也。」「將何所作？」答言：「請佛及比丘僧。」
於時須達聞佛僧名，忽然毛豎，如有所得，心情悅豫，重問之言：「云何名佛？願解其義。」長者答言：「汝不聞乎？淨飯王子，厥名悉達，其生之日，天降瑞應三十有二，萬神侍衛，即行七步，舉手而言：『天上天下，唯我為尊。』身黃金色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應王金輪，典四天下。見老病死苦，不樂在家，出家修道，六年苦行，得一切智，盡結成佛，降諸魔眾十八億萬，號曰能仁，十力無畏，十八不共，光明照耀，三達遐鑒，故號佛也。」
須達問言：「云何名僧？」護彌答言：「佛成道已，梵天勸請轉妙法輪，至波羅榛鹿野苑中，為拘隣五人轉四真諦，漏盡結解，便成沙門，六通具足，四意、七覺、八道悉練，上虛空中，八萬諸天得須陀洹，無量天人發無上正真道意。次度鬱卑迦葉兄弟千人，漏盡意解，如其五人。次第度舍利弗、目連徒眾五百，亦得應真。如是之等，神足自在，能為眾生作良 祐福田，故名僧也。」
須達聞說如此妙事，歡喜踊躍，感念信敬，企望至曉，當往見佛；誠報神應，見地明曉，尋明即往。羅閱城門夜三時開，初夜、中夜、後夜，是謂三時。中夜出門，見有天祠，即為禮拜，忽忘念佛，心自還闇，便自念言：「今夜故闇，若我往者，儻為惡鬼猛獸見害，且還入城，待曉當往。」
時有親友命終生四天，見其欲悔，便下語之：「居士！莫悔也！汝往見佛，得利無量，正使今得百車珍寶，不如轉足一步往趣世尊，所得利深過踰於彼。居士！汝去，莫悔！正使今得白象珍寶，不如舉足一步往趣世尊，利過於彼。居士！汝去，莫悔！正使今得一閻浮提滿中珍寶，不如轉足一步至世尊所得利弘多。居士！汝去，莫

悔！正使今得一四天下滿中珍寶，不如舉足一步至世尊所，所得盈利踰過於彼百千萬倍。」須達聞天說如此語，益增歡喜，敬念世尊，闇即還曉，尋路往至，到世尊所。

爾時世尊知須達來，出外經行，是時須達遙見世尊猶如金山，相好威容，儼然炳著，過踰護彌所說萬倍，覩之心悅；不知禮法，直問世尊：「不審瞿曇起居何如？」世尊即時命令就坐。時首陀會天遙見須達雖覩世尊，不知禮拜供養之法，化為四人，行列而來，到世尊所，接足作禮，長跪問訊，起居輕利，右遶三匝，却住一面。是時須達見其如是，乃為愕然，而自念言：「恭敬之法，事應如是。」即起離坐，如彼禮敬，問訊起居，右遶三匝，却住一面。爾時世尊即為說法——四諦微妙，苦空無常。聞法歡喜，便染聖法，成須陀洹，譬如淨潔白疊易染為色。長跪合掌，問世尊言：「舍衛城中，如我伴輩，聞法易染，更有如我比不？」

佛告須達：「更無有二如卿之者。舍衛城中，人多信邪，難染聖教。」

須達白佛：「唯願如來垂神降屈，臨履舍衛，使中眾生除邪就正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出家之法與俗有別，住止處所，應當有異。彼無精舍，云何得去？」

須達白佛言：「弟子能起，願見聽許！」世尊默然。須達辭往。為兒娶婦竟，辭佛還家，因白佛言：「還到本國，當立精舍，不知摸法，唯願世尊使一弟子共往勅示。」

世尊思惟：「舍衛城內婆羅門眾信邪倒見，餘人往者必不能辦，唯舍利弗是婆羅門種，少小聰明，神足兼備，去必有益。」即便命之，共須達往。

須達問言：「世尊足行，日能幾里？」舍利弗言：「日半由旬，如轉輪王足行之法，世尊亦爾。」是時須達即於道次二十里作一客舍，計校功作，出錢雇之，安止使人，飲食、敷具悉皆令足。從王舍城至舍衛國，還來到舍，共舍利弗按行諸地何處平博，中起精舍；按行周遍，無可意處，唯王太子祇陀有園其地平正，其樹鬱茂，不遠不近，正得處所。時舍利弗告須達言：「今此園中宜起精舍，若遠作之，乞食則難，近處憒鬧，妨廢行道。」

須達歡喜，到太子所，白太子言：「我今欲為如來起立精舍，太子園好，今欲買之。」太子笑言：「我無所乏，此園茂盛，當用遊戲，逍遙散志。」須達慇懃乃至再三，太子貪惜，增倍求價，謂呼價貴，當不能買。語須達言：「汝若能以黃金布地，令間無空者，便當相與。」須達曰：「諾！聽隨其價。」太子祇陀言：「我戲語

耳。」須達白言：「為太子法，不應妄語，妄語欺詐，云何紹繼，撫恤人民？」即共太子，欲往訟了。
時首陀會天以當為佛起精舍故，恐諸大臣偏為太子，即化作一人下為評詳。語太子言：「夫太子法不應妄語，已許價決，不宜中悔。」遂斷與之。須達歡喜，便勅使人：「象負金出。」八十頃中，須臾欲滿，殘有少地。須達思惟：「何藏金足不多不少，當取滿足。」祇陀問言：「嫌貴置之。」答言：「不也。自念金藏何者可足，當補滿耳。」祇陀念言：「佛必大德，乃使斯人輕寶乃爾？」教齊是止，「勿更出金！園地屬卿，樹木屬我，我自上佛，共立精舍。」須達歡喜，即然可之，即便歸家，當施功作。
六師聞之，往白國王：「長者須達買祇陀園，欲為瞿曇沙門興立精舍。聽我徒眾與共捵術。沙門得勝，便聽起立，若其不如，不得起也，瞿曇徒眾住王舍城，我等徒眾當住於此。」
王召須達，而問之言：「今此六師云卿買祇陀園，欲為瞿曇沙門起立精舍，求共沙門弟子捵其伎術，若得勝者，得立精舍，苟其不如，便不得起。」
須達歸家，著垢膩衣，愁惱不樂。時舍利弗明日時到，著衣持鉢，至須達家，見其不樂，即問之曰：「何故不樂？」須達答言：「所立精舍但恐不成，是故愁耳。」舍利弗言：「有何事故，畏不成就？」答言：「今諸六師詣王求挍——尊人得勝，聽立精舍，若其不如，遮不聽起。此六師輩出家來久，精誠有素，所學技術無能及者，我今不知尊人伎藝能與捵不？」舍利弗言：「正使此輩六師之眾，滿閻浮提，數如竹林，不能動吾足上一毛。欲捵何等，自恣聽之。」
須達歡喜，更著新衣，沐浴香湯，即往白王：「我已問之，六師欲捵，恣隨其意。」國王是時告諸六師：「今聽汝等共沙門捵。」是時六師宣語國人：「却後七日，當於城外寬博之處與沙門挍。」
舍衛國中十八億人，時彼國法，擊鼓會眾，若擊銅鼓，八億人集；若打銀鼓，十四億集；若打金鼓，一切皆集。七日期滿，至平博處打擊金鼓，一切都集。六師徒眾有三億人，是時人民悉為國王及其六師敷施高座。爾時須達為舍利弗而施高座。
時舍利弗在一樹下寂然入定，諸根寂默，遊諸禪定，通達無礙，而作是念：「此會大眾習邪來久，憍慢自高；草芥群生，當以何德而降伏之？」思惟是已，當以二德，即立誓言：「若我無數劫中，慈孝父母、敬尚沙門婆羅門者，我初入會，一切大眾當為我禮。」
爾時六師見眾已集，而舍利弗獨未來到，便白王言：「瞿曇弟子自知無術，偽求挍能，眾會既集，怖畏不來。」王告須達：「汝師弟子，挍時已至，宜來談論。」是時須達至舍利弗所，長跪白言：

「大德！大眾已集，願來詣會！」時舍利弗從禪定起，更整衣服，以尼師壇著左肩上，徐庠而步，如師子王，往詣大眾。是時眾人見其形容、法服有異，及諸六師忽然起立，如風靡草，不覺為禮。時舍利弗便昇須達所敷之座。

六師眾中，有一弟子，名勞度差，善知幻術，於大眾前呪作一樹，自然長大，蔭覆眾會，枝葉鬱茂，花果各異。眾人咸言：「此變乃是勞度差作。」時舍利弗便以神力作旋嵐風，吹拔樹根，倒著於地，碎為微塵。眾人皆言：「舍利弗勝！今勞度差，便為不如。」

又復呪作一池，其池四面皆以七寶，池水之中生種種華。眾人咸言：「是勞度差之所作也。」時舍利弗化作一大六牙白象，其一牙上有七蓮花，一一花上有七玉女，其象徐庠往詣池邊，并含其水，池即時滅。眾人悉言：「舍利弗勝！勞度差不如。」

復作一山，七寶莊嚴，泉池樹木，花果茂盛。眾人咸言：「此是勞度差作。」時舍利弗即便化作金剛力士，以金剛杵遙用指之，山即破壞，無有遺餘。眾會皆言：「舍利弗勝！勞度差不如。」

復作一龍，身有十頭，於虛空中雨種種寶，雷電振地，驚動大眾。眾人咸言：「此亦勞度差作。」時舍利弗便化作一金翅鳥王，擘裂噉之。眾人皆言：「舍利弗勝！勞度差不如。」

復作一牛，身體高大，肥壯多力，麤脚利角，麁地大吼，奔突來前。時舍利弗化作師子王，分裂食之。眾人言曰：「舍利弗勝！勞度差不如。」

復變其身作夜叉鬼，形體長大，頭上火燃，目赤如血，四牙長利，口自出火，騰躍奔赴。時舍利弗自化其身作毘沙門王，夜叉恐怖，即欲退走，四面火起，無有去處。唯舍利弗邊涼冷無火，即時屈伏，五體投地，求哀脫命。辱心已生，火即還滅。眾咸唱言：「舍利弗勝！勞度差不如。」

時舍利弗身昇虛空，現四威儀，行住坐臥；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；東沒西踊，西沒東踊，北沒南踊，南沒北踊；或現大身滿虛空中，而復現小；或分一身作百千萬億身，還合為一身；於虛空中，忽然在地，履地如水，履水如地。作是變已，還攝神足，坐其本座。

時會大眾見其神力，咸懷歡喜。時舍利弗即為說法，隨其本行宿福因緣，各得道迹，或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；六師徒眾三億弟子於舍利弗所出家學道。挍技訖已，四眾便罷，各還所止。

長者須達共舍利弗往圖精舍，須達手自捉繩一頭，時舍利弗自捉一頭，共經精舍。時舍利弗欣然含笑。須達問言：「尊人何笑？」答言：「汝始於此經地，六欲天中宮殿已成。」即借道眼，須達悉見六欲天中嚴淨宮殿，問舍利弗：「是六欲天，何處最樂？」舍利弗

言：「下三天中，色欲深厚；上二天中，憍逸自恣；第四天中，少欲知足，恒有一生補處菩薩來生其中，法訓不絕。」須達言曰：「我正當生第四天上。」出言已竟，餘宮悉滅，唯第四天宮殿湛然。

復更從繩，時舍利弗慘然憂色。即問尊者：「何故憂色？」答言：「汝今見此地中蟻子不耶？」對曰：「已見。」時舍利弗語須達言：「汝於過去毘婆尸佛，亦於此地為彼世尊起立精舍，而此蟻子在此中生；尸棄佛時，汝為彼佛亦於是中造立精舍，而此蟻子亦在中生；毘舍浮佛時，汝為世尊於此地中起立精舍，而此蟻子亦在中生；拘留秦佛時，亦為世尊在此地中起立精舍，而是蟻子亦於此中生；拘那含牟尼佛時，汝為世尊於此地中起立精舍，而此蟻子亦在中生；迦葉佛時，汝亦為佛於此地中起立精舍，而此蟻子亦在中生。乃至今日，九十一劫受一種身，不得解脫。生死長遠，唯福為要，不可不種。」是時須達悲怜愍傷。

經地已竟，起立精舍，為佛作窟，以妙栴檀用為香泥，別房住止千二百處，凡百二十處別打犍椎。

施設已竟，欲往請佛，復自思惟：「上有國王，應當令知，若不啟白，儻有瞋恨。」即往白王：「我為世尊已起精舍，唯願大王遣使請佛！」時王聞已，即遣使者詣王舍城請佛及僧：「唯願世尊臨覆舍衛！」

爾時世尊與諸四眾前後圍遶，放大光明，震動大地，至舍衛國，所經客舍悉於中止，道次度人無有限量。漸漸來近舍衛城邊，一切大眾持諸供具迎待世尊。世尊到國，至廣博處，放大光明，遍照三千大千世界，足指按地，地皆震動，城中伎樂不鼓自鳴，盲視聾聽，啞語僂申，癃殘拘癖皆得具足。一切人民男女大小覩斯瑞應，歡喜踊躍，來詣佛所，十八億人都悉集聚。爾時世尊隨病投藥，為說妙法，宿緣所應，各得道迹，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有種辟支佛因緣者，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，各各歡喜，奉行佛語。

佛告阿難：「今此園地，須達所買，林樹華菓，祇陀所有，二人同心共立精舍，應當與號太子祇樹給孤獨園，名字流布，傳示後世。」

爾時阿難及四部眾聞佛所說，頂戴奉行。

（四九）◎大光明始發無上心品第四十二(丹本為四十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羅閱祇迦蘭陀竹園。爾時阿難在林樹間靜坐思惟，欻生此念：「如來正覺諸根具足，功德慧明，殊妙難量。世尊先昔本何因緣發此大乘無上之心？修習何事而得如是勝妙之利？」作是念已，即從禪起，往詣佛所，頭面作禮，前白佛言：「如諸世尊於諸世間人天之中最尊最妙，功德慧明，巍巍無量。不審世尊先昔以何因緣，發此大乘無上之心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汝欲知者，善思念之！吾當為汝具分別說。」
阿難白佛：「諾！當善聽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過去久遠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大國王，名摩訶波羅婆修（晉言大光明），主五百小國。爾時大王與諸群臣俱出遊獵，王所乘象欲心熾盛，擔王馳走，奔逐牸象，漸逼大林，突入樹間。象師白王：『捉樹自立，足得全濟。』王用其言，俱共持樹。象去之後，王心大怒，苦責象師，欲即殺之。『由卿調象不合制度，致使今者幾危吾身。』象師白王：『調之如法，但今此象為欲所惑，欲心難調，非臣咎也，願見寬恕！却後三日，象必自還，觀臣試之，萬死不恨。』即便停置。
「如期三日，象還詣宮。爾時象師燒七鐵丸，令色正赤，逼象吞之，象不敢違，吞盡即死。王意開解，及諸群臣歎未曾有。復問之曰：『如此欲心，誰能調者？』時有天神感悟象師，令答王曰：『佛能調之。』王聞是語，便發心言：『如此膠固難調伏法，唯佛能除。』即自誓願：『願求作佛。』精勤歷劫，未曾休替，至於今日，果獲其報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欲知爾時大國王者，今我身是。」
爾時眾會聞佛所說，咸發無上正真道意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頂受奉行。

（五〇）◎勒那闍耶品第四十三(丹本為四十八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盧陀僧伽藍。爾時諸釋覩見世尊光明神變，闡揚妙化，甚奇甚特，巍巍堂堂，無能及者。又復歎美：「憍陳如等宿有何慶，如來出世，法鼓初震，最先得聞，甘露始降，而便蒙澤，永離垢穢，心體玄要？」城營村邑群黨相隨，異口同音稱讚無量。
時諸比丘聞是語已，往至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前白佛言：「今此國界人民之類咸共集聚，異口同音讚詠世尊若干德行，及與五人宿有何慶，獨先蒙度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非獨今日先度五人，我於久遠亦濟此等，以身為船，救彼沒溺，全其生命，各得安隱，得至彼岸。吾今成佛，先拔濟之。」

時諸比丘即白佛言：「不審世尊先昔之時云何拔濟，令各安隱？唯願世尊當為說之！」佛告比丘：「若樂聞者，當為汝說。」皆曰：「唯然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過去久遠，此閻浮提波羅柰國，時彼國王名梵摩達。爾時國中有大薩薄，名勒那閣耶，遊出於外，到林樹間，見有一人涕泣悲切，以索繫樹，入頭在中，欲自絞死，便前問之：『汝何以爾？人身難得，命復危脆，衰變無數，恒恐自至。』種種曉喻，教令捨索。人報之曰：『我之薄福，貧窮理極，債負盈集，甚多難計。諸債主輩競見剝脫，日夜催切，憂心不釋。天地雖寬，無容身處，今欲自沒，避離此苦。仁雖諫及，存不如死。』爾時薩薄即許之曰：『卿但釋索，所負多少，悉代汝償。』作是語已，彼人便休，歡喜踊躍，感戴無量，隨從薩薄俱至市中，宣令一切云欲償債。

「時諸債主競共雲集，迎取所負，來者無限，空竭其財。財貨已盡，猶不畢債，妻子窮凍，乞匄自活，宗親國邑悉共呵嫌：『此是狂夫，自破家業。』

「當于是時有眾賈客勸進薩薄，欲共入海，即答之曰：『為薩薄法，當辦船具。我今窮困，無所復有，何緣得從？』眾人報言：『我等眾人凡有五百，開意出錢，用辦船具。』聞是語已，即便許可。眾人許合，大獲金寶。爾時薩薄以三千兩金——千兩辦船，千兩辦粮，千兩用俟船上所須，餘故大有給活妻子。便於海邊施作大船，船有七重，嚴辦已訖，推著水中，以七大索繫著岸邊，擊大金鈴，宣令一切：『誰欲入海得大妙寶奇珍異物用無盡者，今可雲集，共詣寶所。』復告之曰：『其誰不愛父母、妻子、閻浮提樂及身命者，乃可往耳。所以然者，大海之中，艱險眾多——迴波、暴風、大魚、惡鬼，如是種種，不可具陳。』作是語已，即斷一索，日日如是，至第七日，斷索都盡，船即馳去。

「便於道中，卒遇暴風，破碎其船，眾人喚救，無所歸依，或有能得板檣浮囊以自度者，或有墮水溺死之者。中有五人，共白薩薄：『依汝來此，今當沒死，危險垂至，願見救度。』薩薄答曰：『吾聞大海不宿死屍，汝等今者悉各捉我，我為汝故，當自殺身，以濟爾厄，誓求作佛。後成佛時，當以無上正法之船，度汝生死大海之苦。』作是語已，以刀自割。命斷之後，海神起風，吹至彼岸，得度大海，皆獲安隱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欲知爾時勒那闍耶者，今我身是；時五人者，拘隣等是。我於先世濟彼人等生死之命，今得成佛，令其五人皆最初得無漏正法，遠離長流結使大海。」
爾時諸比丘皆共讚歎如來大悲深妙難量，咸勤剋勵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五一）◎迦毘梨百頭品第四十四(丹本為四十九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摩竭國竹園之中。爾時世尊與諸比丘向毘舍離，到梨越河所。是時河邊有五百牧牛人、五百捕魚人。其捕魚者，作三種網，大小不同——小者二百人挽，中者三百人挽，大者五百人挽。
於時如來去河不遠而坐止息，及諸比丘亦皆共坐。時捕魚人網得一大魚，五百人挽，不能使出；復喚牧牛之眾，合有千人，并力挽出。得一大魚，身有百頭，若干種類——驢、馬、駱駝、虎、狼、猪、狗、猨猴、狐狸，如斯之屬。眾人甚怪，競集看之。
是時世尊告阿難曰：「彼有何事，大眾皆集？汝往試看。」阿難受教，即往看視。見一大魚，身有百頭，還白世尊，如所見事。
世尊尋時共諸比丘往至魚所，而問魚言：「汝是迦毘梨不？」答言：「實是。」鄭重三問：「汝是迦毘梨不？」答言：「實是。」復問：「教匠汝者，今在何處？」答言：「墮阿鼻地獄中。」爾時阿難及於大眾不知其緣，白世尊曰：「今者何故喚百頭魚為迦毘梨？唯願垂愍而見告示！」
佛告阿難：「諦聽！諦聽！當為汝說。昔迦葉佛時，有婆羅門生一男兒，字迦毘梨(晉言黃頭)，聰明博達，於種類中多聞第一，唯復不如諸沙門輩。其父臨終慇懃約勅：『汝當慎莫與迦葉佛沙門講論道理。所以者何？沙門智深，汝必不如。』
「父沒之後，其母問曰：『汝本高朗，今頗更有勝汝者不？』答言：『沙門殊勝於我。』母復問言：『云何為勝？』答言：『我有所疑，往問沙門，其所演說，令人開解；彼若問我，我不能答。以是之故，自知不如。』母復告言：『汝何以不往學習其法？』答言：『欲學其法，當作沙門，我是白衣，何緣得學？』母復告曰：『偽作沙門，學習已達，還來在家。』
「奉其母教，而作沙門。經少時間，讀誦三藏，綜練義理。母問之曰：『今得勝未？』答言：『學問中勝，不如坐禪。何以知之？我問彼人，悉能分別；彼人問我，我不能知。因是事故，未與他等。』母復告曰：『自今已往，若共談論，儻不如時，便可罵辱。』迦毘梨言：『出家沙門無復過罪，云何罵之？』答言：『但

罵，卿當得勝。』時迦毘梨不忍違母，後日更論，理若短屈，即便罵言：『汝等愚騃！無所識別，劇於畜生，知曉何法！』諸百獸頭皆用比之，如是數數，非一非二。緣是果報，今受魚身，而有百頭。」

阿難問佛：「何時當得脫此魚身？」佛告阿難：「此賢劫中，千佛過去，猶故不脫。」爾時阿難及於眾人聞佛所說，悵然不樂，悲傷交懷，咸共同聲，而作是言：「身口意行不可不慎。」

時捕魚人及牧牛人一時俱共合掌向佛，求索出家、淨修梵行，佛即言可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落，法衣在體，便成沙門。

是時世尊為說妙法，種種苦切，漏盡結解，成阿羅漢，復為眾會廣說諸法，分別四諦苦集滅道，有得初果乃至第四果，有發大道意者，其數甚多。爾時四眾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賢愚經卷第十

賢愚經卷第十一

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

（五二）無惱指鬘品第四十五(丹本為五十一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於時國王名波斯匿。王有輔相，聰明巨富，其婦懷妊，生一男兒，形貌端正，容體殊絕。於時輔相見兒歡喜，即召相師，令占相之。相師看見，懷喜而言：「是兒福相，人中挺特，聰明智辯，有踰人之德。」父聞遂喜，勅為作字。相師問言：「兒受胎來，有何異事？」輔相答言：「其母素性不能良善，懷妊已來，倍更異常，心性恭順，樂宣人德，慈矜苦厄，不喜說過。」相師言曰：「此是兒志，當為立字，號阿鞞賊奇（晉言無惱）。」兒漸長大，雄壯絕倫，有力士之力，一人敵千，騰接飛鳥，走疾奔馬，其父輔相甚愛念之。
於是國中有一婆羅門，聰明博達，多聞廣識，有五百弟子追逐隨學，爾時輔相即將其子往囑及之，令其學問。婆羅門可之，受持教授。阿鞞賊奇夙夜勤業，一日諮受，勝餘終年，學未經久，普悉通達。婆羅門師異常待遇，行來進止，每與是俱，及諸同學傾意瞻敬。
爾時婆羅門師婦見其端正，才姿挺貌，過踰人表，懷情色著，愛不去意，然諸弟子與共周迴，行止不獨，無緣與語，有心不遂，常以歎悒。
會有檀越來請其師及諸弟子三月，一時婆羅門師內與婦議：「我今當行受請三月，當留一人經紀於後。」時婦內喜，密自懷計，白婆羅門：「是事應爾。後家理重，宜須才能，可留無惱，囑以後事。」時婆羅門即勅無惱：「我今赴彼檀越之請，後事總多，須人料理。卿著才能，為吾營後。」無惱受教，即住不行，師及徒眾，引道而去。
其婦怡悅，欣喜無量，極自莊飾，多作姿媚，與共談語，嬈動其意。無惱志固，無心相從。欲心轉盛，實意語之：「我相欽愛，由來有素，但逼眾人，有懷未發，汝師臨去，吾故相留，今既獨靜，當從我意。」無惱曉謝，語言：「我梵志法，不婬師婦，若當違犯，非婆羅門。寧交取死，終不為此。」
於時師婦望重違心，慚愧瞋憤，復作密計，候師垂至，挽裂衣裳，剖破其面，塵土坌身，憔悴臥地，無所言語。時婆羅門師徒俱到，師即入內，見婦色狀，即問其故：「何緣乃爾？」婦垂泣言：「不

足問也。」時婆羅門重更問之：「汝有何事，當相告語，云何不說？」婦啼而言：「汝所欽美阿鞞賊奇，自汝去後，常見侵凌，我適不從，批裂我衣，壞我身首。汝畜弟子，云何乃爾？」婆羅門聞，甚懷恚忿，語其婦言：「此無惱者，力敵千人，輔相之子，種族強盛，雖欲治之，宜當以漸。」

詮謀是已，往見無惱，隨宜方便，而慰喻言：「我去之後，苦汝營勞，又汝前後奉事盡忠，常感汝意，思欲相酬。有一秘法，由來未說，若能成辦，直生梵天。」無惱長跪，問是何事，答言：「若持七日之中，斬千人首，而取一指，凡得千指，以為鬘飾，爾時梵天便自來下，命終之後，定生梵天。」無惱聞此，情懷猶豫，復白師言：「此事不應——殺害眾生，便生梵天。」師又告言：「汝我弟子，豈不信我至要之言？若汝不信，則為義絕，隨爾道徑，莫復此住。」又更作呪，豎刀在地。說呪已訖，惡心轉生，師知其意，即授與刀。

受刀走外，得人便殺，取指為鬘，人見便號鴦仇魔羅（晉言指鬘）。周行斬害到七日頭，方得九百九十九指，唯少一指，殘殺一人，指數便滿。人皆藏竄，無敢行者，遍行求覓，更不能得。七日之中，不得飲食，其母憐愍，遣人為致，悉各懷懼，無敢往者。其母持食，躬自致往，兒遙見母，走趣欲殺，母時語言：「咄！不孝物！云何懷逆，欲危害我？」兒便語言：「我受師教，要七日中滿得千指，便當得願生於梵天。日數已滿，更不能得，事不獲已，當殺於母。」母又語言：「事苟當爾，但取我指，莫見傷殺。」

於時世尊具遙覩見，知其可度，化作比丘，行於彼邊。鴦仇摩羅已見比丘，捨母騰躍，走趣規殺。佛見其來，徐行捨去。指鬘極力走不能及，便遙喚言：「比丘！小住！」佛遙答言：「我常自住，但汝不住。」指鬘復問：「云何汝住、我不住耶？」佛即答言：「我諸根寂定，而得自在，汝從惡師，稟受邪倒，變易汝心，不得定住，晝夜殺害，造無邊罪。」指鬘聞此，意欻開悟，投刀遠棄，遙禮自歸。

於時如來爾乃待之，還現佛身，光明朗日，三十二相昺著奇妙。指鬘見佛光相威儀，以身投地，悔過自責。佛粗說法，得法眼淨，心遂純信，求索出家，佛即可之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落，法衣著身。隨彼所應，重為說法，心垢都盡，得羅漢道。佛即將其還祇陀林。

爾時國中人民之類聞指鬘聲，皆各驚怖，人畜懷妊，怖不能生。時有一象不能出子，佛勅指鬘往說誡言：「我生已來，不殺一人。」指鬘白佛：「我由來殺多，云何不殺？」佛告之曰：「於聖法中，

是為始生。」爾時指鬘便整衣服，奉教往說，如語尋生，皆得安隱。還詣精舍，坐一房中。

時波斯匿王大合兵眾，躬欲往討鴦仇摩羅，路由祇洹，當往攻擊。時祇洹中有一比丘，形極痤陋，音聲異妙，振聲高唄，音極和暢，軍眾傾耳，無有厭足，象馬豎耳，住不肯行。王怪，顧問御者：「何以乃爾？」御者答言：「由聞唄聲，是使象馬停足立聽。」王言：「畜生尚樂聞法，我曹人類何不往聽？」即與群眾暫還祇洹。到下象乘，解劍却蓋，直進佛所，敬禮問訊。彼唄比丘唄聲已絕，王先問言：「向聞唄音，清妙和暢，情豫欽慕，願得見識，施十萬錢。」佛告之曰：「先與其錢，然後可見。若已見者，更不欲與一錢之心。」即將示之。見其形狀，倍復痤陋，不忍見之，意無欲與一錢之想。王從座起，長跪白佛言：「今此比丘形極短醜，其音深遠，聲徹乃爾。宿作何行，致得斯報？」

佛告王曰：「善聽！著心！過去有佛，名曰迦葉，度人周訖，便般涅槃。時彼國王名機里毘，收取舍利，欲用起塔。時四龍王化為人形，來見其王，問起塔事：『為用寶作？為用土耶？』王即答言：『欲令塔大，無多寶物，那得使成？今欲土作，令方五里、高二十五里，極使高顯可觀。』龍王白言：『我非是人，皆是龍王，聞王作塔，故來相問。苟欲用寶，當相佐助。』王歡喜言：『能爾者快！』龍復語言：『四城門外有四大泉——城東泉水，取用作墼，成紺琉璃；城南泉水，取用作墼，其墼成已，皆成黃金；城西泉水，取用作墼，墼成就已，變成為銀；城北泉水，取用作墼，其墼成已，變為白玉。』

「王聞是語，倍增踊躍，即立四監，各典一邊。其三監所作工向欲成，一監慢怠，工獨不就，王行看見，便以理責：『卿不用心，當加罰謫。』其人懷怨，便白王言：『此塔太大，當何時成？』王去之後，勅諸作人晝夜勤作，一時都訖。塔極高峻，眾寶晃昱，莊校雕飾，極有異觀。見已歡喜，懺悔前過，持一金鈴著塔槃頭，即自求願：『令我所生音聲極好，一切眾生莫不樂聞，將來有佛，號釋迦牟尼，使我得見，度脫生死。』

「如是，大王！欲知爾時一監作遲、怨塔大者，此比丘是。緣彼恨言，嫌其塔大，五百世中常極痤陋，由後歡喜施鈴塔頭，求索好聲及願見我，五百世中極好音聲，今復見我，致得解脫。」

王聞是已，便辭欲退。佛問大王：「欲何所至？」王白佛言：「國有惡賊鴦仇摩羅，傷殺人民，縱橫暴害，今欲率眾往攻伐之。」佛告王曰：「鴦仇摩羅當如今者不能殺蟻，況復餘耶？」王心念言：「世尊已往、已降伏之？」佛告王言：「指鬘今已出家入道，得阿羅漢，諸惡永盡，今在其房，欲見之不？」王言：「思見。」即起

到其房外，聞指鬘比丘謦欬之聲，憶其暴惡所傷彌廣，怖躃斷絕，良 久乃穌，還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
佛告王言：「不但今日聞彼之聲墮地斷絕，過去世時聞其音聲亦爾斷絕。善聽！大王！過去久遠，此閻浮提有一大國，名波羅捺。爾時國中有一毒鳥，捕諸毒蟲，恒以為食，其形極毒，不可觸近，所經歷下，眾生皆死，樹木悉枯。爾時此鳥過到一林，住一樹上，謦欬欲鳴。時彼林中有白象王在傍樹下，聞毒鳥聲，躃地斷絕不能動搖。如是，大王！爾時毒鳥，今指鬘是；時白象王，今王身是。」
王復白佛：「鴦仇摩羅暴害滋甚，殺爾所人，賴蒙世尊降化修善。」佛告王曰：「鴦仇摩羅不但今日殺此多人，蒙我降化，過去世時，亦殺此等，我亦降化，乃復思善。」王重白佛言：「不審此等先世被害，世尊降化，其事云何？願為解說！」
佛告王曰：「善聽！著心！過去久遠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一大國名波羅捺，於時國王名波羅摩達。爾時國王將四種兵入山林中遊行獵戲。王到澤上，馳逐禽獸，單隻一乘獨到深林，王時疲極，下馬小休。爾時林中有牸師子懷欲心盛，行求其偶，困不能得，值於林間，見王獨坐，婬意轉隆，思欲從王，近到其邊，舉尾背住。王知其意，而自思惟：『此是猛獸，力能殺我，若不從意，儻見危害。』王以怖故，即從師子，成欲事已，師子還去。諸兵群從已復來到，王與人眾即還宮城。
「爾時師子從是懷胎，日月滿足，便生一子，形盡似人，唯足斑駮。師子憶識，知是王有，便銜擔來，著於王前。王亦思惟，自憶前事，知是己兒，即收取養，以足斑駮，字為迦摩沙波陀（晉言駮足）。養之漸大，雄才志猛，父王崩亡，駮足繼治。
「時駮足王有二夫人，一王者種，二婆羅門種。時駮足王一日出城，遊於園觀，勅二夫人：『隨我後往，誰先到者，當與一日極相娛樂，其隨後者，吾不見之。』王去之後，其二夫人極自莊飾，嚴駕車乘，一時俱往。到於道中，見於天祠，梵志種者下車作禮，禮已急進，猶隨後到。王從本言，而不前之。於是夫人瞋恚煩憤，怨責天神：『我由禮汝，使王見薄，若有天力，何不護我？』恚恨憤惱，密自懷計。
「王後還宮，加意奉事，復還待遇，從王求願：『聽我國中一日自在。』值王偏心，即聽可之，出外令人打壞天祠，令平如地，乃還宮中。守天祠神悲苦懊惱，往至宮中，欲思傷害；王宮天神遮不聽入。
「有一仙人住仙山中，時駮足王恒常供養，日日食時飛來入宮，不食餚饍，粗食麤供。偶值一日仙人不來，天神知之，化作其形，欲來入宮。宮神猶識，不聽前入。遙在門外，白王求通，王聞仙人在

外索現，怪其所以，急勅聽入。是時宮神聞王有教，即休不遮。徑前得入，坐於仙人常坐之處。辦如常食，以用供養，時化仙人不肯就食，即語王言：『此食麤惡，又無肉魚，云何可噉？』王即白言：『大仙自來恒食清素，故令不辦肉魚餚饍。』化仙又告：『自今已後，莫設麤供，但肉為食。』即如語辦，食已還去。

「後到明日，舊仙飛來，為設餚饍種種諸肉，仙人瞋恚，怨憤於王。王言：『大仙昨日勅如是作。』仙人語言：『昨日有患，斷食一日，不來是間，誰語汝曹？但相輕試，故復爾耳。令王是後十二年中恒食人肉。』作是語竟，飛還山中。

「是後厨監忘不辦肉，臨時無計，出外求肉，見死小兒肥白在地，念且稱急，即却頭足，擔至厨中，加諸美藥，作食與王。王得食之，覺美倍常，即問厨監：『由來食肉，未有斯美，此是何肉？』厨監惶怖，腹拍王前：『若王原罪，乃敢實說。』王答之言：『但實說之，不問汝罪。』厨監白王：『先日有緣，不及覓肉，得死小兒，以稱時要，不意大王乃當覺之。』王言：『此肉甚美異常，自今已往如是求索。』厨監白王：『前者偶值自死小兒，更求叵得。』其作食者，畏懼國法。王又語言：『汝但密取，設有覺者，斷處由我。』厨監受教，密捕得之，日日供王。

「於時城中人民之類各各行哭，云亡小兒，展轉相問：『何由乃爾？』諸臣聚議，當試微伺，即於街里處處安人，見王厨監拙他小兒，伺捕得之，縛將詣王，具以前後所亡事白。王聞是語，默然不答。三重白王：『今捕得賊，罪釁彰露，事當斷決，云何默然？』王乃答言：『是我所教。』諸臣懷恨，各自罷去，於外共議：『王便是賊，食我等子。噉人之王，云何共治？當共除之，去此禍害。』一切同心咸共齊謀。

「城外園中有好池水，其王日日至彼洗浴，諸臣儲兵安伏園中。王出洗浴，已到池中，伏兵一時周匝四合，即圍其王，當取殺之。王見兵集，驚怖問言：『汝等何故而圍逼我？』諸臣答言：『夫為王者養民為事，方臨厨子殺人為食，眾民呼嗟，告情無處，不任苦酷，故欲殺王。』王語諸臣：『我實無狀！自今已後更不復為，唯見恕放，當自改厲！』諸臣語曰：『終不相放，正使今日天雨黑雪，令汝頭上生黑毒蛇，猶不相聽，不須多云。』時王駮足聞臣語已，自知必死，得脫無路，即語諸臣：『雖當殺我，小緩須臾，聽我小住。』諸臣緩置，王即自誓：『我身由來所修善行——為王正治、供養仙人，合集眾德，迴令今日我得變成飛行羅剎。』其語已訖，尋語而成，即飛虛空，告諸臣曰：『汝等合力欲強殺我，賴我大幸，復能自拔。自今已後，汝等好忍，所愛妻兒，我次當食。』語訖飛去，止山林間，飛行摶人，擔以為食，人民之類恐怖藏避。

「如是之後，殺噉多人，諸羅剎輩附為翼從，徒眾漸多，所害轉廣。後諸羅剎白駮足王：『我等奉事，為王翼從，願為我曹作一宴會！』時駮足王即許之言：『當取諸王，令滿一千，與汝曹輩，以為宴會。』許之已訖，一一往取，閉著深山。已得九百九十九王，殘少一人，其數未足。諸王念言：『我曹窮急，當何所趣？若其捕得須陀素彌，有大方便能濟我等。』作是計已，白羅剎王：『王欲作會，極令有異，純取諸王，不用凡細。須陀素彌甚有高德，若能得來，王會乃好。』羅剎王言：『有何高德？』即時飛騰，往欲取之。

「值須陀素彌將諸婇女，晨欲出城至園洗浴，道見婆羅門，從其乞匄。王語婆羅門：『待我洗還，當相布施。』王既到園，入池中洗。時羅剎王飛空來取，擔到山中。須陀素彌愁憂悲泣，時駮足王而問之曰：『聞汝名德殊勝第一，大丈夫志當任窮達，云何特愁，啼如小兒？』須陀素彌白羅剎王：『我不愛身貪惜壽命，但念生來未曾妄語，朝出宮行，見一道士當車駕前從我乞匄，我許洗還，當相施與。出值大王擔我至此，念今妄語違失誠信，是以故愁，非惜身也。願見哀愍，假我七日，施彼道士，當歸就死。』駮足聞是，而語之言：『汝今得去，寧當自還來就死耶？』即復言曰：『正使不還，我自能得。』尋放令去。

「王還到國，道士猶在，歡喜供養，施婆羅門。時婆羅門見王不久欲還就死，懼其戀國而有愁憂，即為其王而說偈言：

「『劫數終極，　乾坤洞然，　須彌巨海，
都為灰煬。　天龍人鬼，　於中彫喪，
二儀尚殞，　國有何常？　生老病死，
輪轉無際，　事與願違，　憂悲為害。
欲深禍重，　瘡疣無外，　三界都苦，
國有何賴？　有本自無，　因緣成諸，
盛者必衰，　實者必虛。　眾生蠢蠢，
都如幻居，　三界皆空，　國土亦如。
識神無形，　假乘四蛇，　無明寶象，
以為樂車。　形無常主，　神無常家，
形神尚離，　豈有國耶？』

「時須陀素彌聞說此偈，思惟義理，歡喜無量，即立太子自代為王，與諸臣別，當還赴信。諸臣同聲白於王言：『願王但住，勿憂駮足，臣等思計，設備防慮，鍛鐵為舍，王且在中，駮足雖猛，何所能耶？』王告諸臣并諸人民：『夫人生世，誠信為本，虛妄苟

存，情所未許。寧就信死，不妄語生。』復為種種說誠信之利，廣為分別虛妄之罪。諸臣悲咽，一更無言。王起出城，一切皆送，嘩慕道次，斷絕復穌。王曉喻訖，涉道而去。

「時駮足王自思惟言：『須陀素彌今日應來。』坐於山頂，遙候望之，見其順道徑來。趣已既到，見之顏色怡悅，歡喜解懌，踰過於舊，羅剎王問：『快能來到！人生於世，靡不惜壽，汝今當死，歡喜倍常，還到本國，獲何善利？』須陀素彌答言：『大王寬恩，假我七日布施，得遂誠言，又聞妙法，心用開解。當如今日志願畢足，雖當就死，情欣猶生。』駮足王言：『汝聞何法？試為吾說。』須陀素彌為說本偈，復更方便廣為說法，分別殺罪及其惡報，復說慈心不殺之福。駮足歡喜，敬戴為禮，承用其教，無復害心，即放諸王各還本國。須陀素彌即收兵眾，還將駮足安置本國。前仙人誓，十二年滿，自是已後，更不噉人，遂還覇王，治民如舊。

「如是，大王！欲知爾時須陀素彌王者，今我身是；駮足王者，今鴦仇摩羅是；爾時諸人十二年中為駮足王所食噉者，今此諸人為鴦仇摩羅所殺者是。此諸人等世世常為鴦仇摩羅之所殺害，我亦世世降之以善。我念過去為凡夫時化令不殺，況我今日成為如來，眾德普備，諸惡永息，豈復不能降化之耶？」

王復白佛：「今此諸人宿有何緣，乃常世世為其所殺？」

佛告王曰：「善諦聽之！乃往過去久遠劫中，此閻浮提有一大國，名波羅捺，於時國王名波羅摩達。王有二子，各有雄才，端正殊妙，王甚愛念。於時小者，心自念言：『設我父崩，兄當繼治，我既年小，無望國位，生於一世，已不作王，處世何為？不如幽靜以求仙道。』作是念已，往白父王：『貪慕深山，求於仙道，願見聽放，得遂所志！』如是慇懃，志不可奪，父便聽之，即放入山。

「去經數年，父王崩亡，其兄繼位，統領人民。兄治不久，遇疾命終，未有子嗣，更無繼紹，諸臣集議，靡知所歸。

「有一臣言：『王有小子，前啟大王入山學仙，當還往迎，以續王位。』諸臣喜曰：『定有此事。』即相率合，入山請喚，到以情狀具白其意：『唯願垂憐，撫接我國！』仙人答言：『此事可畏，我此靜樂，永無憂患。世人兇惡，好相斬戮，若我為王，儻見圖害。今甚樂此，不能為也。』諸臣重白：『王崩絕嗣，更無紹繼，唯有大仙是王之種。國土人民不得無主，唯願垂愍，顧意臨覆！』如是致誠慇懃求請，其意不忍，遂與還國。

「仙人少小不習欲事，既來治國，漸近女色，婬事已深，奔逸放蕩，晨夜躭荒，不能自制。遂勅：『國中一切諸女欲出行時，要先

從我，爾乃然後聽往從夫。』及諸國中端正婦女入其意者，皆悉凌辱。

「時一女人於道陌上多人眾中倮形立溺，人悉驚笑，來共呵之：『汝何無羞乃至若是？』女即答言：『女於女中，有何羞恥？汝等立溺，既亦不羞，我汝不異，有何羞耻？』諸人答言：『是語何謂？』女復言曰：『唯王一人是男子耳，一國婦女皆被其辱，汝等若男，當令爾耶？』於是諸人更相慙愧，便共談論：『如此女言，實是其理。』陰持女言，轉密相語，同心合謀，欲共圖王。

「城外園中有清涼池，王恒前後至池洗浴。諸臣民輩安伏園中，值王出洗，伏兵悉出，周匝圍遶，逼取欲殺。王乃驚曰：『欲作何等？』諸臣白言：『王違政治，婬荒過度，壞亂常俗，污辱諸家。臣等覩見，不能堪忍，故欲除王，更求賢能。』王聞遂驚，語諸臣言：『我實不是，負累汝等。請自改厲，更不敢爾。願見寬放，與民更始！』諸臣復語：『正使今日天雨黑雪，頂生毒蛇，終不相放，奚須多云！』王聞是已，自知必死，瞋恚感憤，語諸臣言：『我本在山無豫世事，強來見逼，以我為王。未有大失，同心圖我。我今單弱，無力自拔，誓當來世當常殺汝，垂當得道，猶不相置。』雖作是誓，猶故殺之。

「如是，大王！欲知爾時仙人王者，今鴦仇摩羅是；爾時臣民同心殺王者，今此諸人為鴦仇摩羅所殺者是，從彼已來，常為所殺，乃至今日，猶害此等。」

時王長跪，復白佛言：「指鬘比丘殺此多人，今已得道，當受報不？」

佛告大王：「行必有報，今此比丘在於房中，地獄之火從毛孔出，極患苦痛，酸切叵言。」于時如來欲令眾會知作惡行必有罪報，勅一比丘：「汝持戶排往指鬘房，刺戶孔中。」比丘即往，奉教為之，排入戶內，尋時融消。比丘驚愕，還來白佛。佛告比丘：「行報如是。」王及眾會莫不信解。

爾時阿難長跪白佛：「鴦仇摩羅宿有何慶，身力雄壯，力士之力，健捷輕疾，走及飛鳥，復得值佛，越度生死？唯願垂哀，為眾會說！」

佛告阿難：「汝等善聽！乃往過去迦葉佛時，有一比丘為僧執事，將僧人畜載致穀米，道中逢雨，隱避無處，穀米囊物悉被澆浸。時彼比丘思欲疾過，力少行遲，無方從意，心懷悒遲，即立誓言：『願我後生力敵千人，身輕行速，走疾飛鳥，將來有佛釋迦牟尼，使我得見，永脫生死。』如是，阿難！爾時執事比丘者，今鴦仇摩羅是。由彼世時，出家持戒，因營僧事，立願之故，自從是來，世世端正，猛力輕疾，悉如其願，復遇見我，得度生死。」

爾時阿難及諸比丘、王及臣民，一切會者聞佛所說因緣行報，皆悉感厲，思惟四諦，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有種辟支佛善根本者，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，或有得住不退轉者，皆護身口，剋心從善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五三）檀膩羯品第四十六(丹本為五十二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國內有婆羅門賓頭盧墮闍，其婦醜惡，兩眼復青，純有七女，無有男兒，家自貧困，諸女亦窮。婦性弊惡，恒罵其夫，女等更互來求所須，比未稱給，瞋目啼哭，其七女夫臻集其舍，承待供給，恐失其意。田有熟穀，未見踐治，從他借牛，將往踐之，守牛不謹，於澤亡失。
時婆羅門坐自思惟：「我種何罪，酸毒兼至？內為惡婦所罵，七女所切；女夫來集，無以承當；復失他牛，不知所在。」廣行推覓，形疲心勞，愁悶惱悸，偶到林中，值見如來坐於樹下，諸根寂定，靜然安樂。時婆羅門以杖拄頰，久住觀之，便生此念：「瞿曇沙門今最安樂，無有惡婦罵詈鬪諍、諸女熬惱、貧女夫等煩損愁苦，又復無有田中熟穀，不借他牛，無有失憂。」佛知其心，便語之曰：「如汝所念，如我今者靜無眾患，實無惡婦呪詛罵詈，無有七女熬惱於我，亦無女夫競集我家，亦復不憂田中熟穀，不借他牛，無有亡憂。」佛告之曰：「欲出家不？」即白佛言：「如我今者觀家如塚，婦女眾緣如處怨賊，世尊慈愍，聽出家者，甚適鄙願。」佛即告曰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落，身所著衣變成袈裟。佛為說法，即於坐處諸垢永盡，成阿羅漢。
阿難聞之，歎言：「善哉！如來權導實難思議。此婆羅門宿種何慶，得離眾患，獲茲善利，猶如淨氈易染為色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此婆羅門非但今日蒙我恩澤，離苦獲安，過去世時，亦賴我恩，免眾厄難，復獲安快。」
阿難白佛：「不審世尊過去世時云何免救，令其脫苦？」佛告阿難：「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吾當為汝廣分別說。」阿難白佛：「諾！當善聽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乃往過去阿僧祇劫，有大國王名阿波羅提目佉（晉言端正），治以道化，不枉民物。時王國中，有婆羅門名檀膩羯，家理空貧，食不充口，少有熟穀，不能治之，從他借牛，將往踐治。踐穀已竟，驅牛還主。驅到他門，忘不囑付，於是還歸。牛主雖見，謂用未竟，復不收攝。二家相棄，遂失其牛。後往從索，言已還汝，共相詆謾。

「爾時牛主將檀膩羯詣王債牛，適出到外，值見王家牧馬之人，時馬逸走，喚：『檀膩羯！為我遮馬。』時檀膩羯下手得石，持用擲之，值脚即折。馬吏復捉，亦共詣王。

「次行到水，不知渡處，值一木工口銜斲斤，褰衣垂越。時檀膩羯問彼人曰：『何處可渡？』應聲答處，其口開已，斲斤墮水，求覓不得，復來捉之，共將詣王。

「時檀膩羯為諸債主所見催逼，加復飢渴，便於道次從沽酒家乞少白酒，上床飲之，不意被下有小兒臥，壓兒腹潰。爾時兒母復捉不放：『汝之無道，枉殺我兒。』並共持著，將詣王宮。

「到一牆邊，內自思惟：『我之不幸，眾過橫集，若至王所，儻能殺我，我今逃走，或可得脫。』作是念已，自躑超牆，下有織老公，身墮其上，老公即死。時織公兒復捉得之，便與眾人共將詣王。

「次復前行，見有一雉住在樹上，遙問之曰：『汝檀膩羯今欲那去？』即以上緣向雉說之，雉復報言：『汝到彼所，為我白王：我在餘樹，鳴聲不快，若在此樹，鳴聲哀好。何緣乃爾？汝若見王，為我問之。』

「次見毒蛇，蛇復問之：『汝檀膩羯今欲何至？』即以上事具向蛇說。蛇復報言：『汝到王所，為我白王：我常晨朝初出穴時身體柔軟，無有眾痛，暮還入時身麤強痛，礙孔難前。』時檀膩羯亦受其囑。

「復見母人而問之言：『汝欲何趣？』復以上事盡向說之。母人告曰：『汝到王所，為我白王：不知何故——我向夫家，思父母舍；父母舍住，思念夫家。』亦受其囑。

「時諸債主咸共圍守，將至王前。爾時牛主前白王言：『此人借我牛去，我從索牛，不肯償我。』王問之曰：『何不還牛？』檀膩羯曰：『我實貧困，熟穀在田，彼有恩意，以牛借我。我用踐訖，驅還歸主，主亦見之，雖不口付，牛在其門。我空歸家，不知彼牛竟云何失？』王語彼人：『卿等二人俱為不是——由檀膩羯口不付，汝當截其舌；由卿見牛不自收攝，當挑汝眼。』彼人白王：『請棄此牛！不樂剜眼、截他舌也。』即聽和解。

「馬吏復言：『彼之無道，折我馬脚。』王便為問檀膩羯言：『此王家馬，汝何以輒打折其脚？』跪白王言：『債主將我從道而來，彼人喚我令遮王馬，馬奔叵御，下手得石，捉而擲之，誤折馬脚，非故爾也。』王語馬吏：『由汝喚他，當截汝舌；由彼打馬，當截其手。』馬吏白王：『自當備馬，勿得行刑！』各共和解。

「木工復前云：『檀膩羯失我斲斤。』王即問言：『汝復何以失他斲斤？』跪白王言：『我問渡處，彼便答我，口中斲斤失墮渠水，

求覓不得，實不故爾。』王語木工：『由喚汝故，當截其舌；擔物之法，禮當用手，由卿口銜，致使墮水，今當打汝前兩齒折。』木工聞是，前白王言：『寧棄斲斤，莫行此罰！』各共和解。

「時酒家母復牽白王。王問檀膩羯：『何以乃爾枉殺他兒？』跪白王言：『債主逼我，加復飢渴，彼乞少酒，上床飲之，不意被下有臥小兒。飲酒已訖，兒已命終，非臣所樂。唯願大王當見恕察！』王告母人：『汝舍沽酒，眾客猥多，何以臥兒置於坐處，覆令不現？汝今二人俱有過罪。汝兒已死，以檀膩羯與汝作婿，令還有兒。』乃放使去。爾時母人便叩頭曰：『我兒已死，聽各和解，我不用此餓婆羅門用作夫也。』於是各了自得和解。

「時織工兒復前白王：『此人狂暴，躡殺我公。』王問言曰：『汝以何故，枉殺他父？』檀膩羯曰：『眾債逼我，我甚惶怖，趣牆逃走，偶墮其上，實非所樂。』王語彼人：『二俱不是。卿父已死，以檀膩羯與汝作公。』其人白王：『父已死了，我終不用此婆羅門以為父也。』聽各共解，王便聽之。

「時檀膩羯身事都了，欣踊無量，故在王前，見二母人共諍一兒，詣王相言。時王明黠，以智權計，語二母言：『今唯一兒，二母名之，聽汝二人各挽一手，誰能得者，即是其兒。』其非母者於兒無慈，盡力頓牽，不恐傷損；所生母者，於兒慈深，隨從愛護，不忍拽挽。王鑒真偽，語出力者：『實非汝子，強挽他兒。今於王前道汝事實。』即向王首：『我審虛妄，枉名他兒。大王聰聖，幸恕虛過！』兒還其母，各爾放去。復有二人共諍白氎，詣王紛紜，王復以智如上斷之。

「時檀膩羯便白王言：『此諸債主將我來時，於彼道邊有一毒蛇慇懃倩我寄意白王：「不知何故，從穴出時柔軟便易，還入穴時妨礙苦痛。我不自知何緣有是？」』王答之言：『所以然者，從穴出時，無有眾惱，心情和柔，身亦如是；蛇由在外，鳥獸諸事觸嬈其身，瞋恚隆盛，身便麤大，是以入時礙穴難前。卿可語之：「若汝在外持心不瞋如初出時，則無此患。」』

「復白王言：『道見女人，倩我白王：「我在夫家，念父母舍；若在父舍，復念夫家。不知所以何緣乃爾？」』王復答言：『卿可語之：「由汝邪心，於父母舍更畜傍婿，汝在夫家念彼傍人，至彼小厭，還念正婿，是以爾耳。」卿可語之：「汝若持心捨邪就正，則無此患。」』

「又白王言：『道邊樹上，見有一雉，倩我白王：「我在餘樹，鳴聲不好；若在此樹，鳴聲哀和。不知其故何緣如是？」』王告彼人：『所以爾者，由彼樹下有大釜金，是以於上鳴聲哀好；餘處無金，是以住上，音聲不好。』王告檀膩羯：『卿之多過，吾已釋

汝。汝家貧窮，困苦理極，樹下釜金應是我有，就用與汝，卿可掘取。』奉受王教，一一答報。掘取彼金，貿易田業，一切所須，皆無乏少，便為富人，盡世快樂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大王阿婆羅提目佉者，豈異人乎？我身是也；爾時婆羅門檀膩羯者，今婆羅門賓頭盧墮闍是。我往昔時免其眾厄，施以珍寶，令其快樂；吾今成佛，復拔彼苦，施以無盡法藏寶財。」

尊者阿難及諸眾會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賢愚經卷第十一

賢愚經卷第十二

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

（五四）師質子摩頭羅世質品第四十七(丹本為五十四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國中有一婆羅門，字曰師質，居家大富，無有子息，詣六師所，問其因緣。六師答言：「汝相無兒。」爾時師質便還歸家，著垢膩衣，愁思不樂，而自念言：「我無子息，一旦命終，居家財物當入國王。」思惟是已，益增愁惱。婆羅門婦與一比丘尼共為知識，時比丘尼值到其舍，見其夫主憂愁燋悴，便問之言：「汝夫何故愁悴如是？」婆羅門婦即答之曰：「家無子姓，往問六師，六師占相，云當無兒，以是之故，愁憂不樂。」時比丘尼復語之言：「六師之徒非一切智，何能知人業行因緣？如來在世，明達諸法，過去未來無所障礙，可往問之，必足了知。」
比丘尼去後，婦便白夫如向所聞。時夫聞已，心便開悟，更著新衣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之相命當有兒不？」世尊告曰：「汝當有兒，福德具足，生長已大，當樂出家。」婆羅門聞，歡喜無量，而作是言：「但使有兒，學道何苦！」時因請佛及比丘僧明日舍食，是時世尊默然許之。
明日時到，佛與眾僧往詣其家，眾坐已定，婆羅門夫婦齊心同志敬奉飲食。眾會食竟，佛及眾僧還歸所止，路由一澤，中有泉水，甚為清美，佛與比丘僧便住休息。諸比丘眾各各洗鉢，有一獼猴來從阿難求索其鉢，阿難恐破，不欲與之。佛告阿難：「速與！勿憂。」奉教便與。獼猴得鉢，持至蜜樹，盛滿鉢來，奉上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去中不淨。」獼猴即時拾去蜂蟲，極令潔淨。佛便告言：「以水和之。」如語著水，和調已竟，奉授世尊。世尊受已，分布與僧，咸共飲之，皆悉周遍。獼猴歡喜，騰躍起舞，墮大坑中，即便命終，魂識受胎於師質家。
時師質婦便覺有娠，日月已足，生一男兒，面首端正，世之少雙。當生之時，家內器物自然滿蜜，師質夫婦喜不自勝，請諸相師占其吉凶。相師占訖，而告之言：「此兒有德，甚善無比。」因為作字，字摩頭羅瑟質（晉言蜜勝），以其初生之日蜜為瑞應，故因名焉。
兒年已大，求索出家，父母戀惜，不肯放之，兒復慇懃白其父母：「若必違遮，不從我願，當取命終，不能處俗。」父母議言：「昔

日世尊已豫記之，云當出家。今若固留，或能取死，就當聽之。」共議已決，而告兒言：「隨汝所志。」兒大欣踊，往到佛所，稽首作禮，求索出家。世尊告言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墮，法衣在身，便成沙門。因為廣說四諦妙法種種諸理，心開結盡，得阿羅漢。每與諸比丘人間遊化，若渴乏時，擲鉢空中，自然滿蜜，眾人共飲，咸蒙充足。

是時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摩頭羅瑟質積何功德，出家未久，獲得應真，意有所須，隨意而得？」佛告阿難：「汝憶往日受師質請不？」答言：「憶之。」佛言：「阿難！於彼食還，至空澤中，時有獼猴從汝索鉢，盛蜜施佛，佛為受之，欣悅起舞，墮坑即死，汝復憶不？」答言：「憶之。」佛語阿難：「彼獼猴者，今摩頭羅瑟質是，由其見佛歡喜施蜜，得生彼家，姿貌端正，出家學道，速成無漏。」

阿難長跪，重白佛言：「復有何緣，生獼猴中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乃往過去迦葉佛時，有年少比丘見他沙門跳渡渠水而作是言：『彼人飄疾熟似獼猴。』彼時沙門聞是語已，便問之曰：『汝識我不？』答言：『識汝。汝是迦葉佛時沙門，何以不識也？』時彼沙門復語之言：『汝莫呼我假名沙門！沙門諸果，我悉備辦。』年少聞已，毛衣皆豎，五體投地，求哀懺悔。由悔過故，不墮地獄。形訖羅漢，故致五百世中恒作獼猴；由前出家持禁戒故，今得見我，沐浴清化，得盡諸苦。」佛告阿難：「爾時年少比丘，今摩頭羅瑟質是。」

爾時阿難及諸大眾聞佛所說，悲喜交懷，咸作是語：「身口意業，不可不護，緣是比丘不能護口，獲報如是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如汝所言。」因為四眾廣說諸法，淨身口意，心垢除淨，各得道迹，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，有發無上正真道意，或有住於不退地者。眾會聞法，咸共歡喜，頂戴奉行。

（五五）檀彌離品第四十八(丹本為五十五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王舍城竹園之中。時拘薩羅國中有一長者，字曇摩貫質，豪貴大富，無有子息。禱祀國中一切神祇，求索有子，精誠感神，婦即懷妊。日月期滿，生一男兒，軀體端嚴，世所希有。召諸相師，占 相吉凶。相師占 之，知其有德，因為立字，名檀彌離。年既長大，其父命終，時波斯匿王即以父爵封之。受王封已，父時舍宅變成七寶，諸庫藏中悉皆盈滿，種種具有。

時王子流離被純熱病，至為困悴，諸醫處藥，須牛頭栴檀用塗其身，當得除愈。王即出令，唱語國中：「誰有牛頭栴檀？持詣王家市，當雇直與千兩金。」令語盡遍，無持來者。時有一人啟白王曰：「拘薩羅國檀彌離長者家內大有。」時王聞之，乘車馬輿，躬自往求。

到檀彌離長者門前，時守門人即入白之：「波斯匿王來在門外。」長者歡喜，即出奉迎，請王入宮。前見外門，純以白銀，門內有女，面首端正，世無有雙，踞銀床，紡銀縷，小女十人侍從左右。時王便問：「是汝婦耶？」答曰：「非也，是守門婢。」王續問之：「是小女輩復用何為？」彌離答言：「通白消息。」

次入中門，純紺琉璃，門內有女面貌端嚴，復勝於上，左右侍從轉倍前數。進入內門，純以黃金，門內有女，顏貌端正轉勝上者，坐金床，紡金縷，左右侍人復倍上數。王亦問之：「此女人者，是卿婦耶？」答言：「非也。」

入到舍內，見琉璃地清徹如水，屋間刻鏤種種獸形及水虫像，風吹動之，影現地中，弈弈動搖。王見疑怖，謂是實水，而問之言：「餘更無地，殿前作池？」彌離答言：「此非水也，是紺琉璃。」即脫手指七寶環釧，擲置于地，徑到彼際，礙壁乃住。王見歡喜，即共入內，昇七寶殿。彌離夫人在其殿上，所坐之床用紺琉璃，更有妙床，請王令坐。彌離夫人眼即淚出。王問之言：「何以淚出，不相喜耶？」夫人答言：「王來大善，但王衣服有微烟氣，令我淚出，非是相憎。」王便問言：「今汝家內不然火耶？」答言：「不也。」王問曰：「以何煮食？」答曰：「欲食之時，百味飯食自然在前。」王復問言：「冥暮之時，以何為明？」答言：「用摩尼珠。」即便閉戶及諸窓牖，出摩尼珠，明踰晝日。

時檀彌離跪白王言：「大王！何故勞屈尊神？」王告之曰：「我子流離被病困篤，須牛頭栴檀，故來索之。」彌離歡喜，將入諸藏，指示其物，七寶珍琦明淨曜日，栴檀積聚不可稱計，而語王言：「須者取之。」時王答言：「我須二兩。」便折與之，多少正足。即使侍從先送歸國。

時王敬念，而語之言：「汝當見佛。」彌離答言：「云何為佛？」王曰：「汝不聞乎？迦維羅衛淨飯王子厭老病死，出家學道，道成號佛。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神足智慧，殊挺無比，人天中尊，故號為佛。」彌離聞已，深生敬心，而問王言：「今在何許？」王答之曰：「在王舍城竹園中止。」

王去之後，即往見佛，覩佛威顏，過踰國王所歎萬倍，心懷歡喜，頭面作禮，問訊起居。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道，長跪合掌，求索出

家。佛即聽許。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便墮，法衣著身，重為說法四諦真法——苦習盡道，心垢都盡，成阿羅漢。
爾時阿難及諸比丘合掌白佛，問世尊言：「檀彌離比丘有何功德，生於人中，受天福祿，不樂世樂，出家未久，即獲道果？」
佛語阿難：「善聽！當說。乃往過去九十一劫，時世有佛名毘婆尸，滅度之後，於像法中有五比丘共計盟要，求覓靜處，當共行道。見一林澤，泉水清美，淨潔可樂，時諸比丘俱共同聲勸語一人：『此去城遠，乞食勞苦，汝當為福，供養我等。』爾時一人即便許可，往至人間，勸諸檀越日為送食。四人身安，專精行道，九十日中便獲道果，即共同心語此比丘：『緣汝之故，我等安隱，本心所規，今已得之。欲求何願？恣汝求之。』時彼比丘心情歡喜，而作是言：『使我將來天上人中富貴自然，所願之物，不加功力皆悉而生，遭值聖師過踰仁等百千萬倍，聞法心淨，疾獲道果。』」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比丘，今檀彌離是。緣其供給四比丘故，九十一劫生天人中，豪貴尊嚴，不處貧窮卑賤之家，今得見我，獲道度世。」
爾時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，各自勸勵，精進修道，有得初果乃至四果，有發曠濟之心住不退者，各各喜悅，頂戴奉行。

（五六）象護品第四十九(丹本為五十六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摩竭國中有一長者，生一男兒，相貌具足，甚可愛敬。其生之日，藏中自然出一金象。父母歡喜，便請相師為其立字。時諸相師見兒福德，問其父母：「此兒生日，有何瑞應？」即答之言：「有一金象，與兒俱生。」因瑞立字，名曰象護。兒漸長大，象亦隨大；既能行步，象亦行步，出入進止，常不相離；若意不用，便住在內。象大小便，唯出好金。
其象護者常與五百諸長者子共行遊戲，各各自說家內奇事。或有說言：「我家舍宅床榻坐席悉是七寶。」或有自說：「我家屋舍及與園林亦是眾寶。」復有說言：「吾家庫藏妙寶恒滿。」如是之比，種種眾多。是時象護復自說言：「我初生日，家內自然生一金象。我年長大，堪任行來，象亦如是，於我無違。我恒騎之，東西遊觀，遲疾隨意，甚適人情。其大小便純是好金。」時王子阿闍貰亦在其中，聞象護所說，便作是念：「若我為王，當奪取之。」既得作王，便召象護，教使將象共詣王所。
時象護父語其子曰：「阿闍貰王兇暴無道，貪求慳恪，自父尚虐，何況餘人？今者喚卿，將貪卿象，儻能被奪。」其子答曰：「我此

象者，無人能劫。」父子即時共乘見王。
時守門人即入白王：「象護父子乘象在門。」王告之曰：「聽乘象入。」時守門者還出具告，象護父子乘象徑前，既達宮內，爾乃下象，為王跪拜，問訊安否。王大歡喜，命令就座，賜與飲食，粗略談語。須臾之頃，辭王欲去，王告象護：「留象在此，莫將出也。」
象護欣然，奉教留之，空步出宮。未久之間，象沒於地，踊出門外，象護還得，乘之歸家。經由少時，便自念曰：「國王無道，刑罰非理，因此象故，或能見害。今佛在世，澤潤群生，不如離家，遵修梵行。」即白父母，求索入道，二親聽許，便辭而去。
乘其金象，往至祇洹。既見世尊，稽首作禮，陳說本志。佛尋許言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落，法服在身，便成沙門，佛便為說四諦要法，神心超悟，便逮羅漢。每與諸比丘林間樹下思惟修道，其金象者恒在目前。
舍衛國人聞有金象，競集觀之，忽鬧不靜，妨廢行道。時諸比丘以意白佛，佛告象護：「因此象故，致有煩憒，卿今可疾遣之令去。」象護白佛：「久欲遣之，然不肯去。」佛復告曰：「汝可語之：『我今生分已盡，更不用汝。』如是至三，象當滅矣。」爾時象護奉世尊教，向象三說：「吾不須汝。」是時金象即入地中。
時諸比丘咸共奇怪，白世尊言：「象護比丘本修何德，於何福田種此善根，乃獲斯報巍巍如是？」
佛告阿難及諸比丘：「若有眾生於三寶福田之中種少少之善，得無極果。乃往過去迦葉佛時，時彼世人壽二萬歲，彼佛教化周訖，遷神泥洹，分布靈骨，多起塔廟。時有一塔，中有菩薩本從兜率天所乘象來下入母胎時像。彼時象身有少剝破，時有一人值行繞塔，見象身破，便自念言：『此是菩薩所乘之象，今者損壞，我當治之。』取塗用補，雌黃污塗，因立誓願：『使我將來恒處尊貴，財用無乏。』彼人壽終，生於天上，盡天之命，下生人間，常生尊豪富樂之家，顏貌端正，與世有異，恒有金象，隨時侍衛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欲知爾時治象人者，今象護是。由於彼世治象之故，從是以來，天上人中封受自然；緣其敬心，奉三尊故，今遭值我，稟受妙化，心垢都盡，逮阿羅漢。」
慧命阿難及諸眾會聞佛所說，莫不開解，各得其所，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，有證不退位者，莫不歡喜，敬戴奉行。

（五七）波婆離品第五十(丹本為五十七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王舍城鷲頭山中，與尊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波羅榇王名波羅摩達，王有輔相，生一男兒，三十二相，眾好備滿，身色紫金，姿容挺特。輔相見子，倍增怡悅，即召相師，令占相之。相師披看，歎言：「奇哉！相好畢滿，功德殊備，智辯通達，出踰人表。」輔相益喜，因為立字，相師復問：「自從生來，有何異事？」輔相答言：「甚怪異常。其母素性不能良善，懷妊已來，悲矜苦厄，慈潤黎元，等心護養。」相師喜言：「此是兒志。」因為立字，號曰彌勒。父母喜慶，心無有量。
其兒殊稱，合土宣聞，國王聞之，懷懼言曰：「念此小兒名相顯美，儻有高德，必奪我位。曼其未長，當豫除滅，久必為患。」作是計已，即勅輔相：「聞汝有子，容相有異，汝可將來，吾欲得見。」時宮內人聞兒暉問，知王欲圖，甚懷湯火。
其兒有舅，名波婆梨，在波梨弗多羅國為彼國師；聰明高博，智達殊才，五百弟子恒逐諮稟。於時輔相憐愛其子，懼被其害，復作密計，遣人乘象送之與舅。舅見彌勒，覩其色好，加意愛養，敬視在懷。其年漸大，教使學問，一日諮受，勝餘終年，學未經歲，普通經書。時波婆梨見其[外*男]甥兒學既不久，通達諸書，欲為作會，顯揚其美，遣一弟子至波羅榇，語於輔相，說兒所學，索於珍寶，欲為設會。其弟子往至于中道，聞人說佛無量德行，思慕欲見，即往趣佛，未到中間，為虎所噉，乘其善心，生第一四天。
波婆梨自竭所有，合集財賄，為設大會，請婆羅門一切都集，供辦餚饍種種甘美。設會已訖，大施噠嚫，一人各得五百金錢，布施訖竟，財物罄盡。
有一婆羅門名勞度差，最於後至，見波婆梨，「我從後來，雖不得食，當如比例與我五百金錢。」波婆梨答言：「我物已盡，實不從汝有所愛也。」勞度差言：「聞汝設施，有望相投，云何空見，不垂施惠？若必拒逆，不見給者，汝更七日頭破七段。」
時波婆梨聞是語已，自思惟言：「世有惡呪及餘蠱道，事不可輕，儻能有是。」財物悉盡，卒無方計，念是愁憂，深以為懼。前使弟子終生天者，遙見其師愁悴無賴，即從天下來到其前，問其師言：「何故愁憂？」師具以事廣說因緣。天聞其語，尋白師言：「勞度差者，未識頂法，愚癡迷網惡邪之人，竟何所能，而乃憂此。今唯有佛最解頂法，無極法王，特可歸依。」時波婆梨聞天說佛，即重問之：「佛是何人？」天即說：「佛生迦毘羅衛淨飯王家，右脅而生，尋行七步，稱天人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妙好，光照天地，梵釋侍御，三十二瑞振動顯發。相師觀見，記其兩處——在家當作轉輪聖王；出家成佛。覩老病死，不樂國位，踰宮出國，六年苦行，菩

提樹下，破十八億魔，於後夜中普具佛法，三明六通、十力無畏、十八不共法，悉皆滿備。至波羅榇，初轉法輪，阿若憍陳如五人漏盡，八萬諸天得法眼淨，無數天人發大道意；復到摩竭度鬱毘羅并舍利弗、目健連等，出千二百五十比丘以為徒類，號曰眾僧，功德智能，不可稱計。總而言之，名為佛也，今在王舍鷲頭山中。」

時波婆梨聞歎佛德，自思惟言：「必當有佛。我書所記：沸星下現，天地大動，當生聖人。今悉有此，似當是也。」即勅彌勒等十六人：「往見瞿曇，看其相好。眾相若備，心念難之：『我師波婆梨為有幾相？』如我今者，身有兩相：一髮紺青，二廣長舌。若其識之，復更心難：『我師波婆梨年今幾許？』如我年者，今百二十。若其知之，復更心念：『我師波婆梨是何種姓？』欲知我種，是婆羅門。若其答識，復更心難：『我師波婆梨有幾弟子？』如我今者，有五百弟子。若答知數，斯必是佛，汝等必當為其弟子，令遣一人語我消息。」

時彌勒等進趣王舍，近到鷲頭山，見佛足跡千輻輪相晒然如畫，即問人言：「此是誰跡？」有人答言：「斯是佛跡。」時彌勒等遂懷慕仰，徘徊跡側，豫欽渴仰。時有比丘尼剎羅持一死虫著佛跡處，示彌勒等各共看此，「汝等欽羨歎慕斯跡，躡殺眾生，有何奇哉？」彌勒之等各共前看，諦觀形相是自死虫，即問比丘尼：「汝誰弟子？」比丘尼答言：「是佛弟子。」時彌勒等各自說言：「佛弟子中，乃有是人。」

漸進佛所，遙見世尊光明顯照，眾相赫然，即數其相，不見其二。佛即為其出舌覆面，復以神力令見陰藏。見相數滿，益以歡喜，即奉師勅，遙以心難：「我師波婆梨為有幾相？」佛即遙答：「汝師波婆梨唯有二相：一髮紺青，二廣長舌。」聞是語已，復更心難：「我師波婆梨年今幾許？」佛遙答言：「汝師波婆梨年百二十。」既聞是已，復心念難：「我師波婆梨是何種姓？」佛即遙答：「汝師波婆梨是婆羅門種。」得聞是已，復更心難：「我師波婆梨有幾弟子？」佛即遙答：「汝師波婆梨有五百弟子。」

於時會者聞佛所說，甚怪如來獨說此語。時諸弟子長跪問佛：「世尊！何故而說是言？」佛告比丘：「有波婆梨在波婆梨弗多羅國，遣十六弟子來至我所，試觀我相，因心念難，是以一一還以答之。」

時彌勒等聞佛答難，事事如實，一無差違，深生敬仰，往至佛所，頭面禮訖，却坐一面。佛為說法，其十六人得法眼淨，各從座起，求索出家。佛言：「善來！」鬚髮自墮，法衣在身，尋成沙門。重以方便為其說法，其十五人成阿羅漢。時彌勒等自共議言：「波婆

梨師在遠悒遲，宜時遣人還白消息。」十六人中，時有一人字賓祈奇，是波婆梨姊子，眾人即遣往白消息。
還到本國波婆梨所，具以聞見，廣為說之。波婆梨聞已，喜發於心，即從坐起，長跪合掌，向王舍城自說誠言：「生遭聖世，甚難值遇，思覩尊容，稟受清化，年已老邁，足力不強，雖有誠欵，靡由自達。世尊大慈，豫知人心，唯願屈神，來見接濟！」
於時如來遙知其意，屈伸臂頃，來到其前。禮已舉頭，尋見世尊，驚喜踊躍，禮拜問訊，請令就坐，恭肅侍佛。佛為說法，逮阿那含。於時世尊尋還鷲頭山。
時淨飯王聞佛道成，遊行教化，多有所度，情懷渴仰，思得覩覲，告優陀耶：「汝往佛所，騰我志意，白於悉達：『汝本有要，得道當還。願遵往言，時來相見。』」優陀耶到，具宣王意，佛尋可之，「七日當往。」優陀耶喜，還白消息。淨飯王聞，告語諸臣：「優陀耶來，云佛當還。莊嚴城內，極令清潔，塗污街陌，遍竪幢幡，饒儲華香，當俟供養。」嚴辦已訖，與諸群臣四十里外奉迎世尊。
於時如來與大眾俱，八金剛力士住在八面，時四天王各在前導，時天帝釋與欲界諸天侍衛其左，時梵天王與色界天侍衛其右，諸比丘僧列在其後。佛在眾中放大光明，暉曜天地，威踰日月，普與大眾，乘虛而往，漸欲近王，下齊人頭，王與臣民、夫人、婇女觀見大眾晃朗俱顯，佛在中央如星中月，王大歡喜，不覺下禮，禮畢問訊，與共還國，住尼拘盧陀僧伽藍。
是時國法男女有別，王與臣民日日聽法，聞法開悟，得度者眾；諸女人輩各懷怨恨：「佛與大眾雖復還國，男子有幸，獨得見聞，我曹女人不蒙恩祐。」佛知其意，即語王言：「自今已後，令國男女番休聽法，一日一更。」從是已後，蒙度甚多。
時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，佛已出家，手自紡織，預作一端金色之氎，積心係想，唯俟於佛。既得見佛，喜發心髓，即持此氎奉上如來。佛告憍曇彌：「汝持此氎往奉眾僧。」時波闍波提重白佛言：「自佛出家，心每思念，故手紡織，規心俟佛。唯願垂愍，為我受之！」佛告之曰：「知母專心欲用施我。然恩愛之心福不弘廣，若施眾僧，獲報彌多。我知此事，是以相勸。」佛又言曰：「若有檀越於十六種具足別請，雖獲福報，亦未為多。何謂十六？比丘、比丘尼各有八輩，不如僧中漫請四人，所得功德，福多於彼，十六分中未及其一。將來末世，法垂欲盡，正使比丘畜妻俠子，四人以上名字眾僧，應當敬視如舍利弗、目犍連等。」時波闍波提心乃開解，即以其衣奉施眾僧。僧中次行，無欲取者，到彌勒前，尋為受之。

於後世尊與比丘僧遊波羅榇，轉行化導。爾時彌勒著金色氎衣，身既端正，色紫金容，表裏相稱，威儀詳序，入波羅榇城，欲行乞食。到大陌上擎鉢住立，人民之類覩其色相，圍遶觀看，無有厭足，雖皆欽敬，無能讓食。有一穿珠師偶到道宕，見於彌勒，甚懷敬慕，即問大德：「為得食未？」答言：「未得。」尋請將歸，辦設飲食。食已澡漱，為說妙法，言辭高美，聽之無厭。

時有大長者值欲嫁女，先與一珠，雇令穿之，若其穿訖，當與錢十萬。於時長者遣人來索。珠師聞法，五情甘樂，語言：「且去！比後當穿。」其人復語：「今急須之，念時著手。」囑已還去，具語長者。斯須之頃，重遣往索。猶故聽法，未為穿之。還語長者，長者恨言：「既重相雇，不唐倩託，今乃前却，不稱我要。」更重遣人，因齎錢往，「若其未穿，還擔珠來。」使人到問，猶故聽法，知未穿珠，急從還索。事不得已，即取還他。穿珠之師在彌勒前次第聽法，心無厭退。其妻瞋恚，嫌責夫言：「須臾之勞，當得錢十萬，以供家中衣食乏短，但聽沙門浮美之談，亡失爾許錢財之利。」夫聞其言，情懷悔恨。

彌勒知意，而語之言：「汝今能共至精舍不？」答言：「可爾。」即時共到精舍，將到僧中，問眾僧言：「若有檀越請一持戒清淨沙門就舍供養，所得盈利，何如有人得十萬錢？」時憍陳如尋即說言：「假使有人得百車珍寶，計其福利，不如請一淨戒沙門就舍供養得利弘多。」舍利弗言：「設令有人得一閻浮提滿中珍寶，猶不如請一淨戒者就舍供養獲利彌多。」目犍連言：「正使有人得二天下滿中七寶，實不如請一清淨沙門於舍供養得利極多。」其餘比丘如是各各引於方喻，比挍其利，皆悉多彼。

時阿那律復自說言：「正令得滿四天下寶，其利猶復不如請一清淨沙門詣舍供養得利殊倍。所以然者，我是其證。自念過去九十一劫，時世有佛號毘婆尸，般涅槃後，經法滅盡。時閻浮提有一大國，名波羅奈。爾時國中有一薩薄，家居巨富，無所乏少。有二男兒，各皆端正，長名淚吒，小字阿淚吒。父垂命終，告勅二子：『我必不免，當即後世。汝等兄弟念相承奉，合心并力，慎勿分居。所以然者，譬如一絲不任繫象，合集多絲，乃能制象；譬如一葦不能獨燃，合捉一把，燃不可滅。今汝兄弟亦復如是，共相依恃，外人不壞，內穆懃家，則財業日增。』囑誡之後，氣絕命終。「兄弟奉教，合居數時。後阿淚吒婦自心念言：『今共居止，逼難兄家，人客知識不得瞻待。若當分異，各自努力，情既無難，可自成家。』念是事已，具向夫說。阿淚吒聞婦所言，以為不可，婦復慇懃廣引道理。阿淚吒情迴，以事白兄，兄復引父垂命之言，廣示

方比不可之理。時阿淚吒婦數數勸夫，其夫意決，急求分居，兄見意盛，與分家居。

「分異之後，阿淚吒夫妻恣情放志，招合伴黨，飲噉奢侈，不順禮度，未經幾年，家物耗盡，窮罄無計。詣兄匄之。兄復矜之，與錢十萬。用盡更索，如是六反，前後凡與六十萬錢。後復來求，兄復呵責：『亡父勅誡，汝不承用，未經幾時，求共分異，喪用無度，不可供給。前後與汝六十萬錢，汝不知足，復更來求，今復更與汝十萬錢，能有能無，更勿來索。』其弟得責，慚愧取錢，夫婦改操，謹身節用，懃心家業，財產日廣，其後漸富，更無乏短。

「其兄淚吒連遭衰艱，所在破亡，財物迸散，家理頓窮，無有方計，往到弟邊，說所契闊，求索少錢，供足不逮。其弟瞋嫌，而語兄言：『謂望兄家不識有貧，云何復來從我所索？』作是語已，乃不讓食。兄便還去，而自愕然：『生死之中，何可畏耶？析體兄弟不識恩養，豈況他人？』當推義理，心即厭世，捨家入山，靜坐思惟諸法生滅，心即開悟，成辟支佛，威儀可觀，入城乞食。

「後值歲儉，人民飢乏，時辟支佛乞食難得。時弟阿淚吒後轉貧窮，復值歲荒，食穀不繼，日往取薪，賣糴稗子，共家婦兒以自供活。一日晨朝，早往入澤，於城門中見辟支佛威儀可觀入城乞食，即往取薪。還來到門，見辟支佛空鉢而出，心自生念：『此是快士，晨見入城，今乃空來。若今與我共歸至舍，當共分食以奉施之。』作是念已，捨之而去。

「時辟支佛尋知其意，即隨其後，往到門中。阿淚吒見之，心用歡喜，即為敷床，請令入坐，索其自分稗子之糜，躬手自持，施辟支佛。時辟支佛語阿淚吒言：『汝亦飢渴，當共分噉。』阿淚吒白言：『我曹世俗食無時節，尊日一食，但願為受！』

「即受食訖，感其至心，遭斯歲儉，父子不救，能割身分，以用見施，當為現變，令其歡喜。即飛虛空，身出水火，廣現神足，還住其前，語阿淚吒言：『欲求何願？恣隨汝意。』見變歡喜踊躍，即前至心自立誓言：『一切眾生多種求財，我願世世莫有所乏，情有所欲，應意而至。又願將來得遇上士，功德勝汝百千萬倍，令我於彼得漏盡證，神足變化與汝不異。』求願已訖，倍復歡喜。時辟支佛還歸所止。

「時阿淚吒即還入澤取薪。到見一兔，意欲捕取，走逐轉近，以鎌遙擲，即時墮地，適欲前取，化為死人，上其背上。急抱其頭，盡力推却，不能令却。心懷恐怖，惶惶苦惱，意欲入城，共婦解却，復恐人見，令不聽入。留待日暮，以衣用覆，擔負入城，往趣其舍。已到舍內，自然墮地，變成一聚閻浮檀金，光明晃昱，并照比舍。

「展轉談之，上徹於王。王即遣人往看審實，使人到觀，見是死人，尋還白王：『是死人耳。』王問餘人，猶言是金，甚怪所以，重遣人看。如是七反，來言不定，王即自往，親往看之。見是死人，形漸欲臭，即問阿淚吒：『汝見是何？』答言：『看實是金。』即取少許，用奉於王。王見金色，敬之未有，問其所由：『何緣得此？』於時阿淚吒具以本末向王而說，『必當由施辟支佛故。』王聞其語，歎言：『善哉！汝得快利，值此上人。』即更賜與，拜為大臣。

「如是，諸尊！彼阿淚吒者，即我身是。我於彼世以少稗糜施辟支佛，因自求願，緣是以來，九十一劫生天人中，無所乏少，三事挺特，端正受稱，情有所欲，應意而至。乃至今身，在家之時，我常優遊，不喜世務。兄摩訶男常有怨辭，我母語言：『我兒福德。』摩訶男言：『我獨勞慮家理田業；優閑臥食，云何福德？』其母欲試，遣我至田，監臨種作，令不送食。我怪食遲，遣人往索，母遣人語我云：『無所有。』我還白母：『唯願與我送無所有。』於時其母聞兒是語，即取寶案，嚴具器物，以襆覆上，送以與我，令摩訶男逐而看之。已到我前，發去其襆，百味飲食，案器悉滿。如是餘時，在所應意。

「若令滿得四天下寶，劫盡之時，理當消滅，復不得久。如是我以少糜施辟支佛，九十一劫福利未減，復緣斯德，見佛度苦。以是之故，故知請一淨戒比丘於舍供養，得利多彼四天下寶。」

時阿那律說是語已，於時世尊從外來入，聞阿那律說過去事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說過去事，我復次說未來事。將來之世，此閻浮提土地方正，平坦廣博，無有山川，地生濡草，猶如天衣。爾時人民壽八萬四千歲，身長八丈，端正殊妙，人性仁和，具修十善。彼時當有轉輪聖王，名曰勝伽(晉言具也)。彼時當有婆羅門家，生一男兒，字曰彌勒，身色紫金，三十二相眾好畢滿，光明殊赫。出家學道，成最正覺，廣為眾生轉尊法輪，其第一大會度九十三億眾生之類，第二大會度九十六億，第三大會度九十九億。如是，比丘！三會說法得蒙度者，悉我遺法種福眾生，或三寶中興供養者，出家在家持齊戒者、燒香燃燈禮拜之者，皆得在彼三會之中。三會度我遺殘眾生，然後乃化同緣之徒。」

於時彌勒聞佛此語，從座而起，長跪白佛言：「願作彼彌勒世尊。」佛告之曰：「如汝所言，汝當生彼為彌勒如來，如上教化，悉是汝也。」

於時會中，有一比丘名阿侍多，長跪白佛：「我願作彼轉輪之王。」佛告之曰：「汝但長夜貪樂生死，不規出耶？」

於時在會一切大眾見佛世尊授彌勒決當來成佛，猶字彌勒，各皆有疑，欲知本末。尊者阿難即起白佛：「彌勒成佛，復字彌勒，不審從何造起名字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諦聽！著意！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一大國王名曇摩留支，領閻浮提八萬四千國、六萬山川、八十億聚落、二萬夫人婇女、一萬大臣。有一小國豐樂，是中國王名波塞奇。時弗沙佛初出於世，在此國中化導眾生。時波塞奇王與諸群臣專供養佛及於眾僧，不暇得往朝覲大王，貢獻音信亦悉斷替。

「於時大王怪其間絕，即遣使者往責所以。使者到已，宣王言令：『比年已來，人信俱斷，汝為人臣，何以違常？將有異心，欲懷逆耶？』時波塞奇得大王教，自知違替，靡知所如，即往見佛，白如是事。佛告王言：『汝勿憂慮，但還遣使以誠告言：「佛在我國，朝夕承事，是以不暇往覲大王；國內財物供佛及僧，無有遺餘可以獻貢。」』波塞奇王得佛教已，即還報使如佛所語。

「使到見王，具道其意。大王聞之，甚懷盛怒，即合諸臣共詳此事。諸臣皆言：『彼王慠慢，橫引道理，宜合兵眾，往攻伐之。』王即然之，合兵躬往。

「前軍近到，彼王乃知，心懷怖懼，急往白佛。佛告王言：『莫用憂慮，但自往見，宣說前語。』波塞奇王即與群臣往到界上，見於大王，禮問畢訖，住在一面。大王責問：『汝何所恃，違慢失常，不來朝覲？』波塞奇言：『佛世難值，甚難得覩，頃來在國化導民物，朝夕侍奉，故使違替。』於時大王復更重責：『正使令爾，何以斷獻？』波塞奇言：『佛有徒眾，名曰眾僧，戒德清淨，世良福田。合國所有常用供養，無有盈長可以為貢。』曇摩留支聞此語已，告言：『且住！須我見佛，見佛來還，乃問汝罪。』即與群臣往至佛所。

「是時，如來大眾圍遶，各悉靜然端坐入定。有一比丘入慈三昧，放金光明，如大火聚。曇摩留支遙見世尊光明顯赫，明曜踰日，大眾圍遶，如星中月，為佛作禮，問訊如法。見此比丘光明特顯，即白世尊：『此一比丘入何等定，光曜乃爾？』佛告大王：『此比丘者，入慈等定。』王聞是語，倍增欽仰，言：『此慈定巍巍乃爾，我會當習此慈三昧。』作是願已，志慕慈定，意甚柔濡，更無害心，即時請佛及比丘僧，『唯願迴神往至大國。』佛即許可，剋日當往。

「波塞奇王聞佛欲往至大王國，甚懷戀恨，愁悸無憀，心自念言：『若當令我是大王者，如來則當常住我國；由我小故，不得自在。』念是事已，即問佛言：『諸王之中，何者最大？』佛告之

曰：『轉輪王大。』波塞奇王因自作願：『願我由來供養佛及眾僧，持此功德，誓願將來世世常作轉輪之王。』
「如是，阿難！爾時大王曇摩留支者，今彌勒是；始於彼世，發此慈心，自此以來，常字彌勒。彼波塞奇王，今祇陀是，乃於彼中常作轉輪王，自是以來，世世恒作，乃至今日，功德不盡，是以今日復求索作。」
時穿珠師聞說是已，尋發無上正真道意。其餘會者聞佛所說，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，有得遷住不退地者，各皆敬戴，歡喜奉行。

（五八）二鸚鵡聞四諦品第五十一(丹本為五十八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長者須達敬信佛法，為僧檀越，一切所須悉皆供給。時諸比丘隨其所須，日日往來，說法教誨。須達家內有二鸚鵡：一名律提，二名賒律提；稟性黠慧，能知人語。諸比丘往來，每先告語家內聞知，拂整敷具，歡喜迎逆。是時阿難往到其家，見鳥聰黠，愛之在心，而語之言：「欲教汝法。」二鳥歡喜。授四諦法，教令誦習，而說偈言：

「豆佉　三牟提耶　尼樓陀　末加」(晉言苦習滅道)

門前有樹，二鳥聞法，喜悅誦習，飛向樹上，次第上下，經由七反，誦讀所受四諦妙法。其暮宿樹，野狸所食，緣此善心，即生四天。
尊者阿難明日時到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聞二鸚鵡為狸所殺，生矜愍心，還白佛言：「須達家內有二鸚鵡，弟子昨日教誦四諦，其夜命終。不審識神生處何所？唯願如來垂愍見示！」
佛告阿難：「諦聽！諦聽！善著心中。當為汝說，令汝歡喜。緣汝授法，喜心受持，命終之後，生四王天。此閻浮提五十歲為四王天上一日一夜，彼亦三十日為一月，十二月為一歲。彼四王天壽五百歲。」
阿難問佛：「於彼命終，當生何處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當生第二忉利天上。此閻浮提百歲為忉利天上一日一夜，亦三十日為一月，十二月為一歲。彼忉利天壽千歲。」
阿難復問：「於彼命終，當生何處？」佛告阿難：「當生第三炎摩天上。此閻浮提二百歲為炎摩天一日一夜，亦三十日為一月，十二月為一歲。彼炎摩天上壽二千歲。」

阿難又問：「於彼命終，當生何處？」佛告阿難：「當生第四兜率天上。此閻浮提四百歲為彼天上一日一夜，亦三十日為一月，十二月為一歲。彼兜率天壽四千歲。」
阿難又問：「於彼命終，當生何處？」佛告阿難：「當生第五不憍樂天。此閻浮提八百歲為第五天上一日一夜，亦三十日為一月，十二月為一歲。彼第五天壽八千歲。」
阿難又問：「於彼命終，當生何處？」佛告阿難：「當生第六化應聲天。此閻浮提千六百歲為第六天上一日一夜，亦三十日為一月，十二月為一歲。彼第六天壽萬六千歲。」
阿難又問：「於彼命終，復生何處？」佛告阿難：「還生第五天上，如是次第，至四天王天，上下七反，生六欲天中，自恣受福，極天之壽，無有中夭。」
阿難又問：「六天壽盡，當生何處？」佛告阿難：「當下閻浮提，生於人中，出家學道。緣前鳥時誦持四諦，心自開解，成辟支佛——一名曇摩，二名修曇摩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一切諸佛及眾賢聖，天人品類、受福多少，皆由於法種其善因，致使其後各獲妙果。」
爾時阿難及諸眾會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五九）鳥聞比丘法生天品第五十二(丹本為五十九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於林樹間有一比丘，坐禪行道，食後經行，因爾誦經，音聲清雅，妙好無比。時有一鳥敬愛其聲，飛在樹上，聽其音響，時有獵師以箭射殺，緣茲善心，即生第二忉利天中；父母膝上，忽然長大，如八歲兒，面貌端正，殊異光相，晒然無有倫匹。即自念言：「我以何福得生此中？」天福果報，便識宿命，觀見故身本是禽鳥，蒙彼比丘誦經福報得生此中。即持天華詣閻浮提，到比丘所，禮敬問訊，以天華香供散其上。比丘問言：「汝是何神？」答言：「我本是鳥，愛尊音聲，來此聽經。承為獵師所殺，因此善心，生忉利天。」比丘歡喜，即命令坐，為其說法。種種妙善，天人開解，得須陀洹果，歡喜踊躍，即還天上。
佛告阿難：「如來出世，饒益甚多，所說諸法實為深妙。乃至飛鳥緣愛法聲，獲福無量，豈況於人信心堅固受持之者，所獲果報難以為比。」
爾時阿難及諸大眾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賢愚經卷第十二

賢愚經卷第十三

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

（六〇）五百鴈聞佛法生天品第五十三(丹本為六十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波羅榇國。爾時世尊於林澤中為天人四輩之類演說妙法。時虛空中有五百群鴈，聞佛音聲，深心愛樂，盤桓迴翔，尋欲來下至世尊所。時有獵師張施羅網，五百群鴈墮彼網中，為獵師所殺；生忉利天，父母膝上，忽然生長，如八歲兒，身體端嚴，顏貌無比，光相明淨，喻若金山。便自念言：「我以何因生此天中？」天人心聰神解，即識宿命——緣愛法聲，果報生天，當報其恩。即共同時持天花香，下閻浮提波羅捺國，至世尊所。天光明曜，猶寶樹林。一時曲身，禮世尊足，合掌白言：「我蒙世尊說法音聲，生在妙處，願重矜愍，開示道要！」
爾時世尊便為演說四諦妙法，天人開悟，得須陀洹果，即還天上，不墮三塗，隨緣七生，得盡諸漏。
爾時阿難白世尊言：「昨夜有天光明照曜，禮敬世尊。不知其緣，願見告示！」佛告阿難：「善思念之！當為汝說。世尊昨日在林澤中為天、世人四輩之眾敷演妙法，有五百群鴈愛敬法聲，心悅欣慶，即共飛來，欲至我所，墮獵師網中，於時獵師即取殺之。因此善心，生忉利天，自識宿命，故來報恩。」
爾時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踊躍，歎未曾有，而作是言：「如來出世，實為奇妙！陶演法雨，莫不蒙潤，乃至禽鳥，猶聞法聲，獲福乃爾，豈況於人信心受持，計其果報，過踰於彼百千萬倍，不可為比。」佛告阿難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說。如來出世，多所潤益，普雨甘露，浸潤群生，以是之故，當共一心信敬佛法。」
爾時阿難及諸眾會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六一）堅誓師子品第五十四(丹本為六十一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爾時提婆達多恒懷惡心向於世尊，欲害如來，自稱為佛，教阿闍世害父為王，「新佛新王治理天下，不亦快乎？」王子信用，便殺其父，自立為王。是時世人咸懷惡心，於諸比丘惡不欲見。時諸比丘入城乞食，人民忿恚，咸不與語。空鉢而出，還到山中，白世尊言：「提婆達多作不善事，使諸四輩各

興惡心向於沙門。」爾時世尊告阿難言：「若有眾生起於惡心向諸沙門著染衣人，當知是人則便惡心向於過去諸佛、辟支佛、阿羅漢，向於未來諸佛、辟支佛、阿羅漢，現在諸佛、辟支佛、阿羅漢。以發惡心向於三世諸賢聖故，便獲無量罪業果報。所以者何？染色之服皆是三世賢聖標式，其有眾生剃除鬚髮、著染衣者，當知是人不久當得解脫一切諸苦，獲無漏智，為諸眾生作大救護。若有眾生能發信心向於出家著染衣人，獲福難量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我由往昔於諸出家著染衣人深生信心，敬戴之故，致得成佛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往昔深心敬染衣人，其事云何？願樂欲聞。」佛告阿難：「善聽！當說。」「唯然，世尊！願樂欲聞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古昔無量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大國王，名曰提毘，總領八萬四千諸小國王。世無佛法，有辟支佛在於山間林中坐禪行道，飛騰變化，福度眾生。時諸野獸咸來親附。有一師子，名號[跳- 兆+茶]迦羅毘(晉言堅誓)，軀體金色，光相明顯，煥然明烈，食果噉草，不害群生。

「是時獵師剃頭、著袈裟，內佩弓箭，行於澤中，見有師子，甚懷歡喜，而心念言：『我今大利，得見此獸，可殺取皮，以用上王，足得脫貧。』是時師子適值睡眠，獵師便以毒箭射之。師子驚覺，即欲馳害，見著袈裟，便自念言：『如此之人，在世不久必得解脫，離諸苦厄。所以者何？此染衣者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三世聖人標相，我若害之，則為惡心趣向三世諸賢聖人。』如是思惟，害意還息。箭毒病兩行，命在不久，便說偈言：

『耶羅羅　婆奢沙　娑呵』

「說此語時，天地大動，無雲而雨。諸天惋惕，即以天眼下觀世間，見於獵師殺菩薩師子，於虛空中雨諸天花供養其屍。是時獵師剝師子皮，持至于家，以奉國王提毘，求索賞募。時王念言：『經書有云：「若有畜獸身金色相，必是菩薩大士之人。」我今云何資賞此人？若與賞者，便為共此殺害無異。』是時獵師素窮求哀，國王矜愍，與少財物，問獵師言：『師子死時，有何瑞應？』答言：『口說八字，天地普動，無雲而雨，天降諸花。』爾時國王聞是語已，悲喜交集，信心益猛，即召諸臣、耆舊、智人令解是義。時諸人眾都不能解。

「空林澤中，有一仙人，字奢摩，字義俱閑。仙人聰明，哲達貫練。使還白王，王即請來。仙人于時具為大王解說其義：『耶羅羅其義：唯剃頭著染衣，當於生死疾得解脫。婆奢沙云：剃頭著染衣

者，皆是賢聖之相，近於涅槃。娑呵云：剃頭著染衣者，當為一切諸天世人所見敬仰。』
「於時仙人解是語已，提毘歡喜，即召八萬四千小王悉集一處，作七寶高車，張師子皮，表示一切悉共敬戴，燒香散花，而以供養，極盡忠心，後復打金作棺，盛師子皮，以用起塔。爾時人民緣是善心，壽終之後，皆得生天。」
佛告阿難及四部眾：「爾時師子由發善心向染衣人，十億萬劫作轉輪聖王，給足眾生，廣殖福業，致得成佛。爾時號[跳- 兆+茶]迦毘羅者，豈異人乎？今我身是也；時國王提毘緣供養師子皮故，十萬億劫天上人中尊貴第一，修諸善本，今彌勒菩薩是；時仙人者，今舍利弗是；時獵師者，今提婆達多是。」
爾時四眾從佛聞說過去因緣，心懷歡喜，深自惋悼，悲歎而言：「我等愚癡！不識明哲，生起惡心。唯願如來憐愍愚癡，聽悔前罪！」世尊弘慈，因為說法四諦微妙，隨其宿緣，皆獲諸果，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果者，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。是時阿難、四部之眾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六二）梵志施佛納衣得受記品第五十五(丹本為六十二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將侍者阿難入城分衛，世尊身上所著之衣有少穿壞，將欲以化，應度眾生。乞食周訖，欲還所止。有一婆羅門來至佛所，為佛作禮，覩佛容顏光相殊特，見佛身衣有少破壞，心存惠施，割省家中，得少白氎，持用施佛：「唯願如來當持此氎以用補衣！」佛即受之。時婆羅門見佛受已，心情歡喜，倍加踊躍。佛哀此人，即與授決：「於當來世二阿僧祇百劫之中當得作佛，神通相好，十號具足。」佛授記已，歡喜而去。
國中豪賢、長者、居士咸興此心：「云何世尊受彼少施，酬以大報？」作是念已，各為如來破損好氎作種種衣，持用奉佛。
阿難問佛：「世尊先昔造何善行，能令一切奉施衣服？願佛為說，令得開解。」世尊告曰：「諦聽！著心！當為汝說過去因緣。」阿難曰：「諾！我當善聽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乃往過去無量無數阿僧祇劫，爾時有佛，名毘鉢尸，出現於世，與其徒眾九萬人俱。彼時有王，名曰槃頭。有一大臣請佛及僧三月供養，佛即許可。既蒙可已，還至其家辦具所須。時槃頭王亦欲供養佛及眾僧，往至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『願得如來及比丘僧三月供養。』佛告槃頭：『吾先已受彼大臣請。大人之法，不宜中違。』

「王即還宮，告其臣曰：『佛處我國，吾欲供養，云卿已請。今可避我，我供養訖，卿乃請之。』臣答王言：『若使大王保我身命，復保如來常住於此，復令國土常安無災，若使能保此諸事者，我乃息意，放王先請。』王自念言：『斯事叵辦。』復更曉曰：『卿請一日，我復一日。』臣便可之。更互設會，各滿所願。
「爾時大臣為彼如來辦具三衣，皆悉豐足，復為九萬諸比丘眾作七條衣，人與一領。阿難！當知爾時大臣以上衣服施佛及僧供養之者，豈異人乎？則我身是。我乃世世殖福無厭，今悉自得，終不唐捐。」
時阿難等聞說是已，歡喜勤修，造諸福業，心懷踊躍，頂戴奉行。

（六三）佛始起慈心緣品第五十六(丹本為六十三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諸比丘夏安居竟，往至佛所，禮敬問訊。佛以慈心慰喻撫恤：「汝等住彼得無苦耶？」慈心矜篤，極懷憐愍。阿難見之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慈愍垂矜特隆。不審世尊發如是心為遠近耶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若欲知之，當為汝說。過去久遠不可稱計阿僧祇劫，有二罪人共在地獄，獄卒驅之，使挽鐵車；剝取其皮，用作車鞅；復以鐵棒，打令奔走，東西馳騁，無有休息。
「時彼一人筋力尠薄，獄卒逼之，躃地便起，疲極困乏，絕死復蘇。彼共對者見其困苦，興發慈心，憐愍此人，顧白獄卒：『唯願聽我躬代是人獨挽此車！』獄卒瞋恚，以棒打之，應時即死，生忉利天。
「阿難！當知爾時獄中慈心人者，我身是也。我乃爾時於彼地獄受罪之時，初發如是慈矜之心，於一切人未曾退捨至於今日，故樂修行，慈愍一切。」
爾時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六四）頂生王品第五十七(丹本為六十四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世尊見諸比丘貪於飾好，著於名利，多畜盈長，積聚無厭。佛見此已，為諸比丘說貪利害：「夫貪欲者，現損身命，終歸三塗，受苦無量。所以然者，吾自憶念過去世時，由於貪故，而便墮落，受諸苦惱。」

爾時阿難長跪叉手，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過去由於貪故而便墮落，其事云何？」世尊告曰：「乃往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此閻浮提有一大王，名瞿薩離，典斯天下八萬四千小國，有二萬夫人婇女、一萬大臣。時王頂上欻生一皰，其形如繭，淨潔清徹，亦不疼痛，後轉轉大，乃至如瓠，便劈看之，得一童子，甚為端正，頭髮紺青，身紫金色。即召相師，占相吉凶，相師占已，便答王言：『此兒有德，雄姿奇特，必為聖王，統臨四域。』因為立字，名文陀竭(晉言頂生)。

「年已長大，英德遂著，王以一國用封給之。大王後時被病困篤，諸小王輩皆來瞻省，不能自免，遂便薨背。諸附庸王共詣頂生而咸啟曰：『大王已崩，願嗣國位！』頂生答言：『若吾有福應為王者，要令四天及尊帝釋來相迎授，爾乃登祚。』立誓已竟，四天即下，各捉寶瓶，盛滿香湯，以灌其頂。時天帝釋復持寶冠來為著之，然後稱揚。諸王復勸：『當詣大國王所治處。』頂生復言：『若我有福應為王者，國當就我，我不就國。』立誓適竟，大國之中所有宮殿、園林、浴池悉來就王，金輪、象馬、玉女、神珠、典藏、典兵，悉亦應集。君四天下，為轉輪王。

「巡行國界，見諸人民墾地耕種，王問臣吏：『此諸群生欲作何等？』便答王言：『有形之類由食得存，是以種穀，欲以濟命。』王立誓言：『若我有福應為王者，當有自然百味飲食，充飽一切，使無飢渴。』作願已竟，尋有飲食。

「王更出遊，見諸人民紡績經織，王復問言：『作此用為？』諸人對曰：『食已自然，無以嚴身，是故紡織，用作服飾。』王復立誓：『若我有福應為王者，當有妙衣自然而出，賑給萬民，使無窮乏。』作願已竟，應時諸樹悉生種種異色妙服，一切人民求得無盡。

「王更出遊，見諸群黎修治樂器，王因問之：『作此何為？』諸人報言：『衣食既充，乏於音樂，所以治此，欲用自娛。』王復立誓：『若我有福應為王者，眾妙樂器當自然至。』作願適竟，應時諸樹若干種種伎樂懸在其枝，若有須者，取而鼓之，音聲和暢，其有聞者，無不歡預。

「王德至重，萬善臻集，天雨七寶遍諸國界。王問諸臣：『此誰之德？』諸臣對曰：『此是王德，亦國民福。』王復立誓：『若是民福，寶當普雨；若獨我德，齊雨宮內。』作願適竟，餘處悉斷，唯雨宮裏七日七夜。

「其頂生王於閻浮提五欲自娛，經八萬四千歲，時有夜叉踊出殿前，高聲唱言：『東方有國，名弗婆提，其中豐樂，快善無比，大王可往遊觀彼界。』王則允可，意欲巡行，金輪復轉，躡虛而進，

群臣七寶皆悉隨從。既至彼土，諸小王等盡來朝賀，王於彼國五欲自恣。
「經八億歲，夜叉復唱：『西方有國，名瞿耶尼，亦復快樂，王可至彼。』王即允然，往遊其土，食福受樂。
「經十四億歲，夜叉復唱：『北方有國，名欝單曰，其土安豐，人民熾盛，王可到彼。』王即往詣，留止其中，上妙五欲極情恣意。
「經十八億歲，夜叉復唱：『有四天王處，其樂難量，王可遊之。』王與群臣及四種兵乘虛而上，四天遙見，甚懷恐怖，即合兵眾出外拒之，竟不奈何，還歸所止。頂生於中優遊受樂。
「經數十億歲，意中復念：『欲昇忉利。』即與群眾蹈虛登上。時有五百仙人住在須彌山腹，王之象馬屎尿下落，污仙人身。諸仙相問：『何緣有此？』中有智者告眾人言：『吾聞頂生王欲上三十三天，必是象馬失此不淨。』仙人忿恨，便結神呪，令頂生王及其人眾悉住不轉。王復知之，即立誓願：『若我有福，斯諸仙人悉皆當來承供所為。』王德弘博，能有感致，五百仙人盡到王邊扶輪御馬，共至天上。
「未至之頃，遙覩天城，名曰快見，其色皦白，高顯殊特。此快見城有千二百門，諸天怖畏，悉閉諸門，著三重鐵關。頂生兵眾直趣不疑，王即取貝吹之，張弓扣彈，千二百門一時皆開。帝釋尋出，與共相見，因請入宮，與共分坐。天帝、人王貌類一種，其初見者，不能分別，唯以視眴遲疾，知其異耳。王於天上受五欲樂，盡三十六帝，末後帝釋是大迦葉。
「時阿修羅王興軍上天與帝釋鬪，帝釋不如，退軍入城。頂生復出，吹貝扣弓，阿修羅王即時崩墜。頂生自念：『我力如是，無有等者，今與帝釋共坐何為？不如害之，獨霸為快。』惡心已生，尋即墮落，當本殿前委頓欲死。諸人來問：『若後世人問頂生王云何命終，何以報之？』王對之曰：『若有此問，便可答之：「頂生王者，由貪而死。統領四域四十億歲，七日雨寶，及在二天，而無厭足，故致墜落。」』
「是故，比丘！夫利養者實為大患，當思遠離，深求道真。」
阿難白佛：「此頂生王宿殖何福，而獲如此無量大報？」
佛告之曰：「乃往過去不可計劫，時世有佛，號曰弗沙，與其徒眾遊化世間。時婆羅門子適欲娶婦，手把大豆，當用散婦，是其曩世俗家之禮。於道值佛，心意歡喜，即持此豆奉散於佛，四粒入鉢，一粒住頂，由此因緣，受無極福——四粒入鉢，王四天下；一粒在頂，受樂二天。」
爾時諸弟子聞佛所說，有得初果、二果、三果及阿羅漢者不可稱數，受持佛語，歡喜奉行。

（六五）蘇曼女十子品第五十八(丹本為六十五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須達長者末下小女，字曰蘇曼，面首端正，容貌最妙，其父憐愛特於諸子，若遊行時，每將共去。於是長者將至佛所，其女見佛，情倍欣踊，「願得好香塗佛住室！」斯女手中有賓婆菓，佛從索之，奉教便與。佛尋於上書香種稷，還以與之。女共其父還歸城裏，便行推買種種妙香如佛所須，持詣祇洹，躬自擣磨，日日如是。
於時持叉尸利國王遣其一兒使到舍衛，初適他土，廣行觀看，漸漸展轉，復至精舍，見蘇曼女在中磨香，愛其姿容，欲得為妻，即往入城，啟波斯匿王云：「有此女可適我意，願王見賜，勿違我志！」王問之曰：「是誰家女？」答言：「是須達女。」王言：「卿自從索，吾不能知。」復重啟王：「王若相聽，當自求之。」王言：「可爾。」
彼國王兒發遣子弟車乘眾物先歸本國，唯留一象及己在後，往至祇洹，搏蘇曼女，累騎而去。須達聞之，遣人追逐，象走駛速，不能及逮。即達本土，便用為婦，後遂懷妊，生卵十枚。卵後開敷，有十男兒，形貌姝好，與人有異。
年遂長大，勇健非凡，然喜畋獵，傷害物命。其母矜愍，教使莫爾。諸子白母：「射獵之事最為快樂，母今相遮，將為見憎。」母復告言：「吾愛汝等，是以因制，若當憎汝，終無此言。所以者何？夫殺生之罪當入地獄，受諸苦惱數千萬歲，常為鹿頭、羊頭、兔頭、諸禽獸頭阿傍獄卒之所獵射，無央數歲，雖思解脫，其何由乎？」諸子白母：「如母所說，為自出心？從他邊聞？」母復告言：「吾昔從佛聞如此事。」兒復問母：「佛者何人？幸願具宣！」母告諸子：「卿不聞乎？迦維羅衛淨飯王子，形相炳著，應為聖王，厭老病死，出家學道，願行成就，得無上果。巨身丈六，相好無比，三明六通，遐鑒無外；前知無窮，却知無極，觀知三世，如掌中珠。」諸子聞之，心內欣然，因更問母：「佛今近遠，為可見不？」母便答言：「今在舍衛。」諸子啟母，求往覲佛，母即聽之。
諸子同時共詣舍衛。其祖須達見之情悅，倍加愛念，將至祇洹，奉覲如來。諸子見佛姿好，形貌踰前所聞數千萬倍，五情欣喜，不能自勝。佛因隨宜，為說妙法，十人俱時得法眼淨，便復白佛，求索出家。佛問之曰：「汝父母聽不？」答言：「未諮。」佛言：「父母未聽，不得染化。」須達復言：「斯是我孫，我得自在，我今放之，於理亦可。」佛便允然，聽使為道。鬚髮自落，法衣在身，便

成沙門，精勤大業，盡得羅漢。斯十比丘甚相欽敬，行則俱進，住在同處，國中人民莫不宗戴。
阿難白佛：「此十比丘有何福慶，生在貴家，容貌奇特，遭值世尊，盡於苦際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乃往過去九十一劫，有毘婆尸佛出現於世，教化畢訖而般涅槃。分布舍利，起無量塔。時有一塔朽故崩壞，有一老母而修治之，有年少十人偶行覩見，問老母曰：『何所施為？』老母語言：『斯是尊塔，功德彌弘，是以修補，欲望善果。』年少歡喜，助共興功，所作已竟，誓為母子。其十年少願共同生，從是已來，九十一劫天上人中恒為俱生，受福快樂，常有三事勝於餘人——一者、形體端正；二者、眾所敬愛；三者、恒得長壽。經爾許時，不墮三塗，今遇我世，沐浴清化，諸塵垢盡，咸逮應真。欲知爾時老母者，今蘇曼女是；爾時十年少者，今十羅漢是。」
佛說此時，其在大會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發大乘意逮不退者，信受佛語，歡喜奉行。

（六六）婆世蹟品第五十九(丹本為六十六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。于時此國有豪富長者名尸利蹟，其家大富，七寶盈溢。其婦懷妊，月滿生男，形容嚴妙，世之少雙。父母喜慶，深用自幸，便請相師，令占吉凶。相師占已，語其二親：「斯子福德，榮煥宗族。」長者益歡，情在無量，因復勸請，便為立字。相師問曰：「從有此兒，有何瑞應？」長者報曰：「其母本來訥口鈍辭，既懷此兒，談語巧妙，踰倍於常。」便為作字，號婆世蹟。
年歲已大，聰才邈群，與其等輩遊行觀看，見那羅伎家有一女子，面貌淨潔，暉容希偶，心便染著，欲得娉娶。歸啟父母：「願為求索！」父母告言：「吾是貴姓，彼是凡賤，高卑非匹，如何為婚？」子情深愛，不能自釋，重更啟言：「莫問門戶，但論其身。幸垂顧愍，哀為我求！若不如志，便自殞命。」
父母從之，遣人往求。彼家報言：「君是大姓，我是小人，素非疇偶，何緣得爾？」其兒慇懃，情猶不息，復更遣信，重從索之。彼家答言：「若能如我習種種術，歌舞戲笑悉令備知，及於王前試使得中，然後乃當共作婚姻。」兒惑其色，不恥鄙事，即詣彼家學習戲藝，數時之間，皆已成就。
是時國王集諸那羅、上幢、投窓、空中索走，如是種種眾多戲事。時長者子亦往王邊，次應現伎，上索而走，索走既竟，王脫不見，

復勅更上，奉命為之，氣力漸劣，中道欲墮，心中惶懅，無所歸依。
尊者目連陵虛至邊而告之曰：「如卿今日寧全身命，出家學道，為寧墮地，娶彼女耶？」尋報之言：「願自存濟，不用女也。」目連即時於虛空中化作平地，其人見已，情怖便止，因地而下，得全身首。既蒙安隱，喜不自勝，隨逐目連往詣世尊，禮拜供養。
佛於是時廣說妙論，所謂論者，施論、戒論、生天之論，欲為不淨，出要最快。心意暢解，便得初果，因復白佛：「願得出家，奉修正法。」世尊聽之，鬚髮自落，法衣在身，便成沙門。比丘專精禪思，遵修正業，諸漏得盡，成阿羅漢。
慧命阿難前白佛言：「婆世蹟沙門往昔之時與彼女子有何因緣，心染惑著，幾致危沒？復共目連造何善因，今蒙其恩，而獲寧濟？復何因緣自致應真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乃往過去無量之劫，波羅柰國有大長者，初生一子，端正無比。當于是時，其家有人從海中來，齎一鳥卵，用奉長者。長者納受，經少時間，其卵便剖，出一鳥鶵，毛羽光潤。長者愛之，與子使弄，漸漸長大，互相懷念。時長者子騎鳥背上，鳥便擔飛，處處遊觀，情既滿厭，還歸其舍，日日如是，經歷多時。
「其長者子聞他國王作那羅戲，便乘斯鳥往至彼間，來下觀看，鳥住樹上。偶見王女，情便染愛，其時遣信騰說情狀，王女然可，便與共交。作事不密，為王所知，遣人推捕，尋時獲得，縛束其身，而當斬戮。長者子言：『諸君何為勞力殺我？聽我上樹自投而死。』諸人聽許，便起攀枝而上，乘騎其鳥，翔虛而去。因此鳥故，得延壽命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彼時長者子，今婆世蹟是；爾時王女者，今伎家女是；爾時鳥者，則目連是。過去世時，惑色致困，由鳥得濟；今復貪色，垂當死亡，由目連故，致得安隱。其婆世蹟所說聰辯成無漏者，乃往過去波羅柰國有一居士，見辟支佛來從乞飯，居士即時以食施與，因復勸請，令說經法。其辟支佛辭云不能，擲鉢虛空，騰踊而逝。居士念曰：『斯人神力變化無方，然其不能敷宣道化。願我後生遭值聖尊，勝於此士巨億萬倍，演散法義，無窮無盡，令我身者，亦獲果證。』由此因緣，今世聰明，逮羅漢果。」
佛說是時，莫不歡喜，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有種緣覺善根者，發菩薩心者，皆信佛語，頂戴奉行。

（六七）優波毱提品第六十(丹本為六十七)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此國有一梵志，字阿巴翅提，聰明廣學，採古達今。往至佛所，求作沙門，因復啟曰：「若我出家，智慧辯才與舍利弗等者，情則甘樂；若當不如，便自歸家。」佛尋答曰：「卿不如也。」時彼梵志止不作道，還歸其舍。世尊於後告眾會言：「我滅度已，一百歲中，此婆羅門而當染化，逮成六通，智慧高遠，教化眾生，其數如塵。」佛涅槃時，告阿難言：「我滅度後，一切經藏悉付囑汝，汝當受持，廣使流布。」世尊既滅，阿難持法。

阿難後時復欲捨身，告弟子耶貰鞿言：「我去世後，所有典要，汝當護持。」因復告曰：「波羅榇國當有居士，字為翅提，此人有子，名優波翅提。卿好求索，度用為道，卿若壽終，以法付之。」阿難滅已，此耶貰鞿奉持佛法，遊化世間，所度甚多。復至波羅榇，往造居士，與共相識，數數往來。其彼居士生一男兒，字阿巴翅提，年在幼稚。于時耶貰鞿往從索之，欲使為道。其父答曰：「始有一子，當紹門戶，不可爾也。若後更生，便用相給。」後復生男，字難陀翅提。時耶貰鞿復往從索，其父報言：「大子營外，次子營內，於其家居，乃可興隆。情中戀惜，未能相許，若後更有，信當奉惠。」此耶貰鞿是阿羅漢，三明具足，能知人根，觀此二兒與道無緣，亦自息意，不慇懃求。

時彼居士復更生男，顏貌端妙，形相殊特。時耶貰鞿復往從索，其父報曰：「兒今猶小，未能奉事，又復家貧，無以餉送，且欲停之，須大當與。」年漸長大，才器益盛，父付財物，居肆販賣。時耶貰鞿往到其邊，而為說法，教使繫念，以白黑石子用當籌算，善念下白，惡念下黑。優婆翅提奉受其教，善惡之念輒投石子，初黑偏多，白者甚少；漸漸修習，白黑正等；繫念不止，更無黑石，純有白者。善念已盛，逮得初果。

時彼城中有婬女人遣婢持錢，往從買花，優波翅提心性質直，饒與其花，不令有恨。婢齎花歸，婬女甚怪，問其婢言：「前日買花，用錢一種，往何以少？今何以多？將無前時相欺減乎？」婢答之言：「今日花主慈仁守禮，平等相與，所以饒獲。又復其人形體殊妙，大家若見，復不有恨。」婬女聞之，遣信請喚，優波翅提自抑不往。又復延召，終不從命。

于時婬女與王家兒而共交通，貪其衣服眾寶所成，利興義衰，殺而藏之。王家搜覓，於其舍得，尋取婬女，斬截手足，劓其耳鼻，懸於高標，竪置塚間。雖荷此苦，然未命終。優波翅提往到其所，婬女謂言：「往者端正，不肯相見，今日形殘，何所看乎？」尋即對曰：「吾不愛色而來至此，用相憐故，來到此耳。」因為宣說四非

常法：「是身不淨、苦、空、無我，一一諦察，有何可恃？愚惑之徒，妄生染想。」婬女聞法，逮法眼淨，優波毬提成阿那含。
時耶世鞿復從居士索此少年用作沙彌，奉教持與，將至精舍，授其十戒。年滿二十，便授具足，白四羯磨竟，得阿羅漢道，三明六通，皆悉滿具，言辭巧妙，所演無窮，便集眾人，欲為說法。時魔波旬於會處所而雨金錢，眾人競拾，竟不聞法。於第二日，復集大眾，魔雨花鬘，以亂眾心。於第三日，復集大眾，魔王便化作一大象，紺琉璃色，口有六牙，其一牙上有七浴池，其浴池中有七蓮花，一一蓮花上有七玉女，斯諸玉女皆作伎樂，其象優遊徐步會側；眾人顧目，情不在法。於第四日，復集大眾，魔王復化作一女人，端正美妙，侍立尊後，眾人注目，忽忘法事。于時尊者尋化其女，令作白骨，眾人見已乃專聽法，得道者眾。
尊者本來有一狗子，日日於耳竊為說法，其狗命終生第六天，與魔波旬共坐一床。魔王思惟：「此天大德乃與我等，為從何沒，而來生此？」尋觀察之，知從狗身，「彼沙門者相辱乃爾！」遙伺尊者入禪定時，持一寶冠著其頭上。既從定起，覺頂有冠，尋便思察，知魔所為，即以神力感魔使來，化其狗屍，令似髯飾，而告魔言：「汝遺我冠，深謝來意，今以髯飾用相酬贈。」
魔王受已，便還天上，而見所著乃是死狗，心中厭惡而欲去之，盡其神力不能令却。復詣帝釋，求除不淨，帝釋報言：「其作此者，斯人能捨，非是吾力之所任却。」魔王復去，廣問諸天乃至梵天，向之嘉言：「願除茲穢！」各答如初，非力所辦。
事不獲已，來詣尊者，而謂言曰：「佛實大德，慈心無邊，諸聲聞輩誠為凶忌。何以驗之？我乃昔日將諸魔兵凡十八億攻圍菩薩，欲敗其道，猶懷慈悲，不以為怨；我今小觸，相困乃爾。」尊者答言：「理實如是。佛之於我，百千萬倍，不可為喻。如須彌山比彼芥子，如大海水方於牛跡，如師子王喻於野干，大小之形，實不相及。」
尊者語魔：「吾生末世，不見如來。聞汝神力能化作佛，試為一現，我欲觀之。」魔王答言：「我今化現，慎莫為禮。」對曰：「不禮。」是時魔王化身作佛，軀體丈六，紫磨金色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光明赫弈踰倍日月。尊者欣悅，便前稽首。魔還復形，語尊者言：「向云不禮，今作禮何？」尊者答言：「我自禮佛，不禮於汝。」魔復謝曰：「唯願矜愍，却此死狗！」尊者告曰：「汝起慈心，擁護群生，則此死狗變成寶飾，若懷惡意，則作狗屍。」魔以畏故，恒發善想。
是時尊者成道已後，所化眾生得四果者，一人一籌，籌長四寸，如此之籌滿於一房，房高六丈，縱廣亦爾。於是眾人白尊者言：「尊

者福德實為弘博，化度群萌不可稱數。」尊者告曰：「吾為畜生時，亦化眾生，使得聖果，何況今日。」
眾會白言：「不審先世所度云何？」
尊者告曰：「乃往過去，波羅榇國有一仙山，五百辟支佛止住其中。時有獼猴日來供養，奉覲儀容。諸辟支佛後盡涅盤，復有五百梵志續在中止。諸梵志等，或事日月，或復事火——事日月者，翹脚向之；其事火者，朝夕燃之。時彼獼猴見其翹脚，便取挽下；見其燃火，便取滅之。獼猴于時端坐思惟，諸梵志見，自相謂言：『此獼猴者，將為我曹示茲威儀。』尋各整身，諦察真理，心意開解，盡得辟支佛道。彼獼猴者，我身是也。」
眾會復白：「以何因緣，受獼猴身？」
尊者告曰：「乃往過去九十一劫，有毘婆尸佛出現于世，有諸比丘在波羅榇仙山中住。時有應真登上山巔，放脚輕疾，有一年少道人而作是言：『彼行飄速正似獼猴。』由此因緣，五百世中常作獼猴。以是之故，凡有四輩應自護口，勿妄出言。」
尊者優波毱提說此法時，一切大會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種緣覺善根者、發大乘心逮不退者不可稱計，信受其教，歡喜奉行。

（六八）汪水中虫品第六十一(丹本為六十八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。爾時城邊有一汪水，污泥不淨，多諸糞穢屎尿臭處，國中人民凡鄙之類恒以瑕穢投歸其中。有一大虫，其形像蛇，加有四足，於其汪水東西馳走，或沒或出，經歷年載，常處其中，受苦無量。
爾時世尊將諸比丘前後圍遶，至彼坑所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頗識此虫宿緣所造行不？」時諸比丘咸皆思量，無有能知斯所造行，俱共白佛，皆云不知。時佛告曰：「汝等當聽！吾當為汝說斯所造行。過去有佛，名毘婆尸，出現於世，教化已周，遷神涅槃。彼佛法中有十萬比丘，淨修梵行，閑居樂靜，依於一山。其山左右有好林樹，華果茂盛，蓊鬱無比，其諸樹間流泉浴池清涼可樂。時諸比丘依慕住止，遵善行道，懃修不懈，悉具初果乃至四果，無有凡夫。「時有五百估客共相合集，欲入大海，發引徑路，經由此山，見諸比丘剋心精懃，內懷欣敬，思欲設供。時諸賈客共相合率往請眾僧，求索供養、值諸檀越。各各已請，日日相次，竟不從意，即詣眾僧，辭入大海，『設我等眾安隱來還，當設供養，願哀見許！』時僧默然，允可受請。

「眾賈入海，大獲珍寶，平安還至，到眾僧所，選眾妙寶最上價者用施眾僧，規俟飲食，若食多者，隨意用之。於時眾僧受其寶物，持用付授僧摩摩帝。
「於後眾僧食具向盡，從其求索爾時珍寶當用續食，時摩摩帝答眾僧言：『賈客前時自與我寶，何緣乃索？』上座維那語摩摩帝：『檀越前時以寶施僧，令汝舉之。今僧食盡，當用裨佐。』時摩摩帝瞋恚而言：『汝曹噉屎！此寶是我所有，何緣乃索？』時彼眾僧見摩摩帝已起惡意，即便散去。
「由其欺僧、惡口罵故，身壞命終，墮阿鼻獄，身常宛轉沸屎之中，歷九十二劫乃從獄出，今復墮此屎尿池中，經歷年歲，未得解脫。所以者何？過去有佛，名曰尸棄，將諸比丘臨過此坑，示諸弟子，為說本末；復次有佛，名曰隨葉，亦復將從諸比丘眾往到其所，說其因緣，從此命終，還入地獄，經歷數萬億歲，其後命終，復生是中；次復有佛，名曰拘留秦，亦共徒眾圍遶至此坑，垂示諸比丘，說其本末；次名拘那含牟尼佛，亦共弟子來至此坑；次迦葉佛，亦來至此，咸為弟子說其因緣。次第七佛，我釋迦牟尼今示汝等因緣本末，觀視其虫。如是一切賢劫當來諸佛，各各皆爾，將諸弟子到其坑所，指示其虫，說其曩昔所造因緣。」
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心驚毛豎，共相勅厲，慎護身口意業，信受佛語，歡喜奉行。

（六九）沙彌均提品第六十二(丹本為六十九)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尊者舍利弗晝夜三時恒以天眼觀視世間誰應度者，輒往度之。爾時有諸估客欲詣他國，其諸商人共將一狗至於中路。眾賈頓息，伺人不看、閑靜之時，狗便盜取眾賈人肉。於時眾人即懷瞋恚，便共打狗而折其脚，棄置空野，捨之而去。時舍利弗遙以天眼見此狗身攣躃在地，飢餓困篤，懸命垂死。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得已持出，飛至狗所，慈心憐愍，以食施與。狗得其食，濟活餘命，心甚歡喜，倍加踊躍。時舍利弗即為其狗具足解說微妙之法，狗便命終，生舍衛國婆羅門家。
時舍利弗獨行乞食，婆羅門見，而問之言：「尊者獨行，無沙彌耶？」舍利弗言：「我無沙彌，聞卿有子，當用見與。」婆羅門言：「我有一子，字曰均提，年既孩幼，不任使令。比前長大，當用相與。」時舍利弗聞彼語已，即戢在心，還至祇洹。
至年七歲，復來求之，時婆羅門即以其兒付舍利弗，令使出家。時舍利弗便受其兒，將至祇洹，聽為沙彌，漸為具說種種妙法，心意

開解，得阿羅漢，六通清徹，功德悉備。
時均提沙彌始得道已，自以智力觀過去世本造何行來受此形，得遭聖師，而獲果證。觀見前身作一餓狗，「蒙我和上舍利弗恩，今得人身，并獲道果。」欣心內發，而自念言：「我蒙師恩，得脫諸苦，今當盡身供給所須，永作沙彌，不受大戒。」
爾時阿難而白佛言：「不審此人曩昔之時興何惡行，受此狗身？造何善根，而得解脫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乃往過去迦葉佛時，有諸比丘集在一處。時年少比丘音聲清雅，善巧讚唄，人所樂聽。有一比丘年高耆老，音聲濁鈍，不能經唄，每自出聲，而自娛樂。其老比丘已得羅漢，沙門功德皆悉具足。于時年少妙音比丘見老沙門音聲鈍濁，自恃好聲，而呵之言：『今汝長老聲如狗吠。』輕呵已竟，時老比丘便呼年少：『汝識我不？』年少答言：『我大識汝，汝是迦葉佛時比丘。』上座答曰：『我今已得阿羅漢道，沙門儀式悉具足矣。』時年少比丘聞其所說，心驚毛豎，惶怖自責，即於其前懺悔過咎。時老比丘即聽懺悔。
「由其惡言，五百世中常受狗身，由其出家持淨戒故，今得見我，蒙得解脫」。
爾時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信受，頂戴奉行。
賢愚經卷第十三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